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月异星邪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江湖一怪侠
——代《古龙作品集》序

罗立群

古龙，原名熊耀华，生于 1936 年，卒于 1985 年 9 月 21 日，终年 49 岁。古龙从小身世飘零，性格孤独沉郁。他 14 岁时，从香港到台湾读书，18 岁时，因父母离异，生活陷入困境，靠朋友接济和半工半读就读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他曾在台北美军顾问团任过职，后开始写武侠小说。

古龙一生“仗剑江湖载酒行”，他嗜酒如命，经常用喝酒来打发日子，借酒来麻醉自己，以忘掉自己心底的哀愁和寂寞。他为人豪爽，生性洒脱，爱交朋友，待人真挚、诚恳，善于理解别人，狠得朋友的心。古龙很“好色”，是性情中人，他不能一日无女人，而女人也乐意与他交往。据古龙好友丁情说：“古大侠虽然不能缺少女伴，可是他常常会为了朋友，而舍弃他心爱的女人。他总认为女人可以再找，朋友知己却是难寻，怎么可以舍朋友而重女人呢？这是古大侠对于女人和朋友的态度，也是很多女人‘恨’他的原因。”由于酗酒和好色，古龙自中年以后，健康状况日趋下降，曾数度病危住院，但他出院后依然故我。他的好友、著名武侠小说家倪匡说，长期的病痛使得古龙已经看淡了人生。过度的酒色，致使古龙病情迅速恶化，终因肝硬化引起食道静脉瘤大出血而去世。古龙的身世、性情和行为，直接影响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了解了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古龙的作品。

古龙步入“武坛”，是为生活所逼，用古龙自己的话来说，“为了等钱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共同的悲哀，却是我的悲哀，我也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他自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起，接二连三地推出新作，共创作数十部武侠小说，有许多被香港、台湾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成为港台影视界争相拍摄的热门题材。古龙的小说更是风靡大陆、港台及海外。

古龙对武侠小说创作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理解。首先，他认为当代武侠小说不应再走传统武侠小说的老路，而是“要新，要变”。他说：“武侠小说的确己落人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已写得太多了些，己成了俗套，成了公式。”“谁规定武侠小说一定怎么样写，才能算正宗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也和别的小说一样，只要你能吸引读者，使读者被你的人物的故事所感动，你就算成功。”对于武侠小说应该如何变，如何新，古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武侠小说中已不该再写神，写魔头，已应该开始写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己无法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他还认为：“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其中丑恶的一面？”写武侠小说的目的，是“使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还能对这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基于这种认识，他更指出：“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观念。”“武侠小说中的动作的描写，应该是简单，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气的，不落俗套的。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先制造冲突，事件的冲突，尽量

将各种冲突堆构成一个高潮。若你再制造气氛，紧张的气氛，肃杀的气氛，用气氛来烘托动作的刺激。武侠小说毕竟不是国术指导，武侠小说也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人杀人的！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会令人反胃了。”古龙的这些观点，散见于他的各个小说前面的“序”中，这些观点和看法，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理论，对阅读和理解他的武侠小说是大有帮助的。

古龙曾在《大旗英雄传》序言中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梅香》《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失魂引》《游侠录》《剑客行》《月异星邪》《残金缺玉》等等。

“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即《铁血大旗》）《情人箭》（即《怒剑》）《浣花洗剑录》（即《江海英雄》）还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凤》，写《流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而一部在我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第一阶段的创作是古龙初入江湖的“闯荡”时期，此时的作品从结构、情节、人物乃到语言都没有摆脱传统武侠小说的束缚，但从小说的情节布局来看，己可以看出古龙具有巨大的潜在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

从写《武林外史》开始，古龙进入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他力图打破传统，有所创新，从《武林外史》到《铁血大旗》，再到《绝代双骄》，可以看出古龙不断探索的艰难“足迹”。

古龙后期的作品面貌一新，小说的意境深沉、幽远，富有诗意和哲理，小说语言洒脱不俗，人物塑造很有深度，小说的情节更是“奇”、“险”兼备，鬼神莫测，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古龙初步“江湖”时，乃为生活困境所逼，写小说是为了赠钱，学学别人自然方便。到了后期，困顿摆脱，责任感加强，对创作武侠小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加上屡屡试笔，多年历练，语言、技巧也渐趋成熟，终于走出了古龙自己的路，亮出了古龙独特的“武功”。从此，“江湖”上多了一位“怪侠”。

以作品内容而论，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而论，金庸比粱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就小说人物的主流倾向而言，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

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古龙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诞、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谈到小说情节，古龙武侠小说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说有明显不同。三位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引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庸武侠小说恰恰相反，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示，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于巍峨，枝叶繁茂，宠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情节犹如炉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滚。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

至于小说武功描写，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风格。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夸节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修罗阴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凡此种种，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单调。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有趣，在激烈的打斗中插入笑料，今人捧腹。古龙的“武功”风格与众不同，他是以“怪招”取胜的。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边城刀声》中写叶飞的“飞刀”绝技，“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刀是怎么发出来的。刀未出手前,谁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了解他那种伟大的精神，就绝不能发出那种足以惊天动地的刀！飞刀！飞刀还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并不是杀气，但却比杀气更令人胆怯。”这里所写的“飞刀”，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武功，而是一种高尚人格，伟大的精神，即叶飞老师李寻欢那种“仁慈、博爱”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古龙的“武功”又强调“攻心为上”，举凡人物的性情、情绪、脾气、衣饰、环境，乃

至肌肉的颤动、松紧等，都会对武功的发挥产生影响，而高手决战是不容有丝毫错误的，“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神态，他们站着的姿势，都是绝对完美的。”在这种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古龙的“武功”还表现出一种境养——禅的境界。它以彻心见性为宗旨，对敌手的体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认识的局限性，才能迅速而准确地体察敌手武功的弱点。这种忘我境界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后所达到的随心所欲的自如状态，在这种忘我状态中，战斗者己成为“无意识的人”，心中己不存在作为观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对面的敌人；在这种状态中，身剑合一，战斗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功的威力，一击之下，毁灭敌手。正因为古龙“武功”有这些“怪招”，所以他“武功”的风格别具特色。无招无式，简短有力，重在精神，一击见效。

古龙小说在语言、技巧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家风格。梁羽生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又常常用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以创造优美的意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技法以传统继承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铺张故事，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柔绮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古龙小说的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简洁、俐落、洒脱。文章随意挥洒、虎虎有生气，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情节惊险溪跷而又不违情悖理，辟境造意，刻意求新。如果说梁羽生是烙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风度的话，那么金庸就是博采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朴、慷慨多气，又诙谐幽默、妙语解颐，挥洒肆纵，多样统一地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是“武坛”的绝顶人物！至于古龙，则是大胆恣肆，不守成规，逞才搞藻，笑做“江湖”，力求新颖变化而又意蕴深这的武林怪杰。

在国内，乃至港台，署名古龙出版的武侠小说有 100 多部，这些作品有的是古龙写了一半，由别人续写完成的，如《圆月弯刀》、《剑毒梅香》等，有的完全是别人所作，而以古龙名义发表的，如《铁树艳情》等。造成这种情况，乃因古龙成名之后，著作风行一时。出版商见有利可图，纷纷登门求稿，由于供不应求，便请别人代笔，于是伪作流行世上，真假参半，优劣并存。

这部《古龙作品集》的编排工作，是在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指导下完成的，会长宁宗一先生及学会其他同仁亲自审读了全部原稿，删除了大量的伪劣之作，遴选出了全部精品，保证了作品的质量。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于东楼先生侠心热肠，为解决版权，提供资料，多方奔走，鼎力相助，令人感佩。这部《古龙作品集》共分十卷出版，第一、二、三、四卷是古龙中、后期所创作的不成系列的精华作品，五卷为“小李飞刀”系列，六卷为“陆小凤传奇”系列，七卷为“楚留香传奇”系列，八卷为“七种武器”系列和“绝代双骄”，九、十两卷为古龙早期作品。全部十卷共分 59 册。为了便于学者的研究和读者了解创作背景、宗旨，每种作品前均保留作者的“原序”，并有一篇导读性的“序文”，作品后附“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第一章　人奇兽异

月华清美，碧空澄霁。

皖南黄山，始信峰下的山崖巨石，被月色所洗，远远望去，直如青玉。草色如花，花色如环，正是造物者灵秀的胜境。

秋意虽已侵人，但晚风中仍无凛冽的寒气，山坡下陡然踱上一条人影，羽衣星冠、丰神冲夷，目光四周一转，忽地回首笑道：“孩子们，江南水秀山青，现在你们可知道了吧，若不是为师带你们离开捆柱一样的家，恐怕你们一辈子也无法领略这些仙境。”

话声虽清朗，但细细听来，其中却有一种令人惊啸的寒意。

他话声一落，后面立刻有几声低低的回应之声，接着又走上三个稚龄的童子，梳着冲天辫子，一眼望去，俱是满脸伶俐之色。六双眼睛，在夜色中一眨一眨地，宛如星光。

其中一个穿着黄衣的童子，目光朝那掩映在月色云海里的山峰一望，两只明亮的大眼睛转了两转，也自开口笑道：“师父，你老人家是不是就住在上面的山顶，为什么不带徒儿快些上去？这里的风景虽然好看，可是等我们学好本领，再看也不迟。”

那道人哈哈一笑，笑声方住，忽地面容骤变，微撩道袍，左手一揽那黄衣童子，右手微抄，将另两个童子也抄在怀里，脚尖顿处，嗖的一声，颀长的身躯，倏然向山路左侧的一处山崖掠去，宽大的道袍凌空而舞，却不带丝毫风声。

夜色本深，万籁俱寂。

这深山里此刻似乎没有任何声音，但闻山风籁籁，秋虫低语。

但若你耳力倍于常人，你就可以听出已有笑语之声随风而来，而且来得极快，眨眼间，已有三条人影掠上山坡。

当先一人，也是一个垂髫童子，却穿着一袭长衫，像是一个庠庠中的童生，但身手却甚快，竟似武功已颇有根基。

后面两人，一男一女，虽是飞身急行，但步履之间，望上去却是那样安闲从容，男的身材不高，年纪已过中旬，但神采飞扬，眉目之间，正气逼人，却是令人不禁为之心折的男子汉。

女的大约三十岁人，体态婀娜，眉目如画，左手轻轻挽住那男子的右臂，纤腰微扭，便已倏然掠过三四丈远近。

这三人一掠上山坡，危崖上一块巨大的山石后面，那羽衣星冠的道人面上，立刻泛起一丝冷诮的笑容，竟似隐含杀机。

那中年汉子一掠上山坡，也自放眼一眼，左手轻轻扣住那美妇的纤手，微微一笑，将那双春葱般的柔荑往自己臂弯处一按，曼声笑道：“黄山阴岭秀，月华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还未寒。”

音节锵然，入耳若鸣，那美妇听了，却“卟嗤”一笑，道：“你这人总是这样子，上次和昆仑掌教对掌时，把人家的镇山掌法少阳八十一式稍微变化了一下，就用来对付人家，气得那三灵老道发下闭关十年的重誓，说不定从此呜呼哀哉，现在呢——”

她梨窝又浅浅一现，接着又道：“却把人家唐朝大诗人吟咏终南余雪的诗句，改了改拿来吟咏这黄山秋色，夜咏阴灵若有知，怕不打你两个嘴巴才怪。”

两人方自笑语，先行的那垂髫童子忽地转过身来，一张清秀挺逸的小脸上，竟似略显惊慌之色。那美妇见了，微颦黛眉，问道：“长卿，什么事？”

那叫长卿的童子，伸手朝危崖后面一指，像是有些惊惶地说道：“妈，你听那面怎么忽然传来这些声音，是不是有些奇怪呀？”

这一对宛如临风玉树的璧人眉头各自微皱，果然听到危崖后面远远竟传来各种野兽的啸声，甚是凄凉，却又极为繁杂，其中还像是杂有虎豹豺狼之类猛兽的吼声，奔涌而来。

那中年汉子笑容便倏然收敛，凝神听了半晌，不禁诧道：“黄山虽绵延甚广，但这类猛兽，却并不太多，就是有出来觅食的，也是在日落前后，而且还是在丛莽偏僻之处出没，现在已是夜深，万籁早应全寂，怎会突然如此吼叫。”

此时这三人都已走到那危崖之下，就都停下脚步，危崖上的那个道人，以目示意，叫那三个童子都屏住声息，自己却不免也为这种凄凉离乱的兽吼之声大感惊异，面色也自异常凝重。

虽有秋风，但并不甚大，哪知瞬总之间，崖下忽地山风大作，呼呼作响，风势极为猛严，但是山坡附近，这些人的来路一带，却仍然是风轻而柔，连树枝草木都没有什么吹动的迹象。

这一对夫妇，乃武林中的一代大侠，声名漫布宇内，这中年汉子卓浩然，自夜闯少林十八罗汉堂，笑挫昆仑掌教三灵道人，以腰中一柄灵蛇软剑，怒扫黑道中声名赫赫的阴山三十二舵之后，在武林中久已被尊为第一高手。

他年纪虽不甚大，但侠踪所及，关内关外，白山黑水，斜阳古道，小桥农舍，岱宗西秀，都早已畅游一遍，自是久惯山行，此时虎目四转，望见隔坡那面尘土飞扬，滚滚高起，上空天色，却仍然月华澄碧，群星闪烁，知道情形有异。

于是他目光一凛，沉声道：“此刻情形太不寻常，山中必已生出巨变，我们万万前行不得，还是先找个地方，观望一下，再决定行止好了。”

山崖上的那道人心中不禁陡然一惊，暗忖道：“莫要这姓卓的也掠向这里来——”

哪知他念头尚未转完，却见这中原大侠卓浩然，一手携着他的爱子，身形一动，倏然拔起四丈，右手一抡，竟在空中将他的爱子用力送上了自己对面一处，比自己身处的这山崖还要高些的坡头上去。

这中原大侠卓浩然，以内力雄厚称誉武林，哪知轻功却也高绝，右手一抡之后，身形借着这一抡之势，竟又上升三丈。

然后他一声长吟，脚尖找着坡侧生出的一株树枝轻轻一点，便跃至坡顶。这一手妙绝人寰的凌空上天梯，不但使得对面山崖上巨石后的那三个孩子为之失色，险些脱口唤出“好”来，就是那个羽衣星冠的道人，自负轻、软之功天下无双，但此刻见了，面上也不禁动容，越发屏住呼吸，不敢发出声来。

这卓浩然一跃上坡头，立刻从腰间的一个革囊里取出一条软素来，迎风一抖，十余丈长的一条软索竟伸得笔直，然后便朝坡下落去，那美妇娇躯微折，拔起三丈，刚好抓住这软索的头端。

卓浩然健腕一挫，双手交替着往上抽了两三次，那美妇便也如惊鸿般掠上山坡，两人之间，配合得严密、曼妙，已臻绝顶。

这种惊世骇俗的武功，看得对面山崖上的道人不禁为之暗叹，忖道：“看来不但这个姓卓的武功高强，就连这飞凤凰杜一娘也名不虚传，一别多年，

想不到这对夫妇的功夫又增进如许，我这么多年的苦心孤诣，难道又是全部白费了吗？”

双眉又越发紧皱，但看了他身侧的两个孩子一眼，却似隐隐泛出喜色。

但这时兽啸之声，愈吼愈厉，他不禁也暂停思索，侧首向崖下望去，只见前面是一片颇为宽阔的盆地，蜿蜒横着一条去始信峰的山径，再过去就是一片山岭，斜斜地伸向远方，不但绵亘不断，而且其中危峰峭壁，山势高陡，雄险异常。

那边的卓浩然夫妇，除了这些，却还看到这片山崖（就是那羽衣星冠的道人存身之处）和那山岭成平行之势，循石伸出，对坡之处，就是尘雾的起处，一阵阵的旋风，卷起十多丈高的尘雾，由崖这边，朝对面怒涛似地驶过。

最怪的是，这风尘竟一阵接着一阵，奔涌不已，卓浩然的爱子长卿，今年方只十岁左右，此刻见状不禁有些吃惊，问道：“爹爹，这山风怎地这么奇怪？”

卓浩然浓眉一皱，却转身向他的爱妻道：“一娘，你看清了没有，想不到师父昔年对我说过的话，今天真给我见着，现在虽然我还拿不准，但总也八九不离十了。”

飞凤凰杜一娘还没十分注意，此刻定睛望去，果然看到那风尘之中，竟然有野兽在内，先前所过的，没有看到，此刻却是鹿兔山羊之类，百十为群，箭也似的朝前面窜去。

杜一娘也是久走江湖的侠女，此刻见状，不禁皱眉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那面山林起火，可是却怎地没有看到火头呢？”

卓浩然摇了摇头，却没有答话，卓长卿看到他爹爹面色如此凝重，也就不敢再问。

放眼望去，却见那边十几阵尘头过去之后，还未停得瞬息，后面风沙又起，尘雾却比先前低些。

他再定睛一看，却不免为之惊唤出声。

原来这阵风沙里，竟是千百条大小蛇蟒，一条条，以无比的速度，匹练似的往前窜去，有的五色斑斓，有的银光闪闪，而且越到后面，蛇身也就越长大，竟有长达十丈的。

这些蛇蟒激起的风沙，竟比先前野兽行过之时还盛，所过之处，激得地上尘雾浮空，竟像是一条横亘半山的灰色长虹。

卓长卿的年纪虽轻，但自生下之后，被其父耳提面命，这一代大侠的爱子，武功自也不凡，不但如此，而且深具乃父的侠义之风。

此刻见了这种情形，忍不住道：“爹爹，山林虽然没有失火，孩儿看这一定是这些凶残的大蛇，去追杀那些驯兽，所以才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且爹爹常说这黄山是个名山，山中的寺观一定很多，那么一定就有一些僧人和樵夫。这些大蛇盘踞在这里，岂非大害，爹爹你既然路过看到了，不如就想法子把它们除去吧！”

这天资绝顶，而又生具侠心的童子，侃侃而言，两只大眼睛，眨也不眨地望在他爹爹脸上，观望他爹爹的面色。

哪知卓浩然面色铁青，听了却没有任何表示，沉吟了半晌，忽然道：“我们再到前面看看，不过可要小心些，那些蛇蟒，一定俱都有毒，甚至还有毒气喷出，嗅着一点，便是不得了。”

说着，他自怀中取出一个碧绿色的瓶子，倒出几粒碧绿色的丸药，又道：

“你们将这避毒丹，在鼻孔里各塞上一粒，然后再在口里含一粒，等会到了前面，也要留心些，站得远一些才好。”

杜一娘皱着眉，轻声道：“那么就叫卿儿留在这里不要去吧，免得等会儿出了意外。”

慈母关切爱子之情，溢于言表，卓浩然望了望那孩子一眼，却见他满脸都是渴望的神情，严峻的脸上，不禁泛起笑容，道：“卿儿这两年来内功进境不慢，轻功也蛮好，别的不说，要逃命总还可以，我看就让他去吧，免得一个人留在这里，也不妥当。”

卿儿听了，自然雀跃三丈，杜一娘抿嘴一笑，佯嗔道：“你看你把他惯成这副样儿，长大了，怕不又是一个魔星。”

卓浩然又自朗声一笑，这山坡虽然甚陡，但是还是略有坡度，他当先跃了下去，那母子两人，竟也能相继纵下。

这三人略一停留，便相继朝那尘雾掠过之处飞纵了过去。

这时，那山崖上的三个幼童才透出一口气，又是那穿黄衫的童子道：“师父，那父子三个人是谁，武功怎么那样高，好像和师父差不多嘛，那边又是出了什么事，怎么那么多的野兽奔过去。”

这黄衫童子聪明伶俐之色溢于言表，那道人皱眉暗思，却好像没有听到他讲的话，过了半晌，他忽然一拍大腿，低语道：“这姓卓的自命侠义，去招惹那些东西，大概是他活得不耐烦了。”

嘴角挂起一丝冷酷的笑意，像是对那中原大侠积怨颇深。

然后，他又转过头去，对那三个童子道：“你们在这里呆一下，不要动，为师过去一下，马上就回来，无论遇着什么事，切不要离开，知道了吗？”

那黄衫童子“嗯”了一声之后，却又问道：“师父，你是不是要去除掉那些毒虫，你老人家放心好了，无论遇着什么事，我们都不会离开的，一定等着你老人家回来。”

道人冷笑了一声，本来颇为清逸的脸上，突然露出一股邪恶之气，冷俏他说道：“孩子，你们懂得什么，这些蛇蟒虽然凶毒，前面可还有比它们凶毒十倍的东西，这些蛇蟒猛兽跑得那么快，却多半是往前面送死的，而且越是长大凶狠的，也许死得越快。”

话到这里，他稍微停顿一下，那黄衣童子眨着大眼睛，又问道：“真的吗？”

那道人本来已自飞身欲去，望了这孩子一眼，似乎觉得颇为喜爱，于是顿住身形，道：“为师久居黄山，早已看出那里一个绝谷里，生有奇毒之物，虽然没有去看是什么东西，大概是上古盘蚤星蜍一类的东西，这种东西其毒冠绝天下，每逢腹饥思食的时候，只要几声怪叫，或是放出它特有的毒气，附近三数百里之内的毒蛇猛兽，就会乖乖地跑过去，俯首送死。”

那三个童子听到这里，不禁都睁大眼睛，露出惊异之色。

那道人冷笑一声，又道：“每当一个地方毒虫蛇蟒繁殖太多的时候，就会有这么一个怪物出米，给它一扫而光，吃完了就大睡特睡，等它收了毒气，被它吃剩下的蛇兽才敢逃走，所以这种怪物虽然奇毒奇凶，却有一件好处，就是可以用它来消灭别的毒物。”

那黄衣童子本是书香之后，被这道人看中后，才带到这里来。此刻听了这样橡是《山海经》上的神话一样的言语，不禁更睁大了眼睛，而且露出极为钦服的神色，叹息一声，道：“师父，你老人家知道得真多。”

那道人微微一笑，目光睥睨一扫，道：“孩子们，告诉你，为师不是自夸，不但轻、柔武功，可称一绝，医卜星相，无一不通，尤其是普天之下的毒物，更是没有一样能逃出我的手里的。”

他极为自负的一笑，那黄衣童子又接口问道：“那么师父你老人家又为什么不乘那怪物死睡的时候将它除去呢，那样不是也可以为人间除去一个大害吗？”

这道人又冷笑一声，道：“这些东西以毒攻毒，自相残杀，又关我什么事，我又何必冒着万难去除掉它们，这些事自然有那些自命不凡的蠢才去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是只要有人生事得罪到为师头上，那么他就算三头六臂，也逃不出为师的手里。”

那黄衣童子“嗯”一声，他年岁尚幼，当然分不清邪正，只觉他师父的话虽然和自己幼时所读的圣贤之书大相径庭，但听来却痛快得很，脸上更是露出不胜钦服的神色来。

这道人目光扫过，颇为满意的一笑，伸手轻轻抚摸了一下这黄衣童子的颈项，又嘱咐了一句，道袍飘处，人也在崖上朝那边掠去。

他身形动处，竟宛如一道轻烟，轻身之术，果然已可谓之登峰造极，几个起落之后，他忽然顿住身形，也从怀中掏出几粒丹药放在嘴里面，然后目光四扫，忽又身形斜掠，退到崖边的一处突出的山石之后，露出半边面孔朝前面窥视。

原来卓浩然夫妻、父子三人，掠到前面后，也窜到这片山崖上。

卓浩然之师，正是百十年来，江湖上素有第一奇人之誉，风传已成不死之身的地仙古鲲。

此人不但功参造化，而且学究天下，卓浩然虽因天性所限，除了武功之外，古鲲老人别的绝学，他并没有学得什么，但是多年来耳濡目染，他见识自也超人一等，此时见了这种情况，也已测出一个大概来，却也和那道人所见相同。

此刻，蛇群已过，他方将这些和他妻、子说了，忽然听到远远又起了一阵窸窣爬沙之声，接着群响骚然，飘飘之声，倏然而起。

他们三人的立处，就在道旁的山崖之上，下面的杂草，本甚繁茂，但因经过了方才那一阵蛇兽的践踏，已压成一条驰路，而且有些地方，草已枯黑，自然是因为被一些毒蛇的毒涎所染而致。

此刻异声再起，他们循声一看，竟有许多蜈蚣，划行如飞，百十成群而来，其中最大的，几达两三尺，昂首张钳，目射金碧之光，身上被月光所映，更闪着极为丑恶而难以形容的色彩，竟像是一片锦云，贴着地面倏地飞来。

杜一娘只觉一股寒意，自背脊直透前胸，不禁紧紧依偎在他丈夫胸前，柔荑也被卓浩然紧紧握在他那宽大的手掌里。

卓浩然只觉得他爱妻掌心满是冷汗，不禁安慰的一笑，道：“一娘，别怕。”

又紧紧握了握手掌，目光动处，却见卓长卿脸上竟没有半丝惧容，不禁带着些安慰，又带着些赞许地微笑一下。

蜈蚣过后，后面跟着来的竟是一群蝎子，多半是灰色的，前面摇着铁又般的长钳，尾后毒钩上翘，也是成群朝前飞掠。

蝎子过后，竟还有守宫、壁虎之类的毒物，也是如飞般地掠过。

蛇群过后，本来尘雾就未消，再经这些蜈蚣蝎子等奇毒的恶虫掠过，漫

天雾影中，又添上丝丝缕缕的绿烟彩气，冉冉而升。

远远望去，但觉漫天瑞气氤氲，但却不知这些都是要命的毒气呢。

卓浩然夫妻、父子三人的立处，虽然很高，而且距离那些蛇虫的雾阵，还有十余丈远近，但此刻已不时闻到毒腥之气扑鼻而来，头脑竟然已觉得有点发闷和想呕吐的感觉。

他知道雾气奇毒，远处已是如此，还是早已含有极灵妙的避毒丹丸，如果身在这毒雾之中，想必定然是凶多吉少。

卓浩然低头思忖了半晌，等那各类奇毒的蛇虫全都过尽，漫天氤氲的毒雾，也消沉了十之七八，才侧目沉声道：“一娘，这些毒虫虽然完全难逃劫数，但剩下的，必定还存甚多，也难免为祸人类，而且踞伏在前面谷中的毒物，又不知是什么，但愿它大嚼过后，像师父所说，能长眠下醒，那么我就可以相机除去，也为世间除一大害。”

他语声一顿，闪蕴神光的双目，在他爱妻爱子的面上一扫。

然后他便又说道：“但是无论如何，此行总是极为凶险，我又不能坐视不理，你和卿儿最好留在这里，我循着这些毒蛇所经之路前去看看。”

杜一娘将她丈夫的手抓得更紧，带着惶急的声音说道：“大哥，你一个人去恐怕不行吧，我——我又有些害怕，前面那毒物你既然说得那么厉害，你去了，万一有什么——”

她话未说完，卓浩然已微微一笑，截住了她的话，柔声说道：“一娘，你说这些话就错了，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

他又一笑，笑声中微微带着些自信的傲意，接着又道：“而且自从我练成十二都天神功之后，就始终没有机会试过威力，这次正好拿这毒物试试手，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怎样的。”

杜一娘心里虽然一百二十万个不愿意，但自结婚以来，她知道他只要自己说过的话，从来没有一句说出后不算的，她当然为她丈夫的安危着急，但心里却也暗暗为自己有这样的丈夫而欢喜。

于是她紧握了握她丈夫的手，叹息着浅浅一笑，点头道：“大哥，我知道你要做的事总是对的，不过你一定要小心些，你虽然功力已入化境，可是对付那些毒物，却没有什么经验，这里，你不用烦心，我和卿儿绝对不会出什么事的。”

卓浩然心胸之间，但觉温馨无比，也紧紧一握爱妻的手，笑道：“我娶你为妻，再加上卿儿又乖，可说一生无憾，一切事我自会小心，你也不必挂念，不用多久，我就回来的。”

说罢，他又走过去抚了抚他爱子的头，回顾一笑，脚尖顿处，身形乍展，矫健的身躯，便像一只巧燕似的沿着蛇虫的去路掠去。

杜一娘望着她丈夫曼妙而轻灵的身形，幸福地微喟一声，拍着她爱子的手道：“卿儿，你要好好的做人，长大了跟你爹爹一样，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被天下武林同道所尊敬，知道吗？”

卓长卿只觉自己热血奔腾，恨不得自己马上就长大成人，步着他父亲的后尘，在武林中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出来。

他坚毅地点了点头，说道：“妈，你放心好了，将来我长大了，决不会丢爹爹妈妈的脸。”

杜一娘又轻轻一笑，暗自忖道：“我有这么样的丈夫、这么乖的孩子，我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

她们母子两人，紧握着手，站在这山崖的边上，正满怀幸福，却不知在他们身后，正满面狞笑的站着一个要毁去她们幸福的人。

而这人，也是飞凤凰杜一娘的旧友，武林中的鬼头，万妙真人尹凡。也就是那看来丰神冲夷、羽衣星冠的道人。

卓浩然施展开身法，快如流星般地沿着地上的残草痕迹，冒着空中尚未完全消散的毒尘飞沙，朝那连绵不绝的山岭掠去。

他身形如燕，微一起落，便是四五丈远近，不消片刻，便已走到一处峡谷的谷口，远远望去，从谷口树隙之中，就可以看到一缕缕的彩烟，袅娜摇曳空际，月华漫地，星光闪烁，映得这些彩烟，幻成一种无法描摹的异色，好看已极。

卓浩然虽然含有极妙的避毒灵药，但此刻却仍然不敢有丝毫大意，身形一展，掠上了谷口两旁的山崖，沿着山崖的顶端，飞掠了数里，才发现这条峡谷竟有七八里深，当中有一片盆地，尽头之处，却是一个前无通路的死谷。

死谷近底之处，两边的山崖，突然向里束紧，形成一条像是直拱的死谷，两边崖顶，齐平相向，却渐渐向前高起，直到谷底横壁，竟有些像是一条大船两边的船舷，那谷底之处便是船头了。

卓浩然心头一动，忖道：“ 莫非这里就是黄山绝险之一的铁船头吗？ ”

目光再往前望，谷底崖深之处，竟有一大黑洞，黑洞旁边的山石，狼藉飞列。

他心中又一动，忖道：“ 难道这怪物就是从里面裂山穿穴，强自破山穿出来的吗？ ”

心念至此，不禁顿住身形，但奇怪的是此时此地竟连一丝声音都没有，这偌大的一处山谷，竟像是一座坟墓一样。

他方自顿住身形，奇怪着这四周死寂的时候，忽然——

谷底那盆地左右，传来一声有些像是儿啼般的厉啸，啸声悠长凄厉，连卓洽然这种人物听了，都不禁为之惊栗。

他稍一迟疑，便又一掠而前，才两个起落，目光触处，便看到一件他这名满武林、侠踪遍及字内的大侠平生未见的奇事。

原来此时，谷底那山石狼藉的崖洞前一片广大的盆地上，竟满布着蛇虫猛兽，乍见只觉烟尘浮动，像是非常紊乱。

但仔细一看，这些蛇虫猛兽，却是各依其类，有的做一堆一盘，有的踞伏地上。

蛇、虫、兽的行列，极其分明。

这些蛇虫猛兽，一起都是头向着谷底那面，最前面是蛇虫和蜈蚣之类的极毒之物，后面依次而下，那些猛兽都远远缩在后面。

这些虫兽为数之多，直不可数计，奇怪的是，这些蛇虫猛兽之中，却有一条道路。

更奇怪的是，这么成千成万、平日只要单独相遇、就立刻会起恶斗凶杀的蛇虫猛兽，此时同集一处竟然都互不相扰，静悄悄的，像是泥塑木雕的一样，呆呆的排列如死去一般。

卓浩然全身不禁也起了一阵悚栗，仔细再一望，再看到最前面的那些长达十丈的巨蟒，已死了好几条，满地血腥狼藉，蛇身虽然还都完整，但是蛇头上却都已破碎血污了。

污血滩中，竟盘着一条怪蛇，虽不十分长大，但形状极怪，蛇腹奇大，

越到上面越细，只是一个蛇头，却又大如芭斗，头上竟还有一个高昂着的肉冠，两腮怒鼓，也凸出甚多。

这条怪物一经入目，卓浩然便心中有数，知道这是先前混在蛇群里来，寻找谷中怪物恶斗的毒物，心中不禁暗喜。

“看来今日我能成功也未必可知，这两个怪物恶斗之下，必有一死，不死的那个，也必然元气大伤，我岂非可以坐收渔利。”

他正自暗中思忖，却见那怪物忽又一声极为凄厉的长啸。

啸声方住——

危崖之下，石土乱杂的暗洞之中，蓦地飞窜出一个怪物，远看竟似一条海中的星鱼，行动如风，身上竟带着几处惨绿的黝光，而且互相随机闪变，奇形怪状，真非言语所能形容。

卓浩然以武林中一代奇才，此时却也不敢行得太近，远远望去，只见这怪物竟作五角星形，只前面突出一个扁圆的怪头，嘴大如盆，上面竟生着一排怪眼，和一个凸出如坟、上生三孔的怪鼻。

这怪物满身无一不怪，身上五个星角，分向五方突出，边上还生着五根钩爪，当中还有一个星形之眼，发着一丝惨惨的光芒。

它全身并无腿足，行动时使用这五根钩爪着地，五个星角挨次着地，此起彼落，在地上翻滚而出，看去竟灵活已极。

卓浩然远远望去，只看晶光闪闪，一大团墨绿色的影子，电驰星飞，笔直地往蛇前卷去。

就在这快如电光火石的一刹那，那条怪物，早就蓄势待发，此刻全身竟似一条长鞭，斜着向上，往前面暴伸了过去。

这两下势子都急，眨眼便纠缠在一团，翻滚搏斗，去势之猛，端的惊人已极，四下的毒蛇毒虫，被这两个怪物的身子压过，立刻便成肉泥，有的残肢断骨还被带了起来，凌空飞舞。

但是蛇虫之中，就有这么奇怪的克性，这么一大片蛇虫’此时竟连一个敢逃的都没有，俱是战战兢兢在那里等死。

卓浩然游侠四海，足迹所至，名山大泽，靡不登临，但这种凄厉惨淡、像地狱般的光景，也还是第一次见到。

片刻之间，那些奇凶恶毒的蛇蝎，竟已被这两个怪物残杀了大半，卓浩然惊悸之余，暗暗叹气，只希望这两个怪物在害及那些羊鹿驯兽之前就分出结果来，不然自己又怎能坐视。

又过了半晌，这个怪物的势力果然越来越缓，在这种情况之下，卓浩然竟然想起他的妻儿来，一瞬间，心中竟不能自主。

这就是人性的值得悲哀、但也是值得赞美的地方，人们无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对于他所爱着的人们，永远是无法忘怀的。

他心中思潮翻涌，忽然，又听得一声极凄厉的怪啸之声。

他这才强自收摄住自己对妻儿的关怀思念，定睛朝前面望去，只见此刻那条毒蛇的蛇头，已被那星形怪物的两只肉角夹住，后面三角，凌空飞舞，一面把那蛇身长鞭似的朝地上乱打。

这一来，满地的虫蛇，更是遭了惨劫，连虎豹之类的猛兽，被这长鞭似的蛇身一击，也就立刻变成肉泥，连惨吼都未及发出。

卓浩然知道这两个怪物已经分出胜负，目光四下一扫，身形又掠前数丈，右掌一扬，轰然一声，竟将山崖边一块方圆几达丈许的巨石，击得海碗大小

的石块，奇妙的是，这山石被击碎之后，并不四下飞溅，而只是在地上散做一堆。

卓浩然暗中满意的一笑，知道自己自幼苦练的无上神功十二都天神功，已有了成就，这种神功，也就是道家所谓的罡风，佛家所谓的般若掌力，练的方法虽不同，但殊途同归，不但得到的境界一样，发出的功能也大同小异，正是无坚不摧、至刚至猛先天之真气。

他以无比艰苦的心志、毅力，浸淫此道近三十年，此刻知道自己已略有成就，心里欢喜的感觉，自然是无可比拟的。

哪知就在此刻，他鼻端突然吸进一丝其腥无比的气息。

他身随意动，随手抓起两块石块，身形便倏然凌空而起，斜斜向后掠去，腰身在空中微一转折，目光闪处，不禁又为之色变。

原来此刻那星形的怪物，已挥动着那条死蛇的蛇身飞腾而来，想是被方才他震碎巨石时那一声巨响所惊，此时距离他身侧已近十丈，但它口中所喷的那种惨绿的毒气，却已几近卓浩然身侧。

卓浩然一眼睹见这种情况，身形转折之间，口中暴喝一声，双手连扬，他掌中所持的那两块山石，立刻脱手飞去。

他发石所用的手法，虽也平常，但是这种被内家先天真气所发的力道，却是端的惊人，这两块山石竟带着无比凌厉的风声，穿过那星形怪物喷出的毒雾，倏然击向它那扁圆的怪物身上。

那怪物似也知道厉害，竟猛然将身子停住，五角星形肉角一展，那条死蛇的蛇身便又长鞭般被它挥舞而起，竟将这两块山石挥落了，远远听到山岩上，发出两声巨响。

这时卓浩然便也因着这怪物的稍一停顿，得以喘息一下，猛吸一口真气，右手倏然自腰中抽出一条软剑，迎风一抖，便自笔直。

这柄软剑一出鞘，便带起一溜冷森的青光，宛如青虹一抹，正是中原大侠威震武林的灵蛇软剑。

此时卓浩然全身真气满布，已逾精钢，双脚钉在地上，仿佛是两条石棒似的，生像是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将他移动分毫。

那星形怪物稍微停顿，便又翻滚而来，卓浩然只觉得那种刺臭呕心的腥气愈来愈浓，便猛然舌绽春雷，暴喝一声，虎腰一挫，一只铁掌硬生生地插入山崖，竟将崖石抓起了一大片。

他张口一咬，将那柄软剑的剑柄咬在嘴里，双手扬处，但见满天石雨纷飞，被他那开山裂石的真力所推，各自“ 嗖嗖 ”击向那怪物。

只听那怪物尖细而极为刺耳地厉啸了一声，忽然如风向后退去，原来它那星角上的点点绿光，已被这雹雨似的石块打中一指，然而其余的石块击在它身上，却立即被它身上那密布的坚鳞所反激回来。

卓浩然再次大喝一声，身形倏然而起，竟随着那怪物的退势掠了过去，掌中长剑一挥，但见一道像是经天而过的长虹，迎着那怪物向前舞动的星角和蛇身击去，便听又是一声厉啸。

但此刻他身形已至崖边，下面即是漫天虫蛇残死和腥风污血，卓浩然如流星飞掠的身形，到了这危崖之边，倏然钉住，这种身法的运用，又确实是足以惊世而骇俗的。

他身形一顿，目光再向前掠，却见那星形的怪物，带着那种尖锐而刺耳的厉啸之声，像是一团碧绿的光黝，翻滚腾起着，又掠回它出来时那黝黑宽

大、山石鳞峋的崖洞里去。

啸声越来越远，像是又已窜回山腹，卓浩然暗暗叹息，知道这怪物和那怪物巨斗力乏之下，虽被自己一剑而巨创，但却仍未判其死命，这一下窜回山腹，惊悸之余，必定又有多年不敢出来。

加以这山洞黝黑无比，其中又可能曲折奥妙，深不见底，纵是武功再强之人，也绝难窜进这山腹去和这星形的奇毒之物搏斗。

他心中动念，忽觉头脑一阵昏暗，口腹之间，也极为烦渴，试一运气竟也驱之不散，不由大惊，知道自己方才稍一不慎，便已中了那星形怪物的巨毒，立即盘膝运功逼去。

哪知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冷彻入骨的笑声，一人森冷他说道：“ 多年不见，故人无恙，真教我尹某人喜不自胜，哈哈，喜不自胜。 ”

话声一入卓浩然之耳，他身躯立即旋风般的一转，脚跟牢牢钉在地上，双掌微错，目光凝注，竟是全神待敌之势。

能使得名扬天下、号称武林第一高手之称的卓浩然如此戒备的人，自也不同凡响。

此人羽衣星冠，却正是万妙真人尹凡。此刻他见卓浩然骤然回身，脚下立刻也一错脚步，目光却在卓浩然面上一转，忽然又仰天长笑了起来，笑声高彻入云，直可穿金裂石。

然后，他笑声倏然而住，目光仍然盯在卓浩然脸上，冷冷道：“ 想不到你多年不见，乍一相遇，我却又说错了话，故人无恙这四字，似乎该改为故人有恙才对哩—— ”

他哩之一字，拖得极长，然后便又转变成一种森冷的笑声。

卓浩然厉叱一声，喝道：“ 姓尹的，七年以前，你自誓今生再也不在我面前出现，否则就任凭我处理，这话难道你已忘记了吗？ ”

尹凡笑声未住，连连点头道：“ 小弟虽然不才，但说过的话，却再也不会忘记，此刻小弟就站在这里，卓大侠就请过来随意处置区区在下吧！ ”

笑声中的那种讥讽而又有恃无恐的意味，使得卓浩然心中不禁一凛，半晌说不出话来，竟似已愣住了。

万妙真人尹凡冷哼了一声，道：“ 卓大侠怎不下来处置区区在下呀？哦、哦，原来卓大侠仗义除害，却中了那怪物的巨毒，此刻——哼，只怕区区在下要来处置名满天下的第一高人卓大侠了。 ”

卓浩然心中又急又气，却强自按捺着，暗中调息着气，希冀自己能驱去体内的巨毒。

须知卓浩然此刻虽已中毒，但动力并未完全失去，普通武林高手，也不会在他眼下，只是这尹凡，自称万妙真人，也确有些真才实学，尤其身法之灵快，更是久称一绝。

以中原大侠卓浩然，平时自可胜得了他，但卓浩然此刻身中奇毒，功力一打折扣，如果对敌之下，便是凶多吉少了。

那尹凡是何等人物，一睹卓浩然之面，便知他身已中毒，是以言语讥讽，像是根本没有将这中原大侠放在眼里。

此刻他略一顿，又自冷笑道：“ 卓大侠多年前就曾痛责过区区在下阴险狡诈，一别多年，在下这种心性还是未改，方才因为不知道卓大侠身子欠安，唯恐卓大侠除毒之后，将在下也随便除去，是以就将尊夫人和令公子屈驾一地，哪知在下此举，却是多余了。 ”

言下之意，就是此刻我根本就可以对付你，不须要拿你妻儿作人质了。

卓浩然纵是涵养功深，在这种情况下，仍能按捺得住自己的心性，但一闻爱妻爱子俱已落入自己这最大的对头之手，情急关心之下，自身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暴喝一声，脚步微错，身形已如行云流水般掠了上来，一面厉声道：" 姓尹的，你若动了一娘母子一根毫毛，我卓浩然拼着化骨扬灰，也要将你剁死万段！"

随着喝声，左掌已倏然伸出，五指微张，其疾如风，但直到掌已递出，却仍带一丝风声。

随着左掌这一挥之势，尤自持在右掌的长剑，已带着一溜青蓝的光彩斜斜划出，剑势华华，径划尹凡前脸。

这一招两式，快若奔雷，他虽已功力受损，但此刻情急之下，全力一击，声势之盛，却仍有超凡绝俗的内力含蕴着。

尹凡冷笑了一声，身形微扬；肩不动，腿不曲，身形便已横掠七尺，冷笑一声，也越发森冷惨厉，竟如枭鸟夜啼。

卓浩然一招落空，才知道自己真力受损已巨，闷哼一声。脚步一错，长剑一圈一抖，眨眼间只觉剑点如雪，漫天朝尹凡罩下。

尹凡仍然却而不攻，带着凄厉的笑声，身形又滑开数尺，一面喝道：" 好、好，你既然如此，就怪不得我姓尹的心狠手辣，要乘着你中毒的时候杀你。"

他笑声越发高昂，身形如风中柳絮，左折右回，倏然在那缤纷如雨的剑影中闪避。接着恨声又道：" 你找仇深似海，今天也不必多说了，你就把命搁下吧。"

掌影翻飞，瞬息之间又抢攻数招，但是看出这中原大侠卓浩然已身受巨毒，纵然功力再深，也绝不是自己的敌手了。

这两人正都是武林中的绝顶高手，身手之快，的确无法形容，但十数个照面一过，中原大侠卓浩然手底下可就透出不支来了。

他也知道这尹凡此言不虚，自己只怕已毒入骨髓，少时毒性一发作，自己便得栽在这江湖上素称毒手的万妙真人手上。

最令他担心的，自然还是他的爱妻爱子，落入这魔头手中，实是可虑。

此刻这中原大侠正是心中思潮紊乱，心神一分，手底下真气也就越发不继，再加上万妙真人轻功妙绝天下，身形一游走开来，但觉四面八方都是他那宽大羽衣的飘飘影子。

卓浩然暗叹一声，知道自己今日已难免遭这魔头的毒手，自己走南闯北，出师以来，侠名便已震动天下，想不到今日却栽在这荒山之中，栽在这一个昔日曾在自己手下逃生的贼子手上。

原来这万妙真人和卓浩然的爱妻杜一娘，相识还在卓浩然之前，尹凡仗着自己外貌俊逸，昔日在江沏上颇有璧人之誉，只是他内心却远比外貌丑恶，也不知有多少个玉洁冰清的少女毁在他的手上。

自从他相识飞凤凰之后，杜一娘先前也几乎为他所动，但无论任何一个人，他总是无法将自己的丑行隐藏得住的，套句俗话，这也正如纸里是永远包不住火的，日子一久，尹凡昭彰的恶迹自然便显露出来，杜一娘自然也不会再对他假以半点辞色。

但尹凡也正如大多数贪淫好色的男人一样，得不到手的，永远最是诱人，他竟想遍了千百种方法，盯在一娘后面，以期能获得美人芳心。

杜一娘心底虽厌恶，但是自己武功却不如人，摆脱又无法摆脱得掉，正

在这被自己的美丽招来一身烦恼的少女，为这种卑下的纠缠而烦恼的时候，她遇着了中原大侠卓浩然。

很快的，她就被卓浩然的英风侠骨所动，两人在芜湖大豪云谦的撮合下，结成连理，当时江湖中人都在为这对姻缘欣喜——当然，要除去那恶迹昭彰、满怀邪念的尹凡了。

这尹凡见到自己的苦心积虑全都成空，羞恼之下，竟在卓浩然和杜一娘的花烛夜，潜入新宅，想以卑贱无耻的下三门伎俩——五鼓鸡鸣返魂香，迷倒这一对新人。

但中原大侠那时年纪虽尚轻，阅历却已不凡，怎会让他得手，尹凡的仙鹤嘴尚未扇动——那种江湖上最著恶名的下三门暗器“五鼓鸡鸣返魂香”，通常都是装在一个铜制的仙鹤里面，一点上火，两翅一扇动，迷香就被送出——他被卓浩然盛怒之下的连环三掌，击伤了右臂，还幸好卓浩然在喜期之内不愿伤人，又顾着杜一娘的面子，才容他逃走。

自此以后，尹凡知道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是这中原大侠的敌手，羞怒妒恨之下，他竟远入苗荒，昔求秘技，再入江湖的时候，这武林中的浪子竟然换了一身道装，武功也更为不凡，行事也更为歹毒，可是他却仍然不是卓浩然的对手。

他对卓浩然夫妇纠缠多年，卓浩然总是体谅着他和自己的爱妻是相识。为着免得落下一个气量狭小的口实，他总是留给尹凡一条生路，尹凡自己忖量，近年来也就知趣一些了。

哪知道此刻卓浩然竟在力除巨害，自己也中了深毒的时候，和这积怨多年的宿仇狭路相逢，更糟的是这一代大侠的爱妻爱子全落入了这魔头的手里，后果正是不堪设想。

卓浩然剑势如虹，剑花错乱，但他自己可也知道这种在武林中已可扫荡群魔的剑法，此刻已因体内的巨毒而使功力大大地打了个折扣，已拿这种轻功妙绝的魔头万妙真人无可奈何了。

他双目火赤，蓦然大喝一声，剑尾寒芒暴长，脚下方位微错之间，长剑刷刷，接连抢攻数剑，宛如阵阵电闪。

在这种的情形下，这一代大侠的蓄力数剑，势挟余威，仍然不同凡响，尹凡暗暗心惊之中，长袖连挥，身形倏然滑开一丈。

他方自仗着绝顶的轻功避开这数剑，却见卓浩然剑势却猛然一收，剑尖微微下垂，瞪着火赤的双目，向他厉声喝道：“姓尹的，今日我卓浩然命该丧此，只怪我姓卓的昔年心慈手软，怪不了别人，只要你姓尹的若还有点人心，我卓浩然就葬送在你手里，也绝不会皱一皱眉头，可是你——”

尹凡敞声一阵尖笑，长袖微拂，倏然顿住笑声，阴恻恻地接口笑道：“好说，好说，卓大侠死在区区在下手上，可真有点冤枉。”

他胜算在握，知道时间每过一刻，那卓浩然身受的巨毒也就发作得更厉害，因此他也远远地站着，阴阴地冷笑，并不出手，却只说些讥嘲的言语，来激发达侠心磊落的卓浩然的怒气。

卓浩然浑身颤抖，双眉一根根倒立着，但是仍强自按捺，厉声道：“我卓浩然和你纵然仇深似海，好朋友只管把帐算到我一个人身上，你姓尹的只要说一句话，让我卓浩然怎么死法部可以，只是——”

尹凡再次一阵长笑，打断了他的话，目光邪恶地一转，道：“卓大侠，你放心，我尹某人虽然在你一代大侠眼中仅只是个跳梁小丑，可是还不致于

对付一个小孩子，卓大侠的令郎，此刻正安安稳稳地和小徒们睡在一起，如果卓大侠撒手西去，他也会活得好好的，一点也出不了错，至于——”

他故意稍稍一顿，看到这已成浅水之龙的一代大侠的脸上，果然闪过了一丝安慰的表情。

尹凡嘴角狞笑一下，又接着道：“至于卓大侠的夫人，那小可更可以担保她在卓大侠归西之后，活得会更加舒服，我姓尹的一定把她服侍得舒舒服服的，你放心——”

他话声未落，卓浩然又已厉吼一声，扑了上来，掌中翻飞扑打，是进身致命不要命的招术，显然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

尹凡却仍是连连阴笑，身形如行云流水般地闪避着，偶尔长袖一挥，发出奸猾而阴毒的一招，但不到招式用老，便又立刻撤身而退，这魔头此刻竟想将卓浩然缠得巨毒全发，不支倒地，再慢慢地出手，让这中原大侠受尽了凌辱再死。

此时山风低啸，但却曙光已露。

山崖下方经惨劫的百兽，正都由那条山路退出，一个个垂着头，夹着尾巴，似乎对方才的那一场惨劫，此时犹有余悸。

就连虎豹豺狼这类的恶兽，此刻也是无精打采的，威风尽煞，却像是一只只丧了家的狗一样，甚至犹有过之。

突然——

远处掠来一大一小两条人影，远远看去，只见这两人仿佛是御风而行，连脚尖都没有朝地面上点一下，快得难以描述。

走近了才看出这两人其中高的一人，穿着一身大红的衣裳，衣服又紧，紧紧地包在她那犹如一段枯竹般的身躯上。

头上云鬓高挽，梳的却是随唐一代闺中少妇最为盛行的坠马袋，环佩叮，在山风中发着极为悦耳的声音。

这装束本已不伦不类已极，再一看那脸上，却更是丑得吓人，一张几乎裂到两腮的大嘴上，却又偏偏涂满了胭脂，看上去更犹如血盆似的，深夜之中见了，怕不把她认作夜魅才怪。

只是这又丑又怪的女人，武功却似好到极处，身形展动处，不但肩不动，腰不曲，就连两条腿都生像没有弯曲一下似的。

此刻她右手挽着一个年纪也大约只有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贴地掠来，这女孩子却恰恰和她成了一个极强烈的对比，明眸樱唇，梨窝隐现，竟美丽得有如西天王母瑶池边的玉女。

这红裳丑妇掠至此地后，对正在激斗中的两人眼角都没有望上一眼，好像是这惊天动地的巨斗，并未曾放在她眼下似的。

她掠到山崖边，目光向下面一扫，此时那一片盆地上，只剩下了不知多少条毒虫蛇兽血污狼藉的尸身，和那个山壁上的巨洞。

她目光一扫之下，眉头似乎轻轻一皱，然后转过身去，朝那激斗中的两人望了一眼，两条扫把似的眉毛，却又轻轻一皱。

然后她侧身朝那正眨动着两只大眼睛的美丽女孩子说道：“瑾儿，你怕不怕？”

声音虽也难听得吓人，但语调却是温柔的，就像是慈母在对爱女说话似的。

那女孩子的两只明眸正一转一转的，一会儿转到山崖下的那一片惨烈景

象上，一会儿又转到那正在山崖上巨斗的两人身上。
　　她目光中，显然有些害怕的景象，但听了那红衣丑女问她的话，却将她那美丽的头摇了几下，抬头望了那丑女一眼，轻声道：“娘娘，我不怕。”
　　那红衣丑女笑一笑，这一下嘴角真的咧向两腮了，然后才道：“那么你就站在这里别动，我过去问那两个臭男人一句话。”
　　女孩子点了点头，红衣丑女身形一动，便已掠到卓浩然和尹凡的身旁，双掌虚空朝两人中间一推，却带去一股无形的劲气。
　　此刻那卓浩然体内的毒性已更见发作，此刻只不过是在挣命罢了，他对这红衣妇女的前来，起先根本没有注意到。
　　但是这丑女双掌一发，他和尹凡可便都感觉出那股惊人的力道了，双方都以为对方来了帮手，心中一惊之下，各各身形滑开数尺，目光不期然的落在这丑女身上，自然也全都住了手。
　　万妙真人目光一接触到这红衣丑女，立刻展颜一笑，道：“原来是温姑娘来了，想不到，想不到，温姑娘不在苗疆纳福，却到了这里来，小可自从多年前和温姑娘见过一面，一直深铭在心，更想不到这么多年来温姑娘还是朱颜未改，真是一如仙子哩。”
　　那被称为温姑娘的丑女两只眼睛瞪在他身上，尹凡说话的时候，她始终声色未动，不喜不怒，直到他话说完了，才冷哼一声道：“小子，你少拍我温加玉的马屁，我温如玉可不吃这一套。”
　　这丑女居然叫如玉，但是尹凡脸上却没有一丝玩笑的神色，毕恭毕敬地道：“温姑娘，你来这里，有何见教吗？”
　　那温如玉又哼了一声，冷冷道：“你们打你们的，我可不管，我只问你，刚刚那山洞里是不是有一个像五角星一样的怪物跑出来，现在跑到哪里去了？”
　　尹凡“哦”了一声，眼珠四下一转，才带着一脸笑容道：“这个小可也不太清楚，温姑娘最好还是问问这位吧——”
　　他手指一指卓浩然，又道：“这位就是名震中原的一代大侠卓浩然，温姑娘可曾见过？”
　　自从这红衣丑女出现之后，卓浩然就闭起眼睛，暗暗调息真气，他游侠天下，也知道这红衣丑女就是久居苗疆、武林中最怪的怪人之一，自称是丑女的红衣娘娘温如玉。
　　这温如玉虽然自称丑女，生平最犯忌的，却就是别人说她丑，无论是谁，一犯她这忌讳的，她若知道，想尽办法也要将那人置之于死地。
　　除此之外，她什么事都不管，只要不得罪她，就是有人在她面前杀了她爸爸，她连眼角都不会瞟一眼，可是她自己却也从来不去行恶。
　　武林中，差不多全都知道她这毛病，因此谁也不愿意去惹她，这脾气怪到极处、武功却也高到极处的怪人，无论人前背后，大家都是称她为红衣姑娘，甚至是红衣仙子。
　　因此卓浩然知道她决不会伸手帮哪一方，是以他立刻运气调息，再求一拼，因为他知道今日生既不能，死也死不得，除了尽力一拼，以期能和这魔头尹凡同归于尽之外根本别无他法。
　　此刻那温如玉听了尹凡的话，嘴角不屑地撇了一撇，目光就转到他身上，上上下下地朝他打量了几眼，才冷冷地说道：“喂，刚才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卓浩然双目一张，愣了一愣，他委实没有注意这女怪人方才说的什么话，勉强将双手拱了拱，方想说两句话，免得招惹此人，须知他此时此刻，是再也不能多结强敌的了。

哪知尹凡却突然冷笑一声，抢着说道：“温姑娘，卓大侠威名赫赫，别人的话，卓大侠是懒得去听的！”

那温如玉果然又“哼”了一声，目光又上上下下朝卓浩然扫视着，又冷冷地重复了一句：“刚才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中原大侠名震天下，几时受过这样的气，几时被人家遇到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亦不能的情况过。

此刻他只觉得心胸之间，仿佛堵塞了一块极大的石块，悲愤、怨恨、气忿，使得这一生舍己为人、仗义行侠的卓浩然若不是顾及自己的爱妻爱子，真要当场横剑自刎在这黄山始信峰下。

但是他这时只能强自按捺着，道：“温大侠，小可身受巨毒，一时疏忽，以致没有留意阁下的话，还……”

他一生磊落，这样委屈的话，从未说过，叫他再说“请恕罪”一类的话，他如何说得出来，因此他只得顿住了。

那尹凡冷哼一声，方想再说几句挑拨的话，让这素称难惹的红衣娘娘先出手来对付这已是强弩之末的卓浩然。

那么根本不用自己出手，这一代大侠便认了帐，自己非但毋须背上杀死中原大侠的恶名，甚至还可以在别人面前卖卖好，再者自己以后也不必担心有人来替卓浩然报仇。哪知他如意算盘正在打得叮当作响的时候，却听温如玉已在说道：“我问你方才穿山而出的那只千年星蜍，此刻跑到哪里去了？”

卓浩然心里暗叹一声，忖道：“这温如玉果然是一代异人，她根本刚来，却已知道那穿山而出的怪兽的名字，看来这武林畏惧的女魔头，真的名不虚传哩。”

他一面在心中思付，一面道：“那星蜍被小可奋力击伤两处，又从它出来之处穿入山腹了。”

温如玉目光一转，却又“哼”了一声，满脸不信任地说道：“真的吗？”

卓浩然勉强忍住气，将方才如何有另一怪蛇与那星蜍恶斗，如何两败俱伤，自己又如何以掌中剑力创星蜍的事，源源本本地说了出来。

这温如玉一面凝视倾听，一面脸上就露出仿佛极为喜悦的光采，但中原大侠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气力却更不支了。

温如玉一转身，头上的环饰响了一下，却又回头来，问道：

“那条怪物可是还在下面？”

卓浩然点了点头，温如玉身形动处，立刻掠到崖边，朝那美貌如花的少女低低嘱咐了几句，竟然纵身朝崖下跃去。

这边尹凡等温如玉转身离去，眼珠一亮，仿佛也突然想起一事，望了卓浩然一眼，冷笑几声，竟也朝山崖下掠了过去。

这一来，却令卓浩然一愕，但他随即想到，那怪蛇尸身中，必定有着什么极为难得的奇珍异宝，以致引起了这男女魔头两人的贪心，令得尹凡竟暂放下了自己，前去夺宝。

他心念一转之下，立刻发狂了似的朝先前杜一娘母子存身之处奔去，此刻他已知道自己身中奇毒，活命已然无望。

他仅仅希望在自己身死之前，能把自己的爱妻爱子送到安全之处，能够

逃出魔头尹凡的毒手，将来也好为自己复仇。

因之他拼尽最后一丝余力，发狂而奔，这一段路以他这种轻功的人说来，并不甚长，但他此刻却犹如千万里般遥远。

但终究他还是到了，他只觉得心胸之中，一阵一阵的腥气翻涌，目光四扫之处，自己的爱妻爱子却已失去了踪迹。

他心中一急，那种恶臭的腥气就发作得更厉害，真气也更不继。

但是父子、夫妻之间的深厚的情感，却像一种无比神奇的力量在支持着他，他稍微喘了两口气，便立刻身形再起，朝前面奔去。

他仿佛是一只中了箭的苍鹰似的，在这片山崖的上下四周搜寻着，这时他喘着气的声音，已渐渐变得更为粗大了。

突然——

他听到一阵人语，须知他修为多年，在这种情况下，神智仍未昏乱，于是他立刻循着那声音的来路飞快的掠去。

在一块巨石的后面，他看到有三个垂髫童子正在低声说着话，看到他来了，便都一起住口，六只眼睛惊吓地望着他。

他目光一转，心头不禁猛然一阵巨跳，飕地，身形窜了上去。

原来他看到在这三个垂髫童子的身侧，扭曲的卧着两人，显然被人点中了穴道，这两人，却正是卓浩然的爱妻和爱子。

他狂吼，扑到杜一娘身上，浑身骨节却像是已经松散了似的，脑中也一阵晕眩，哇的一声，张口吐出一股带着鲜血的酸水来，却正吐在那猝不及防之下、被尹凡点中了穴道的杜一娘身上。

杜一娘感到自己的丈夫来到，芳心方自一阵惊喜，悄然睁开眼来，却看见自己的丈夫竟像是受了重伤，竟然吐出血来。

她心中不禁大骇，但是自己此刻穴道被点，除了眼睛尚能动之外，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只能将眼光温柔而悲哀地投在卓浩然身上。

卓浩然知道这已是生死一线的关头了，自己若不能在极快的时间之内自救，那么自己不但要命丧此处，最惨的还是连爱妻也会受辱。

于是他勉强挣扎着，想先替妻子解开穴道，但是浑身的骨节像是被咀嚼似的痛苦，生像是有虫蚁在里面攒行着似的。

他终究挣扎着，目光投在爱妻身上一扫，知道她所被点中了的，正是气海俞穴，知道她当时未及转身，就已被点中穴道。

他心中暗骂一声，方自伸手替他的爱妻解开穴道——

哪知身后突然风声飕然，自己两臂同时被人抓住，就像是突然加了两道铁箍似的，其痛彻骨。

随即，身后有两个人的声音同时问道：“ 那条蛇哪里去了？ ”

卓浩然不用回头，就知道这两个声音一个发自尹凡，一个却是发自那红衣娘娘温如玉。

而就在这同一刹那，飞凤凰已支起了身子，杏眼圆睁，指着尹凡骂道：“ 你这该碎尸万段的贼子，你——你简直猪狗不如……你…… ”

这飞凤凰杜一娘虽是江湖女子，但生性如莲，清香雅净，骂人的话，说不出口，气愤之中，骂了两句，却骂不下去了。

那温如玉眼角一横尹凡，冷冷道：“ 把你的手放开。 ”

原来方才他两人在崖下搜寻一遍，根本没有那怪兽的影子，两人急怒之中，又立刻赶来，竟然一人一手，抓住功力已失的卓浩然的双臂。

尹凡心中一转，干笑一声，放下了抓着卓浩然的手，那黄衣童子已扑到他身上，他就用那只手在这童子头上拍了一拍。

那温如玉却将卓浩然转了个面，目光森冷如刀，厉声问道：“我问你的话你听到没有？”

哪知卓浩然却仍然垂着头，没有回答，温如玉那本已丑怪已极的脸上，此刻更犹如山精鬼怪般，因愤怒而变得通红了。

她手腕一抖，阴毒的内力，便传到卓浩然身上去，一面道：“我先让你尝尝这九阴搜骨手的味道，你要是再不说，可别怪姑娘再给你好受的。”

哪知卓浩然垂着头，连声息都没有，温如玉低头一看，原来这名震天下的一代大侠，身中奇毒之后，又妄用真力，再加上心中的急恼，怎禁得起这两人的一抓，此刻心脉已断，这舍己为人、磊落的奇男子，竟丧生在这黄山里。

那飞凤凰惨叫一声，和身扑了上来，血泪交流，一面惨厉地喝叫道：“你这个……”她气血方通，就扑上去，却还不知道她丈夫已经死了。

她这一骂，却正触了丑人温如玉的巨怒，方才她遍寻那身有奇宝的怪蛇不得，已是满含怒火，此刻更是火冒三丈。

这威慑武林的魔头此刻冷哼一声，右掌一扬，将卓浩然的尸身远远抛开，手掌一翻就朝飞身扑来的杜一娘劈去。

飞凤凰杜一娘亦是女中豪杰，武功本也不弱，怎亲她此刻遇着却是这种异人，又加上她气血方通，心神紊乱，武功更不及本来。

她眼见温如玉这一掌劈来，不避不闪，竟想硬接这一掌。

万妙真人在旁边看得神魂俱失，大喝一声：“温姑娘且慢。”

随即身形一动，已赶过去，想将他那始终痴心妄想着的美丽妇人救出苗疆异人红衣姑娘丑人温如玉的掌下。

但是，他还是迟了一步。

飞凤凰手掌甫出，就被温如玉那种惊人的掌力，震得直飞了出去，砰然一声，远远落到地上。

万妙真人尹凡，跺脚长叹一声，腰身一拧，掠了过去。

他朝杜一娘的身旁蹲了下来，目光一扫，就知道这飞凤凰杜一娘虽不能和她丈夫同生，竟然也和丈夫同时死了。

万妙真人痴心妄想了十多年，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不惜以奸计、阴谋，以各种方法来谋求，但是，到头来他仍然是一场空。

此刻他缓缓站了起来，目光缓缓地转到了那铁青丑脸的温如玉身上。

温如玉的目光，却也正森冷地注视着他，一面缓缓道：“小子，怎么样？”

两人目光相对，久久不分，在旁看着的那男女四个孩子，心里却希望他们的师父现在就打上一场，把对方打死。

这些年龄才十一二岁的童子，见了这种场合，心里竟然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虽然那位美丽的女孩子在她师父将杜一娘劈出去的时候，她那两只大眼睛，曾经闭起过一下。

但是，等她眼睛睁开的时候，仍是清澈晶莹，只是有一丝怜惜罢了。

最惨的是，那被点中穴道、躺在地上的中原大侠的独子卓长卿。

这可怜的孩子虽然穴道被点，但知觉未失，他父母所遭遇的一切，他全都看在眼里，只是他手脚不能动弹，也不能为他父母拼命罢了。

但是，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中，却已因这种仇恨而痛苦得滴血了，这种痛

苦和仇恨，便像刀刻也似的深铭在他心里。

直到许多年后，这种痛苦和仇恨，便变为一股巨大的报复力量，使得武林中许多人，因着这痛苦和仇恨而丧失其性命。

这时天已大亮，但是日光未升，山风劲急，是个阴黯的天尹凡恶毒地望着温如玉，但是心念数转之下，不禁暗忖道：“ 此刻一娘人也死了，我又何苦为这事结下这种强敌呢？ ”

一念至此，竟强笑一声，望着温如玉想说话，哪知——

突然响起一阵长笑，笑声穿金裂石，震得温如玉头上的环佩都为之叮当作响，那三个男孩竟都用双手将耳朵堵了起来。

尹凡和温如玉一起被这笑声所惊，须知这种笑声一经入耳，像他们这种内力，便立刻知道发出这种笑声的人，功力之深，竟然无与伦比。

他们方自大惊，目光动处，只见一人随着这笑声倏然而来，以万妙真人和红衣娘娘这种身份武功，竟不知此人从何而来。

只见此人身上穿着的，竟是一袭不知名的细草编成的蓑衣，脚上一双多耳麻鞋，身量奇高，却是驼背，面上虬须满布，双目之中，精光暴射，犹如利剪。

而此人右手之中，却倒提着一条怪蛇的尸身，血迹淋污，正是方才那条和怪物星蜍恶斗的怪蛇。

此人一落地，笑声犹自未歇，而尹凡和温如玉却已面目变色。

因为普天之下，除了一人之外，再无别人有这种装束，也再无一人有此气概，温如玉目光一转，身形倏然而动，倒退一丈，拉起那女童的手臂，一言不发地如飞逸去。

万妙真人愣了半晌，朝这突来的奇人躬身施了一礼倒退三步，朝那三个男孩微一招手。

那三个男孩立刻跑到他面前，这万妙真人竟夹起三个男孩，也一声不响地朝山崖下掠去，两三个起落，便无踪影。

这虬须驼背老人像是一尊巨大的天神之像似的，站在那里，身上的蓑衣，在山风中飒然作响。

此刻他笑声一住，目光放在那两个一见他面就默然逸去的魔头背影上一转，两道浓眉微微一皱，然后拂然微喟一声，目光扫过地上的那两具尸身之上，不禁微唱着摇了摇头。

终于，他看到了那可怜而无助地躺在地上的中原大侠之子卓长卿。

于是他走了过去，宽大的左掌虚空在卓长卿身上挥了两下，卓长卿只觉得一般奇异的暖风拂去，喉间一咳，便已能动转了。

他爬了起来，满眶的眼泪，便像断了线似的珍珠，落到他的身上，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地了解到悲哀的滋味，只是这种悲哀对一个年方十一岁的童子来说，是太过深邃和强烈些了。

这可怜的孩子那满含泪珠的双目在那虬须奇人身上一转，强自忍耐着，不让自己放声哭出来，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父亲是个铁血男儿，是以，他也要学他父亲的榜样，在这陌生的人前面做个大丈夫。

他踉跄前行了一步，扑地跪到地上，朝那虬须的奇人恭恭敬敬地叩了一个头，哽咽着道：“ 多谢伯伯的救命之恩。 ”

当一个孩子忍着泪说话的时候，那种情景是最值得人们怜惜的，这髫龄的童子此刻说话的样子，铁石人见了都难免为之下泪。

那虬须驼背的威猛老人双眉一轩，正待说话，哪知这童子在叩谢了救命之恩以后，立刻爬起米，扑到他母亲身上，哀哀痛哭起来。

虬须老人闪电般的目光中露出了和蔼而怜惜的神色，他望这孩子一面痛哭着，一面抱起他母亲的尸身，放到他父亲的尸身旁。

然后这孩子站在他父母的尸身前，可怜而无助地又痛哭起来。

风声微弱了些，大地似乎也被这种悲哀的哭声，感染得有些悲哀起来，秋风卷起了山崖旁的一些落叶，在空中飘舞着。

虬须老人目光中和蔼的神色也越发浓厚，他朝前面随意一跨步，便已到了卓长卿身旁，然后他又伸出巨掌温柔地抚了抚这孩子的头。

卓长卿回过头来，却见这高大威猛、有如天神般的老人，正望着自己，并且用一种近乎慈父般的亲切语调说：“孩子，不要哭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哭也没有什么用，你要知道你父亲虽然死了，但是他上不愧对天地，下不愧对苍生，虽然死了，却比那些活着的人更伟大，更值得你敬佩，你也该学学你父亲的榜样，在世上做个正正当当的大丈夫。”

卓长卿点了点头，但眼泪仍忍不住往下落，凄楚的样子，使得这老人也不禁为之长叹一声，像是自语般喃喃地说道：“天命，天命，我要是不先设法堵住那洞穴，这事也就不会发生，唉！我三十年来，未再伤生，今日却险些忽不住要动杀戒……”

他说话的声音，逐渐微弱，然后他猛一定睛，望着这孩子，沉声道：“孩子，别哭了，挺起胸膛，做个男子汉，老夫先和你将你父母的尸身安葬起来，然后——”

这虬须老人似乎迟疑了一下，然后一抬头，断然说道：“只要你有决心、毅力，你就跟着我回去，我会让你学成一身本领，将来，你就可以替你的父母报仇，也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这虬须老人话未说完，卓长卿就又扑到跪到地上。

这孩子天资绝顶，何尝不知道这老人是个绝世的奇人，又何尝不愿意拜在这绝世奇人的门下，学一身惊天动地的本事，为父母寻仇。

但是，他记得他父亲曾经对他说过：一个男子汉不应该向任何一个人要求什么，除非你有足够的力量去报答人家。

因此，纵然他心里再渴望，口中却绝对不流露出来，这孩子年纪虽轻，却已有了他父亲那种刚直、耿介而倔强的性格。

然而此刻这虬须驼背的奇人自己说了出来，这孩子再也忍不住了，跪在地上，连连叩首道：“伯伯，我无论吃什么苦，也要学成本事，将那些恶人杀死，报此深仇，伯伯，无论什么地方，我都愿意跟着你去。”

虬须老人点了点头，望着这倔强、孝顺、而又聪颖的孩子，只见他泪痕虽仍未干，但小脸上已满脸露出坚强的神色。于是他拉起这孩子，他知道十年之后，武林中又将出现一个恩怨分明、义节彰然的侠士，于是他那严峻的脸上，又微笑了一下。

这微笑在他脸上逐渐扩散，终于，他大笑了起来，道：“好，好，想不到我司空尧日已近残年，却又收了个好徒弟！”

笑声高昂，在这无人的山谷里飞扬着。

阴霾渐逸，东方有金光射出，照着这一老一少两个身躯，使人们看起来，生像是两尊闪耀着金光的神像。

第二章　芜湖大豪

江南巨埠，芜湖城北，一条巷口朝南的横巷中，却有一座巨宅。

这座巨宅几乎占了这条长约数十丈的横巷一大半的地方，黑漆的大门乌黑发亮，因为刚过完年，此刻门上还贴着大红的春联。

大门旁蹲踞着两座高竞达丈的石狮子，这种石狮子在京城达官贵人的府邸门口，还倒常见，只是在这种江南住家的房前，就显得有些特色，明眼人一望就知，这样巨宅里住的不是寻常人物。

这天黄昏，初春的斜阳将门口那两座石狮子的影子，长长地拖到东边去，这座巨宅门口，此刻竟是车水马龙，热闹已极。那两扇黑大门，此时也是向外大敞着，门口川流不息的进出着人，虽然有些是普通商贾，但大多数却是细腰宽肩的慓悍人物，一望而知，这些人全都是武林的豪士。

原来这座巨宅里住着的，就是江南名武师，芜湖大豪，多臂神剑云谦。

今天，就是这云老武师的七旬大寿，不但芜湖境里有头有面的人物，全都到齐，天下各地的武林豪士，也都有赶着来替云老武师祝寿的。

多臂神剑不但声名显赫，他的长子云中程更是此刻武林中炙手可热的人物，统领着江南十八地的二十六家镖局，已隐然为江南侠义道的领袖人物，因此这云老爷子的七旬整寿，热闹可想而知。

从这条横巷的巷口开始，就站满了接待客人的彪形大汉，这些人虽然都穿着长衫，可是一个个目光凝练，神色气足，显见得都是手底下有两下子的练家子，原来这些人，竟都是江南各镖局的镖师。

这云宅的院子共分五进，寿堂就设在第一进的大厅上，这种武林大豪家中的房子式样就盖得特别古怪，云宅的这间前厅，前后左右竟达二三十丈，富富裕裕的可以放下几十张圆桌面。

原来多臂神剑天性好客，尤其喜欢成人之美，云老爷子无论在武林中黑白两道，人缘都是极好，端的是福寿双全的老英雄。

此刻这大厅里亮如白昼，当中烧着两支巨大的红烛，一个寿桃，做的竟有一张八仙桌子那样大，却是全用糯米做的。

坐在这张供寿桃的桌子旁的一张太师椅上白发老者，自然就是那名满武林的多臂神剑云谦了，这七旬老人虽然须发皆白，可是样子却没有半点老态，端坐在椅上，哈哈地笑着，应酬着来拜寿的武林后辈，不但话声有如洪钟，笑声也清澈已极。

他的长子仁义剑客云中程恭谨地站在身旁，穿着紫色的缎子长衫，颔下留着微须，若不是事先说明，谁也看不出这斯斯文文、像个在学的秀才似的中年人，竟会是跺跺脚江南乱颤的武林健者。

来拜寿的人，有云老爷子认识的，可也有云老爷子不认识的，无论认不认识，云老爷子全都客客气气地招呼着，有的要行大礼的，他老人家就尽量拦着，可是除了和他老人家同辈的有数几个老英雄，天下各地的武林豪士，在这位老英雄面前，都是恭恭敬敬地叩下头去，不敢有半点马虎。

寿堂上的群豪虽已济济一堂，但后面进来的人仍然川流不息，可是就在酒筵将开的时候，门外走进一个满身黄杉的颀长少年，走到这老寿星面前，却仅仅轻轻一揖，连叩下去的意思都没有。

云老英雄天性冲和，一点儿都没有放在心上，可是站在他后面的仁义剑客云中程心里却有些不满意了，不禁闪目一打量这黄衫少年。

只见这少年长身玉立，猿背蜂腰，背脊挺得笔直，两目神光充足，但却毫不外泄，只是嘴角眼角稍带着几分说不出来的傲气。

云中程心中一动，暗暗忖道：“ 这少年内功已颇有火候，虽还看不出深浅来，但功力颇高，却无疑问，只是这少年面孔很生，孤身而来，既无名帖，也没有报出师长的名号，神色偏又这么傲慢，却又是谁呢？ ”

仁义剑客心中思疑，但嘴里自然不会说出来，再加上贺客盈门，事情又多，过了半晌，这素称谨慎的云中程就将此事忐了。

过了一会，这大厅上酒筵大张，竟摆出三十六桌酒席，在座的这三百多位武林豪士，十分之九在武林都有个不小的万儿。

和云老英雄同坐在当中那张桌子上的，更都是当今武林中的一流人物，一个个须发俱已苍白，全都已过了知命之年。

这些都是昔年和多臂神剑把臂创业的朋友，如今已名成业就，金盆洗手，在家中乐享余年了，所以说，这张桌子坐着的七个人，全都是福寿双全的人物，只除了一个鹰鼻鹞目的老者之外。

说这人是老者，也许还太早了些，因为这人方只四十左右，此刻他竟坐在寿者云谦和长江水路上的巨子横江金索楚占龙中间，可见这人年纪虽不大，但武林中的身份却很高。

满厅豪士，十中有九都知道这人，不知道的听别人一说，也都啸然动容，原来此人竟是江南黑米帮的总舵主，无翅神鹰管一柴。

这管一柴今日竟然来向云谦拜寿，群豪可都有点奇怪，有些人就在窃窃议论，“ 管神鹰怎么也来了，这主儿平日眼高于顶，天下人都没有放在他眼里，我看他可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今天怕又别有所图吧！ ”

有的人就辩遭：“ 管神鹰虽然又狂又傲，可是云老爷子是什么人物，这当然另当别论，我看你还是少说两句，多照顾照顾鸡腿吧！ ”

还有的人就因此而发出感慨：“ 武林里太平日子恐怕都过不长了，您看看，光是这三年里，江南江北，大河两岸新创立了多少的宗派、帮会，又全都是带着三分邪气的，您看看吧，武林之中，就要大乱了。 ”

他的朋友就赶紧拉他的袖子，阻止着：“ 朋友，你少说几句吧，你能担保这附近的桌子上就没有这些角色，你这话要是被人家听了去，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跑啦。 ”

这些草莽豪士私底下议论纷纷，坐在当中的老寿星多臂神剑云谦自然不会听见，这高大、矍铄的老人端起酒杯，站起来，朝四座群豪作了一个罗圈揖，然后声若洪钟他说道：“ 各位远道前未，庆贺云谦的贱辰，云谦实在高兴得很，只是云谦是个粗人，不会说什么客套的话，各位多吃点，多喝点，就是看得起我云谦，我云谦一高兴，还得再活十年。 ”

这白发老人说完了话就仰天长笑，意气豪飞，不亚于少年。

堂下群豪也立刻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掌声中又夹杂着笑声，笑声中又掺合着云谦那高亢的笑声，混合成一片吉祥富泰的声音。

然后，这心满意足的老寿星就坐了下来，站在他旁边的一个长衫壮汉又替他斟满了酒，他再端起酒杯，朝这张桌子的豪士道：“ 你我老弟兄们也干一杯吧！ ”

长眉一横坐在他身旁的无翅神鹰，又笑道：“ 管舵主远道而来，老夫更应敬上一杯。 ”

那管一柴鹰目闪动，也端起杯来，却似笑非笑他说道：“ 云老英雄名满

天下，我管一柴早该来拜访了，怎当得起云老英雄的敬酒，哈哈哈。”

他干笑了几声，仰若干了那杯酒，一面又道：“我管一柴先干为敬了。”

这无翅神鹰嘴里说着，身子可一直没有站起来，云谦哈哈一笑，心里却多多少少有些不满意，也仰首干了杯中的酒，突然一皱双眉，叭的一声，将酒杯重重放到桌上长叹道：“今日满堂朋杰，俱是英才，可是——唉，这其中竟少了一人，唉，虽然仅仅少了一人，老夫却觉得有些——唉。”

这多臂神剑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竟连连叹起气来，两道苍白的寿眉，也紧紧皱到一起，巨大的手享紧紧捏着酒杯，叭的一声，这只江西细瓷做成的酒杯，竟被他捏破了。

座上群豪，不禁为之愕了一下，其中有个身躯矮胖的老者，哈哈一笑，道：“老哥哥，你的心事让小弟猜上一猜，保准是八九不会离十。”

云谦望了这老者一眼，暂敛愁容，笑道：“好，好，老夫倒要看看你这只老狐狸猜不猜得中老夫的心事，你要是猜不中的话，我看你那灵狐的外号，从今天起就得改掉。”

原来这矮胖老者，正是侠义道中有名的智囊——灵狐智 书。

这灵狐智书又哈哈一笑，伸起大拇指，上下晃了晃，笑道“老哥哥心里想的，是不是就是那一去黄山、从此不回的卓浩然呀？”

云谦猛然一拍桌子，连连道：“好你个狐狸，真的又被你猜着了，只是——唉，浩然老弟这一去十年，竟连一点音讯都没有了，若说像他那样的人会无声无息的死了，可真教我有些不相信，若说他没有死，唉——”这胸怀磊磊的老人竟又长叹一声，再干了一杯酒，接着道：“他又怎会一点消息都没有，难道他竟把我这个老哥哥忘了。”原来昔年黄山始信蜂下，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并没有传入江湖，是以武林中人，根本不知道中原大侠卓浩然早已死了。此刻横江金索楚占龙笑着接口道：“云大哥，你尽管放心，想那中原卓大侠，是何等的武功，天下又有什么人能制他，云大哥，今天是你的寿辰，大家不许说扫兴的话，来，来，来，小弟再敬大哥一杯。”

这老兄弟两人正自举杯，坐在中间的管一柴却突然冷笑一声，缓缓道：“想那卓浩然武功虽高，若说普天之下，没有人能制得他的死命，只怕也未必见得，如若不然，那卓浩然这十年来，又是跑到哪里去了，连影子都不见，难道他上天入地了吗？”

云谦两道白眉，倏然倒立起来，突又仰天一阵长笑，朗声道：“可憾呀，可憾，黑米帮崛起江湖，如若管舵主早出道个四五年，想那卓浩然天下第一高手的声誉，亦必要让给官舵主了。”管一柴鹰目张，冷冷道：“这也是极有可能的事。”多臂神剑怒极而笑，猛然一拍桌子，高大的身躯，站了起 来，沉声道：“管舵主，今日你替老夫上寿，老夫多谢了，此刻寿 已祝过，老夫也不敢多留管舵主的大驾，请，请，请。”转头又喝道：“中程，你替老夫送客！”这多臂神剑，此刻竟下起逐客令来了。这无翅神鹰管一柴，出道本早，本无藉藉之名，后来不知怎的，却被他学来一身神出鬼没的本事，在河东建起黑帮。黑米帮在江南武林中，很做了几件大事，这无翅神鹰管一 柴，名声也立刻震动江湖，可说是当今武林中顶尖儿的人物之一。

此刻这黑米帮主气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也放声大笑了 起来，指着云谦高声喝道：“姓云的，你可估量估量，今天你敢对我管一柴这么卖狂，你这糟老头子想是活得不耐烦了，我管大爷今天可要当着天下群豪教训教误你。”

说着，的挽袖子，就站了起来。

云谦虎目怒张，双手一推，竟将一张桌子都险些推翻了，杯盘等件，狼藉一地，幸好在座的俱是艺业高强之士，早就及时躲开。

这一来满厅群豪都站了起来，悚然动容，云中程气得面目变色，厉喝道：“管朋友，你这是干什么，你这简直是要我云某的好看——”

管一柴冷笑着，接口道：“要你好看又怎么样，别人畏惧你云氏父子三人，我管一柴可不买这个帐，姓云的小子，从今天起，你们那几个镖局子却要是还做得了买卖的，我管一柴这个管姓，从此就倒过来写！”

这管一柴艺高心狂，在这种地方，竟敢说出如此狂话来，云氏父子俱都气得面色铁青，那灵狐智书却摆着手，连连道：“管舵主，你看我智书的面，少说一句！”

又道：“老哥哥，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又何苦！”

一面四下乱摆手：“来，来，大家坐下来，敬我们寿星一杯。”

这灵狐智书一看事情如此糟，生怕好好一个寿宴，弄得不成章法，就连连劝阻着，可是此时四下早已乱成一片了。

那多臂神剑气吼吼他说：“有人指着我云某的鼻子骂我都行，可是要是有人编排我浩然老弟，我云某人就是拼掉这个老骨头，也得伸量他是什么变的！”

仁义剑客云中程一面劝着自己老父，一面向管一柴喝骂。

管一柴却只是冷笑着，卓然而立，这黑米帮主果然有点一代枭雄的气派，在这种阵仗下，倒没有一丝心慌的样子露出来。

仁义剑客虽然气性冲和，此刻也忍无可忍，指着营一柴喝道：“姓管的，你今天这么捣乱，想必是仗着手底下有两下子，来，来，我云中程今天就伸量伸量你，我们出去动手去。”

说着话，这江南侠义道中的第一人就将长衫一撩，跺脚，嗖地，就平地拔了起来，双腿一蹬，身形就窜到了院子里。

仁义剑客露了这手轻功，在座群豪就哄然喝起好来，暗道：“还是云老父子的功夫俊，你看，就冲云少侠的这一手，就够瞧好半天了，无怪人家能统率那么多镖局子，人家是真行。”

大家暗中正自夸奖着，哪知无翅神鹰冷笑一声，身形像是动都没有动，就这么样窜了起来，在空中一拧腰，就像是一支箭似的，射到院子的上空，然后微一转折，轻飘飘地落了下来。

这元翅神鹰一施展出如此的身手，群豪又俱都色变，云谦一捋长须，跟了出去，满座群豪饭也不吃了，都挤到院子里去了。

但是，在这大厅角上的一张桌子上，却仍然还有一人旁若无人地大吃大喝着，脸上丝毫无动于衷，生像是方才的事，他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似的，根本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

这人一袭黄衫，面目英俊，竟然就是那个陌生而狂做的少年。

此刻，他像是吃完了，站了起来，抹了抹嘴，目光往盘中枚着的那只剩下的一半酥炸子鸡上一扫，微叹了口气，像是意犹未尽似的，又撕了一块，放到嘴里咀嚼着。

然后，他慢吞吞地走到庭口，慢吞吞地分开摊在门口的群豪，慢吞吞地走了出去，竟然静悄悄的——

原来那江南侠义道的领袖，和河东黑米帮的总瓢把子已经动上手了。

黄杉少年缓缓踱出大厅，只见院子里悄然无声，数百只眼睛都注视着正在动手的仁义剑客云中程和无翅神鹰管一柴身上。

这两人都是武林中万儿极响的人物，在这种生死搏斗的情况下，这两人竟然未脱下长衫，仅将长衫的下摆，掖在腰间的丝带上，脚下也仍然穿着粉底朱面的官履。

但是这种装束，却像是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身形的灵巧，就在这四周都站满了武林群豪、当中方圆不到三丈的院子里，但见这仁义剑客云中程身形流转，衫袖飘飘，姿态滞洒已极，竟和他平日为人拘谨的样子，截然而异。

但是这无翅神鹰管一柴，身法的轻灵、快捷，却尤似在他之上，四下群豪只觉眼花错落，满目俱是这两人身影。

长江水路大豪横江金索楚占龙，紧紧地站在寿星云谦身侧，这两个须发都已近全白的武林健者，此刻却都是面露紧张之色，因为正在搏斗的两人，无论是谁胜谁负，却都是不了之局，势必要在江湖惹出极大的风波来。

四下肃然站着的武林群豪，虽然都和云氏父子的关系较深，但却也没有一个人敢出头干预此事，只是在私心下暗暗希望云中程得胜罢了。

但这两人的身手，在武林中又可算得上都是一流高手，胜负却不是一时半刻之间能够分判得出的。

此刻夜已颇深，院中四侧的高墙上，早已陆续添上数十支松枝扎成的火把，火把上尺许高的火焰，顺着东南吹来的春风，斜斜地向西北倒了下去。

松枝燃烧时，发出的毕剥之声，在这四下的院里面，与这俩人动手时发出的虎虎掌声，形成了一种极不协调的声响。

瞬息之间，这两人已拆了数百招以上，但从他们掌上挥出的掌风，却像是比刚刚动手时更为凌厉，无翅神鹰管一柴流动着的身形，倏然一顿，峰腰一挫，身形拧转开，双掌呼的一声，满聚真力，向那正以一招如封似闭护着前胸的云中程击出。

他久战无功，此刻已觉不耐，是以竟舍弃招式的变化，而想以真力的强弱来分判胜负了。

围观着的人，大多都是练家子，当然知道管一柴出这一招的用意，也知道只要这仁义剑客伸手去接这一掌，那么这一战分判胜负的时候便到了，四下众豪的数百只眼睛，不禁都一起望到那仁义剑客云中程的一双手掌上。

多臂神剑右手捋着长须，左手托着右时，这闯荡江湖已有数十年的武林健者，此刻，虽像是仍然忍得住心中激动，其实他腰腿却都已满聚真力，只要云中程一个落败，他使立刻飞身援救。

无翅神鹰管一柴这一双手掌刚刚吐出，哪知云中程闷哼一声，脚下连踩七星步，身形滑溜溜一转，竟转到管一柴身后去了。

这无翅神鹰掌上的真力，却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听呼的一声，院中光影分花，墙上的火把上，竟被他这远隔着三四丈的掌风，击得火焰一黯，险些熄灭。

这光影微黯，群豪紧扣着的心弦松了口气，但见无翅神鹰管一柴一掌击空后，身形绝不停顿，在这旧力已尽、新力未生的一刹那里，他脚下竟还能硬生生一转，甩腕拧腰，天王卸甲，在间不容发之下，逼开了仁义剑客由身后击来的一招。

寿翁云谦的右手顺着长须一滑，落到腰间的丝带上，心中虽也松了口气，却又不禁暗暗心悸，这江南黑米帮的瓢把子在武功上的造诣，确乎已到了炉

火纯青的地步，无怪在这并不太长的一段日子里，声誉能雀然而起，享有大名。

自己的爱子云中程，武功虽已尽得自己的真传，虽以剑客而名，掌上功夫，也绝不弱，但此刻用来对付这无翅神鹰管一柴，无论身法、功力上，并未能胜着人家半筹。

多臂神剑云谦昔年闯荡江湖时，和人家过招动手，不知已有多少次了，此刻对眼下的情势，岂有看不出来的道理，他心里不禁懊丧，自己好好一个寿筵，竟生生被这管一柴扰乱了。

院中又复肃然，每个人的每一双眼睛，俱眨也不眨地随着这无翅神鹰管一柴和仁义剑客云中程的身形打转。

有的武功较差，眼神较弱的，根本就看不清楚这两人的招式来路，但却越发屏着声息，对这两人的武功，在暗中赞美着。

有的能看得清他们的招式的，更是不肯放弃观摩这种高手较技的机会，更有的心智较高的，甚至还从其中偷学到一招半式。

众豪凝目之中，哪知在那大厅门口，却突然传来一声冷笑。

这冷笑的声音，极为高亮刺耳，接着一个清朗的声音，缓缓说道：“这种打法，又有什么意思，区区在下真难为你们这一身武功是从哪里学来的，明明两人的身法都是空门百露，却没有一个人能看得出来。”

这话声一出，群豪不禁都相顾失色，一起转头望去。只见大厅门口的石阶上，负手仁立着一个神情倨傲的黄衫少年。

这少年长身玉立，站在那里比身侧的人都高着半个头，蜂腰窄背，眉梢眼角，傲气凌人，嘴角仍然挂着一丝冷笑。

这语惊众豪，竟是一个在武林中藉藉无名的陌生少年。

众豪的数百道眼光，都像利刃似的瞪到他的脸上，但是这神情据做的少年，却仍然若无其事，嘴角的冷笑痕迹，又复显露了出来。

他的话声字字清朗，正在动着手的无翅神鹰管一柴和仁义剑客云中程，虽然心无别骛，却也一字不漏地听到了。

以这两人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不管这话是谁说的，都是件不能忍受的事，这两人撤回招式，身形后纵，竟一起住下了手。

满院中的豪士，此刻没有一人不是愕然失色的，有的心中猜测这黄衫少年的来路，有的却在心中暗骂，以为说出这话的人，一定是个疯子，就凭管一柴、云中程的武功，普天之下，又有几人能说出这种话来，这少年不是疯子是什么？

无翅神鹰管一柴，和那位仁义剑客云中程此刻的脸色，自然更是难看，四道目光，自然充满着森冷之意瞪着他。

只有寿翁云谦心中却是另一种想法，这少年纵然非病即狂，但他这几句狂语，却使得自己的心事，放下一半。

因为他此刻看出，自己的爱子身手之间，已不如先前的矫健，再一个失手，许多年挣扎得来的声名，岂非要毁于一旦。

在这一刹那间，院中竟然又复肃然，须知这黄衫少年说的话，的确太过惊人，群豪相顾失色之下，竟都楞住了。

管一柴、云中程两人，心中却是大怒，但以他们之身份，自也不会破口漫骂。

肃然之下，但见这黄衫少年一挥衣袖，缓步走下阶来。

无翅神鹰管一柴突然嘿嘿冷笑一声，沉声说道：“ 方才的高论，想必就是这位朋友说出来的了，我管一柴确实钦佩得很，我管一柴技艺不精，自知武功太差，今日能遇见朋友，实是高兴极了，还望朋友不吝赐教，将在下招式的空门一一赐告在下，让在下也好学学高招。 ”

那黄衫少年朗声大笑了起来，连连道：“ 好，好，阁下的确虚心得很，不过你那趟掌法，虽然看似花妙，却实在空门太多，叫我一时之间，又怎能说得完呢？ ”

他转头又向云中程笑道：“ 你的掌法，和他也是半斤八两。要不好好去练练，只怕将来遇着高手，连人家的三招都挡不了，那岂非难看。 ”

这黄衫少年，竟老气横秋地说出这种话来，管一柴、云中程，俱都面目变色，双眉倒立。

云中程剑眉竖处，冷笑一声，方待说话，哪知却听他父亲突然干咳一声，像是阻止自己，便又将口中的话忍下去了。

但是这江南黑米帮的魁首，骄横跋扈，却万万忍不下这口气。

他已自冷笑一声，叱道：“ 好，朋友说的话，想必朋友也算是高人了，那么就请朋友让天下武林英雄看看，我管一柴的武功如何不济事，连人家三招都挡不过。 ”

他把手一翻，将右手的袖子又挽了挽，这无翅神鹰显然已动了真怒，立刻就要出手了。

围观着的群豪，虽然都对这黄衫少年说的话不满，但此刻却又不禁在暗暗为他担心，这无翅神鹰一出手，只怕这少年便行丧命，因为此刻这管神鹰的出手，是绝不会留情的了。

但是这黄衫少年，却又自朗声大笑了起来，一面朗声说道：“ 区区在下虽算不得高人，但若要对付阁下这种身手，只怕有个三五招也足以够了，阁下若不相信，不妨试试看，只是以区区之意，阁下最好还是算了吧，当着这么多人面前现眼，却又是何苦呢？ ”

说罢，又自扬声大笑了起来。

这些群豪虽然惊诧，但有些经验老到的老江湖，像横江金索楚占龙、灵狐智书、多臂神剑云谦等人，却都已看出这黄衫少年虽然狂骄无比，但他既敢如此，就绝非没有来历的。

是以云谦方才暗暗阻止住自己爱子的盛怒，反正他知道管一柴绝不会放过这少年，只要这少年和管一柴一动上了手，那么以自己的眼光、经验，这少年的来历自己是绝不会看不出来。

果然，这管神鹰盛怒之下，已自叱道：“ 承朋友的好意，但我姓管的天生的是这种脾气，不到黄河心不死，朋友，你若不让我见识见识你的身手是怎么个高法，就在这里胡吹乱吠，那我姓管的可要对朋友你不客气了。 ”

这黄衫少年哈哈笑道：“ 不到黄河心不死……好，好，阁下既然执意如此—— ”

他话声缓缓一顿，笑声倏然而住，目光变得森冷而寒厉，冷冷又道：“ 那却怪不得在下了！ ”

他寒冷的目光四转：“ 哪位朋友出来做个见证，区区在下若不能在三招中，让这位朋友落败，那么在下就从这院子里，一直爬将出去，但若是—— ”

他语声一顿，目光又复落在管神鹰身上，森冷的接着又道：“ 但若是朋友在三招之内—— ”

管神鹰瞠目大喝一声，截断了这黄衫少年的话，厉声道：“那我就随便你处置好了。”

略整上身，拗步进身：“朋友，你就接招吧。”

身形倏然一转，转到这黄衫少年的左侧，右掌横切少年的肩头，左掌却从右肘下穿出，以食中两指，猛点他肋下的血海穴，掌心内陷，却又满蓄小天星的掌力。

这无翅神鹰虽是骄狂跋扈，但一动上手，却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半点轻敌之态，用的也绝不是那种踏洪门、走中官一头以强击弱的身法，他竟避重就轻，先绕到这少年的身左，出招之间，虽攻实守，早就先把自己的退路留好了。

这管神鹰此刻出招之间，竞显出来比先前和云中程动手时更小心。

他这一招两式，快如电火，那黄衫少年长笑声中，身形略展。

管神鹰掌方递出，忽然觉得眼前空空，就在这一刹那，这黄衫少年竟然形如鬼魅，身形展动间，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他大惊之下，已听到自己身后暴喝一声：“第一招。”管一柴心魄皆失，顾不得转身回顾，猛然向前一栽，就地连翻几个筋斗，这江南大豪，黑米帮首，此刻竞使出“懒驴打滚”这种见不得人的招式来，简直是无赖们的身法了。

群豪大哗，这些闯荡武林多年的豪士，所遇之事，却从未有一件更奇于此事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竟在一招之下，使得武林侧目的黑米帮总瓢把子管神鹰，虽未落败，却已丢了大脸了。

群豪哗然声中，管神鹰站起身形，只见那黄衫少年，正站在自己身前，带着满脸不屑的微笑，望着自己，冷冷说道：“还有两招。”

此刻这无翅神鹰心中，正是羞愧两念，如潮翻涌，行家一伸手不用多看，就可以分辨出身手的强弱来。

这管神鹰并非不是明眼人，人家这种身法，自己不但见所未见，就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自己一向颇为自傲于自己的身手，但此刻一招之下，连人家的身法都没有看清楚，就落下了败迹。

那多臂神剑此刻亦是面色大变，因为他已从这黄衫少年的身上，想起一个人来，他确信自己老眼无花，自己看出的事，是绝对错不了的。

那黄衫少年缓缓昂起头来，目光从那管一柴身上，转望苍穹，嘴角的笑容，扩散得越发开朗了。然后，他低下头，朗声又道：“还有两招。”

这四个字，像箭也似的，射进那江南黑米帮魁首管神鹰的心，他感觉得到，满院群豪，似乎也都带着一种冷削的目光在望着自己，他若像二十年前那么年轻，他一定会势若疯虎般扑上去。

只是，他此时的年龄已经够大了，人生的体验，也使他变得足够的世故，他正是所谓一点就透的老江湖，深知自己那一身仗以称雄武林的武功，在这少年的诡异身法面前，有如皓月当空下的萤火之光，自己纵然再还能出手，也是落得自取其辱。

于是他长叹一声，目光呆滞地望着这黄衫少年，沉声道：“我管一柴有眼无珠，看不出朋友是位高人，但我管一柴还不是瞎子，此刻已低头认栽，朋友的下余两招，也不必施展出来了。”

群豪又哗然发出一阵响动，多臂神剑云谦的两道浓眉，皱得更紧，突然附耳向横江金索楚占龙低低说了两句话，那水路大豪的两道目光，立刻也在

这黄衫少年上下一扫。

只见黄衫少年两眼上翻，只微微“哦”了一声，对这无翅神鹰管一柴的这种认栽的话，没有丝毫反应。

管神鹰干咳了一声，道：“我管一柴自知学艺不精，可也不是个庸才，像朋友这种身手，在下敢说的确出类拔革，不知道阁下能不能将大名见赐，让天下武林宾朋，也好知道当今武林中，又出现一颗异星。”

这管一柴能成为一帮之主，果然除了稍微骄狂跋扈些外，城府却是极深，此刻他心念转处，突然对这黄衫少年恭维起来。

他如此一说，群豪也不禁都竖起来耳朵，想听听这武功诡异高绝的少年的大名，这些草莽豪客，都是直肠汉子，先前虽然不满于少年的狂傲，但此刻为其武功所慑，却不禁对他有些倾倒了。

这黄衫少年忽然朗声大笑了起来，长笑声中，朗声说道：“管朋友不以胜负为念，的确是胸怀磊落的好汉，在下方才多有得罪了！”

管一柴目光一转，已知道这黄衫少年，虽然武功绝高，却是初出茅庐，是个喜欢人捧的角色，他知道自己这一着棋，无疑是下对了。

却听他语声微微一顿之后，明亮的目光扫视群豪，接着又道：“在下岑粲，初出江湖，来日还要请管朋友多多照顾，异星这两字，却是在下万万担当不起的。”

说罢又大笑，然则在这大笑之中，目光却又扫视群豪，像是在留意别人对自己的表情。

满院火光闪动中，只见院中群豪都凝目注视着他。

于是他的笑声更加开朗了，哪知就在这种笑声中，门外突然飞步抢进一个人来，连连喊道：“乔某来晚了，该死，该死又喊着：“云老爷子，小的来给您老人家拜寿来了。”

众豪瞠目之中，已见门口抢进一个满身锦衣的瘦小汉子，一手托着一个檀木匣，另一只手却夹着三轴书卷，飞也似地奔了过来。

群豪又立刻一阵哗笑，因为只要在江湖耽过的大都识得此人，那长笑声中黄衫少年一双剑眉皱了皱，笑声倏然顿住了。

这满身锦衣的瘦小汉子一奔进来，就在云谦身前翻身拜倒，一面笑道：“小侄乔迁，谨祝云老爷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那寿星云谦一面哈哈大笑着，一面弯身去扶，道：“好说，好说，贤侄快起来。”一面又道：“中程，还不快把你乔三哥扶起来。”

云中程抢过几步，亦笑道：“三哥，快请起来，看你千里拿着东西，又给我们老爷子带了什么好东西来了。”

那满身锦衣的瘦小汉子，正是武林中人缘最好的鬼影儿乔迁，除以轻功跳纵术驰誉江湖外，更是江湖中的神偷。

只是这鬼影儿乔迁，出身世家，本来就是百万巨富的公子，虽然善偷，却不偷人，而且慷慨尚义，虽然形容猥琐，却是条没遮拦的汉子。

这乔迁此刻膝头一用力，人已从地上站了起来，目光四顾，哈哈笑道：“你们看看，我们云老爷子是不是德高望重，我乔迁是不是该死，这么多武林朋友全都来了，我乔迁却来得最晚——”

他目光一转，转那卓立在院中，面上满带不偷之色的黄衫少年身上，话声不自觉的一顿，然后又瞟了管神鹰一眼，眼珠一转，像是已猜知这是怎么回事，连忙大笑着接道：“先前小弟还在奇怪，朋友们怎么不在厅里喝酒，

却站在院子里来了，原来是有人在这里比武替老爷子上寿，请，请，请，管大爷，你只管开始，小弟站到一边去。”

云中程低咳一声，暗忖这乔迁年纪有了一把，却还是小孩子脾气，怎的事情没有弄清楚，就先嚷了起来，忙强笑打岔道：

乔三哥，你弄错了——”

话犹未了，哪管神鹰却突然大笑起来，朗声道：“云中程，你别替我圆脸，我管一柴可不领你的这个情，乔老三，我老实告诉你，我先前已和这位岑少年英雄动过手了。”

鬼影儿乔迁眼珠又转了几转，心下方自有些诧异，却听管一柴又道：“可是，乔老三，我告诉你，动手才一招，我就吃了败仗，乔老三今天是你走运，来，来，让我替你引见这位惊天动地的少年英雄，这位就是上岑上粲，岑少英雄。”

鬼影儿乔迁不禁也睁大眼睛，无翅神底管一柴，一招之下，就栽在这黄衫少年手上，这简直令人有些不信。

黄衫少年岑粲被这鬼影儿跑来，这么一扰，使得群豪的注意力都从自己身上转了开去，心下方自有些不偷。但这管神鹰如此一说，傲然的微笑，又复泛起，心了不禁又对管神鹰增加了几分好感。

他幼年之际，就被一位武林异人，自家中带走，十余年来，学得一身绝艺，此刻甫出江湖，却已染得其师那种迥异常人的脾气，行事但凭自己的好恶，至于那件事对不对，他全然不管。

乔迁愕了半晌，却见这管神鹰四下作了个罗圈揖，朗声道：“各位，管某告辞了。”

走到那黄衫少年岑粲身侧，低低说了两句活，岑粲微微一笑，乔迁心中又自奇怪，这管神鹰平日那种脾气，此刻栽在人家手上，却怎么还对人家这样。

他正自思忖中，却见营一柴将掖在腰中的长衫下摆放了下来，望也未望云氏父子一眼，就自转身头也不回走了出去。

仁义剑客面色又复大变，目光盯在这管一柴的后影上，突然往前一跨步，哪知臂膀被人一拉，却被他父亲多臂神剑拉住了。

鬼影儿乔迁眼珠又一转，冷冷笑道：“各位，你们站在这里作啥，还不进去喝酒，我除了带来一样东西给云老爷上寿之外，还有一样新鲜事，要告诉各位呢。”

云中程定了定神，勉强将神色恢复过来，也自招呼着群豪入座，那多臂神剑云谦和横江金索楚占龙对视了一眼，缓缓走到岑粲身侧，微微一揖，朗声笑着说道：“兄台好俊的身手，真是英雄出在少年，教老夫仰慕得很。”

黄衫少年岑粲也拱了拱手，笑道：“云老前辈对小可方才的举动，是否有些不满呢？”

云谦目中光华闪动，但瞬即又回复安然，哈哈大笑道：“岑少侠说这样的话就是见外了，你看，大家都已进厅去了，岑少侠何不也进去再喝两杯，老夫还有一事，要请教岑少侠哩。”

岑粲朗声笑道：“这个自然。”

昂首走入大厅，即笔直走到首席，在管神鹰方才坐的那个空位子昂然坐了下来，目光扫视间，群豪又在对他侧目了。

寿星云谦微一捋须，走到首座上，方自端起酒杯，却看见本和仁义剑客

云中程、灵狐智书站在一起的鬼影儿乔迁手里捧着木匣，又复走上前来，将那三轴画卷夹到肋下，双手捧起木匣，一面笑着说道：“小侄乔迁，谨以一双蟠桃给您老人家上寿。”

云谦大笑着，双手接了过来，群豪的目光，不禁又转到这一木匣上去，想看看这位巨富神偷，这次送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只见云谦一打开匣子，就听到“嗒”的一声轻响，突然从匣中站起两高未过尺的玩偶来，俱都塑造得有如粉装玉琢，一男一女，手里捧着一对碧玉蟠桃，正是为王母上寿的金童玉女。

群豪不禁俱都大乐，寿星云谦笑声更朗，转身将这精巧的寿礼，放到供桌上，却听那鬼影儿已自朗声说道：“按理说，今天是云老爷子的华诞，别人来晚，犹有可说，我乔迁怎会来的这么晚呢？哈，这是有个原因的。”

他伸出一根手指，又道：“因为区区在下，突然听到了一件消息，这消息，我敢说是天下武林朋友都乐于听到的，可是在当时，我却有些不信，所以特别跑到天目山上去一看，这才知道，这消息竟是真的。”

他滔滔说到这里，群豪已渐动容，那黄衫少年面上不禁露出注意的样子，只是这鬼影儿缩回手，微微一笑，又道：“各位，古语说得好：学得惊人艺，售予识货家。各位，你们只要自问手底下还有两下子，赶紧收拾包袱，到天目山去，我乔迁包准你们绝对不会冤枉跑这一趟的。”

他顿住话，服珠四下乱转，群豪果然俱都耸然动容。

寿翁云谦一拍他的肩膀，哈哈一笑道：“贤侄，你有什么话，就痛快点全说出来吧，何必叫人家着急。”

乔迁嘻的一咧嘴，笑道：“只不过我这消息一说出来，各位总得送我一点什么东西才好，各位，我这天目山来回奔了这么一趟，可也不能白跑呀。”

群豪哗然大笑，有的和这乔迁较熟的，就在笑声中叫道：“乔三爷，我们是想送你东西，可是我们送的东西，你能看得上眼吗？”

有的又叫道：“乔爷，你老平日爱说笑，我看这八成儿又是笑话，我在江湖跑了这么多年，可也不知道天目山上会突然掉下月亮来。”

此刻满厅笑声，显然已将方才的不愉快之事忘却了，云谦方在暗中转念，以为这乔迁真的是在说笑，借以使大家高兴些。

哪知却见这位巨富神偷，突然一本正经地将桌上的杯盏挪到一边，空出一块地方来，将肋下夹着的三幅画卷，小小心心地放在桌上，一面道：“各位，你要认为我这是说笑，那你可说错了，各位，老实告诉你，天目山上，此刻正在搭着擂台，各位只要能在这擂台上技压当场，称雄露脸，哪，哪，这些就是你的了。”

说着，他从桌上拿起一幅画，卷上金光灿烂，竟画着不计其数的金锭。

黄衫少年岑粲端起面前的酒杯仰首喝了一口，仲出筷子夹了一块海参放在嘴里阻嚼，对这幅像是用真金姑上去的画卷，再也不望一眼。

群豪之中，坐在后面的，已有人站了起来，引颈而望。

这鬼影儿乔迁一面小心地卷起，一面又道：“这还不算稀奇，各位再看这个。”

随着，又拿起一卷画，打了开来，群豪又却哗然一声，眼睛睁得更大了些。

那黄衫少年岑粲，目光微斜，也不禁瞟了这幅画一眼。

只见这上面，晶光耀目，竟不知用什么在上面画了许多柄长剑。

须知好武之人，往往将一些利器神兵看得尤重于财物珍宝，鬼影儿乔迁打开的这第二幅画，显然比第一幅更令人耸动。

乔迁用左手拿着这画幅的上端，伸起右手的食指，指着画上的长剑，缓缓笑道：“金蛇、腾蛇、飞凤、虬龙，各位你们总该听过这几柄剑的名字吧，可是你们又有谁见过呢？”

他故意拖着长尾音，哈哈一笑，又道：“可是各位若上了天目山，能在人家设下的几样玩意里露一手，哈，那这几口剑，其中就有一口是你的了。”

一个粗大声音，在人丛中吼道：“乔三爷，你这不是骗我的吧？”

乔迁闪目一望，只见发话的人，正是江南三才剑的名家郭拓平，不禁哈哈笑道：“郭大爷，我乔三几时骗过你来，你要是得了那口飞凤剑，那你使起剑来，可就更没有人能抵挡得住了……”

话犹来了，那郭拓平已跃身而起，走了出来，朝这画狠狠盯了两眼，又朝寿翁云谦当头一揖，竟自粗着声音说道：“云老爷子，小侄先走一步了。”

朝四座拱了拱手，竟不等云谦的挽留，就大步走了出去，这郭拓平原来是个火烧眉毛的急脾气。

但是那黄衫少年，却仍然自顾吃喝着，这些武林中人人垂涎的利器神兵，竟也引不起他的兴趣，像是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似的。

云老爷子轻轻皱了皱眉，向乔迁道：“贤侄，你这可不是故作惊人吧，否则玩笑可就真开得太大了吧！”

乔迁又收起这幅画，拿起第三幅来，一面笑道：“云老爷，您老人家放心，要是小侄这是开玩笑，您就叫云中程把我脑袋切下来好了。”

说着他又缓缓展开第三幅画，这一次，竟连那素来不动声色的黄衫少年岑粲都不禁面色大动，推杯而起，群豪的哗然之声，响得也自更厉害了。

第三章　绝色丽人

河朔巨宫，武林神偷，鬼影儿乔迁这一展开第三幅画来，满厅群豪，更是耸然动容，就连那一向无动于衷的黄衫少年岑粲，那一双炯炯发着光彩的朗目，也不禁眨也不眨地瞪着这幅画上。

只见这幅淡黄的素绢上，画的竟是一位绝色的丽人，云鬓高挽，粉面桃腮，眉如春山，鼻如悬胆，一双如月明眸，幽幽地望着自己的一双春葱，半点樱桃，微微露出唇中的半行玉具，一袭轻红罗衫，更衬得发如青丝，肤若莹玉，满座群豪，虽然久历江湖，北地胭脂，南国佳丽，都也曾见过不少，但拿来和画中的这绝色丽人一比，立即便全都黯然失色。

这时偌大的一座厅堂，几乎静得有如荒郊，但闻群豪的呼吸之声，此起彼落。

鬼影儿乔迁左手仍提着画幅，右手朝自己颔下的短须轻轻一抹，哈哈笑道：“ 不瞒各位，我乔老三要不是真见过画中人，可也真不相信尘寰中会有这种佳丽，而且这幅画虽是传神，可是世间再高的丹青妙手，却也画不出这画中之人的绝色来。 ”

静寂了许久的人语声又复大作，黄衫少年岑粲目光中带着深思之色，缓缓又坐回椅上，这画中丽人的绝色，固然令他神驰目眩，但更令他惊异的，却是这画中丽人的面孔，像是似曾相识，只是他搜遍记忆，却也想不出到底是在哪里见过而已。

乔三爷又是哈哈一笑，左手一扬，将那幅画更提高了些，笑道：“ 各位，您要是不但能在天目山中设下的几样绝技中，出人头地，还能技压当场，大魁群雄，那么—— ”

他右手朝画幅一指，接道：“ 不但明珠千朵，黄金万两，都将归您所有，画中的这位丽人，也就变成你的金屋中人，不过，只是一样—— ”

他故意一顿话声，缓缓地卷起这幅画来，双目闪动处，只见满厅群豪，大多已站了起来，伸长脖子，静听自己的下文。

多臂神剑微微一笑，道：“ 乔贤侄，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出来吧，别叫大家着急。 ”

鬼影儿哈哈笑道：“ 不过想要做这位绝代佳人的乘龙快婿，一定得要年纪不大，还未娶过家室的，像我这号人物，别说武功还差得太远，就算武功真成，也只有干瞪眼，那只是因为区区在下已经成了家，连儿子都生出来了，我要是早知道有这种事，那就是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我可也不会那么早就娶亲的。 ”

群豪哗笑声中，突有个响亮的声音道：“ 是不是除了结过亲的之外，任什么人都有资格呢？ ”

鬼影儿乔迁目光动处，只见发话的这人身高体壮，满面红光，头上扎着一方“ 卍 ”字武生巾，正是江北地方成名的武师秃鹰殷老五。乔迁不禁哈哈又一笑，又道：“ 对了，一点也不错，别说像殷老五，你这样的一表人材，就算是大麻子，独眼龙，甚至缺条腿，断只手的，只要是手底下有两了，一样也能得到这位美人儿的青睐。 ”

秃鹰殷老五一拍脑门，本已是满是油光的脸上，更冒出红亮亮的一层光来，一面答道：“ 有这种事，那我殷老五说不得也要上天目山去走走了。 ”

扑地坐了下来，拿起一大杯酒，咕嘟喝了下去，右手随手一抹，就将头

上的“卍”字武生中抹了下来，却露出里面的一颗秃头。

群豪又都哄然就座，鬼影儿乔迁将这三幅画仔细地放在自己的时边，才坐了下来，却见多臂神剑云老爷子正色说道：“乔贤侄，现在你说也说出去了，我可要问问你，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天目山里面弄出这么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来的，到底是谁，不瞒乔贤侄你说，这件事老夫看来，确实有点透着奇怪，天下哪有把金元宝硬往人身上送的人呢？”

鬼影儿乔迁扬起杯来，大大地啜了口酒，方自笑道：“云老爷子，不瞒您老人家说，天目山里人的到底是什么来历，小侄现在可也不能说出来，不过这件事倒的确千真万确的，到天目山上去的人，就算武功不成，空手而返，可也绝不会吃亏。”

多臂神剑两条浓眉微皱，突然笑道：“既然是如此，老夫说不定也要去看看了，大约不出两个月，天目山上，冠盖云集，武林中成名露脸的人物，恐怕都要在那里露一露了。”

话声方了，席上突然响起一阵朗笑之声，只见那黄衫少年岑粲朗笑道：“其实自问武功不成的，倒是不去更好，不然反而贴上路费，偷鸡不着，反而倒蚀把米，那才叫冤枉！”

始终立在云谦身后的仁义剑客云中程，此刻轩眉说道：“如此说来，岂非只要阁下一人去就足够了吗？”

云老爷子浓眉又一皱，回首含嗔望了那云中程，似乎在责怪他不应招惹这黄衫少年，因为这老江湖已从这少年方才施出的身法，看出他的来历。

哪知黄衫少年岑粲又冷笑道：“正是，正是，就像阁下这种身法，还真不如不去也罢。”

云中程剑眉一轩，席上的这班俱是武林中一流人物的老者，也俱都为之色变，但那黄衫少年，却仍然若无其事，生像是根本就没有将这些武林高手放在眼里似的。

他目光一转，转到鬼影儿乔迁时边的三幅画上，微微笑道：“阁下的这三幅画，也不必带在身上到处传说了——”

说话声中，缓缓伸出左手来，就朝那三幅画上抓去。

鬼影儿乔迁此刻也不禁面色大变，冷叱道：“这个还不穷阁下费心。”

扬着酒杯的右手，突然便压在这三幅画卷上。

黄衫少年岑粲冷笑一声，左手也已搭上画卷，乔迁只觉压在画卷上的右手，突然一热，杯中的酒，像喷泉般涌了出未，溅得他一身。

席上群豪，不禁又为之肃然，黄衫少年岑粲冷笑声中，已将三幅画卷拿在手里，一面冷笑道：“这还是交给在下好些。”

鬼影儿乔迁一生闯荡，交遍了天下武林中黑、白两道的朋友，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和人动手，此刻却也不禁面目变色，原地坐在椅上，微一拧腰，双手疾伸，嗖地击向这少年岑粲的肋下。

口中一面厉叱道：“朋友，你未免也太狂了吧。”

黄衫少年岑粲目光一凛，冷叱道，“你想动手。

左手抓住画卷，横地一划，便倏然划向这鬼影儿乔迁一双手掌的脉门，应变之迅，可说是有如闪电一般。

乔迁沉时扬腕，掌缘变式切向这少年的肩头，这在武林中素有神偷之誉的鬼影儿，此刻一出手，变招果然快极。

这两人俱都仍端坐在椅上，但瞬息之间，却已拆了数招，这种贴身近傅

的招式，看来虽不惊人，但却俱都是立可判出胜负的妙着。

坐在这黄衫少年身侧的，正是长江水路大豪、横江金索楚占龙，此刻浓眉一轩，冷叱道：“ 朋友，这里可不是你动手的地方。 ”

左手手肘一沉，一个肘拳，撞向那黄衫少年右肋。

黄衫少年岑粲左手抓着画卷，向外一封，封住了乔迁的一双手掌，右掌突然向内一回，并指如剑，指向楚占龙时间的曲池穴。

这黄衫少年左右双手，竟然分向击出，而且俱是以攻制攻、制敌机先的妙着，身手之惊人，也无怪他这么狂妄了。

哪知就在这同一刹那里，他眼前突然银光一闪，两道寒风，劈面而来。

这一下他三面受敌，而且都是快如迅雷，席上的武林健者，眼看这狂妄的少年已将丧在这三面夹攻之下——

哪知群豪只觉眼前一花，黄衫少年便已失去踪迹，横江金素楚占龙和鬼影儿乔迁的拳掌，竟齐都落空，那劈面向他打来的两点银光，去势犹劲，竟带着风声，飞向邻桌，不偏不倚的竟恰巧击向那秃鹰殷老五的秃头。

秃鹰殷老五面色一变，长身而起，铁掌挥处，将这两道银星挥出了厅外，满厅哗然声中，只觉多臂神剑变色低呼一声：“ 迷踪七变。 ”

方才盛怒中，将桌上的一双银筷当暗器发出，击向那黄衫少年面门的仁义剑客云中程，此刻目光动处，看见那黄衫少年岑粲，竟连人带椅端坐在那张上面供着寿桃的八仙桌上前面，嘴角兀自带着一丝冷笑。

此刻厅上又是一阵大乱，横江金索楚占龙、鬼影儿乔迁已自推杯而起，那黄衫少年虽仍端坐不动，正在缓缓展看画卷，但是面上剑眉怒分，目光凛然，已露出杀机来。

握着菜碗、正待上菜的长衫健汉，此刻不禁也停住脚步，他们手里捧着的，虽然是非得乘热吃的鲍鱼大翅，但此时却也只能让这菜凉着，因为此刻大厅中剑拔夸张，已是一触即发的局面。

哪知此刻厅外突然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一个娇柔的口音笑道：“ 这么好一双筷子，丢了可有多可惜呀！ ”

群豪立刻诧然回顾，只见大厅之外，袅娜走进两个红裳丽人来。满头青丝，高高挽起，娇声婉转，体态如柳，一人伸出一只欺霜赛雪的玉手，手里拿着的，却是方才被秃鹰挥出厅外的银筷。

鬼影儿乔迁的目光，此刻不禁也从那黄衫少年身上转了过来，他目光一触到这两个红衫少女之面，突然一愣，竟抢步迎了上去。

这两个红裳少女，右手各拿着银筷，秋波四下一转，瞥见乔迁，便一起伸出左手，掩口一笑，娇声道：“ 原来乔三爷也在这里呀！ ”

轻红罗衫的宽大农袖，微微落下半截，露出里面一双白如莹玉的手腕，笑容之美，不可方扬。

满厅群豪被这两个红裳少女的轻轻一笑，只觉意眩神驰，数百只眼睛，不禁都眨也不眨的盯在这两个少女身上。

鬼影儿乔迁抢步到达两个少女的身侧，竟然躬身施了一

礼，道：“ 两位姑娘怎么也来了？ ”

这两个红裳少女一起伸出右手，将手中的银筷递在这乔三爷手上，左手轻轻向上一提，理了理鬓边的乱发，齐声娇笑道：“ 我们是来拜寿来了，乔三爷，您给我们引见引见，做寿的云老爷子是哪一位呀？ ”

满厅灯光通明，方才插在院墙里的火把，也未撤下，此刻这大厅里里外

外，俱都亮如白昼，厅上群豪愕然目注之中，发觉这两个红裳丽人，不但体态、笑貌，俱都一样的娇美动人，这两人的面貌，竟也完全一样，生像是上苍造物，也造了这么一位丽人来，却仍觉得意犹未尽，竟又照着这副样子，一模一样的又造了一个，只苦了满厅群豪的眼睛，竟不知究竟看在谁身上才好。

寿翁云谦此刻已缓步走了出来，他方才见到达两个红裳少女的装束打扮，心中转处便已猜出，这有如天外飞来、突然出现的两个少女，必定是和那画中的丽人有着关系。

他即步出筵间，那两个红裳少女波回转处，也已迎前一步，一起伸出玉手，在腰间一搭，深深地福了下去，一面娇笑着说道：“这位想必就是云老爷子，我们姐妹俩人拜寿来得迟了，还请您老人家恕罪。”

寿翁云谦掀须一笑，笑道：“好说，好说，老夫的贱辰，怎敢劳动两位姑娘的大驾。”

这位多臂神剑，在自己生辰中，已遇到这么多横生的变故，但这名满江湖的老人，此刻却仍然笑语从容，的确是性情豁达之人。

这两个红裳少女一起婷婷站了起来，掩口笑道：“云老爷子要这么说，可教我们姐妹俩人折煞了，我们家小姐常跟我们说，当今武林中，只有云老爷子是了不起的老前辈，这次我们小姐差我们姐妹来给云老爷子拜寿，我们姐妹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总算见着云老爷子了，您老人家要是不嫌弃我们姐妹，就千万别这么客气。”

这两个红裳少女巧笑倩然，语若黄莺，嘀嘀咕咕说了这么一大篇，满厅群豪却都不禁暗吃一惊，心中同时升起一个想法：“原来这两个少女仅是丫环而已，那么她们小姐，又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于是群豪心中，不约而同的就联想到那画中的丽人身上。对天目山之行，更加了几分信念。

寿翁云谦哈哈一笑，方自待言，哪知这两个少女又娇声一笑，道：“我们只顾自己说话，却把正经事给忘了。”

一起悄然转身，轻移莲步，走到厅口，伸出四只玉掌来，轻脆地拍了几下。

一面却又回首娇笑道：“我们小姐还叫我们带未几样薄礼，给云老爷子您老人家上寿，叫我们禀告您老人家，说她不能亲来，请您老人家恕罪。”

云谦长笑谦谢，却见那两扇一直敞开的大门中，已袅娜走进两个亦是一身红罗裳的垂髫少女来，手中捧着一只金光闪闪的拜盒，不论里面的是什么东西，就单单是这两只拜盒，已是价值不菲了。

群豪方自暗中瞀赞，哪知这两个垂髫少女方自走到院中，门外却又转入一对红裳垂髫少女，手里也捧着一对纯金拜盒。

寿翁云谦一捋长须，走到厅口，连声道：“两位姑娘！这……老夫怎担当得起。”

语犹未了，门外已陆陆续续袅娜地走进八对捧着纯金拜盒的红裳垂髫少女来，一个个莲步珊珊，一起走到厅口，一手举着拜盒，一手搭在腰上朝寿翁云谦，深深地一福。

满厅群豪，不禁俱都相顾动容，只有那黄衫少年，却仍端坐在椅上，手里已展开那幅绢画，眼睛盯在画中那绝色丽人身上，仿佛在回忆着什么。

那两个红裳少女一起转过身来，一面娇笑道：“这么几样薄礼，算不了

什么，云老爷子千万别客气，我们姐妹来给老人家拜寿，却根本没带什么，只有再敬您老人家一杯寿酒了。”袅娜走到筵前，已有一个长衫健汉，递来两只酒杯，寿翁云谦亦大步赶来，大笑道：“好，好，两位姑娘既然如此说，老夫就先受了。”

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两个红裳少女在杯中浅浅啜了一口，又自娇笑道：“今天云老爷子做寿，天下武林好汉，知道的想必都赶来了，我姐妹两个借花献佛，也敬各位一杯。”

群豪此刻大半已被她们神采所夺，自然全都举起杯来。

这两个红裳少女浅浅一笑，秋波一转，突然笑容顿敛，四只明如秋水的明眸，却一起盯在那端坐未动、手里拿着画卷的黄衫少年岑粲身上。

鬼影儿乔迁抢上三步，附在这两个红裳少女身侧轻轻说了几句话，只见这两个少女柳眉突然一轩，瞬又娇笑道：“想不到我们姐妹来得这么巧，还赶得上看到这么一位少年英雄，这么说来，我们姐妹更要敬一杯了。”

立在右角的少女，突然右手一扬，“铮”的一声，将手中的青瓷杯弹了出去。

群豪便见这只酒杯，像是陀螺似的，旋转不息地直飞到那黄衫少年的面前，突然划了个半弧绕过展在他面前的画卷，忽然击向他面颊上，势道虽急，杯中的酒，却未溢出半点。

群豪不禁失声喝起采来，哪知那黄衫少年却仍然动也不动，生像是根本没有看到似的。

只见那带着风声的酒杯，已堪堪击在他面颊上，他竟微一侧面，张口一吹一吸，那青瓷酒杯竟像箭也似地直飞了回来。

而那杯中的酒，却如一条银线般，投入了他张开的嘴里。

这种匪夷所思的功力，当然使得群豪再次脱口喝起采来。

那两个红裳少女，也亦玉容骤变，右面的那少女纤手一招，将酒杯接在手里，却见那黄衫少年已长笑而起，朗声笑道：“好酒，好酒。”

一面又笑道：“戋戋一画，阁下既然不肯割爱，小可只有原物奉回了。”

这薄薄一张绢画，此刻却像势挟千钧，那两个红裳少女，远远即已觉出风声凛然，她俩人武功虽不弱，却不敢伸手去接。

此刻笔下写虽慢，当时却是快如闪电，眨眼之间，这幅被那黄衫少年以绝顶内家真力挥出的绢画，便已挟着风声飞到红裳少女的眼前。

横江金素楚占龙须发皆张，大喝了一声，正待挥掌，哪知那两个红裳少女突然咯咯一声轻笑，柳腰一拧，竟像是两只彩凤，比翼飞到这幅绢画上。

这幅画去势仍急，笔直地飞向厅外，那两个少女红裳飘飘，竟也随着这幅画飞向厅外。

黄衫少年拊掌大笑道：“敬我一杯酒，还君一片云，云送仙子去，风吹仙子裙。”

朗吟声中，身形暴长，已自掠出厅外。

满厅群豪眼见这种奇景，耳闻这种朗吟，目光转向厅外，却见那一片“彩云”去势虽然缓了下来，却未下落，微微转了方向，真的生像是一片彩云似的，在院中盘旋而舞。

院中婷立着十六个红裳垂髫少女，此刻竟都娇笑一声，一起放下手中的拜盒，轻拧柳腰，随着这片“彩云”飘飘而舞，玉手招扬处，手掌中各各挥

出一股劲风，托得这片“ 彩云 ”高高飞起。

群豪但见满院红袖飞扬中，一片彩云，拥着两个仙子，冉冉凌空而舞，早已俱都拥到厅口，伸长脖子望着这幅奇景，一个个只觉目眩神驰，不能自主，就连喝采都全然忘记了。

那黄衫少年目光回扫，朗声笑道：“ 好一个彩云仙子！ ”

脚尖微点，竟也扑上这片“ 彩云 ”，红裳少女咯咯娇笑一声，突然挥出四只玉掌，击向这黄衫少年岑粲的肩、胸。

这片“ 彩云 ”长不过四尺，宽不过两尺，此刻上面站了三人，已是间不容隙，这两个红裳少女微一挥裳，使已堪堪击在这少年岑粲的身上。

岑粲但觉漫长红袖影中，四只白生生的手掌，快如飘风般的击了过来，胸腹忙自一吸，掌影虽已落空，自己脚下借以着力的一片彩云，却又已冉冉飞了开去，自己轻功再高，却也无法凌空而立，势必要落到地面上去。

那两个红裳少女脚跟旋处，乘着其挥掌之势，将“ 彩云 ”带开，飘飘落向地上，此刻却一起伸出玉掌，又清脆地拍了而下，收起已落在地上的绢画，立列墙角，突然慢声低唱起来——

那十六个红裳垂髫少女，就在黄衫少年身形落下的那一刹那，各个轻拍着玉手，身形动处，红袖飘飘，衣裙飞扬，随着这两个绝色少女的歌声，袅娜起舞，眨眼之间，只见满院中的红影，如璇光流转，当中却裹着一个淡黄人影，宛如璇光中的一根支柱。

歌声曼妙，舞影翩翩，天上月明星稀，院中却亮如白昼，群豪但觉目眩神驰，几不知人世之间，何来此清歌妙舞。

但在这一片轻红舞影中的黄衫少年，此刻却是几立如山，面色凝重，因为只有他知道，这些垂髫少女，舞姿虽然曼妙，但在她们红罗衣袖中的一双玉手，却是每一扬动处，就是往自己身上致命的地方招呼。

璇光每一旋转，就有数十只纤纤王千，以无比曼妙的舞姿，其中却夹着无比凌厉的招式，电也似的袭向这黄衫少年岑粲的身上。

但是他脚下踩着红碎的步子，身形微微扭转处，这数十只纤纤玉手，竟连他的袍角都沾不到半点。

插在墙上的巨大火把之火焰，不停的摇舞着，光影倏忽中，只见那多臂神剑云谦，扮着长须，站在厅堂的石阶上，本是赤红的面膛，此刻却仿佛变了颜色，一双虎目，眨也不眨地望在这一片舞影上，突然长叹一声，沉声道：“ 想不到这竟真的是绝迹武林已有多年的霓裳仙舞—— ”

他话声未落，站在他旁边的灵狐智书、横江金索楚占龙已然一起伸过头来，脱口惊呼道：“ 霓裳仙舞？！ ”

多臂神剑微一颔首，叹道：“ 方才我看这狂傲少年的身法，已看出他竟是昔日万妙真人独步江湖的迷踪七变，哪知道此刻这几个少女，却是苗疆那个女魔头的传人，看出江湖之中。平静已久，却又将生出变乱了。 ”

楚占龙、灵狐智书，不禁也俱都为之面目变色，横江金索干咳了一声，低低道：“ 不会吧，这两个魔头，都未听有过传人——唉，不过这十年之中的变化，又是谁能预测的呢？ ”

他长叹声中，也自承认了云谦的看法，两道浓眉，却深深皱到一处，但独自说道：“ 不过——这几个少女的身法，虽然像是传自苗疆，但这黄衫少年，却未必是万妙真人的弟子—— ”

哪知院中突然响起一阵长笑，打断了他这带着几分自我安慰的话，长笑

声中，只见院中的淡红璇光中的那条黄衫人影，已是冲天而起。

笑声未住，这黄衫少年的身形，竟凌空一转，倏然头下脚上，箭也似的掠了下来，铁掌伸处，电也似的劈向两个垂髫少女的肩头。

但这两个少女脚下并未停步，依然绕步而舞，哪知这黄衫少年岑粲的身形，在空中竟能随意转移，微一拧腰，两只铁掌，已分向抓入两个垂髫少女飞扬着的袖里。

但听一声娇呼，岑粲长笑之声，再次大作，双腿向后疾伸，借着手上的这一抓之力，身形又腾空而起，刷、刷，两掌，带着凌厉的掌风，挥向另两个垂髫红裳少女。

这种惊人的轻功，立刻唤得群豪的纷纷惊呼，十六个垂髫少女的舞步，也立刻为之大乱。

那两个红裳少女的歌声，也自愈唱愈急，本是满院旋转着的舞影，此刻却只剩下了那岑粲的淡黄衣影，漫天飞舞。

多臂神剑浓眉皱处，转脸向横江金索楚占龙低语道：“普天之下，除了天山一脉传下的七禽身法、飞龙五式，和昔年星月双剑独步武林的‘苍穹十三式’外，能够凌空击敌，而能借势腾越的，只有万妙真人借以扬名天下的迷踪七变中的苍鹰变了，楚兄，现在你该也看出这少年是否那魔头的传人了吧？”

楚占龙长叹一声，方待答话，却见那两个曼歌着的红裳少女，突然玉掌轻拍，歌声戛然而注。

垂髫少女们的舞步本已七零八落，歌声一住，这些垂裳少女们的身形，便立刻四下散开，其中有几人轻频黛眉，暗咬朱唇，捧着玉碗，显见手腕已经受了伤，只是黄衫少年似乎甚为怜香惜玉，下手并不重，是以她们伤得并不厉害罢了。

黄衫少年岑粲目光傲然四扫，轻轻一拂衣袂，又复朗笑道：“江南春夜，仙子散花，再加上这两位绝代佳人的清歌曼唱，真是高歌妙舞，双绝人间，不想区区今日，却也躬临此盛情，开了这等眼界。”

那两个红裳少女，也自娇笑一声，伸出玉手，轻轻掩往带笑的嘴角，袅娜地走了过来，口中娇声笑道：“哎哟，您怎么这样客气，我们姐妹这副粗喉咙、破嗓子唱出来的东西，还说是清歌曼唱哩，这可真教我们不好意思。”

娇笑声中，掩着嘴角的玉手，突然闪电似地往外一伸，十只玉葱般的玉指，此刻竟有如利刃，疾然点向这黄衫少年面上的闻香、四白、地仓、下关和左肩的肩井、肩贞六处大穴，认穴之准，无与伦比。

这一下不但突兀其来，而且来势如风，眼看这只纤纤玉指，已是触到这黄衫少年的穴道上，满院群豪惊唱一声，不禁都在心中暗忖道：“这两个少女好快的身手，好狠的心肠，竟在谈笑之中，都能制人死命。”

哪知黄衫少年看似猝不及防，其实却是成竹在胸，倏又长笑道：“我非维摩仙，难当散花手，两位姑娘的盛情，在下不敢当的很。”

长笑中，身形已自滑开五尺，这两个红裳少女的两只玉手，便又落空。

伫立阶前的多臂神剑云谦始终皱着双眉，此刻长叹一声又道：“此十年之中，看来那万妙魔头，功力不知又加深了几许，竟连他的这个弟子，武功已不在当年乃师之下，竟连裳仙舞阵都难不倒他了，唉——十年岁月，本非等闲，只是我那浩然老弟呢？怎么一去无踪，你是否也练成了几样绝技呀？”

这胸怀磊落的老人，不禁油然枪怀，目光一抬，只见院中掌影翻飞，掌

风呼呼，那两个红裳少女在这瞬息之间，竟也连攻了数十招，只是岑粲身形闪动，动如飘风，虽然并未使出全力，但却应付得从容已极。

这两个红裳少女心中不禁暗骇，对手武功之强，远远出乎了她们的意料之外，尤其更令她们着急的是，对方应敌虽似满洒，但出手却狠辣已极，自己姐妹两人多年苦练的连击之势，竟被这少年举手投足间破去，他一片淡黄的身影，竟生像是停留在自己姐妹两人之间，但自己一掌击去，却又总是击空。

这两个红裳少女虽然手挥五指，目送飞鸿，身法之曼妙，令得满院群豪心中既惊且佩，但是她们此刻却已是心中有数，知道自己绝非这黄衫少年的敌手。

黄衫少年朗笑一声，身形转移处，避开了左面少女的一招，左掌“ 呼 ”的一击，身形却转到右面少女身侧，含笑低语道：“ 姑娘，你这又是何苦呢？累坏了身子，叫在下也看着难受。 ”

右面这少女梨窝微现，娇声一笑，也自俏声道：“ 谢谢您呐。 ”

纤腰转扭，巧笑宜人，吐气如兰，但就在这巧笑悄语中，一双玉手，却已抢出如凤，随着纤腰的一扭，一只玉足，也自踢出，眨眼之间，竟攻出三招。

岑粲哈哈大笑，身形如行云流水般又自滑开，口中笑着道：“ 好狠的丫头。 ”

袍袖连展，那两个红裳少女，只觉强劲的掌风，排山倒海般向自己压了下来，两人眼珠一转，对望一眼，突然娇躯同时一转，咯咯一笑，左掌携住左掌，右掌齐往外一推，身形却借着这一推之势，惊鸿般退到墙角。

群豪方自一愕，哪知这两个红裳少女竟又掩口一笑娇声道：“ 我们累了，不打了，你要打就一个人打吧。 ”

墙上的火把，已烧近尾端，火焰却似较前更强，闪动着的光影，照在这双红裳少女的面上，只见她们嘴角带着浅笑，眼波四下流动，就像是垂髫的玩童，和男伴骑青竹马跑累了，把竹竿一丢，就不来了似的。

又像是玩抓米袋玩输了，就将米袋一丢，撒娇撒赖的样子，却哪里像是武林高手比斗后的神情，满院群豪目定口呆，心中却在暗笑，望着那黄衫少年，看他究竟如何对付这娇憨天真，却又刁蛮狠辣的少女。

此刻又有十数个穿着长衫的大汉，靠着墙脚俯首急行，换下已将燃尽的火把，那两个红裳少女，却在墙脚下，理着云鬓，整着罗裳，偌大的一个院子里，就只剩下那黄衫少年一人站在中央，目光四下转动，似乎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两位刁蛮少女。

十六个闪着全光的拜盒，仍一排排在阶前，却是那两个红裳少女，突然轻轻一笑，袅娜行至拜盒之前，娇声道：“ 我们姐妹两个特来给云老爷子拜寿，没想到却给云老爷带来这么多麻烦，我们本来还想在这儿多耽一会儿，可是又怕小姐等着急了—— ”

说着，又深深一福，娇笑道：“ 我们姐妹就此告退了。 ”柳腰一折，也不等云谦答话，就转首走了出去。

黄衫少年岑粲剑眉一轩，横跨一步，却见这两个少女竟又笑道：“ 您武功既高，长得又英俊，千万别忘了在八月中秋之前，到天目山去一趟，说不定—— ”掩口一笑：“ 您将来就是我们家小姐的新姑爷哩。 ”

这两个少女巧笑宜人，娇语如珠，黄衫少年岑粲眼珠转了几转，突又放

声长笑道：“ 好，好，在下一定遵命赴约，不过若是你家小姐也像两个姑娘这么狠心，在下却先就有点胆寒了。 ”

长笑声中，目光在满院群豪面上一扫，突然飞起身形，如燕掠起。鬼影儿乔迁一直站在厅前阶上，此刻看到红裳少女们要走了，微撩衣角，走了下来，哪知眼前突然一花，“ 啪 ”的一声，面颊上竟被人清脆的打了一掌，他惊叱一声，却见一条黄影，已带着长笑也似地掠出墙去，眨眼之间，便消失踪迹。

乔迁虽以轻功驰誉江湖，但等到发觉这条人影时，人家却早已逸去无踪了，一时之间，他惊愕站在院中，脸上由青转红，终于长叹一声，一跺足，也自掠了出去。

仁义剑客云中程一个箭步，窜了过来，口中急喊道：“ 乔三哥，乔三哥…… ”

但乔迁羞怒之下，连头都未回，脚尖在院墙上一点，身形便也消失在苍茫夜色里。

鬼影儿乔迁一生行走江湖，人缘之好，武林中无出其右者，此刻受了这种屈辱，满院群豪，俱都为之叹息不已。

那两个红裳少女对望了一眼，轻移莲步，缓缓走出门外，那十六个捧着金盒的垂髫女童，一排跟在身后，多臂神剑长叹一声，大踏步走到门口，却见她们已自跨上了四辆漆着红漆的华丽马车，马车的车门，都已关上了。

车声一起，这四辆马车便驰出巷外，多臂神剑望着车轮在地上扬起的灰尘，干咳一声，心中懊恼不已。

他负手走入院中，只觉满院群豪，正自三三两两，聚首低语，灵狐智书和横江金素并肩行来，似乎想说几句慰解这寿翁的话，但却也不知该怎么说好，无论任何人，在自己寿诞之期，遇到这种不顺心的事，就算他心怀豁达也难免懊恼。

仁义剑客云中程望见他爹爹面上的神色，哈哈强笑道：酒菜虽冷，仍可重温，各位不妨再请进厅来，畅饮几杯，此刻已近天明，我们这真是夜饮达旦了。 ”

群豪哄然一声，又复聚入了大厅，云谦目光四转，微喟道：“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唉——智兄楚兄，你我真的是老了，不中用了，看看方才那几个少年的身手，今日江湖，恐怕就将是他们的天下了。 ”

言下不胜唏嘘。

灵狐智书缓缓步上台阶，却笑道：“ 云老哥，不是小弟自夸，你我年纪虽老，筋骨还未老哩。真遇着事，仍可与这般儿辈一较身手，云老哥，你又何必长他们的志气呢？ ”

横江金索浓眉深皱，亦自微喟道：“ 智兄之话虽不错，但那黄衫姓岑少年的武功，老夫行走江湖多年，倒还真未见过，就算昔年中原大侠卓大爷的全盛之时，身手也不过和他在伯仲之间，其余的人，更不足论了。 ”

多臂神剑长眉虎目一轩，哪知厅前屋檐下，突然缓缓走出一个人来，朗声道：“ 方才那狂傲少年武功虽高，但若说他就是当今武林第一，小侄却认为还差得远哩。 ”

云谦、楚占龙、智书俱都一惊，闪目望去，只觉这人穿着一袭淡蓝长衫，身躯臃肿，腹大腿短，乍眼望去，就像个芒果似的。

多臂神剑微微一奕，道：“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苏贤侄。 ”

楚占龙、智书心中却不悦地暗哼一声，原来他们也认得此人，只不过是江南七省中一间最小的镖局中的一个镖头而已，在武林虽也小有名望，但当着自己说出这种话来，却总有些不妥。

这矮而臃肿的胖子，哈哈一笑又道：“云老爷子，你老人家可知道，江南地面上，最近又出了个奇人，若拿方才那姓岑和人家一比，连给人家脱靴都还差得远哩。”

楚占龙微哼一声，冷冷道：“苏世平，难道你又见过此人了吗？怎么老夫却未曾听过？”

苏世平咧嘴一笑，道：“小可若未亲眼见过，又怎敢在老前辈们面前说出来！”

他语声一顿，肥脸上的小眼睛在楚占龙脸上一转，含笑又道：“说来也确令人难以相信，但小侄眼见的这人，别的武功不说，就单只轻功一样，凌空一跃，竟然能够横飞五丈，云老爷子，你老人家说说看，人家这份轻功，是不是有些骇人听闻？”

云谦双眉微皱，心中一动，连忙问道：“你看清此人的容貌没有，他有多大年纪，是不是个身材不高，颔上留着些短须，国字口脸，大约有五十余岁的中年人。”

苏世平伸出一双肥手来，连摇了几摇，道：“不对，不对，那人年纪并不大，最多也是只有二十来岁，长得漂漂亮亮的，而且——而且他穿的也是一件黄颜色的袍，就和方才那姓岑的一样，只不过身材较短，也较为胖些。”

云谦闻言长叹一声，一脚跨进门槛，低语道：“如此说来，此人又不是我那浩然老弟了。”

灵狐智书却双眉一皱，问道：“你看到的那人，也是穿着黄色长衫吗？”

苏世平连连点头，楚占龙冷哼又道：“你既然见过此人，你可知他姓什么？叫什么？你可认不认识他？”

苏世平一咧嘴，又自笑道：“这个小侄却不清楚了，老实说，小侄只见过此人一面而已，也不认识他，只是那天小侄保了趟镖，经过雁荡山，突然——”

楚占龙不耐烦的哼了一声，冷冷道：“你不认识他，就不必多说了。”

大步走入厅中，苏世平暗中一撇嘴，心里骂着：“你这老家伙，有什么了不起！”

也自走入厅，寻了个空位坐下，大吃大喝起来。

曙光渐露，院中的火把也撤了下去，列在阶前的一排金色拜盒，被送入了内宅，换得了内宅女眷的无数声惊赞，暗中猜测着，是谁有这么豪阔的出手，送来了如此重的寿礼。

拜寿群豪，虽然有些是芜湖当地的豪士，但却大半是来自其他各地，此刻正寿日期一过，也就大多带着七分酒意，踏着晓色，离开了云宅，但这些武林豪客之心中，却几乎不约而同的有着一种念头，那就是在八月以前，赶到天目山去，纵然自己武功不济，但这份热闹总是要看的。

云宅大厅中，此刻除了一些打扫收拾的家仆外，就别无一人，但在云宅后院的一间雅室里，却另外摆了一桌精致的酒筵。

虽然彻夜未眠，但此刻坐在这桌酒筵旁的几个老人，却坏丝毫没有倦容，仁义剑客云中程恭谨地坐在未座，为他爹爹的这些过命知交不时地添着觥中的酒，而这些都是早就名满天下的老英雄们，口中所谈论的，却全都有关天

目山中，这一次神秘的行动，和主持这件事的神秘人物。

他们虽都已知道，这件事是必定有关昔年武林中的怪人温如玉的，但这件事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用意，却不是他们所能猜测得到的了。

第四章　风云际会

不出一月，大江南北，两河东西，只要是稍微涉足武林的人，就没有一个不知道天目山中，有着一个绝世的人，还有着巨万金珠，数口神兵，普天之下，武林豪士的话题，也几乎都以此事为主。

江南道上，马蹄纷纷，侠踪骤现，来自各地的武林高手，草莽豪客，骑着健马，佩着长剑，由皖入苏，由鲁入苏，由赣入苏，由闽入苏，四面八方的赶到江苏来。

沉寂已久的武林，便因为此事，而突然掀起了一阵空前的热潮，这其中有的自然是自恃身手，想在这天目山上，扬名立万的，有的自也还存着一份贪心，希望自己名利俱收，也有的只是想来赶这场武林中百年难见的热闹。

此刻正是盛夏，距离八月中秋，也只还有一个多月了，天目山邻近的州县，客栈全都住得满满的，不时有劲服佩刃的精焊汉子，昂首阔步在闹市之中，本来只是闻名，而未见面的武林豪客们，也都借着这个机会，能够握手言欢，互道仰慕。

但也有积怨多年的仇家，此刻窄地相逢，自然就得立刻血溅当地，拼个你死我活。

这些人各有来历，各怀绝技，但都是坐镇一方的豪客，此刻聚在一处，自然难免生山好些事端，弄得当地的三班捕头，食不安筵，寝不安席，生怕在自己的辖区中，生出什么大案。

但这些人都存有一点共同之处，那就是各人都在等着一场盛会的来临，希望自己能够在这场聚集天下的群豪的盛会里，出人头地，扬眉吐气。

七月将过，江南道上更是马蹄匆忙，天目山右，临安城里，夜市方升，临街的一家酒食兼茶馆里，高朋满座，座上的却都是鸢肩扎腰的练家子，但闻人言纷纷，谈着的俱是武林间事。

高大的秃头大汉，迎门坐在一张八仙桌上，正自端着酒杯，大声道：“不是我殷老五在灭自己的威风，可是那天那个一身黄衫的少年朋友，手底下可真有两下子，连管神鹰那种角色，不出三招，就认栽服输，杨老弟，你的一手峨嵋剑法，虽然使得漂亮，但比起人家来——瞧，还差得好大一截哩。”

坐在他身侧的一个瘦削汉子，深目广须，面上丝毫不动声色，端起酒杯来，浅浅喝了一口，微微笑着道：“殷五哥既然这么说，想必不会差的了，但是，殷五哥，你可知道，别的地方不说，就在这临安城里，扎手的脚色，少说也有十个，雁荡红巾会、太行快刀会的总瓢把子，这次竟也都亲自来了，你说的这个姓岑的少年朋友，虽然手把子硬，但这次想压倒群雄，独占鳌头，只怕也不可能吧？”

秃鹰殷老五嘿嘿大笑了一声，道：“这可也说不定，杨老弟，你是没有赶上那场热闹，要是那天你也在场的话，你就会知道，我殷老五说的话不是乱打高空了。”

他这一大声嚷嚷，茶馆中的人，不禁俱都为之侧目。

但秃鹰殷老五，却一点儿也不在乎，方自大口喝了口酒，突然目光一转，看到两人并肩走入店来，“哧”的一声，喉中的酒，都从鼻子里呛了出去。

这两人一走进这间茶铺，座上的人，十个之中，倒有九个全站了起来，脸上堆着笑，打着招呼，都往自己的位子上让。

那秃鹰殷老五伸出青筋暴露的巨掌，一抹脸上的涕泪，就抢先嚷道：“云

老爷子，你老人家也来了呀。”

赶紧站了起来，连连让座。

进来的这两个人，正是多臂神剑云谦、仁义剑客云中程父子，此刻两人目光四扫，含笑向四座打着招呼，却在殷老五的桌上，坐了下来，却见在这张桌上，竟有一人，端坐未动，云中程面色不禁微变，目光向殷老五一扫，冷冷道：“这位兄弟是谁？小弟倒面生得很。”

秃鹰殷老五一面吆喝着店小二添杯加菜，一面哈哈笑道：“云大哥，今天让小弟给引见一位成名露脸的朋友。”

又道：“杨老弟，你可知道，坐在你对面的，就是名满天下的多臂神剑云老爷子，和仁义剑客云大哥。”

笑着又道：“这位杨老弟，就是峨嵋派的掌门弟子，扬名蜀中的杨一剑杨振，哈哈，想不到你们二位居然没有会过面，更想不到今天我殷老五能够引见你们二位。”

得意之色，显于言表。

多臂神剑微微一笑，道：“老夫早就听得峨嵋静波上人有个出类拔萃的弟子，今日一见，气宇果自不凡，故人绝技得传，真叫老夫高兴得很。”

杨振手里仍端着酒杯，微微欠了欠身子，微笑道：“老前辈过奖了。”

云中程心中不悦地暗哼一声，却也没有发作出来，回过头去，望着门外，连寒暄都没有寒暄半句。

云氏父子一入临安，不到一个时辰，临安城里的武林豪客，就都知道已经隐归多年，在家纳福的多臂神剑，这次竟也出山了。

于是就有人私下猜测，这次天目山之会，究竟能引出多少个武林耆袖来，有的和云氏父子交情较深的，就纷纷赶到龙门居那间茶馆去，和云氏父子叙别，那继承峨嵋一派未来的掌门希望最浓的川中剑客杨一剑，却拂袖走出了龙门居。

云中程冷冷一笑，道：“殷五爷，哪里交来这么好的朋友？”

秃鹰殷老五虽然也是在江南地面上成名露脸的人物，但此刻却只有赔着笑，敬着酒，在云氏父子面前，他虽然桀傲，却也不得不驯下来。

多臂神剑却微微长眉，轻叱道：“中程，你的涵养到哪里去了？”

他人情宏达，知道这临安一地，此刻已是藏龙卧虎，风云际会，言语稍一不慎，便是无穷风波，哪知他虽是如此谨慎，仁义剑客的多年盛名，还是险些栽在这个小小的一个临安城里。

仁义剑客俯首无语，云老爷子干咳一声，端起酒杯，又自和慕名而来的一些武林后辈，微笑寒暄，龙门居中，但闻笑语纷纷，哪知——

突然外面号声大作，四面八方，忽然响起了一阵奇异的号角之声，秃鹰殷老五面色大变，倏然推杯而起，脱口说道：“红巾号。”

云中程也自为之皱眉道：“雁荡红巾会，怎会在这临安城里开起坛来，难道红巾三豪，此刻全都到了临安城吗？”

语犹未了，这奇异的号角声中，突然又响起了一连串惨厉的叫声，奇怪的是这惨叫声竟也是从四面传未，而且此起彼落，一声连着一声，由远而近，由近又远，龙门居中的笑语，立即全都寂然。

门外夜市本繁，走在路上的行人，此刻也大半驻足而听突然，马蹄之声，纷沓而来，这条繁盛至极的街上，行人本多，不禁都煞然四下走避，一群健马，飞也似的从街上奔驰而过，灰尘凤扬之中，依稀可以见到马上的骑士都

扎着红巾，但却竟都不是笔直地坐在马上。
仁义剑客变色而起，挤出门口一看，面色更是大变，原来此刻笔直的一条街上，竟然多了一条鲜红的血迹，被两旁店铺门口排出的风灯的灯光一闪，更是令人为之肃然。
他回首沉声道：“爹爹，您老人家在此稍微歇一歇，我出去看看。”
微撩袍角，沿着街上的血迹，大步走了过去，只见血迹越来越稀。
此刻临安城里，人心惶惶，那种奇异的号角声，虽已不复再响，但是惨呼之声，仍然时有所闻。
仁义剑客云中程心中疑云如涌，急步走出这条直街，目光扫处，但觉自己提袍角的手，都有些发麻了——
这十字路口，前后左右四条大街，街面上竟然满沾着血迹，三个黑衣劲装、头扎红巾的大汉，满身浴血，正匍伏在地面上挣扎着，两匹有鞍无人的健马，立在街心，昂首低嘶，街上的行人此刻都怔在街角，面色俱都有如死灰，一眼望去，但觉凄惨之状，不忍卒睹。
仁义剑客闯荡江湖，手上自然也难免染有血腥，但此刻他却仍禁不住心头犯恶，一个箭步窜到了街心，蹲下身去，扶起一个黑衣大汉，沉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样受的伤？”
这黑衣大汉，面上血迹斑斑，无力的张开眼来，呻吟着道：
“好狠的心……好狠的心……我……”
话未说完，双腿一伸，双眼一突，竟然咽气了，却仍瞪着一双厉目，嘴角汩汩流出鲜血来。
云中程一咬钢牙，长身而起，探到另两个黑衣大汉的身侧，却见这两人竟早已咽气了。
他长叹一声，望着满街的血迹，心中但觉热血翻涌，不能自主。
雁荡红中会横行浙东，虽是多行不义，但此刻落得这种地步，却也未免太惨了些。
人群，渐渐围聚了过来，却还是站得远远的，不敢踩着街上的血迹，云中程立在街心，愕了半晌，耳旁突然响起一声马嘶。
他心中一动，一个箭步，窜到马侧，飞身上了马，反掌一拍马股，人群立刻又四散走避，他松着马缰，但凭这匹马，任意飞奔。
马行甚急，片刻之间，便驰过数条街道，只见街上的血迹。时浓时稀，但却一路不曾断过。
蓦地，惨呼之声，又复大作，但这次却非由四面传来，而是聚在一处。
灯光映射下，但见街上行人，一个个都面色死白，惶惶然如大祸将临，却又不知道这惨呼由来的究竟。
云中程微一勒马，辨了辨这惨呼声传来的方向，又打马驰去。
他虽然明知道前行必是绝险之地，但是他耳中听得这种凄惨的呼声，目中见到这些鲜血的血迹，便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侠心，纵然前面是龙潭虎穴，他也要马闯一闯。
他所奇怪的只是，雁荡红中会威霸一方，除了红巾三杰外，会中的坛主、香主，也部俱是硬手，此刻一败如此，那么他们的敌手，岂非可怕得不可思议了吗？这些人却又是谁呢？
马行如箭，眨眼便穿过闹市，愈行愈见荒僻，而且渐渐已将出城。
云中程抓着马缰的手，此刻竟微微有些颤抖，他闯荡江湖半生，出入生

死间，不知有多少次，但却从未有过如此时的紧张心情。

街的转角处，突然掠出一条人影，云中程的胯下马，唏律一声长嘶，昂首人立而起，云中程双腿加劲，夹在马鞍上。

天上星光闪烁，云中程伏在马上，闪目而望，只见马首前卓然站着一人，头上发舍散乱，身上衣裳凌落，倒提着一口晶光耀目的长剑，星光之下，虽看不清他的面色，但一眼望去，只觉此人面色灰白，行情惊骇，像是刚刚受了一种巨大的惊恐，此刻尚未平复似的。

云中程胯下所乘的马，显然经过长期的训练，方才虽因这条突未的人影，而惊嘶一声，但此刻却立马如桩，已又回复镇静。

云中程端坐马上，凝目良久，方才看出这面带惊惶的夜行人，竟然就是方才那狂傲骄倨的峨嵋弟子，杨一剑杨振。

两人目光相对，杨一剑手腕一翻，伸出左手食、中、拇三指捏住剑尖，反手一插，将剑插入背后的剑鞘里冷冷道：“ 云大侠驰马狂奔，是否也是为着那惨呼之声！ ”

云中程心中一动，口中却沉声道：“ 正是。 ”

但见到这杨一剑的神情，知道他必然来自自己要去的地方，本来也想探问一下，但自己却和此人落落难合，极不投缘，是以又将口边将要说出的话，忍了回去。

却见这杨一剑炯炯的目光中，突然掠过一丝难以捉摸的光彩，但瞬即恢复平常，冷冷一笑，又道：“ 云大侠要去，那好极了。 ”

双臂一张，身形乍展，又投入街边的阴影中。

云中程暗叹一声，忖道：“ 此人虽然狂傲，但身手的确不弱，无怪能在蜀中享有盛名，但方才见他的神色，却又满露惊惶，那么前行之处，又有什么值得他如此惊恐的事呢？ ”

他心中思潮反复，任凭胯下的马在街心立了许久，突然铁掌反挥，击在马股上。

那匹马便又箭也似地朝前面窜去，瞬息之间，便驰出城外，云中程右手一带缰绳，目光四下一扫，但见东北不远之处，火花突然冲天而起，将天畔都染得一片鲜血般的红色。

他微一打马，再往前驰，奔出一箭多地，突然勒住马，矫健的身形，倏然从马鞍掠起，“ 嗖、嗖 ” 几个起落，使往起火处奔去。

火光之中，但见黑影幢幢，惨呼之声，更是不绝于耳。

忽然三条人影自火光中冲天而起，轻功之惊人，竟是无与伦比，凌空三丈，在空中齐一转折，便闪电般的消失了。

云中程右手 “ 唰 ” 的一扯，将手上的长衫扯开来，抓起长衫的下摆，在腰畔打了个结，左手探手入怀，但听 “ 呛啷 ” 一声，他掌中已多了一口长约三尺、精光夺目的利剑。

这正是昔年多臂神剑仗以扬名天下的利刃，龙纹软剑，也是羌湖云门代代相传的利器。

云中程一剑在手，豪气逸飞，微一塌腰，身形暴长，燕子三抄水，“ 嗖、嗖、嗖 ” 三个起落，又前拧十丈。

只见一片郊野之侧，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楼阁，却全已被火燃起，一个满身带着火焰的大汉，惨叫着由烈火中窜了出来，双手掩着面目，在地上连滚了几滚，但却仍未将衣裳燃起的火焰压灭。

仁义剑客一个箭步，窜到这人身上，只见这人在地上滚动的势子越来越弱，终于伏在地上，不能动弹了。

火势越来越旺，火光中却再也没有惨呼的声音传出，满天火影中，只见地上横七竖八的倒着一些尸身，有的虽然还有呻吟声，却已微弱得几乎听不甚清了。

轰的一声，一根梁木落下，接着哗然一声巨震，那栋燃烧着的楼阁，便已倒塌一半。

但是置身这一片尸身中的云中程，却生像是没有听见这声巨震似的，他一生闯荡江湖，但是这种凄惨的景象，却还是第一次见到。

火势熊熊，使得周转数十丈地方变得难以忍受的酷热，但这仁义剑客却只觉手足冰冷，阵阵寒意直透背脊。

他缓缓移动着脚步，走到另一个仍有呻吟之声发出的大汉旁边，左手倒提着剑，右手轻轻抄起这人的肩头，只见这条本来精悍无比的汉子，此刻身上的衣衫，都已被烧得七零八落，露出里面的焦黑的肤肉来，前胸一处伤痕，仍不住的往外流着鲜血，身子方被云中程扶起，就又一声惨呼，睁开那双满布血丝的眼睛，在云中程身上转了两转，微弱的张开口，像是想说什么，却又无力说出来。

云中程目光在这人身上凝注了半晌，不禁又从心中长长叹出一口气来，此刻自己伸手所扶持的这垂死的汉子，竟就是昔日名震江湖的红巾三杰中的丁大爷，不久以前，自己还亲眼见到此人手扬丝鞭，快马驰于江南道下，而此刻……

“ 世事的变幻，是多么巨大呀。 ”

这红巾三杰在江湖中虽是凶横的角色，但终究他也是人呀。云中程见了他这等死状，也不禁兔死狐悲，物伤其类，默然长叹了一声，缓缓说道：“ 丁兄，你可还认识小弟？方才……这桩事，究竟是谁干出来的？ ”

这红巾三杰之首眼睛又转动了两下，微微动了动嘴巴，但谁也无法了解他嘴唇这几个轻微的动作，所表示的意思。

云中程沉声又道：“ 是不是快刀会？ ”

丁红中虚弱地将头摇动两下。

云中程俯首沉思一下，又道：“ 是不是黑米帮？……哦……难道是太湖三十六寨吗？ ”

他一拍前额：“ 南河那边的天阴教，和了兄也结有梁子吧？ ”

但是，他所得到的答案，只是千篇一律的摇头，他心里的疑惑，不禁也越来越重：“ 这又会是哪些人下的辣手呢？ ”

只见这了红巾眼中掠过一抹黯淡的光采，像是悲哀自己至死还不能将自己的仇家说出来，终于两腿微伸，亦自气绝了。

云中程又长声一叹，轻轻放下尸身，却见这也曾在江湖叱咤一时的红巾会总瓢把子，虽已气绝，但一双满布血丝的厉眼，却仍没有闭上，而是凝注一处，像是他临终之际，又发现了什么，只是他却早已无力说出来罢了。

云中程目中一动，拧转身躯，目光闪电地一转，只见微风吹动处，一粒细小的珠粒，在地面上缓缓滚动着，在漫天火焰映影中，发出夺目的血红色。

他脚尖一顿，身形朝这粒红珠掠去，哪知眼前突然又有人影一闪，来势之急，竟比自己还快着半步。

这突现的人影，使得他心中一掠，真气猛沉，硬生生将前进的势道顿了

下来，目光动处，只见日前在芜湖拜寿，那两个神秘而美艳的红裳少女，此刻竟又赫然站在自己的面前，带着一脸温柔而甜蜜的笑容，左侧少女的一只玉手里，此刻兰花似地伸出两只春葱玉指，夹着那粒鲜明的红珠。

这两个红裳少女秋波流转，掩口一笑，躬下腰去，朝云中程一福，娇声笑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云少侠，您怎么也来了，您看，这颗小珠子多好玩，是您的吗？送给我们姐妹两个好不好？”“云中程心中虽然惊疑不安，但这仁义剑客，毕竟不是等闲的角色，面色微变之后，瞬即恢复镇静，亦自抱拳笑了笑道：“多日未见，两位姑娘越发娇艳了，这种鲜血淋漓的地方，两位怎么也有兴趣前来呢？”

这两个红裳少女咯咯一笑，左侧那个纤手一缩，将手中的红珠收入怀里，云中程双眉暗皱，却见她们己娇笑道：“云少侠，您不说这珠子是不是您的，我们可就收下了。”

左侧那少女伸出一根手指，在自己嫣红的面颊上划了划，笑道：“云少侠，您看这个丫头脸皮厚不厚，随便在地上捡起一样东西，居然就算是自己的了。”

左侧的少女一撇嘴，道：“你呢！你刚才不是也和我在抢，现在没有抢到，就眼红了是不是？云少侠，我告诉你，普天之下，就数她的脸皮最厚了。”

云中程干咳了一声，缓缓道：“这粒珠子，虽非在下所有之物，但却——”

他心中忽然一动，将自己已经说到口边的话，咽了回去，改口道：“是自然应该归两位所有了。”

左侧那少女秋波流动，娇笑道：“谢谢您啦——”

语犹未了，突然面色大变，目光直勾勾瞪在一处。

另一个少女眼睛随着她一转，嫣红的面颊，又立刻泛出一阵惊恐之色。

仁义剑客拧腰转身，目光一瞥，却也不禁大吃一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那栋仍在燃烧着楼阁的熊熊火焰之中，此刻竟缓缓走出一个人来，长身玉立，目如朗星，身上穿着一件隐带光泽的玄色长衫和那顶玄色方巾，竟连半点火星子都没有。

只见他缓缓走出火窟，极为潇洒从容地举步而来，炯炯生光的一双俊目，在那两个红裳少女身上一转，随即盯到云中程所持的那口远较寻常宝剑为短的龙纹软剑上。

两个红裳少女对望了一眼，面上便又回复她们仅有的那种温柔甜笑，朝云中程笑道：“云少侠，我们走了，过两天我们再下山来拜谒云老爷，请您回去代我们向他老人家问好。”

四道秋波，电也似的向那玄衫少年身上一扫，脸上又一扫，柳腰轻摆，一起如飞掠去。

那玄衫少年微微一笑，目光中微微有些赞赏的意味，像是在赞赏这两个红裳少女的轻功之高，又像是在赞赏着她们的聪明。

然后，他转回身，朝云中程当头一揖，朗声笑着说道：“小可冒昧，阁下想必就是仁义剑客，云中程大侠吧？”

云中程微微一愣，方才他眼看这少年安步自火中行出，此刻又见此人一见自己之面，就能直呼出自己的名字来，心中不禁既惊且怪，呆呆的楞了半晌，竟没有说出话来。

这玄衫少年微微一笑，又道：“小弟初入江湖，对武林侠踪，虽然生疏得很，但云大侠手中的这柄比寻常剑短了六寸却比常剑锋利百倍的龙纹软剑，小弟却早就从先父和家师口中听到过，是以小弟一见此剑，便猜出阁下必定就是仁义剑客了。”

云中程心中暗忖道：“原来他是认得这口剑。”

目光上上下下在这位玄衫少年身上一转，只见他潇洒挺立，有如临风玉树，言笑谦谦，却带着三分儒雅之气，不禁大起好感，又自忖道：“这少年的武功，虽然还不知道深浅，可就从他方才从火中安步而走的神态看来，这少年显然怀有一身绝技，却偏偏又没有半点狂态，唉，近年来江湖中，后起高手，固然极多，可是这少年气度之高，却不是任何人能及的。”

这念头在他心中一转，日光抬处，只见这位玄衫少年仍含笑望着自己，忙也笑道：“小可正是云中程，不知兄台高姓，令师是哪一位？”

左手微抬，右手的食中二指，挟着剑尖一弯，将掌中剑围在腰里。

那少年突然长叹一声，缓缓道：“云大哥，你难道不记得，十余年前，那缠在你身边求你授两招云门剑法的长卿了吗？”

云中程心头扑地一跳，退了两步，突又一掠而前，紧紧握住这少年的双手，连声道：“原来你就是长卿弟，十年不见，可想死哥哥我了，长卿弟，你怎么也来到这里了，这十年来，你都在哪里去了，老伯他可好吗？唉——岁月如梭，长卿弟，你已出落得一表人材，又有一身绝技，可是——哥哥我却已老了。”

他语声急切，显见得心中极为兴奋，因为他此刻已知道站在他面前，这气率谦谦的玄衫少年，就是自己父亲生平最最钦佩的人物——中原大侠卓浩然的爱子卓长卿。

他大喜之下，心情无比的激动，目光喜悦地凝注在卓长卿脸上，哪知却看到他面上此刻竟流露出一种极为悲哀怆痛的神色来，而他被自己握在手中的一双手，此刻在微微颤抖着。

一阵不祥的感觉，使得云中程的心猛烈地跳动了一下，急切地又问道：“长卿弟，你怎么了，难道……难道老伯……”

卓长卿一双俊目之中，泪珠盈盈，微微点了点头，晶莹的泪珠，终于沿着他俊逸的面颊，滑落下来。

云中程大喝一声：“真的？”

卓长卿任凭冰清的泪珠，在自己面颊上滑动着，十年前黄山始信峰下，那一段惨绝人衰的往事，又复像怒潮一样的在他心里澎湃起来，于是他的眼泪流得更快了。

这十年来，无比艰苦的锻炼，使得他由“常人”而变为“非常人”。他自信自己的情感，已经足够坚强得能够忍受任何打击，但此刻，他面对着故人，心怀着往事，一种深沉而强烈的仇恨和哀痛，便使得他自己也无法控制自己了。

他无声地流着泪，断续他说道：“大哥，我爹爹和……我妈妈，在十年以前，就……在黄山……始信峰下，遭……遭了别人……的毒手了。”

这虽是寥寥数十来字，可是他却像是花尽了气力，才将它说出来。

而听了这数十字的云中程呢？他更像是被一个巨大的霹雳，当头轰了一下，使得他的神智，在这一瞬间，竟全都凝住了。

他仍然不相信这是事实，但残酷的是，他却无法不相信。

两人无言相对，良久良久，卓长卿只觉得一种无比温暖的感情，从站在自己对面这磊落的男子握在自己手上的一双铁掌中传了过来，而这种情感，是世间所有的言语都无法表达的。
终于，卓长卿忍住了眼泪，轻轻说道：“ 大哥，你带我去见见老伯吧。 ”
云中程缓缓转回身，往来路行去，在这一刻间，他竟似已将方寸所发生的一切，都忘去了，因为他的整个情感，都已为悲哀和惊痛充满，再也没有空隙来容纳别的了。满天的火光，将他们并肩而去的身影，拖得老长——
两人默默前行，各自都觉得对方被自己握着的手是冰凉的，冰凉得就像是寒水一样。
云中程突然停下脚步，道：“ 长卿弟，等一会，你见了爹爹，千万不要将老伯的噩耗对他老人家说出来，他老人家……年龄大了，恐怕……恐怕受不了…… ”
卓长卿了解地一点头，他昔年年纪虽幼，却也知道多臂神剑对自己父亲的感情，这种情感虽是大部分武林人士对自己的父亲都抱有的，但都远远不及多臂神剑来得强烈而深厚。从那天在黄山始信峰下，一直到现在，他对他爹爹的死，除了无比的悲痛之外，还有着一份隐含在悲痛里的骄傲。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值得自己骄傲的，而他也无时无刻不在告诉自己，任何一个父亲传给儿女的东西，都远远不及自己的爹爹留给自己的珍贵，因为，他已从父亲手中获得了光荣。
“ 只是这份光荣的代价，为什么要如此巨大呢？又为什么如此惨酷呢？ ”
他暗问自己，暗恨着苍天，苍天对于世人，不就有些不公平吗？！
两人越走越快，到后来，便各自展动身形，施出轻功来，云中程心中暗道：“ 不知我这长卿弟轻功怎样？ ”
脚下加劲，飕然三个起落，掠出八丈远近，正是武林罕见的轻功绝技蜻蜓三抄水。
但侧目一望，卓长卿却不即不离地跟在他身后半肩之处，漫无声息地移动着身形，云中程心中暗叹一声，和他并肩入了临安城。
繁华的夜市，已全然冷落了下来，街旁的店家，都早就关上店门，以求避祸，穿着皂衣，带着缨帽的官差，焦虑而慌乱地在街道上冲洗着血迹，检验着尸身，他们终日忧郁着的事，现在终于让他们遇上了，甚至还远较他们忧心着的严重。
云中程和卓长卿，自然早已放缓了脚步，但仍不时有官差锐利的目光，怀疑地望在他们身上，云中程轻咳一声，拉着卓长卿走到街边的屋檐下，像一个慌乱的路人似的，急急行走着。
他虽不熟悉临安城里的道路，但凭着由无数磨练和经验得来的观察和辨别的能力，使得很快的就找到了那间叫“ 龙门居 ”的酒食茶铺，只见门外向高挑起的两个大油纸灯笼，虽仍发着亮，这间铺子的大门，却也关上了。
云中程目光一转，看到大门的空隙中，仍有灯光露出，也隐隐可以听到轻微的人语声，从紧闭的大门中传出来。
他又一拉卓长卿，穿过那条血迹己被冲洗得干净、此刻仍是潮湿的街道，伸手轻轻一拍店门，里面随即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 是中程吗？ ”
话声方落，门已开了一线，明亮的灯光，照到他的脸上，使得他几乎看不清开门的是谁，但是抓在他臂上的手，却是他所熟悉的，他从这双手上，

就可以体会出一个慈父关怀爱子的心情。

龙门居里轻微的人语声，随着他们进来而变得嘈杂。

多臂神剑的一双手，仍然抓住他爱子的臂上，连连问道：“中程，你可看到了什么吗？怎么去了这么久？”

一瞬间，云中程仿佛又回到那充满金黄色的梦时童年，这种慈父的关切，他已久久没有享受到了，而此刻他知道了原因，那并非父亲已不再对他关切，只是没有值得关切的原因——儿子在父亲眼中，永远是没有长成的，纵然他已是能够统率群豪的武林健者。卓长卿微微垂下头，俊逸的面庞上，露出黯然之色，有什么其他的事能比这种父子的亲情更易令一个无父的孩子感动的呢？

但是他却不知道，此刻店中群豪的眼睛，已大多都凝视在他身上，一个卓尔不群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会引起别人注意的。

云中程面上，勉强地绽开了一丝笑容，指着卓长卿道：“爹爹，你老人家猜猜看，这位少年英雄是谁？”

多臂神剑目光一转，但见站在自己爱子身侧的，是一个长身玉立的少年，身上穿着一袭似丝非帛、似绢非绢，说不出是什么质料制成的玄色长衫，目如朗星，鼻似悬胆，这面貌似乎是自己熟悉的，尤其是那满含坚毅和倔强的嘴，更使他和自己终日惦记的一人相似，但是……

这老人的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地凝注在这张脸上，终于，他捕捉了自己的记忆，一个虎步窜过去，狂喜着道：“长卿，你是不是长卿？”

此刻，从这老人身上传出的情感，卓长卿也感觉到了，这种几乎相近于父子之情的情感，使得这自以为情感已足够坚强的少年，眼眶再一次湿润起来——没有一个情感丰富的人，能长期控制自己的情感的，纵然他已经过磨练。

“卟”的一声，这少年跪了下去，勉强忍住了自己喉头的哽咽，道：“老伯，小侄正是长卿，十年来……老怕精神越发矍铄。”

云谦一把拉起他，连声道：“快起来，快起来——”

这老人的声音，已因情感的激动，而变得有些颤抖了，他紧紧抓住少年的臂膀，像抓着自己的爱子一样，目光上下打量着，又含笑道：“想不到，想不到，你也长得这么高大了，你爹爹呢？怎么也不来看看我这老头子，难道他已经把我忘了吗？”

卓长卿强忍着泪，目光一转，见到云中程正焦切地望着自己。

于是他哽咽着道：“家父他老人家……这些年……都没有出来，特地叫小侄问候您老人家好。”

让一个诚实的人说谎，本就是件非常痛苦的事，而此刻的卓长卿，自然痛苦得更为厉害，但是，他终于还是说了出来。

多臂神剑大喝一声，厉声道：“好，好，这么多年都没出来，老朋友是什么东西，只要他卓大爷住得舒服就成了——”

他突又长叹一声，眼中威光尽敛，慈祥地落到卓长卿身上，长叹又道：“孩子，不要吃惊，我……我只是想你爹爹，想得太厉害了。”

友情，这一瞬间，卓长卿突然了解到了友情的价值，也了解到云中程为什么不让自己将那噩耗告诉这老人的原因。

他暗中长叹，心头涌过了千万句想说的话，却只说了句：“老伯，你老人家是家父的知己，唉——家父实是有难言的苦衷，你老人家不会怪吧。”

多臂神剑一手抓着他的左臂，又自长叹了一声，将他拖到自己坐的桌旁坐下，一面道：“长卿，我和你爹爹数十年过命的交情，还有什么见怪不见怪的。”

他话声一顿，浓眉微轩，目光中突然露出喜色，接着道：“来，告诉我，你是怎么也未到这里的，又是怎么遇着了中程，这些年来，想必你已从你爹爹那里学得了一身功夫，此刻倒是你一展身手的机会了。”

卓长卿目光一转，却见云中程已被人拉到一边，七嘴八舌地问着他方才的经历，但见云中程每说一句话，四座就传来一阵惊喟之声，而且面上各个带着惊恐之色，这间喧乱的茶馆，此刻虽仍高朋满座，烛火通明，但不知怎的，却有着一股令人不禁为之悸悚的凄情之意，和另外的一切都绝不相称。

睁得滚圆眼睛的店伙，怔怔望着正在说话的云中程，为卓长卿端来一杯茶，“砰”的一声，放在桌上，显见这与武林丝毫无关的市井之人，此刻亦被云中程的说话所吸引，全神都放在那面去了。

但多臂神剑云谦的一双虎目，却始终凝注在卓长卿身上。

卓长卿缓缓为自己斟了杯茶，淡淡吸了一口，自从那天在黄山始信峰下，他亲手埋葬了他的双亲之后，他的心情，就从未有如此刻这么激动过。甚至当他知道将他带到横岭关侧中条山右的王屋山上，那威猛高大的老人，竟是显而易见百年来名传于天下的武林奇人之一，被天下武林同道贺号天仙的司空尧日之时，他的心情，也仅是高兴和感激而已。

但此刻，他面对着这亡父的知交，面对着这和他以往的时日唯一有着关连的老人，他的心情除了兴奋和感激之外，却还混杂着许多别的情感，就连他自己也无法将这些情感——分析。

他的思潮，又不自禁地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那时他还是个天真而不解事的孩子，那时他曾有过一段欢乐的时光，但是这一切，此刻却都已随着他双亲的尸骨，埋葬在始信峰下。

此后，在王屋山岭，那十年的岁月，这本应享受青春的少年，却几乎和那“欢乐”二字，完全绝了缘。

他不停地鞭策着自己，没有一时一刻的松懈。

十年的岁月，就在这似乎永无休止的锻炼下，很快地过去了。

十年空山的岁月，虽然使得他表面变得异常冷漠，像是已将任何事都不再放在心上，但是他内心的思潮，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紊乱。

但是，真正到了下山的时候，他却又对那王屋山巅的一切，留恋不已。

青石的床几，青石的桌椅，青石的墙壁——

那些在他眼中，原本是单调而呆板的东西，在他将要离去的日子里，却都成了他最值得留恋的东西了。

而司空老人严峻的面容，也变得那么亲切，只是他也知道，自己还有着大多的没有做而应该做的事，于是在一日残冬既去、春日却还未来临的清晨，他踏着满径的霜迹，下了王屋山。

像任何一个初入江湖的少年一样，面对着嚣扰的红尘，他有着一份不知所从的感觉，当然，他也像任何一个心怀亲切的少年一样，心中铭记最深的，就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

多臂神剑云谦只见坐在他对面的少年，手里端着茶杯，久久都未放下，面上的神色亦自倏忽不定，不知心里正想着什么，不禁干咳一声，悦声道：“长卿，你心中若有忧郁之事，不妨说给我听听，此刻你既已离开了你的爹

爹——，不妨——就将我看做你的爹爹一样……”

卓长卿茫然抬起头来，只见云谦眼中满是关切之情，心中一阵情感激动，泪珠突然夺眶而出……

多臂神剑浓眉一皱，急声道：“长卿，你这是怎么了，有什么事只管说出来，老夫拼却性命，也得为你做主。”

卓长卿只觉眼前一片模糊，恨不得将心中所有的事都在这位慈祥的老人面前倾诉出来，伸手一抹面颊的泪眼，不禁脱口说道：“老伯，小侄……’

目光一转，只见云中程正凝目望着自己，心中长叹一声，改口道：“小侄离开了爹爹以后——”

但说到这里，却再也说不下去，心胸之间，生像是被塞着一块千斤巨石，压得自己透不过气来。

云谦目光凛然，眨也不眨地凝注在他面上，追问道：“长卿，究竟是怎么回事——”

语声未了，却见云中程已大步走了过来，一面含笑道：“长卿弟想必是离家日久，心里有了些难受，不过，长卿弟，此刻你既然已来到这里，我却要多留你一些日子了。”他话声微顿，目光一转，向卓长卿使了个眼色，接着又道：“此刻这临安城，不但风云际会，群豪毕至，而且怪异之事，层出不穷，贤弟若没有来，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哩。”

他语声方住，却又紧接着将自己所遇说了出来，又自叹道：“雁荡红巾会，崛起江湖的时日虽短，但会中人手却极整齐，势力并非等闲，哪知今日在这临安城里一败涂地，此事不仅奇怪，而且简直有些不可思议，试想能将这红中会一举而灭的人，又该是如何人物呢？”

他滔滔一席话，果然将方才之事轻轻带过，多臂神剑皱眉叹道：“自从那天老夫眼见万妙真君和红衣姑娘的传人一起出现，老夫就知道，芸芸武林，必定又将多事，长卿——”

他目光一转，却见那卓长卿面上显出一片愤恨之色，双手紧紧握着拳头，目光中亦满是肃杀之意。

多臂神剑心中又是一动，暗自奇怪这少年怎么如此，他却不知道心怀父仇的卓长卿，就是因为听得江湖传言，天目山下，设下如此战会，而此会主人，却是那丑人温如玉的弟子，才专程赶到临安的。

第五章　快刀如林

卓长卿在黄山始信峰下，眼看自己双亲被那丑人温如玉击毙，艺成下山后，自然第一个要我的就是这名满天下的女魔头。

只是这红衣仙子，近年来却突然销声匿迹，江湖中根本没有人知道她的行迹。卓长卿孑然一身，随意飘泊，到了江南，知道了此事，自然就毫不犹疑赶来，方自到了临安，亦是为了那满城异声所惊，追去查寻，却不想遇着了仁义剑客云中程。

云中程关怀老父，生怕卓长卿若是说出中原大侠的噩耗来，自己的父亲会经不起这种巨大的悲痛，此刻见了卓长卿的神色，连忙道：“长卿弟，你比愚兄先到那里，你可曾发现，究竟是谁将那红中会残杀至此的呢？”

卓长卿勉强按捺住心中的悲愤之气，缓缓说道：”小弟本已就寝，手持长剑，从那栋火宅中窜出来，小弟便去查问究竟，哪知那少年不分皂白，就和小弟动了上手——”

云中程“哦”了一声，接口道：“此人想必就是那蜀中杨一剑了，我也曾看见他一副狼狈之态，想必是被贤弟教训了一顿。”

卓长卿摇首道：“这倒不是，此人从火宅中窜出时，形态就已狼狈不堪，小弟虽觉此人大有可疑，但见他出手，却是正宗的峨嵋剑法，身手亦自不弱，是以也没有怎么难为他——他匆匆发了几招，也就走了。”

多臂神剑暗中一叹，知道那杨一剑必定败在这卓长卿的手下，只是卓长卿口下留意，没有说出来而已，心中暗自赞叹之余，不禁对这故人之子，又加了几许好感。

桌上红烛将尽，壁间灯油亦将枯，虽无更鼓之声，此刻夜必定已很深了。

几个彪形大汉长身站了起来，向多臂神剑云氏父子当头一揖，开了大门，方走到门外，却又一起退了进来，面上却已变了颜色。

云中程心中一动抢步走到门口，探首外望，只见外面笔直的一条街上，不知何时，竟然站满了劲装包巾的大汉，手中各个横持长刀，被月光一映，更觉刀光森然，寒气侵人。

这些劲装大汉并肩而立，为数竟在百人以上，分别站成两排，一排面向街左，一排向街右，这么多人站在一起，竟连半丝声音部没有发出来。

云中程剑眉微皱，回首沉声道：“太行快刀会，一向从不牵动官府，此刻怎么在这闹市街上，就摆出这等阵仗来……”

他语声一顿，目光又向外望，只见满街大汉一个个目光炯然，四下搜索着，身躯却有如泥塑木雕，丝毫没有动弹一下。

方才在街上来回查看的官差，此刻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但听得沉重的呼吸之声，此起彼落，显然这些快刀帮众，人人心中都自具有十分的戒备，只是不知道他们戒备什么而已。

仁义剑客心中疑窦丛生，他和这快刀会虽然素无交往，但近年来，他已隐然成为江南侠林中的领袖人物，对这些事，自然不能视若无睹，心中思忖了半晌，又自回首道：“爹爹，我再出去看看，您老人家——还是回店去休息吧。”

多臂神剑一持长须，霍然站了起来，微“哼”了一声，道：“你爹爹虽然老了，可是还没有到休息的时候。”

大步走出门外。目光四扫，这多臂神剑正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虽然

久已不在江湖走动，但此刻却又犯了昔日的豪气，竟不理会他爱子的好意，笔直向街头走去。

云中程轻叹一声，和卓长卿互视一眼，快步跟了过去，只见满街的劲装大汉，目光齐都转到自己三人身上，却默然俱都肃立不动，也没有一个人走出来向自己问话的。

多臂神剑腰杆挺得笔直，大步走在前面，晚风吹得他颔下银须丝丝飘舞。

天上月明星稀，地上刀光如雪，这年已古稀的武林健者，只觉豪气顿生，仿佛又回到少年时跃马横刀，笑傲江湖的光景，回头朗声一笑，道：“ 中程，你要是累了，就快回店去休息吧，叫长卿陪着我也是一样。 ”

又自一笑：“ 我老了，活的日子也不长了，总舍不得将大好光阴浪费在睡觉上，你们年轻人，倒是要多睡一会儿。 ”

云中程无可奈何地苦笑一下，一言不发地跟在爹爹身后，卓长卿眼看这父子俩的相互关怀之情，心中感慨万分，不知是什么滋味，俯首而望，地上人影如林，自己和云中程的身影，却长长地映在街侧的门板上，原来此刻月已西沉，夜色将尽，又是快要破晓的时候。

这三人走得俱都极快，晃眼已走到街的转角处，一起停足而望，却见左右两条街上，竟连半个人影都没有，青石板铺成的街面上，血迹已净，水痕亦干，两旁的店铺，门板紧闭，静得似乎连自己心跳的声音都听得出来。

云谦浓眉一皱，手捋长须，回首向街的另一头走去，方自走到一半，那边却已迎了几个人来，手中亦自各持兵刃，远远就呼喝道：“ 朋友是哪条线上的，亮个万儿出来，免得兄弟们照了不亮，伤了和气。 ”

云中程身形一动，一个箭步，窜到他爹爹面前，双手一张，朗声道：“ 在下云中程，和你们丁当家的是朋友—— ”

话犹未了，那边飞步而来一个颀长汉子，已自朗声道：“ 太行山里三把刀—— ”

满街的劲装大汉，轰然一声，齐口道：“ 神鬼见了都弯腰。 ”

云中程哈哈一笑，接口道：“ 快刀神刀夹飞刀。 ”

那颀长汉子一个箭步窜上来，大声笑道：“ 果然是云大侠。 ”

目光一转，又道：“ 这位想必是云老爷子了。 ”

恭身一揖：“ 小可龚奇，不想今日能见到贤父子，实乃敝会之幸。 ”

云中程亦自躬身答礼，含笑道：“ 原来兄台就是龚爷，小可久闻大名，今日方得识荆，实在高兴得很。 ”

多臂神剑亦捋须笑道：“ 老夫常听武林中人传告，太行快刀会里有位神刀奢遮的汉子，今日一见，果是名下无虚。 ”

卓长卿远远站在一边，此刻暗忖：“ 云氏父子之武功如何，姑且不说，就凭人家这种处世对人的热忱和谎虚，就不是普通武林中人能望其项背，芜湖云门，名闻天下，实非侥幸哩。 ” 赞叹之余，却见那神刀龚奇含笑又道：“ 云老爷子这么说，实在叫小可汗颜得很。 ”

云中程目光一转，沉声道：“ 丁七爷可在此地，兄台如果不嫌小可冒昧，小可倒想请教，贵会在这临安城里，莫非又结上什么梁子—— ”

多臂神剑云谦接口大声说道：“ 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老夫父子俩稍尽绵薄的，龚三爷只管说出来好了。 ”

“ 神刀 ” 龚奇叹一声，面上笑容尽敛，沉声道：“ 不瞒云老爷子说，敝会今夜，实已大难临头，说不定这份惨淡经营的基业，今夜亦要和雁荡红巾

会一样，葬送在这临安城里。”

他目光凛然四扫，又道：“云老爷子如能仗义援手，则非但是小可之幸，亦是神刀会上下千百弟兄之幸，只是——此地恐非谈话之处，不知你老人家可否随小可前行几步，敝会的丁七哥也在那里，他亦是久仰你老人家的英名，总恨无缘拜见，看到云老爷子去了，不知要如何高兴哩。”

这神刀龚奇，身材颀长，面目坚毅，颔下已有微须，一眼望去，英挺得很，现时他虽是神情不安，但说起话来，却仍然是极为得体，显见得是个精干角色。

多臂神剑一捋长须，大步走到前面，说道：“龚三爷，快带老夫去见丁总瓢把子，我倒要斗斗看，那是什么厉害角色，竟敢将天下武林同道都不看在眼里。”

神刀龚奇面上又复泛开了笑容，和云谦并肩而行，走到一家门板像是已被烟火薰得黯黑了的店铺前面，伸手轻轻敲了两下，里面传出一个沉重的声音，问道：“是谁？”

龚奇干咳一声，道：“三把刀。”

大门随即开了一线，多臂神剑当先走了进去，神刀龚奇微一驻足，向后面和云中程同来的卓长卿上下打量了两眼，含笑道：“这位兄台面生得很，云大哥可否为小可引见引见。”

云中程笑道：“龚三爷，你可曾听到昔年有位名震——

卓长卿突然轻咳一声，云中程目光一转，哈哈一笑，立刻改口道：“这位卓长卿卓老弟，是在下的至亲，你们以后倒要多亲近亲近。”

神刀龚奇久闯江湖，是何等精干的角色，此刻目光一转，已知道这英俊的少年必定大有来头，当头一揖，含笑揖客。

卓长卿目光一转，只见这间铺子里灯光莹莹，拥挤不堪，一进门就有种混合着烟薰和湿热之气，直冲鼻端。再一打量，才知道此地竟是间铁器店。

多臂神剑一手捋着长须，卓立在一个高大的砧旁边，一个掀着衣襟的魁伟大汉，正在为他引见四下的武林朋友，那些名字卓长卿虽不熟悉，但想必是武林中成名立万的角色。

一阵必有的寒暄过后，话才开始转入正题，那披襟的大汉，正是统领太行快刀会的领袖人物，快刀丁七。

此刻，他浓眉深皱，目光深沉，卓立在群豪之间，沉声而道：“快刀会创业至今，虽然说开了只是一些穷朋友凑在一块儿混饭吃的，但兄弟自问，却没有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来。

这次天目山的盛会，兄弟们也只是想来凑凑热闹，并没有什么人财两得的野心，哪知——”

这快刀丁七，身材魁伟，声若洪钟，一口气说到这里，突然仰天长长叹了口气，心胸之间，仿佛积郁颇重。

卓长卿冷眼而观，心里不禁奇怪：“从这快刀丁七神情看来，显然此人性情爽直，是个标准的草泽英雄，此刻又有什么会令得他如此长吁短叹呢？”

却听他接着说道：“前天晚上，我和檀老二睡在一起，半夜里懵懵懂懂的，只觉有个人在动我的头发，当时我心里一惊，大叫一声，张开眼来，只见窗子是开着的，月光从窗外照进来，却有一条人影，像电也似的从窗子里掠了出去，我丁七不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长得这么大了，闯荡江湖也有半生，却从来没有见过这等身手，有如此之快的。”

他又自长叹一声，又道：“当时我心里真是惊恐交集，赤着脚就想从床上跳下来，哪知头顶突然一痛，像是被什么人将头发拉住了。”

他眼中闪过一丝惊恐的神色，像是当时的情景犹在眼前，微叹又道：“我大惊之下，一个虎扑朝床头扑了过去，才发现哪里有什么拉住我的头发，只是那人已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我的头发和檀老二的结在一起了。”

他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头，脸上满是沮丧的神色，又道：“那时我和檀老二的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试想我们在江湖上也算有着点万儿了，此刻被人家在自己头上做了如此的手脚，我们却连人家的影子都没有碰到，人家真要是把我的脑袋割下来，我们还不是照样不知道。本来，我还在奇怪，这人会是谁呢？恁地捉弄我，我弟兄们在武林中虽也结下过不少梁子，可绝不会有如此武功的人呀，我们心里既惊又怪，可是等到我和檀老二去解头发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一面说着，一面从怀中取出一张浅黄的纸柬来，双手交与云谦，只见上面写道：“两日之内，速离临安，不遵我命，鸡犬难安。”

多臂神剑浓眉一皱，却见那快刀丁七又自说道：“这张字柬，就是结在我和檀老二头发中间的，下面既没有具名，也没有画上花押。我们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这字柬究竟是谁写的？”

多臂神剑手捋长须，厉声道：“这算是什么东西，临安城是人皆可来得，这厮又凭着什么，能教你们走。”

他冷哼一声，左掌握拳，“砰”的一声在身旁的铁砧上猛击一下，又道：“我老头子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道行，能在这里恁地卖狂。”

云中程侧眼望去，只见他爹爹目中威光尽露，两道已近乎全白的浓眉，也自斜斜扬起，心中暗叹一声，知道他爹爹又已动了真怒。

快刀丁七长叹一声，道：“原先我也是如此想法，就凭我们‘快刀会’里的千百个弟兄，难道还会怕了谁？是以我们弟兄一商议，都决定不理会这条纸示，静观待变，哪知到了昨天晚上，却出了件怪事。”

他眼前又复闪过方才那种惊恐的神情——伸后一摸头顶，接着说道：“昨天晚上我们三兄弟可都没有睡，喝了点酒，守在房里，听着外面的更鼓，一更、二更的敲了过去，三更以后，我们兄弟都想，今天晚上大概不会出什么事了，檀老二笑着站了起来，走到外面去解手。哪知他这一去，竟去了半个时辰，我和龚老三本未还在笑他，到后来可也知道事情有些不对了，跑出去一看，只见檀老二倒在天井里，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死前连叫都没有叫出声来，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还在望着我们，叫我们替他报仇。”

云中程一紧手掌，只觉掌心湿湿的，不知何时已沁出了一手冷汗，侧目望去，云谦手捋长须浓眉紧皱，满屋群豪，一个个都伸出手掌，不住的拭抹着额上的汗珠，那神刀龚奇瞪着一双大眼睛，眼内满布血丝，只有站在一旁的卓长卿神色仿佛没有一丝变化，只是凝神而听，有时用他那细长的手指轻敲自己的手背，不知在想着什么。

夜色更深，距离破晓也更近了，快刀丁七长叹又道：“我和龚老三当时都愣在院子里，只觉得一阵阵的寒意，从背脊直往上冒，抱起擅老二的尸身，走回房里，却见屋里那张八仙桌上，又多了一张淡黄的字柬，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十六个字：‘明夜以前，速离临安，不离临安，无疾归天。’”

一阵风从门隙中吹进来，吹得悬在屋顶的油灯，来回晃了两晃，快刀丁

七掩上敞开的衣襟，接着又道：“我丁老七闯荡江湖二十多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有人在我身上扎个三刀，我丁老七也不会皱一皱眉头，可是那时候不瞒各位说，我可真有点胆寒，恨不得马上离开临安，再好的热闹，我也不想看了。”

他长长透了口气，将衣襟上的扣子扣好，一面又道：“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告诉弟兄们，乘早收拾好行李，回到太行山去，我甚至想从此洗手不干了，瓦罐不离井边破，干我们这一行的，有几个能有好收场，何况我们太行三把刀从此只剩两把，别说报仇，连仇人是谁我们都不知道，还有什么脸再在江湖上跟人家争强斗胜——”

多臂神剑干咳一声，接口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厮如此行为，也算不得什么好汉。”

快刀丁七长叹道：“云老爷子，话虽是这么说，可是——唉，檀老二在我们弟兄三个里面，手把子可是最硬的一个，能够无声无息地就把他制死的人，这份身手，叫人家想起来，可真有点胆寒。当时我是心灰得很，眼看着弟兄们一个个收拾好行李，哪知门外突然走进两个穿着鲜红衣裳的小姑娘，满脸都是笑容，一走进来，就朝我一弯腰，问我为什么不上天目山就要走了。你想想，我堂堂一个男子汉，又怎能在个三把梳头、两截穿衣的小姑娘面前，说出丢人的话来，就含含糊糊敷衍了她们两句，哪知这两个小姑娘却对我说，我们千万不能走，不上天目山就走，就算是看不起她们的主人。”

云谦父子对望一跟，知道这快刀丁七口中的两个红裳少女，必定就是自己寿诞之日来祝寿的两个少女了。云中程想到自己方才在火宅边看见这两个少女的情形，心中突然一动，却听那丁七已接着道：“我心里正有气，哪里有空和这两个小姑娘噜索，就沉着脸道：‘非走不可。’这两个小姑娘却娇滴滴的一笑，袅袅娜娜的走了过来，突然一伸手，不知怎么，我就被她们弄了个大筋斗。”

卓长卿暗中一笑，忖道：“这快刀丁七果然是条性情爽宜的汉子，把自己丢人的事，部毫不保留的说出去，就凭这份勇气，就无怪他能统率群雄，创立出快刀会来。”

一念至此，不禁对他多看了两眼，只看他摊开一双铁掌，一面比着手式，一面又道：“我那时既惊又怒，翻起身来，却见龚老三已和她们动上了手，也是不出三个照面，就被她们其中一人打了个筋斗。”

当时我们都在万安老客西跨院的一间客厅里，客厅里一共有十多个快刀会的弟兄，而且都是好手，可是我们这十多个男子汉，却被那两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小姑娘打了个不亦乐平，到后来我们竟都被他们点了穴道，躺在地上，连动都动不了一下，唉，当时我真恨不得死了算了。我丁老七出入刀山剑海也不知多少次了，可还没有栽过这种筋斗。”

他双掌“啪”的互击一下，又道：“只听这两个小姑娘，笑嘻嘻地对我们说道：‘来到临安的人，要是不上天目山去见她们的主人，谁也不能走，谁要是想走，除非是咽了气，才能出得了临安城。’说着，她们身子一动，我只觉眼前一花，穴道被解开了，抬眼一望，只是她们的背影，已缓缓走出了西跨院的门。”

多臂神剑长叹一声，他亲眼见过那两个红裳少女的武功，此刻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卓长卿目光炯然，像是想问什么话，却又忍住了。

快刀了七手掌一摊，长叹道：“云老爷子，您说，我该怎么办，走又不

行，不走又不行，前有狼后有虎，我和龚老三一想，只有拼了。但是——”

他目光又复变得十分黯淡，接着道：“刚才雁荡红中会那档子事，云老爷子想必也知道，我们和他们虽然从不往来，也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遭的殃，但我和龚老三心里一琢磨，就猜出他们大既也和我们一样。”

“本来我和龚老三想，最多我们两个死了算了，现在一看，才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那家伙可真是赶尽杀绝，我丁老七死虽不足惜，可是要我累及这么多弟兄也一起遭殃，那我丁老七可不能就这么束手就缚，好歹也得拼上一下。”

卓长卿暗中点头，只见这个草莽豪士胸膛一挺，神情中仿佛又恢复了他那惯有的剽悍之气，目光一转，接着又道：“是以我就将弟兄们都召集起来，聚在街上，看看那些人到底有什么法子，能教我们快刀会这两百个弟兄一起死去。”

他脸上勉强泛起了一丝笑容，伸了铁掌，四下一指，接着又道：“何况，我丁老七还有这么多朋友，现在又承蒙你云老爷子和云大侠拔刀相助，这更给了我了老七不少勇气。”

多臂神剑沉重地叹息一声，望了望门隙外的天色，缓缓道：“此刻天已快亮了，大概——”语犹未了，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惨呼，屋内群豪面容俱变。

快刀丁七一个箭步窜到门口，双掌猛然往外一挥，“砰”的一声，竟硬生生将那两片木板大门击得直飞了出去。

他一掠而出门外，目光四下一扫，只觉门外的一排快刀大汉，身形仍然站得笔直，朦胧夜色之中，却见他们面上已各个露出惊惧之色。

街的那头，队形已凌乱，刀光此起彼落，但笔直的一条街上，除了他自己快刀会的弟兄外，却看不到别的人影。

他身形一折，飞也似的朝那头窜了过去，耳畔但觉惨呼之声不绝于耳，手持长刀的大汉，一个个地倒了下去。

但四下仍然不见人影，邻居的大门本来开了一线，此时又“砰”的关上了，显见得门里人但求自保，谁也不想蹚这趟浑水。

神刀龚奇目光一扫，一拧身，“嗖”的窜上了屋面，云氏父子身形如飞，掠到快刀丁七身侧，一面四下查看，一面检查着已经倒在地上的快刀会众的伤势。

只见这些大汉的胸前，都有个钱眼大的伤口，汩汩的往外冒着鲜血，显见都是中了暗器，但这些暗器是什么？从哪里发出来的？却没有一个人看到。云中程手腕一反，将腰间的龙纹软剑，撤到手上，身形掩在他爹爹身旁，目光闪电般四扫，只见这些大汉仍然不住地一个个倒下去，但发暗器的人在哪里，他纵然用尽目力，却连一个方向都辨不出。

他不由自主地从心底生出一般寒气，快刀丁七已双目尽赤，手中刀光连闪，疯了似的四下飞掠着，手中的刀光有如一团瑞雪，护在身形四侧，只是自己的弟兄背对着背地挥舞着手中长刀，但那些似乎无影而来的暗器，好像是长了眼睛，竟能从刀光中穿过去，无声无息地打在人身上。

满街刀光胜雪，惨呼连连，但那些快刀大汉，仍然背背相抵，立在街心，竟没有一个四散奔逃的，卓长卿暗中赞佩这快刀会纪律的精严，突地飞身一掠，急如电闪，掠在一个快刀大汉的身前，倏然伸手一抄，目光如电，四下一扫，又倏然退回街首，摊开手掌一看，只见一个小若蚊蚁的黑色铁丸，突然从掌心弹了开来，四侧弹出八根芒刺。

他虽是初入江湖，但十年苦练，却使他成了天下各门派武功的大行家，是以那川中杨一剑稍一出手，他便知道那是峨嵋门下。

但此刻他却又不禁暗中一皱剑眉，纵然他搜遍记忆，可也想不出此刻在他掌心这暗器的来路，而这暗器的制作之精巧，威力之霸道，却不禁令他心中生出一丝寒意。

此刻月光已沉，天却仍未破晓，大地正是日子最黝黑的时候，这种细小的暗器，通体黝黑，夜色中目力自难分辨，再加上小而浑圆，破风之声，可说轻微到极处，若不是他这种有着非凡和超人的听觉的高手，自然难以觉察，但可怕的是这种暗器一接触到人身上，立刻便会弹出芒刺，这小小一粒暗器，纵是铁汉，可也经受不住。

这条大街笔直而长，两旁的店铺却紧紧地闭着门，那快刀丁七本以为自己人多，若是都围在一间房里，突然受到袭击时，便会缚手缚脚，施展不开。

是以他才将自己的弟兄都聚在街上，但此刻这些快刀会众人，聚在这条街上，却成了人家暗器的活靶子，连逃都逃不了，躲也无法躲，快刀丁七虽然后悔，却已来不及了。

满街闪烁的刀光，此刻竟已倒了几近一半，仁义剑客心里越来越寒，大喝一声，剑光暴长，一道青蓝剑光，像匹练般飞舞在他自己的身侧，借以防护那些似乎无影而来的暗器。

快刀丁七一面挥舞着刀光，展动着身形，四下查看，一面厉声叱道：“是好朋友就现出身来，面对面和我丁老七干一场，要是再这么偷偷摸摸，我丁老七可要连祖宗八代都骂上了。”

但他空自叱骂，四下却连半声回应都没有，站在街心的大汉们，终于忍受不住心里的恐惧，哗然一声，四下逃了开去。

但这却更加速了他们的死亡，混乱的街上，只有卓长卿一人是冷静的，他目光如电，四下搜索着，只见这些暗器，生生像是从口面八方射来，但他却不能找出它们准确的方向。

自古以来，武林之中从未有如此冷酷的屠杀，也从未有过如此霸道的暗器，须知这种暗器，只要制上一粒，已不知要花去多少人力，此刻这漫天射来的，真不知是如何造出来的。

突然——

卓长卿清啸一身，身形宛如龙升九天，平地拔了上去，凌空一个转折，竟在空中横移三尺，然后有加雷击电闪，倏然飞向街侧，一家店铺屋檐下的阴影，扬手一掌——

—股激烈的掌风，排山倒海般向那边击去，只听轰然一声，这家店铺伸出外面的屋檐，立刻随之倒塌，落下无数木石，扬起漫天灰尘。

卓长卿的身形，也随即掠了过去，烟尘漫天之中，突然斜斜掠起一条人影，身形之快，竟非人类目力能及，就在卓长卿身形到达的一刹那，他已从另一个方向，电也似的掠了开去。

有很多快如电光石火般的事，在笔下写来，便生像是极慢，此刻也正是如此情形，卓长卿身形方一掠而至，脚尖微点残败的屋檐，便又像箭也似的射了出去，如影附形般追向那条人影。

他目光一扫，只见屋面上倒着一具尸身，一柄雪亮的长刀，横在那具尸身之侧，他不用再看第二眼，便知道那就是方才还活生生的神刀龚奇。

一阵悲哀和怜惜的感觉倏然涌向心头，但他却没有时间去查看一下，因

为前面那条人影，此刻微一起落，便已远远掠去。

直到此刻，卓长卿还从未和人家真正动过手，但他却一直深知自己的武功，虽不能说已超凡入圣，但在芸芸武林中，已是顶尖高手了。

而此刻他却对自己的信心，微有动摇，因为眼前这个对手，轻功之曼妙，竟绝不在他之下，夜色之中，只见这条人影有如一道轻烟，随风而去，他只能看到一条影子，却分不出此人的身形。

夜色如墨，这正是破晓前必有的现象，不用多久太阳就会升出来了。

黑暗之中，只见前后两条人影，电也似的掠了过去，那种惊人的速度，就是飞行绝迹的苍鹰，似也无法企及。

就在这两条人影逸去之后的片刻，这条长长的屋檐下竟又掠起两条人影，向他们消失的方向倏然追了过去。

这两条人影轻功虽较他们弱，但却也仍然是足以惊世而骇俗的，云中程一挥手中利剑，立即腾身而上，却已无法追及了。

长街上的混乱与惨呼，也立即平息了，快刀丁七横亘手中的长刀，目光空洞地望向苍穹，东方已渐泛出鱼青。

十年来艰苦的锻炼，再加上他超于常人的天资，以及司空老人那浩如沧海的武功的传授，使得卓长卿此刻内在的功力有如海中的浪涛，此消彼长，生生不息。

他的身形越来越快，和前面那条人影的距离也越来越短，但是他起步较迟，又因神剑龚奇之死，心神略分，是以此刻他仍然和前面的人影隔着约莫三丈远近，三丈远近，自然不算大长，但此时此刻，却也不是易于追及的。

眨眼之间，临安的城廓，已在眼前，前面那条人影向左一折，突又凌空而起，一拔之势，竟然几达三丈。

临安乃古代名城，城廓之高，并不比秣棱京都逊色，那条人影虽然一掠三丈，却仍然和城头有着一段距离。

卓长卿心中暗喜，脚下猛一加劲，飕地窜了过去，只觉前面那条人影身形竟往城墙上一贴，眨眼之间，便已升至城头。

此刻卓长卿的身形，亦自拔起，他虽也知道自己这样的窜上去，非常容易受到别的人暗算，但此刻只要他稍一犹疑，前面那条人影便自无法追去，这正是稍纵即逝的关头，根本不容他加以考虑。

他这全力一拔，有如冲天之鹤，上升亦有三丈，衣袂破风，风声猎猎，身形拔到极处，突然双臂一振，眼看势道已竭的身形，竟突又冲天而起，这种武林罕见的上天轻功，使得他显比前面那条人影的轻功又妙上一筹。

城头之上，突然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轻轻喝了声：“好！”

卓长卿微微一惊，竭尽全力，将自己的身形向右轻折一下，曼妙而惊人地落在一个突起的城垛上，目光随即一扫。

只见自己对面的另一个城垛上俏生生站着一条人影，高鬓如云，衣袂飘飘，在朦朦之中，一眼望去，面目虽看不甚清，但他已觉得此人之美，不可方物，竟是自己生平未睹。

他不禁怔了一怔，因为他再也想不到，这轻功绝妙之人，竟是个美如天仙的丽人，这绝色丽人纤腰微扭，轻轻一笑，突然笑道：“你追我干什么？”

卓长卿不禁为之一怔，此刻他竟无法将眼前这仿佛将要随风而去的天仙丽人，和方才那冷酷残忍的凶手联想在一起。

片刻之间，他胸中一片混乱，竟说不出话来，须知他虽是聪明绝顶之人，

但毕竟初涉红尘，对人对事的应变，自然生疏得很，何况这个变故，又是大大的出乎他意料之外哩。

这绝色丽人秋波流转，嘴角又自泛起一个甜美绝伦的笑靥，娇笑着道："天这么黑了，你和我无冤无仇，这么苦苦地追在我后面，是想干什么呀？"

伸出手掌，轻轻掩着嘴角。

卓长卿只觉她露在衣袖外的一段手臂，犹如莹莹白玉，致致生光，定了定神，暗暗透了口气，朗声说道："小可虽和姑娘无冤无仇，但小可却要请教一句，那快刀会的弟兄们，又和姑娘有何仇恨，姑娘竟要如此赶尽杀绝。"

那绝色丽人突然"吓哧"一笑，右手轻轻一理鬓边随风扬起的乱发，娇笑道："你说的什么话呀？我不懂。"

卓长卿想到方才那些快刀会众惨死的情况，一股怒火直冲而上，冷笑道："方才阁下躲在暗处，将那些毫无抵抗之力的汉子一个个射死在阁下的暗器之下，此刻阁下却又说出这种话来，这才真是教在下难以理解。"

哪知这绝色丽人，一手捧着桃腮，微垂螓首，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过了半晌，才抬起头来，娇笑道："我想起来了，我姑姑以前跟我说过快刀会，说他们都不是好东西，专门抢人家的钱，难道刚刚那些被人家一个个弄死的大汉就是快刀会里的人吗？"

她伸出一双纤掌，轻轻一拍，又道："我真开心呀！原来那些人都是强盗，我本来还在替他们难受哩。"

神情之间，竟像是个方获新衣的无邪童子。

卓长卿冷笑道："不错，方才被阁下暗器射死的，就是快刀会里的汉子。"

那绝色丽人却"呀"的惊唤了一声，伸着一双春葱玉指，指着她那挺直而秀丽的鼻子，像是不胜惊讶的说道："什么，你说我杀了他们？"

玉腕一扬，从鼻子上移开，却又塞住了自己的耳朵，闭起眼睛，长长的睫毛，覆盖在眼睑上，接着又道："这话我可不敢听，从小到大，我连只蚂蚁都没有弄死过，你却说我杀了人。"

突然将一双玉掌笔直地伸在卓长卿面前道："你看，我这双手像是杀人的吗？"

卓长卿不由自主的一望，只见这双手掌，玉润珠圆，十只有如春葱般的手指斜斜垂下，和手背形成一种美妙的弧线，指甲上涂着鲜红的玫瑰花汁，更映得肤色白如莹王。

他不禁暗叹一声，实在自己也不相信这双手会杀人，但方才之事，却又是自己亲目所睹，却又令他不能相信。

方才他卓立在街旁，目光四扫，眼见有一点黝黑得几非目力能辨的光影，从屋檐下射出，是以纵身发出一掌。

他又稍微一定神，将方才的情况极快地思忖了一遍，断然他说道："这双手掌实在不像杀人的,但姑娘好生生的躲在屋檐下面,却又是为着什么呢？姑娘若是连只蚂蚁都不忍弄杀，那么姑娘看那么多人死在你面前，却又为什么不怕了呢？"

那绝色丽人咯咯一笑，将那双玉掌缩回袖里，娇笑道："哟，倒看不出你一脸老老实实的样子，却居然也这么会说话，这倒真是人不可貌相了。"

卓长卿面色一沉，冷笑道："小可所说的话，句句都极为严重，姑娘若还是如此戏弄于我，却莫怪我要不客气了。"

这少女自负绝色无双，平生所见的男人一见她之面，莫不神魂颠倒。此

刻卓长卿面目如铁，冷冰冰说出这番话来，不禁令她微微怔了一怔，几乎以为自己对面这英挺的少年是个瞎子。

但略微一怔之后，她瞬即恢复常态，轻轻一笑，说道：“我说的话，可也句句都是真的呀！你要是不相信，你就搜搜我身上看，看看我身上有没有带着什么暗器。”

罗袖一扬，两臂高高张起，将身上的轻罗衣裙，都提了起来。

一阵风吹过，将那件轻红罗衫吹得紧紧贴在她身上，只见她身材宛转起伏，柳腰轻轻一拧，端的婀娜动人。

卓长卿乃绝顶聪明之人，怎会是个不识美色的鲁莽男子。只是他生具其父之禀性，正是至阳至刚的男儿，对于善恶之分，远比美丑之别看得重些，他虽然知道眼前这少女是举世难寻的绝色，但他只要一想起方才那些大汉的惨呼，眼前这无双绝色，就像是变得十分丑陋了。

这也许是他对美丑两字的看法，和别人有些两样，但聪明的人对内在的美，不都是看得比外在的美重要吗？

他冷哼一声，目光避开那美妙的胴体，冷涩他说道：“我不知姑娘是否将人命看得非常轻贱，杀死那么多人之后，还能恁地说笑——”

那绝色丽人突然轻颦黛眉，幽幽叹了口气，轻轻说道：“你这人怎么总是不相信我，唉，你知不知道，我平生从未对男子说笑过。”

一双秋波，似嗔似怨，凝注在卓长卿身上。

卓长卿只觉心头一跳，一阵温馨的感觉，隐隐从心底闪过，这种难言的滋味，竟是他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

于是他在心底长叹一声，一瞬之间他仿佛又觉得眼前这犹如依人小鸟般的少女，不可能做出方才那种血淋淋的事来。

此刻东方已露曙色，大地已由黝黑而渐渐变得光亮了起来。

那绝色丽人秋波一转，看到城廓下的郊野上，电也似的驰来了两条淡红人影，嘴角突然泛起一丝冷笑，娇柔的幽怨之色眨眼之间一扫而空，蓦地一折柳腰，冷笑着道：“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那些人就算是我杀的好了。”

纤掌一扬，玉指微飞如兰，突然直划到卓长卿的眼前，卓长卿方自一怔，却见这双兰花般的王掌已自划到自己鼻侧的沉香前。

这一招来势有如闪电，不但丝毫没有先机，而且卓长卿再也不会想到这位温柔笑语、蹙眉轻颦的少女会对自己骤下杀手。

他大惊之下，身形倏然而退，却见那绝色丽人冷笑一声，叠在腕上的袖子，突然像流云一样飞了出来，带着一般侵人的冷风，又挥向卓长卿的面门，脚下莲足轻点，已由她自己方才立足的那城垛，轻灵地掠到卓长卿方才立足的城垛之上。

这一招更是大出卓长卿意料之外，此刻他脚下业已是悬空，而且眼看去势已竭，那绝色丽人看到眼里，目中露出得意之色。

哪知卓长卿突然凌空微一拧身，反手一招挥凤手，竟硬生生的划向那片有如流云般的罗袖，掌风如刀，嗖然作响。

那绝色少女目光一变，罗袖反卷，柳腰轻拧间却用另一只手“唰”的击出两掌，莲足在城垛上一点，倏然又自斜踢一腿。

这绝色少女不但身法奇诡，招式间变化之快，更是无与伦比，这两掌一腿，竟生像是在同一刹那间发出的。而且掌虽纤柔如玉，掌风却是虎虎惊人，显见招招含蕴内力。

卓长卿剑眉微挑，肩头微晃，手掌突然一穿，身形迅如飘风般斜斜一窜，竟从那绝色少女的掌风腿影中斜掠出去。

这一掠之势，竟有两丈，那绝色少女似乎微吃一惊，倏然住手，转身望去，却见这英挺少年已卓立站在自己身后的城垛之上。

她嘴角向下一撇，冷笑着道：“你不是要捉住我替那什么快刀会报仇吗？现在你怎么不——”

哪知卓长卿突然厉叱一声道：“正是。”

左掌倏扬，食、中两指微曲，探骊取珠，疾点那绝色少女的双目，右掌掌缘斜立，“唰”的击向左肩。

那绝色少女语犹未了，亦自想不到对手说打就打，她年纪虽轻，但却远比卓长卿狡黠，方才卓长卿一路狂追，她虽不愿和来人朝相，但自恃轻功，认为别人定然无法追及自己，是以也不以为意，只想将那人远远抛开。

哪知卓长卿越追越近，她悄悄回眸一望，才发现追自己的这人轻功之高妙，简直惊世骇俗，她乃绝顶聪明之人，心下一思忖，知道自己并不能将人家抛开，是以就在城墙上驻足而候。本来她还想乘着那人掠上城墙时，猝然击出一掌，将来人毙于享下，但她一看到人家掠上墙头时的身法，却又改变了主意。

等到卓长卿疾言相询，她惊于这少年武功之高，是以并未出手，可是却己暗藏杀机，后来她望到远远奔米的两人是自己的帮手，便毫不犹疑地粹然发出一掌。

但此刻她一见卓长卿之出手，不禁芳心暗骇，只觉对方击来的掌势之中潜力刚猛，竟又大出自己的意料之外。

她哪里知道卓长卿轻功虽妙，却非所长，若单论轻功，他并不比这少女高出许多，但若论及内力，那就远非这少女所能及了。

他全力击出两掌，眼见已堪堪触到那少女的娇躯，她却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不避不闪，心中不禁有些后悔，生怕自己的这一掌一指，出力过猛，而将这少女击毙。

须知他面上虽因身世之惨痛，以及多年的空山苦练，而显得有些冷酷，其实他却是至情至性之人，此刻虽觉得这少女言笑无常，性情仿佛甚为狠辣，但他却终不忍心将一个初次见面的少女伤在掌下。

他此念既生，方想撤回掌力，哪知这少女突然娇躯一仰，两只罗袖，突又倒卷而出，眨眼之间，但觉红影漫天，两只带着寒风的罗袖，已四面八方的向他挥了过来。

此刻他们立足之处，俱在城头之上，那城垛周围不过三数尺，虽是栉比而立，但中间却也空着三数尺一段距离。

是以他们动手之时，更时时照顾到脚下，不然一个踏空，自己纵然身手高妙，但身法之间却也难免因之受到伤害。

但这少女的两只罗袖，此刻施展开来，无异两件犀利的外门兵刃，动手之间，元疑要占许多便宜。

第六章　无双罗袖

卓长卿怜意方生，人家两只罗袖已自挥来，剑眉微轩，双掌一反，掌风便自冲天而起，呼地将漫天袖影挡了回去。

但这绝色少女的两只罗袖，长几达丈，飞舞之间不但招式诡异，而且收招变招之间，奇诡迅快，更是武林罕观。

卓长卿此刻身手已是展开，双腿屹立如山，招式虽然推动得较缓，但从他双掌中带出的掌风，却像是一道铜壁，堵在那绝色少女的袖影前面，但一时之间，还是守多攻少。

那少女秋波流转，望到城下的两条淡红人影，此刻已自掠至城脚，目光突然一凛，左手罗袖呼的一声，有如一道经天彩虹，斜斜的划了个半弧，电也似的卷向卓长卿的右臂。

右手罗袖却突然一收，便又齐腕叠起，露出一双莹白如玉的纤手来，娇躯微拧，玉腕稍沉，骄指疾点卓长卿肩井。

这样一来，她身法也随之大变，须知她左袖长挥，右手短攻，一长一短，距离差着老远，但出招之间，却未因之而丝毫不便，只见她娇躯宛转，突而远攻，突而近取，身法之诡异、奇妙，又远在方才之上。

卓长卿一代大侠之子，自出生之日始，便受乃父亲熏炙，扎下了极好的武功根基，此后更得到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人物青睐，破例收为门下，十年苦练，成就岂在小可。

七十年前，武林正值最为纷乱之时，其时正邪两派，高手辈出，不但武当、少林、昆仑这几个久据武林霸业的名门正派，人材济济，邪派之中，更是出了几个天下侧目的魔头，掀动着风浪，使得武林中人，个个惶然难安。

而司空尧日却就在这时候，出道江湖，不到数年时间，不知做过多少件惊天动地的事来，掌毙大汉三凶，剑劈南荒一怪，十二连环坞中，单身孤剑，扫荡群魔，使得他和当时武林中另一位高手古鲲，被天下武林尊为天地双仙。

这天仙司空尧日，自疚于早年杀孽太重，晚年便深自收敛，只是他生具孤洁之性，一生之中，独来独往，直到晚年，非但无妻无子，就连徒弟，都没有收过。

但他在黄山始信峰下，因稍迟一步，而使他故友地仙古鲲之徒卓浩然夫妇双双毙命，心里正有些自责，再加上卓长卿过人的天资、至性和性格，竟得到这从不轻易传人的武林异人的青睐。

于是他才动了收徒之念，而天仙司空老人的一身绝技也因之有传。

须知这司空老人武功渊博如海，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他都有所深猎，晚年收徒，自然爱护倍加，卓长卿也因之不但武功，门派之知识，亦是超人一筹。

但此刻这绝色少女这种诡异的身法，卓长卿搜遍记忆，却还是看不出她的派别来。

朝夕初升，使得她的身形，看来有如一团流动的火焰，卓长卿心中一动，突起长啸一声，身形有如神龙般冲天而起。

那绝色少女螓首微抬，只见他这一拔之势，竟然高达三丈，他那凌空飘舞的衣衫，虽是一片黑色，使她看来犹如一只玄鹤，但他脚下那双朱履之底却是仍然洁自，仅是些许尘迹，显见他走之时，脚底完全踏在地面上的时候不多。

她芳心方才暗骇，不知对方此举，藏着什么厉害的后着，身形不禁微微一仰，向后滑开五尺，全神凝注，观其后变。

哪知卓长卿身形在空中毫无变化，就又飘飘落了下来，那绝色少女又自一怔，却见他那英俊的面目上，此刻望去有如寒冰。

此刻那两条远远掠来的淡红人影，已是掠至城脚，却正是那在多臂神剑云谦寿诞之日翩然而未，技惊群豪的一双红裳少女。

这两个红裳少女一路追来，虽然绕了不少圈子，但终于找到她们要找的人，熹微的晨光中，只见她们面色嫣红，有如桃花，裹在那轻纱红裳之中的酥胸，也不住起伏着，显见是奔驰过急。

但稍一驻足，她们便又回复过来，抬眼一望那耸立的城墙，两人互望一眼，突然并肩跃起，罗裙飘飘，望之直如一双彩蝶。

两人齐齐掠至两丈，眼看势道将竭，左侧少女突然伸出右掌，轻轻一按右侧少女的左肩，娇躯便又借势而起，右侧少女却落到地上。

左侧少女凌空借势，掠上城墙，秋波一转，见到自己的主人轻轻伸手向自己打了个手势，便也微一颔首，一面伸手入怀，从怀中取出一条极长的红色彩索来，垂下一端。

城下那少女娇躯一长，凌空抓住那彩带，有如惊鸿般跃上城墙。

卓长卿长啸而起，翩然而落，目光森冷地在那绝色少女多上一扫，冷冷地道：“ 温如玉是你的什么人？ ”

原来他方才搜遍记忆，却仍看不出这绝色少女的身法，不禁大为惊诧。

他深知自己的师父之渊博，那么此事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少女的这种诡异的身法是某一个武林高手近年才创出来来。

苦思之下，他见到这少女的一身红裳，十年之前，黄山始信峰下那凄惨的一幕，突又电也似地从他心里闪过。

那一衣红裳、高挽云鬓的奇丑妇人，和那美丽的小女孩子的身形面容便又历历如在眼前。他仿佛又见到那红裳奇丑妇人——后来他已知道那就是丑人温如玉，正伸出她那干枯的手掌，冷酷地杀死了自己的双亲，于是眨目之间。他只觉心胸之中，热血翻涌，便自长啸一声，冲天拔起。

那绝色少女闻言也不禁微微一怔，秋波轻转，看到自己的帮手已自掠上城来，轻轻伸出玉掌，拢了拢云鬓，却乘便打了个手势，突又娇笑起来。

卓长卿目光瞬也不瞬地凝注在对面的这少女的身上，虽然心切亲仇，神智略有混乱，但像他这种内外兼修的武林高手，听觉毕竟不同凡响，这种情形下，他还是察觉到身后又有人来。

但是他目光却并未因之而从那绝色少女身上移开，只见她那娇媚的面目上，突又泛出春花一般的笑容，娇笑着道：“ 你认得温如玉吗？ ”

缓缓自鬓角放下玉手，又道：“ 你问我这干什么？ ”

卓长卿剑眉一挑，厉声道：“ 在下方才所问之事，你若不好好答复，就莫怪在下不客气了。 ”

他用尽全力，一招得手，便再也不肯给她喘息的机会，眨眼之间，便又攻出数掌，不但掌掌含蕴内力，而且着着都是攻向要害。

那绝色少女此刻玉容苍白，柳腰连闪，避开他这激厉无匹的数掌，芳心之中惊怒交集，她一生之中，从未受过有如此刻之挫辱，却又不知道这少年为什么要如此对付自己。

她娇纵已惯，从来不知有人，只知有己，此刻受了这种挫辱，哪里还有

心思去想别的，娇叱连声，王掌连扬，眨眼之间便和卓长卿拆了十数招。

那两个红裳少女小琼小玲，目中亦自各现惊骇之色，她们一向认为自己小姐的武功天下无双，却再也想不到达年轻而英俊的少年，竟有如此高的武功，竟把他的无双罗袖硬生生扯了下来。

她们稍微一怔，各自娇叱一声，也自展娇躯，扬玉掌，一连数掌，向卓长卿拍了过去，眨眼之间，但见那三条人影如火焰。漫天而起，而他们那种激厉的掌风，也使彼此身上的衣袂不断的飘舞起来。

她们的身形虽然动如流云，卓长卿却是静如山岳，像一座玄冰似的，屹立在这片火焰之中。

她们原先本来自恃身手，各有轻视之意，但此刻交手之后，却不禁各自心有戒惕，那绝色少女方才虽被卓长卿扯断衣袖，但那只不过是因为她出手之间，略有疏忽，而且也万万想不到卓长卿身在空中，还能施出内力。

此刻她警惕之心一起，出手虽仍然奇诡而狠辣，但却显见得较先前谨慎，再加上那两个红裳少女小琼、小玲，身如飞燕，袋如飘絮，功力虽不深，招式却颇高，那卓长卿功力之深，虽已如纯青之炉火，但此刻以一敌三，却未见占得上风。

朝露将干，旭日已升，道道阳光，如支支金箭，从东方云层的空隙中射了出来，新的一日，已经来临，但在这新的日子里，武林中又将生出什么新的变故呢？

卓长卿身形如山，双掌如电，虽然被围在这三个红裳少女的漫天袖影掌风之中，却没有现出丝毫一些败象。

可是交手一久，他心里却不禁有些恼躁，暗叹一声，忖道：“这三个女子若真是那丑人温如玉的门下，此刻我都不能取胜，还有什么希望胜得了她们的师父，还谈什么报仇？”

念头转到这里，不禁又自斥起来：“唉，师父叫我再过三年才能下山，我悔不该没有听他老人家的话——”

他心里这一自责自怨，身手自然就慢了下来，那绝色丽人娇叱一声，一双莹莹如玉的手掌忽然在那双破袖中一伸一缩，轻飘飘的拍出五掌，出掌时虽有先后，掌到时却浑如一体。卓长卿目一瞬，只见五只俏生生的掌影——几乎在同一刹那间向自己前胸、双肩拍来，招数之刁钻诡异，前所未见。

他心中不禁微微一惊，脚跟半旋，斜身一让，哪知眼前突又掌风大作，那小琼小玲的四只玉掌，也已拍了过来。

须知高手过招，差之毫厘，便可失之千里，卓长卿方才心神尚疏，此刻便让对方占了先机，眼见得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掌影，这些掌影也都已堪堪拍到自己的身上。

那绝色丽人嘴角方显一丝得意的笑容，哪知卓长卿突然肩头微塌，手腕向上一抖，他两只宽大的衣袖，就突然兜了上来，带着凌厉的风声，“呼”的划了个圈子。

那绝色丽人笑容顿敛，柳腰一折，倏然退了三步，却听小琼小玲同声娇呼，原来她们撤招不及，玉腕被衣袖扫着一点，只觉宛如刀划，痛彻心骨。

卓长卿冷笑一声，蓦然双手从袖中伸出，他以一招正宗的流云飞袖又复抢得先机，脚步微错，正待向那绝色丽人拍去，哪知城下突然传来轰然一阵长声，一个中气颇足的苍老声音在下面喝道：“长卿，好俊的功夫！”

卓长卿不禁微微一怔，双掌斜挥，孔雀开屏，“唰”的向小琼、小玲以

及那绝色而人各个拍出一掌，身形微偏，目光下扫，却见城下竟站着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一个满头自发的老者，排众当先而立，却正是那多臂神剑云谦。
原未卓长卿和这三个红裳少女在城头上激战，掌风红影，自然极为显目，有人远远看见，就奔来看热闹。云谦父子帮着快刀会的快刀了七料理了一下善后，本在着急着卓长卿的下落，一听城上有人激斗，就飞也似的奔了过来，果然看到卓长卿站在一个城垛上，和三个身形流走的红裳少女在动手。
这时正当卓长卿双袖拂退了这三个红裳少女的攻势，云谦一见故人之子武功如此，禁不住高声喝起彩来。
临安城中，武林豪土云集，此刻赶未看热闹的，自然大半是练家子，看到卓长卿这一招“ 流云飞袖 ”自然也都识货。
这一声喝彩声，叫得卓长卿精神一振，口角含笑，手掌由外而内，“ 呼 ”的又划了一个半圈，当胸一合，由合而分，突又挥了出去，刚好和那绝色少女击来的一掌相击，那绝色少女口中闷哼一声，飘飘向后退了五尺，退到另一城垛上。
卓长卿这一招不但姿势曼妙，攻守兼备，而且他这双掌一合，显见是在向城下的群豪见礼，群豪见这少年竟在这种情形下施出这种招式来，却又运用得那么恰到好处，不禁又轰然喝起彩来。
多臂神剑手捋长须，哈哈大笑，侧顾云中程大声道：“ 中程，你看看，人家这才叫虎父无犬子，只有这么样的儿子，才配得起我卓浩然卓老弟那样的父亲，就冲他这一招流云飞袖，武当山上的白石道人都未必能强他多少，唉，真难为他年纪轻轻，怎么学来的？ ”
这豪迈的老人见到敌人有后，不禁老怀大放，大声称赞起来，旁边的武林豪士一听在城上动手的少年竟是昔日名震天下的中原大侠之子，不禁暗中传语，都道此少年了得。
那绝色丽人粉面凝霜，全神攻敌，下面的话，她根本没有听见，小琼小玲远远掠到另一个城垛上，伸出手腕，只见那玉也似的肌肤上，此刻已多了一道青紫的伤痕，心中不禁暗自一骇，自己才不过被衣袖沾着一点，就已如此，若是完全让那双衣袖扫着，此刻怕不早已腕骨尽折。
她们互望一眼，各个俱都花容失色，但那绝色丽人丝毫没有退意，出手反倒更见激厉，她心中虽已有情意，但也不得不一挺纤腰，再扬玉掌，又自和卓长卿动起手来。
城下群豪，指指点点，虽在暗中夸奖着卓长卿，却也不禁为这三个红裳少女的武功所惊，暗中各自奇怪，武林之中怎地会突然出来如许年轻高手。
大家仰首而观，只见城上的人影，身法变化得越来越快，小琼、小玲忍着手腕之痛，和那绝色少女展开有如狂风惊飙般的掌法，虽然好像已将卓长卿笼罩在她们的掌风威力之下。
但卓长卿屹立如山，双掌一挥，就是攻敌之所必救，那红掌少女的掌法虽是奇诡惊人，但却都被他轻描淡写地一一化开。
多臂神剑久闯江湖，武功虽然并非登峰造极，但他数十年来，身经百战，阅历之丰，却是丰富到极点，此刻看到他们的动手的情形，知道卓长卿已占上风，他有心让这初出江湖的少年在人前扬威露脸，是以哈哈又自笑道 :“ 中程，你看看，这三个女孩子的武功怎样？ ”
云中程微微一怔，还未来得及答话，却见云谦又朗笑道：“ 你知不知道她们就是昔年红衣娘娘的弟子，你看她这一招拂云手，使得又有多高，嘿，

这亏了是长卿在上面，若是别人的话他语声一顿，云中程暗中一笑，已知道他爹爹故意说出这三个少女的来历、武功只是为了显出卓长卿的武功之高来，遂接口笑道：“ 这要是换了孩儿我上去的话，不用十个照面，就得被她们打下来。 ”

他此言一出，群豪不禁又相顾色变，须知芜湖云门在武林中的地位极高，仁义剑客云中程更是江南武林中屈指可数的人物，此刻他们如此一说，群豪对卓长卿的看法，果自又是不同。

多臂神剑声如洪钟，他说的话，字字句句都传入卓长卿的耳中，他耳中听得这三个少女果然就是自己仇人的弟子，心里不觉热血沸腾，心神不禁又微微一疏。

那绝色丽人一声娇叱，小琼小玲红袖一拂，“ 唰 ” 的攻出四招，她却身形一转，转到卓长卿的左侧。

卓长卿身随念转，避开小琼小玲的四招，哪知却恰好转到那绝色丽人的身前。

那绝色丽人左掌当胸一推，右手五指，却微微分开，“ 唰 ” 的点向卓长卿胸前的四处大穴，旭日光下，只见她这十只纤纤玉指上的花斗，致致生光，但卓长卿自己心里有数，知道只要那汉子伸手一抹面上的汗珠，接着道 :“ 他老人家，在余杭城里——已遭了别人的毒手，小人们无能，连害死他老人家的仇家是谁都不知道。 ”

云中程目光四转，只见来往的行人，都禁不住向自己这边投来惊诧的目光，剑眉微皱，伸手拉起这气急败坏的汉子，道：“ 兄台且定定神，有话不妨入城再说—— ”

那汉子双手据地，却伏在地上不肯起来，一面连声道：“ 云老爷子，您跟我们总舵主是道义之交，这件事就全凭您老人家做主了。 ”

多臂神剑长叹一声，连连跺脚，云中程手上微一施劲，将那汉子从地上拉了起来，一起走回城里，此刻临安城里的武林豪士，正是人人惶恐不安，生怕又有什么祸事轮到自己头上来。到了云氏父子落脚之处，那汉子就将余杭的变故滔滔不绝说了出来，云氏父子这才知道，天目山麓的邻近各城，这几天来竟都是迭生惨变，那边的遭遇竟也和临安城里的快刀会和红巾会一样，不明不白地丧了性命。

江湖风波，虽本险恶，但百十年来，武林中却从未发生过如此惨酷的屠杀，因为在屠杀过后，这凶手究竟是谁？普天之下竟没有一个知道真相的。

多臂神剑云谦历经风尘，可说是武林经验丰富到了极点的老江湖了，此刻却也不禁全然没了主意，他虽有为江湖主持公道之心，却无为武林伸张正义之力，何况，他即使有着这份力量，却也无法寻得那冷酷而神秘的凶手呀！

他希望卓长卿回来时候，能带回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消息。

但由请晨而傍晚，由傍晚而深夜——

一直到夜已根深了，卓长卿却仍然没有回来，于是，多臂神剑在种种忧虑之下，又开始为这少年的安全而忧虑了。

在这一整天焦急的等待之后，他发觉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有许多值得疑惑之处，此本由那江湖巨富、武林神偷乔迁手上的三幅画卷开端，直到此刻，这乔迁却始终未再现过行踪。

于是，他对这事真实的目的开始发生了怀疑，难道那三幅一卷只是那魔头丑人温如玉的香饵，目的只是要将天下武林豪士都诱到这天目山来，然后

再逐个击杀，一网打尽。

这念头一经在他心中闪过，这久经世故的老人心中，也不禁开始泛出一阵阵寒意。

“因此那两个红裳少女才会禁止在没有上山参与此会之。前，就不得擅自离去——”

他暗中思忖着，推究着此事的真相。

“但既是如此，那么那限令他们在两日之中离开此城的，又是什么人呢？”

于是他又开始陷入迷乱的疑云之中，因为此事从头到尾，看来竟都大悖常理，自然不是任何人能够推测得出的。

多臂神剑长叹了一声，望着窗外的夜色，沉重他说道：“看来我们只有等到另一件流血的变故生出了，除此之外——唉！”

他沉重地结束了自己的话，又为之落入沉思里。

等待，是全然不同于追寻的，对一个尚未可知的谜团，有些人安于等待，另外一些人却急于追寻。

多臂神剑叱咤江湖，并不是安于等待的人，只是此刻他连追寻的目标都没有，除了等待，他是全然无能为力了。

而卓长卿呢？

这初入江湖的武林高手，却是在积极地追寻着他们急于知道的解答——那些冷酷、凶残的屠杀，是不是这三个红裳少女做出的呢？这三个红裳少女，为什么会做出这些事？她们是限令快刀会众人在两日之内离开临安的？抑或是禁止他们离开临安的？

而最重要的，他还是在急欲知道这三个红裳少女和自己的仇人温如玉究竟有着什么关系，如果她们真是温如王的门下，那么自己那不共戴天的仇人的下落，不是可以从她们身上知道了吗？

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得他不顾一切的朝三个红裳少女的去向追了过去，那时还是清晨，盛夏的阳光甚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

第七章　多事头陀

卓长卿极目而望，只见那两个红裳少女一左一右，搭在那绝色丽人的肩上，纵跃如飞地向城郊外一片大树林里掠去。

远远望去，只见这三条人影，在盛夏青葱的郊野上，几乎变成一抹红光，流星般地一掠而逝。

卓长卿掠下城时，远在她门之后，此刻便已落后了十数丈，这段距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卓长卿不再迟疑，连那黄衫少年的行止都顾不得看了，展动身形，飕然追去。

刹那间，那一团红影，已经闪入林木之中，卓长卿不由心中大急，双臂一张，身形有如鹰隼般掠了起来，掠人林去——

哪知他身形方落，一团光影，带着激厉的风声，蓦地当头向他压了下来，一个有如洪钟般的声音厉叱道：“站住！”

卓长卿倏然一惊，眼看自己箭一般的身形，已堪堪被那团青蓝的光影卷入，口中闷哼一声，身形蓦然一挫，竟借着体内真气的收转，硬生生地将自己前进的力道变为后退，蜂腰微拧，行云流水般地后退了三步。

他这种身形的转折变化，可说是足以惊世而骇俗的，只听那团光影之中，也不禁为之发出一声轻轻的惊讶声。

卓长卿长袖一拂，挺逸的身形，便自倏然顿住，只有身上的长衫，仍在不住波动起伏，看来像欲随风而去。

他全身的真气自随着衣袖之一拂而满聚臂上，但那团光影，却未跟踪击来，他心中不禁微微一怔，闪目望去，只见一株树干粗大、枝叶浓密的树前，卓然站着一个身躯魁伟高大的和尚，双臂向前伸得笔直，手中横持着一只精光雪亮的佛门兵刃“如意方便铲”，铲上的铜环，兀自叮　作响。

卓长卿不禁又为之一愕，不知道这魁伟的僧人，为何突然向自己出手，目光转动处，只见这魁伟的僧人，脸上怒容满面，一双环目，威光毕露，正自瞬也不瞬地望着自己。

卓长卿不禁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却又奇怪，哪知那魁伟僧人紧紧地瞪了他半晌，突然暴喝一声，手腕一翻，将掌中的如意方便铲舞起一团光影，一面厉声喝道：“你这小伙子，看未倒蛮像人的，哪知却是个衣冠禽兽。”

手腕微伸，哗然一看，那只精光雪亮的方便铲，又自笔直地伸了出来。

那僧人却又喝道：“洒家今天非教训教训你不可。”

卓长卿脚步微错，倏然滑开五步，心中更是惊诧莫名，不知道这魁伟的僧人怎的好端端骂自己是“衣冠禽兽”。

他心念一转，剑眉微轩，朗声叱道：“小可与大师素不相识，大师如此大骂，不知所为何来——大师若是那三位姑娘一路——”

话犹未了，那魁伟僧人却又暴喝一声，圆睁环目，叱道：“你这小子真正气煞洒家了，洒家且问你，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对人家少女无札，你不是个衣冠禽兽是什么？”

语声方落，那条精光雪亮的方便铲已自满带风声，朝卓长卿拦腰一扫。

卓长卿既惊且怒，微一倾身，那条方便铲，便已堪堪从他身侧扫了过去。

树后的那两个红裳少女“噗哧”掩口一笑，又将螓首缩回树后，卓长卿心念转处，知道这鲁莽的头陀必定是受了这些狡黠的红裳少女的愚弄，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就向自己动手。

他不禁在心中暗骂这僧人的鲁莽：“ 若换了别人岂不要被这一铲打得拆首。 ”

长袖再拂，身形猛转，乘着这方便铲去势已将竭，嗖地往树后掠了过去。

哪知道魁伟的僧人虽鲁莽，武功却绝高，手腕一挫，竟硬生生将这条方便铲带了回来，寒光一榴，又自挡在卓长卿身前。

卓长卿虽不愿和这多事的头陀多作纠缠，惹些没来由的是非，但于此刻却仍不禁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大喝一声，道：“ 哪见你这僧人怎么如此鲁莽，连话都不问清楚，就胡乱—— ”那魁伟的僧人暴喝一声，截断了他的话，横时一带，左手一抄，阴阳把式一合，将那条重量几达百斤的方便铲，挥动得犹如草芥铲头，铜环连声响动间，已又击出数招。

刹那之间，风声满林，寒光挥动间，树梢的枝叶纷纷坠落，但被卓长卿的掌凤一激，又远远飞了出去，生像是秋凤中的落叶。

卓长卿长衫飘飘，潇洒而曼妙地将这盅天压下的铲影轻易地化解开会，目光却不时扫向树后，生怕那三个红裳少女乘隙逸走。

但那株巨树周围竟几达三人合袍，树后面的红裳少女究竟走了没有，卓长卿根本无法看到，他缓缓移动身形，想往树后移去，只是那僧挥舞出的铲影，却犹如一堵光墙，挡住树身前面。

数十招一过，卓长卿已自看出这僧人所施的招式，不但功力极深，而且是嫡传的少林心法降龙罗汉铲。

这种沉重的外门兵刃，配合着这种外家登峰造极的武功，一经施展，威力可说霸道已极。这种刚猛的武功，正有如一个刚强的汉子，宁折而毋曲，卓长卿知道除非自己以绝顶的内家功力，将这鲁莽僧人震伤，否则只有守而不攻，除此之外，你着想以招式来破解，却不是容易的事。

他虽然气恼这僧人的鲁莽多事，却也不愿将个素无怨仇的人伤在自己掌下，又拆了十数个照面，他心里越加急躁，招式的施展间，也不觉加了几分力道，只将那条重达百斤的如意方便铲，有时一招尚未施展开，就被震得飞了开去。

但是僧人大吼一声，腕时伸缩间，却又立刻将这空隙填满，只见他宽大的袈裟，都缩到时上，露出一双虬筋纠结的铁臂来。显见他的外家功力，已是登峰造极。

又是数招拆过，卓长卿长袖一拂，身形突然溜开，远远退到七尺开外，那魁伟的僧人愕了一愕，铲身一横，方待追击，却见卓长卿轩眉一笑，用一根手指指着他笑道：“ 我知道你是谁了，你可是嵩山少林、达摩院首座上人空澄大师的弟子？ ”

那僧人果自一怔，道：“ 你怎么知道洒家的师承？ ”

卓长卿笑道：“ 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

那僧人又为之一怔，半晌说不出话来，卓长卿目光一转，道：“ 你既然不知道我是谁，怎敢和我动手？ ”

那僧人目光一呆，威光尽敛，暗中忖道：“ 是呀，这厮年纪虽轻，武功却高，说不定有什么特别来历。 ”

卓长卿又自冷冷一笑，道：“ 你可知道方才那三个红裳少女是谁吗？ ”

那僧人伸出巨掌，摸了摸前额，却听卓长卿又自冷冷笑道：“ 你连她们的姓名来历都不知道，就敢胡乱帮她们出手，你可知道方才那三个红裳少女，其实是三个女强盗吗？ ”

那僧人暗叹一声，忖道：“是呀！我连她们名姓来历都不知道，怎么就胡乱听信了她们的话呢？这少年看来也不像是个坏人呀！”

目光一抬，嗫嚅着问道：“阁下是谁？此话可果然是真的吗？”

卓长卿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像是在暗笑这僧人的莽撞，面上却故意森冷地笑道：“你快帮我把那三个女强盗抓住再说，否则——哼。”

“哼”声犹自未落，他的身形已如离弦之箭般窜到树后，目光扫处，却见树后空空，哪里还有那三个红裳少女的人影。

他暗中一跺脚，也顾不得再和那僧人多说，身形轻折，朝树林深处飞掠而去。

那僧人怔了半晌，望着卓长卿的人影，消失在林木深处，心中却不禁暗骂自己怎么今日又做了无头无尾的糊涂事。

原来他行脚至此，贪图风凉，又懒得挂单，昨夜就在这浓密的林木中歇下了，今晨一觉醒来，却见有三个红裳少女飞也似他掠进树林里，像是在逃避着什么东西似的。

那三个少女一入林中，一眼望到林中的巨树下，躺着一个长大僧人，身旁横放着一柄精光雪亮的方便铲，似乎也微微一惊，六道秋波一起在他身侧的方便铲上扫了几眼。

其中一红裳少女就微频黛眉，朝他深深一福，道：“大师救命，后面有个人要……要欺负我们，已经追过来了。”

这魁伟的僧人生性最是喜欢多管闲事，出道以来，已经不知惹下多少事端，此刻一听此话，立刻翻身跳了起来，伸手一抄身侧的方便铲，拍胸道：“有洒家在这里，你们还怕什么，有什么事，洒家完全做主。”

那三个红裳少女媚目一转，却见卓长卿已如飞掠来，连忙躲在树后，却教这僧人和卓长卿糊里糊涂地打了场架。

此刻，他呆呆地站在树下，脑中却仍然是混混沌沌的，不知道在玄衫少年和那三个红裳少女之间究竟是有着什么纠纷。

此刻，他虽已不完全相信那三个红裳少女的话，可是对卓长卿的话，他也有些疑惑，知他武功虽已登堂人室，临事却并不老练，江湖上有许多人故意捉弄他，他吃了亏去也不知道。

他怔了半晌，将右掌的方便铲，倒曳在地，左掌又自一拍前额，摇头叹道：“真奇怪，那少年怎会知道我的师承的，他又不认得我。”

倒曳着的方便铲，方一转身，哪知树梢林叶深处，突然传来“噗哧”一笑，笑声之娇柔轻脆，生像百啭黄莺。

他微吃一惊，横持起方便铲，抬头望去，一个满身红裳的绝色丽人伸出一只纤纤玉掌，抓着一只柔弱的树枝，全身竟笔直地垂了下来，却用另一只玉手，整理着鬓边的发脚，正自垂首嫣然含笑。

翠绿的叶木掩映中，只见这红裳少女，更是美如天仙，生像是绿叶之中一朵娇艳的花。

有风穿林而过，吹得树梢的枝叶，簌然发出阵阵清籁。那绝色丽人的轻红罗衫，也随着微风清柔地飘起。

罗袖垂落，玉臂宝莹，更像是在这红花绿叶之中，多添了那绝色少女果然伸出玉掌，轻轻一抹眼睑，然后娇柔地叹了口气，道：“大师，不瞒您说，我确实会些武功，但是却万万比不上那个穿着黑衣服的家伙，自然一也万方比不上大师您了。”

多事头陀缓缓放下手中横持着的如意方使铲，脸上露出自种怜惜的神色来，那绝色丽人秋波一转，轻轻垂下罗袖，将自己娇柔而纤弱的身躯婉转一折，文叹道：“ 其实大师您也该看得出来，我——总不该像个女强盗吧。 ”

多事头陀一双神光棱棱的环目，此刻不禁为之尽敛威扬，一拍前额，终于又将心中最后一个疑问问了出来，“ 不过，姑娘方才存身在这树上面，洒家和那小子竟然全不知道，姑娘这身话声未了，那绝色少女又咯咯笑了起来，掩口道：“ 大师，您又糊涂起来，您看，这树林里面林叶这么浓密，风又很大，风吹得树叶子簌簌地响，别说我了，就算比我再笨一点的人爬上树，恐怕大师也未必听得出来哩。 ”

她娇丽如花，语音如驾，婉转娇柔他说出这番话来，看这鲁莽的头陀再也深信不疑，秋波中不禁露出得意的神采来，但她却不知道在她说这话的时候，树梢果然爬上一个人去，正如她自己所说，此刻凤吹林木，她根本无法听得出来。

原来卓长卿掠到树后，眼见树后空空，心中一急，就追下去。

但追了两步，他心中一动，暗想人家已走了不知多久了，自己根本就未必追得上，而且在这种漫密的丛林里，自己纵然追上，说不定反而会受到人家暗算。

心念至此，他脚步不禁停了下来，哪知却突然听到一声大子。 ”

这次轮到那绝色丽人一怔，却听多事头陀又复笑道：“ 洒家此次南游以来，又管了不少的闲事，别的不说，洒家竟欠了别人的一万两银子的债，小姑娘，你想想，洒家身上除了这方便铲还值几个钱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怎么还得了人家的债,所以么……哈哈,听到天目山上这等事,洒家就赶来了。”

那绝色丽人娇美的脸庞上喜动颜色，秋波一转，娇笑道：“ 那么，我若是替大师还了债，大师可不可以再帮我一个忙呢？ ”

多事头陀身躯一直，大声道：“ 那若是好事，洒家不要你的银子也行，可是你若要想叫洒家做些不仁不义之事，——洒家先一铲打扁你。 ”

躲在林叶中的卓长卿不禁暗赞一声：“ 这多事头陀虽然鲁莽，却不失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 ”

目光下望，却见那绝色少女又笑道：“ 我怎会请大师做不仁不义的事呢？ ”

秋波一转，袅娜前行两步，又笑道：“ 大师，你有没有看过那三幅画呀——就是上面画着宝剑、黄金和一个女孩子的那三幅画。 ”

多事头陀一双环目在那少女面前一扫，突又哈哈大笑了起来，连声道：“ 洒家真是糊涂，洒家真是糊涂，难怪看着你好生面熟，原来你就是那幅画上的女子，好极好极，洒家正好问你，你在天目山上，究竟弄些什么花样，而能难倒这些不远千里而来的武林群豪？你那些黄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你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

多事头陀一连串问了三句，却也是躲在树上的卓长卿以及不远千里跋涉而来的天下武林群豪心里想问未问出来的话。

那绝色丽人秋波转了两转，忽又“ 噗哧 ” 一声，娇笑起来，缓缓说道：“ 您一连串问了人家这么多问题，叫我怎么回答您才好呢——这样好了，我索性带您去看看，这么您不就全知道了吗？ ”

卓长卿居高临下，只见这少女笑起来有如花枝乱颤，头的鬓发，也不住随风飘舞，不禁暗中自忖道：“ 我在书籍上常常看到尤物二字，却始终不知

道要怎样的人能称得上尤物，今见了这少女，才知道尤物是什么样子，唉——看来普天之下除了她之外，恐怕也再难找出一个这样的人来了。”

一念至此，忽又想到自己的爹爹在教自己念书之时，常常说的几句话来。

一时之间，他像又看到他爹爹正带着满脸慈祥亲切，却又正气肃然的神情，站在他眼前，手里拿着一本书，反反复复地教他念着书上的词句，每当读到“孔日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一类话时，爹爹就会为这掩卷叹息。

“爹爹终于成仁取义了，他一生之中，该没有什么叹息、惭愧的事了吧，但是爹爹为何又死得那么不值得呢？您老人家为别人之死叹息，可是此刻茫茫天下，又有谁会为您老人家的死叹息呢？”

他心中思潮翻涌，一会儿想到爹爹妈妈，一会儿又想到自己快乐的童年，但快乐的童年逝去永不再来，死去的双亲也永不会复生了。

在这翻涌的思潮中，却似乎有一点红色的影子越来越大，终于凝成那绝色丽人的身形，似乎又娇笑着伸出一双有如春葱的玉手，柔声道：“这像一双杀人的手吗？”

“这像一双杀人的手吗？这像一双杀人的手吗？……”这话似乎一句连着一句，在卓长卿的脑海中撞击着、扩散着，他茫然闪起眼睛，哪知眼前却又浮动出自己爹爹的身影，满身浴血，正自戳指大骂：“我死了，你这不孝的儿子也不替我报仇，心里却在想着仇人的弟子，在想着她是个尤物，我要你这不孝的儿子又有何用。”

猛然一拳，打在自己脸上。

他大叫一声，从树桠下滚了下去，张目四顾，林中空空，不但自己爹爹的影子不见了，那少女和多事头陀也失去踪迹。伸手一握，只觉掌心湿湿的，满是冷汗，方才竟似做了一场噩梦。但此刻噩梦已醒，他却不禁暗骂自己，怎么在这紧要关头上，却想起心事未，此刻那少女早已走得不知哪里去，却教自己如何找去。

又想到那少女求多事头陀一事，却不知又是什么事，多事头陀方才问她的三个问题，又不知她到底如何回答。

卓长卿虽是聪明绝顶之人，但到底年纪还轻，又是初入江湖，此刻面临着许多错综复杂之事，不禁呆呆地愕住了，茫然没有头绪。

第八章　香车宝盖

他呆呆地愣了半晌，本想笔直走向天目山，去寻那绝色少女，但转念一想，自己就算找到了她又当如何，何况偌大一座天目山，自己根本就未必找得到，想了想，不禁忖道：“我还是先去找到云老伯父子才是。”

他就像一个无主意的孩子，极需有个人能为他分解心中紊乱，他天性本甚坚毅，十年深山昔练，更使得他有着超于常人的智慧，但此刻心绪却一乱如是，他只当是自己处世经验不够，临事难免如此，却不知自己已对那少女有了一种难以解释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须知人们将自己的情感压制，情感反会在不知不觉中奔发出来，等到自己发觉的时候，这种情感却早已像洪水般将自己吞没了。

他长叹一声，走出林外，哪知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冷冷的笑声，回头望去，只见方才在城垛上和自己动手的黄衫少年，左手抚着下颔，右手放在左肋下，正望着自己嘿嘿冷笑。

他和这黄衫少年本来素不相识，方才虽已动过手，但彼此之间，却无纠葛，此时他心中乱成如麻，哪有心情再多惹麻烦，望了一眼，便又回身走去，一面在心中寻思，要怎样从那少女身上，找着她师父丑人温如玉的下落来。

“好大的架子，却连个女子也追不上。”

卓长卿愕然回顾，心想我与此人素不相识，他怎么处处找麻烦，那黄衫少年见他转回头，两眼上翻，冷冷说道：“阁下年纪虽轻，武功却不弱，真是难得的很。”

卓长卿又是一愕，心想此人怎么如此奇怪，方才出言讥嘲自己，此刻又捧起自己来，但语气之中，老气横秋，却又没有半点捧人的意思。

却见这黄衫少年放下双手，负在身后，两眼望在天上缓缓踱起方步来，一面又道：“只是阁下若想凭着这点身手，就想独占魁首，哼，那还差得远呢。”

卓长卿再忍不住心中的怨气，厉声道：“在下与兄台素不相识，兄台屡屡以言相欺，却是什么意思？”

那黄衫少年望也不望卓长卿一眼，冷冷接道：“在下的意思就是请阁下少惹麻烦，阁下从何处来，就快些回何处去，不然——哼哼，真得——哼哼。”

他一连“哼”了四声，虽未说出下文来，但言下之意，卓长卿又不是呆子，哪有不明之理，剑眉一轩，亦自冷笑说道：“这可怪了，在下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又与阁下何干，至于在下会不会惹上麻烦，那更是在下自己之事了。”

那黄衫少年双目一张，目光便有如两道利箭，射在卓长卿身上，冷冷道：“阁下两日之内若不离开这临安城，哼——只怕再想走就嫌晚了。”

长袖一拂，回头就走，哪知眼前一花，那卓长卿竟突然挡在他身后，身形之疾，有如苍鹰。

这一来却令得那黄衫少年岑粲为之一怔，只见卓长卿面带寒霜，眼如利箭，厉声道：“你方才说什么？”

那黄衫少年岑粲虽觉对方神势赫赫，正气凛然，但他自恃身手，且又是极端倨傲自大之人，双目微翻，冷哼一声，又自说道：“两日之内若不离开这临安城，哼——”

哪知他语犹未了，卓长卿突然厉叱一声，右手一伸，快如闪电般抓住他

的衣襟，厉声道：“ 两日之前，在那快刀会与红巾会房中留下字柬的，是不是你？ ”

黄衫少年岑粲再也想不到他会突然出手，此刻被他抓住衣襟，竟怔了一怔，随即剑眉怒轩，右手手腕一翻，去扣卓长卿的脉门，左手并指如剑，疾点向他腋下三寸，乳后一寸，着肋直腋、撅肋间的天池大穴，一面口中喝道：“ 是我又怎样，不是我又怎样？ ”

卓长卿右臂一缩，生像是一尾游鱼般从他两掌间缩了出去。只听啪的一声，黄衫少年岑粲，蹬、蹬、蹬连退三步，卓长卿身形也不禁为之晃了晃，原来他右臂一缩，便即向那黄衫少年的左手手背上拍去，那黄衫少年来不及变招，只得手腕一翻，立掌一扬，双掌相交，竟各自对了一掌。

黄衫少年岑粲内力就稍逊一筹，用的又是左掌，连连退出三步，方自立稳桩，面色一变，方待开口，那卓长卿又厉声喝道：“ 那么快刀会和红巾会的数百个兄弟的惨死，也是你一手于的事了？ ”

岑粲面色又是一变，似乎怔了一怔，随即大喝一声，和身扑上，双臂一伸一缩之间，已自向卓长卿前胸、双臂拍了三掌，一面喝道：“ 是我杀的又怎样，不是我杀的又怎样？ ”

卓长卿厉喝一声：“ 如此就好。 ”

眼看这黄衫少年的双掌，已堪堪拍到他身上，突然胸腹一吸，上身竟倏然退后半尺，双脚却仍像石桩似的钉在地上，只听又是“ 啪 ”的一声，卓长卿双掌一扬，和那黄衫少年又自对了一掌。

此刻他已认定这黄衫少年就是昨夜的凶手，心中不禁对那绝色少女有些歉疚，自己错怪了人家，是以对这黄衫少年也就更为愤恨，出手之间，竟尽了全力，双掌相交之下，那黄衫少年便又倒退一步，身形方白一晃，卓长卿的双掌便又漫天向他拍了下来，掌风呼呼，凌厉异常。

岑粲方才和他对了一掌，心知人家的掌力在自己之上，此刻掌法施展开来，便不敢走劈、撞、封、打、砍、推等刚猛的路子，只是到处游走，避开卓长卿的正锋，专以闪展腾椰、灵巧的拓式取胜，他身法本是以轻灵见长，此刻身手一展开来，只见卓长卿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四面八方都是他的影子，但每一出手，便无一不是击向卓长卿身上的要穴，认穴之稳、准、狠辣，端的惊人无比。

方才在城头上之卓长卿已和他动了次手，早就知道这少年武功不弱，但城头上面究竟太小，两人的身手都未施展开，此刻他见这少年轻功竟如此之妙，心中也不禁为之暗惊，越发认定那快刀会和红巾会中弟子之惨死，必是这少年干出的事，只是两人武功相差并不远，一时之间，他也未能就将这黄衫少年伤在自己掌下。

两人方自过了数十招，哪知远处突然飘来一阵阵悠扬的乐声，他们动手正急，先前并未在意，但那乐声却越来越近，而且声音极为奇特，既非弄萧，亦非吹笛，也不是啸笆管弦之声，只听这乐声尖细高亢，却又极为美妙动听，两人心中大异，都不知这乐声是什么乐器奏出的。

又当高手过招，心神一丝都松懈不得，两人心中虽然奇怪，却谁也不向乐声传来之处去望一眼，哪知又拼了十数招，乐声竟突然一顿，一个娇柔的声音喝道：“ 是谁敢在这里动手，还不快停住，你们有几个脑袋，胆敢惊动娘娘的凤驾。 ”

声音虽然娇柔，但却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卓长卿和岑粲听在耳里，心

中都不禁一动，暗暗忖道：“ 娘娘的凤驾，该不是皇帝娘娘前来出巡，这倒冲撞不得。 ”

两人同一心念，各自大喝一声，退开五步，转目望去，只见一行穿着轻红罗衫的少女，袅娜行来，手里各自拿着一段青色的竹子，但竹子却有长有短，也没有音孔，两人方才虽是动手拼命，但此刻却不禁对望一眼，暗忖道：“ 这又是什么东西，怎么吹奏得出来那么好听的乐声？ ”

原来两人都是初入江湖，足迹又未离开过中州，却不知道这些少女手中所持的“ 乐器 ”虽是一段普通的竹子，但彼此长短不一，吹奏起来官商自也各异，再加上她们久居苗疆，都得谙苗人的吹竹之技，又部久经训练，彼此配合得极为和谐，吹出乐声来，自然是极为奇特而美妙的了。

两人面面相觑，那黄衫少年突然两眼一翻，嘴角朝下一撩，作了个轻蔑的神色，转过头去，再也不望卓长卿一眼。

卓长卿微微一怔，心中不知是笑是怒，亦自转头去，却见这些手持青竹的红裳少女之后，竟是一辆香车，宝盖流苏，镂凤雕龙，衬着车上的鲜血缎垫，更显得郁丽华贵，不可方物。

车行极缓，车辕两侧，却有四个红裳少女，一手推着车子，另一手将手中所持的鹅毛羽扇，向车上轻轻扇动。

这些红裳少女看到卓长卿和岑粲愕愕地站在旁边，一个个面上都露出笑意，但却没有一人敢笑出声来，轻拈玉手，又将手中的青竹放到唇边，撮口而吹，眨眼之间乐声又复大作。这些红裳少女方自缓缓前行，数十双媚目却有意无意间向卓长卿和那黄衫少年岑粲瞟上一眼。

那岑粲飞扬桀据，平日自命倜傥风流，但此刻不知怎么，竟似为这种气派所慑，两只眼睛却是眨也不眨地望在这些少女身上，但却不敢露出一些轻薄之意，那卓长卿生性坚毅方正，更是连望也不望一眼，眼观鼻、鼻观心地站在路旁，但心里却自暗暗猜测，不知这些少女究竟是何路道。

片刻之间，这行奇异的行列，便缓缓在他们身前行过……

卓长卿正自猜疑，心中忽然门电般掠过一个念头，又自举目望去，只见那辆香车之上，坐着的竟是一个全身红衣的老妇，她那枯瘦的身躯，深深埋在那堆柔软的缎垫之中，衣衫鲜红，缎垫亦是鲜红，是以远远望去，竟分辨不出这老妇的身形来。

那四个缓推香车、轻摇羽扇的红裳少女，八道秋波，也望在这两个少年身上，但脚步未停，径自将香车推过。

这四个少女仿佛比前面吹竹的少女都较为大些，望去更是花容玉貌，风姿绰约，那种成熟少女的风韵，任何少年见了都会心动。

但卓长卿的目光，却越过这些少女娇美如花的面庞，停留在那枯瘦的红衫老妇身上。

这老妇不但通体红衫，头上竟也梳着当今闺中少女最为整行的坠马发，云鬓如雾，斜斜挽起，仍然漆黑的头发上，缀着了珠佩金环，在日光之中，闪闪生光。

但在这美丽的头发下面，却是一张其丑无比的面容，正自闭着双目，有气无力地养着神，那种衰老的样子，和她身上的衣衫，头上的发式，形成一种丑恶而可笑的对比。

卓长卿愕愕地思索牛晌，这辆香车已缓缓由他身前推了过去，岑粲的目光，也还留恋的望在那些红裳少女的背影上，阵阵清风，吹得她们身上的衣

衫微微飘动，和在地上的一片翠绿，映影成一幅绝美的图画。

岑粲回过头来，冷笑一声，又缓缓向卓长卿行去，哪知卓长卿突然大喝一声：“ 站住。 ”

声如霹雳，入耳锵然，岑粲不禁为之一惊，却见他喝声方住，身形已如苍鹰般地向那辆香车掠了过去。

那些红裳少女一起惊讶地回过头，吹竹的停了吹竹，摇扇的停了摇扇，岑粲暗付：“ 这厮又在玩什么花样？ ”

双足一顿，亦自如飞跟了过去，却见卓长卿已拦在车前。双目凛然发着寒光，望着那丰上的红衫老妇。

他生性方正，目不邪视，见到这行少女一个个面目如花，秋波如水，而且都值妙龄，便不敢去望人家，但心中却暗忖道：“ 这些少女怎么都穿着红衫？ ”

便举目望去，又见到车上的老妇那种诡异的装束，忽然想起十年之前在天日山下的奇丑妇人来，心中不禁又一动：“ 难道她就是丑人温如玉？ ”

但眼前这红衫老妇却苍老得很，仿佛年已古稀，他不禁有些怀疑。

“ 十年时日虽长，但丑人温如玉内功深湛，不该苍老得如此模样呀？ ”

犹疑半晌，忽然想到方才那娇柔的声音喊“ ……娘娘的凤驾…… ”，温如玉不是也叫红衣娘娘吗？

他再无疑念，大喝一声，身形暴起，挡在这辆香车前面，便又喝道：“ 阁下可是姓温？ ”

哪知那红衣老妇却仍自闭着眼睛，卧在车上，除了身上的衣袂被风吹得微微有些波动之外，她竟像睡着了似的，连眼皮都没有为之张开一下。

岑粲却不禁心中一动：“ 难道这像是已死了半截的怪物，就是名震天下的红衣娘娘吗？ ”

他方才眼中所见，心中所想，俱是那些红裳少女的秋彼倩影，几乎看得痴了，想得痴了，心中哪有余隙来思考这问题。

但此刻他见了卓长卿的神态，双目便也不禁望在这奇丑老妇身上。

走在最前的两个红裳少女，此刻突然一起折了回来，纤腰微拧，便自一边一个，站在卓长卿身旁，各自伸出一只纤掌来，拍向卓长卿的肩上，另一只手拿着的青竹，电光也似的点向他双乳上一寸六分处的膺窗大穴，口中却娇声笑道：“ 娘娘睡着了，你乱叫什么？ ”

卓长卿口中闷哼一声，双臂一振，那两个少女便已抵受不住，向后连退三步，方才站住，花容却已变了颜色。

但那车上的老妇，却仍动也不动，卓长卿冷哼一声，跨前半步，双臂斜斜划了半圈，突然电也似他当胸推出，口中喝道：“ 姓温的，十年之前，始信峰下的事你忘了吗？ ”

掌风虎虎，余锋所及，立在车辕旁的红裳少女身上，竟都不觉泛出一阵寒意，身上的衣衫也被震得飞扬了起来。

那红裳老妇双目仍未张，身形亦未动，但一双本已落在缎垫上的长袖，却“ 呼 ”的一声，反卷了起来，像是长了眼睛似的卷向卓长卿的双掌。卓长卿大喝一声，双掌一翻，不避反迎，五指箕张，电也似的抓向那两条长袖。

他双手这一翻，一抓，看似乎平淡无奇，其实却快如奔电，劲透指端，正是淮南鹰爪门中登峰造极的手法，就算淮南鹰爪门当今的掌门人亲自使出这招来，也未必能强胜于他，方才在城垛上，他便以这同样的手法撕落了那

绝色少女的一双罗袖。

此刻他立在地上，又是全力而发，劲力更何止比方才强了一倍，原想只一招就要将这老发的长袖扯落。哪知这双长袖竟生像是长了眼睛，突然一伸一缩，竞自从他双掌中穿了过去，袖脚笔直地扫向他胸前的乳泉穴上。

卓长卿心头一凛，拧身错步，刷地向后退出一步，却见那老妇冷笑一声道：“ 你门还不给我把这小子拿下来。 ”

长袖一缩，又自落在垫上，立在车辕两侧的少女，却突然掠向卓长卿，四柄线白的羽扇，分做四处，却在同一刹那间向他拍了下去。

卓长卿双目已赤，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此刻正好整以暇地坐在自己面前，十年郁积在心中的仇恨，此刻便像山洪似地爆发了出来，以臂一圈，已在这四个手持羽扇的红裳少女的四只玉腕之上，各个划出一掌。

四个红裳少女万万想不到这少年招式竟是如此之快，玉腕一缩，各自后退一步。

卓长卿大喝一声，并不追击，却又向车上的老妇扑了过去。

哪知他身形才展，已有五根青竹并排向他点了过去，当中三根点向他前胸华盖漩极三处要穴，旁边两根出手的部位更尺刁钻，虽是落空而出，却生像是等着他身子自己送上去似的。

卓长卿嘿嘿冷笑一声，根本来将这五根青竹放在心上，双掌一扬，又是“ 呼 ”的一声，面前的三根青竹便电也似地退了回去。

他掌力尚未使尽，身后可是同声袭来，他头也不回，反手一掌，哪知方才向他身侧的两招青竹此刻却突地向内一圈，宛如两条飞驰而来的青蛇，噬向他左右两肋之下。

他心中一动，知道自己此刻已落入人家配合得十分巧妙的阵式中，这些少女的武功虽不可畏，但自己若被这阵式困住，再要想脱身出来，确是大为不易，须知他动手经验虽不大多，但司空老人十年的教导，却使得他对高手时情况的判断，大异常人。

但此刻却容不得他多加思索，他身躯一拧，方自避开身侧的两条青蛇，那四柄其白如雪的羽扇，便又四面八方的拍了过来。

漫天扇影之中，还夹杂着根根青竹，只要他身法稍有空隙，这些青竹便会说不定点在他身上那一处重穴之上。

岑粲以他身手而观，此刻也已确定这坐在车上的老妇必定就是那红衣娘娘温如玉，因为普天之下，能够将袖上的功夫练入化境的，陈了这诡异毒辣的女魔头外，实在再也找不出别人来。

他眼见卓长卿被那些红裳少女困住，心下大为得意，而且他也看出这些少女所施展的身法，虽然和自己在芜湖云宅所遇的相同，但身手配合的巧妙，却又远在那些少女之上，不禁暗道一声侥幸。

起先他还以为红衣娘娘名震武林之霓裳仙舞阵也不过如此，今日一见，才知道他那次不过是较为幸运而已，不但那些少女身手较弱，而且人数也较少，显见是未能发挥这霓裳仙舞阵的威力，是以才被他容容易易地破解了出来。

他暗中忖道：“ 那日我遇着的若就是这些人，只怕那天便已栽在人家手里了。 ”

他虽然骄做自负已极，但那也只是表面上的神态而已，须知任何骄做之人，自己心中寻思之际必也并非一如他表面所显露的，这道理世上皆同，岑

粲自然也不例外。

他定睛而视，只见这霓裳仙舞阵之变化繁杂，配合巧妙，实令人无隙可乘，心中又不禁大为高兴：“这厮被困在这等阵式里，他武功再好，只怕也抵受不住吧？”

幸灾乐祸之心，使他更住前走了几步，想看得更仔细些。

哪知被困在阵里的卓长卿，情况并不知他所想象的不堪，此刻他虽已采取守势，但精妙的步法和凌厉的掌风，却使得那四柄羽扇，十四只青竹，空白舞起满天舞影，却也无法逼进他身前半步，但一时半刻，他却无法脱身而出。

这时岑粲不觉间，已行近那辆香车之侧，哪知身侧突然响起了一个尖锐而刺耳的声音，喝道：“住手。”

声调虽不甚高，但岑粲耳中却为之生出一种震荡的感觉，仿佛有人用只极尖锐的针，在他耳中戳了一下。

那些红裳少女身形本自旋舞不息，但喝声方住，岑粲只觉眼前一花，漫天红影缤纷，这些红裳少女竟都四下飘了开去，在卓然而立的卓长卿四侧围成一道圆圆的圈子。

回目一望，只见那红裳老妇，缓缓自车上站了起来，双目一张，神光炯然，她面上那种衰老之气，竟为之一扫而空。

卓长卿微微一怔，却见这老妇缓缓走到自己身前来，枯瘦的身材在宽大的衣衫中，宛如一根枯竹。

她缓缓而行，衣衫的下襟一直拖到脚面，使他看来有如蹑空而行，卓长卿心中不知怎的，竟突然泛出一阵无法说出的寒意，微一定神，方待开口，哪知这老妇已森冷他说道：“方才你说什么？”

卓长卿一挺胸膛，大喝道：“我问你十年前始信峰下的血债，你可曾忘了？”

这老妇利如鹰隼的目光，像利箭般在卓长卿身上一扫，冷冷的说道：“那么你就是那姓卓的后代了？”

卓长卿道：“正是。”

哪知道老妇目光一瞬，竟突然仰天长笑起来，笑有如枭鸟夜啼，令人难以相信这枯瘦而衰老的妇人，怎能发出如此高亢的笑声来。

笑声一顿，那被笑声震得几乎摇摇欲坠的枝叶，也倏然而静，却听这老妇已自缓缓道：“这数十年来，死在我手下之人，何止千数，我正自奇怪，怎么这些人的门人或后代，竟从无一人找我复仇的，哪知道——嘿嘿，今日却让我见着一个。”

目光一侧，又自望着岑粲喝道：“你又是谁？是否也是帮着他来复仇的？”

岑粲心中一凛，走前三步，躬身一礼，道：“晚辈和此人不但素不相识，而且——”

那红裳老妇冷哼一声，森冷的目光，凝注在他面上，接口道：“如此说来，你站在旁边，是存心想看看热闹的了。”

语声虽是极为平淡，但岑粲听在耳里，却觉一股寒意，直透背脊，倨傲之气为之尽消，怔了半天，方自恭声答道：“晚辈和此人有些过节未了，是以——”

哪知红裳老妇不等他话说完，又自接口道，“你是否想等他与我之间的

事情了后，再寻他了却与你之间的过节。”

岑粲微一颔首，却见她又纵声狂笑起来，一面说道：“好极，好极，看不出你年纪轻轻，倒还聪明得很——”

她话虽只说一半，但岑粲正是绝顶聪明之人，当然已了解她话中的含意，是说等会根本无须自己动手了，卓长卿已再无活路，自己岂非捡了个便宜，目光一转，却见这红裳老妇目光又凛然回到卓长卿的身上，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来，一整头上鬓发，缓缓向他逼近了去。

一阵风吹动，岑粲身上似乎觉得有些寒意，他知道刹那之间，此地便要立刻演出一场流血惨剧了。

卓长卿只觉心中热血奔腾，激动难安，十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等待这与仇人相对的一刻，于是十年的积郁，此刻便如山洪般的爆发出来。

只是多年的锻炼，却使他在这种情况下犹能保持镇静，因为他知道，此刻正是生死存亡悬于一线之时，自己若能胜得了这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朝得报，心中便再无牵挂之事，否则，这丑人温如玉也绝不会放过自己。

他努力地将心中激动之情，深深压制，抬目而望，只见那丑人温如玉也正在凝视着自己，一面不住点首道：“你这小孩子倒是长得有几分和那姓卓的相像，只是比他——”

卓长卿见这丑人温如玉此刻竟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生像是根本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又听得她提及自己的父亲，说话之时，神态自若，就像是说起自己的知交帮友一样，哪里像是在说一个被她残害的人。

他更是悲愤填胸，暗中调匀真气，只待出手一击，便将她伤在掌下。

哪知红裳娘娘温如玉话说到一半，语声突然一顿，身形毫未作势，只见她宽大的衣袂向左一扬，便电也似地朝立在右边的岑粲掠了过去，伸出右掌倏然向岑粲当胸抓去。

岑粲心安理得地站在一边，正待静观这玄衫少年的流血惨剧，哪知这红衣娘娘竟突然向自己掠了过来，心中不由大惊，方待拧身退却，快如飞矢，又是在岑粲万万料想不到的时候出手，岑粲身形还未来得及展动，前胸的衣襟，已被一把抓住。

他片刻之间，一连两次被人家抓住前胸的衣襟，虽说两次俱为自己意料不到，是以猝不及防，但终究是十分丢人之事，心中羞恼交集，眼看这红衣娘娘的目光，冰冷的望着自己，既怯于她的武功，又怯于她的声名，便不敢贸然出手，只得惶声问道：“老前辈，你这是干什么？”

红衣娘娘温如玉阴恻恻地一笑，缓缓说道：“十年之前，黄山始信峰下，你是否也是在场人的其中之一？”

岑粲心中一凛，十年前的往事，闪电般地在心头一掠而过那时他还是个年龄极幼的童子，虽然在豪富之家，但却一直得不到父母的欢心，他生性偏激，就也越发顽劣，应该入塾念书的时候，他却偷偷地跑到荒坟野地中去独自嬉戏。

哪知，一天却有个羽衣星冠的道人突然像神仙似的自天而降，问他愿不愿离开家庭，去学武功，他一想父母与自己本无情感，自己留在家里也毫无意思，倒不如学得一身本事，也像这道人一样的能在空中飞掠，那该多有意思，便毫不考虑地一口答应了。

后来他才知道这道人便是名震武林的万妙真君，便和另两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跟着他一起到了黄山。

于是十年前黄山始信峰下那一幕惊心动魄的往事，此刻便又历历如在眼前。

飞扬的尘沙，野兽的嘶鸣，气魄慷慨的中年汉子，温柔美丽的中年美妇，跟在他身侧的幼童，和自己的师父见着他们时面上显露的神情，便也一幕幕自眼前闪过。

他想起那骨瘦如柴的红衫妇人，貌美如仙的天真女童，和最后发生的那一段惨剧，再看到眼前这玄衫少年对这红衣娘娘的神情，不禁心中大为恍然，忖道：“原来这玄衫少年度是十年前跟在那中年美妇身侧的孩子，这红衣娘娘便是杀他父母的仇人。”

又忖道：“那三幅画卷中的美女之像，便是方才在城墙上所见的绝色少女，而这绝色少女，想必就是十年前那貌美如仙的绝色女童了，难怪我见着那幅画时，便觉得十分眼熟，原来是这么回事。”

卓长卿方才见那丑人温如玉竟陡然舍却自己，而向那黄衫少年出手，心中方自一怔，但听到温如玉冷冷向那黄衫少年问出来的话之后，心中也不禁恍然而悟，忖道：“原来这黄衫少年就是十年前始信峰上的黄衫童子，”

便也熜到自己方才所见的绝色少女，必定就是那娇美女童，不禁暗叹一声，又忖道：“造化安排，的确弄人，十年前在那小小的一片山崖上的人，经过十年之久，竟又聚集一处。”

他却不知道造化弄人，更不止于此，非但将他们聚做一处，更将他们彼此之间的情仇恩怨，密密纠缠，使得他们自己也几乎化解不开哩。

那红衣娘娘一把抓住岑粲，却见他竟呆呆地愕住了，服中一片茫然，竟不知在想着什么，亦是大为奇怪，冷叱一声，又自喝问道：“你可是那万妙真君的弟子，哼哼，你那师父一生奸狡油猾，想不到收个徒弟，也是和他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岑粲微一定神，吭声道：“家师正是万妙真君，晚辈常听家师说起老前辈来，说他老人家和老前辈是多年深交，此刻老前辈如此对待晚辈，却叫晚辈好生不解。”

那丑人温如玉突又仰天长笑起来，长笑声中，连声说道：“多年深交，多年深交——”

笑声突然一顿，“好个多年深交，十数年来，便宜的事都让他占尽了，十年之前，我和那姓卓的无怨无仇，都是为了这个多年深交，才——”、她语声突又一顿，转过头去，向卓长卿森冷他说道：“我说我的，不管你的事，你爹爹的确是我杀的，你要报仇，只管冲着我来好了。”

目光再次转向岑粲，指道：“自从那日之后，你师父又不知算计了多少次，我只道是天下奸狡之人，再也奠过于万妙真君了，嘿嘿，哪知你这小鬼，也比他差不多少，我问问你，你方才既说与这姓卓的后人素不相识，怎么又说和他有着过节来了，你和这素不相识之人究竟有什么仇恨，你倒说给我听听看。”

岑粲不觉为之一怔，暗问自己：“我和这姓卓的有何仇恨？”

却连自己也回答不出，须知他对卓长卿极为妒恨，但这种妒恨又岂能在别人面前说出来，又怎能算得上是过节呢？

红衣娘娘温如玉望着他面上的神情，冷笑一声，又道：“你心里到底在打着什么算盘？快跟我老老实实他说来，否则……嘿嘿！”

手腕一紧，几乎将岑粲离地扯起。

岑粲剑眉一轩，抗声道：“晚辈所说句句俱是实言，晚辈素仰老前辈英名，又怎会对老前辈怀有不轨之心——”

话犹未了，猛然欺身一进，指戳时撞，双手各击出两招，左腿也同时飞起横扫温如玉右膝。

温如玉不禁为之一惊，再也想不到这少年会斗胆向自己出手，而且招招狼辣，无一不是击向自己要害，她武功再高，也不能不先图自救，手腕一松，错步仰身，倏然滑开数步。

岑粲胸前一松，亦自拧身错步，退出五步，须知他乃十分狂傲之人，虽对红衣娘娘有所怯惧，但心下亦大为气愤，此刻见自己微一出手，便使得她不得不放松手掌，不禁冷笑暗忖道：“原来她武功也不过如此。”

怯惧之心，为之大减，双手一整衣衫，又道：“老前辈口口声声讥嘲辱骂于我，实不知是何居心，家师纵然对老前辈有不是之处，但家师并未死去，老前辈却也不该将这笔帐算在晚辈身上呀？”

言下之意，自是暗讥这丑人温如玉只知以上凌下，以强凌弱，却不敢去找自己的师父算帐。

如此露骨之话，温如玉怎会听不出来，岑粲目光凝注，心想她必定又要仰天狂笑，或是暴跳如雷，哪知道望了半晌，这诡异毒辣的女魔头面上，不但连半点表情都没有，而且目光黯淡，想是正在想着心事，又像是根本没有听到自己的话。

这么一来，自然大大出了岑粲意料之外，转目一望，却见玄衫少年——卓长卿亦在俯首深思，他心下不禁大奇，自忖道：“这厮怎么如此奇怪，起先一副声势汹汹、目眦尽裂的样子，此刻却又站在这里发呆——”

转目一望，那红衣娘娘亦仍垂首未动：“这温如玉怎么也如此模样，倒像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想情郎的样子。”

目光四扫，只是那余个红裳少女，有的手持青竹，有的轻捧羽扇，远远围成一圈，竟也是一个个目光低垂，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岑粲人虽狂做，机智却深，此刻暗中冷笑一声忖道：“这些人一个个都像有三分痴呆，我却又留在这里做什么？”

须知他与红衣娘娘以及卓长卿之间，本无深仇大恨，虽对卓长卿有些妒恨，但忖量眼前局势，知道自己若还留在这里，非但毫无用处，只怕还要惹些麻烦，又看到这些人都在出着神，像是根本没有注意自己，心念一动，再不迟疑，回身便走，只希望那红衣娘娘不要又突然拦住自己。

走了几步，身后没有反应，他又忍不住回头望去，哪知方一回顾间，那红衣娘娘的面容，却又赫然在他眼前，一面冷冷道：“你师父现在在哪里？”

岑粲心中一阵剧跳，往前一窜七尺，方敢转回头，却听这红衣娘娘森冷地又追问一句：“你师父现在在哪里？”

岑粲暗叹一声，知道自己的师父必定做出一些非常对不起这红衣娘娘之事，心中一动，忽然想起她方才的神色，心想：“难道师父他老人家和这奇丑的怪物有着什么情感的纠纷？”

一念至此，不禁又向这丑人温如玉仔细看了两眼，只觉她不但丑得吓人，而且苍老已极，只怕肚上不会有任何一个男人会爱上这种女子。

心中转了几转，这狡黠的少年不禁疑云大起，沉吟半晌，方自说道：“家师现在何处，晚辈也不知道，老前辈与家师本是故友，怎的此刻却问起晚辈了。”

那丑人温如玉面上本是极其森冷的神色，突然变得十分奇特，目中威光尽敛，竟幽幽叹道：“ 我已将近五年没有见着他了，唉——不知他为什么总是不愿见我—— ”

目光一垂，又陷入深思里，像是在回忆着什么。

她这种情感的变化，看在岑粲眼里，岑粲不觉为之暗笑一声，知道自己方才的推测，并不离谱，奇怪的只是自己的师父年华虽已老去，却仍风度翩翩，不知怎的竟会搭上这种女子。

他却不知道那万妙真君尹凡之阴险狡诈，世罕其匹，果真为着一事，而骗了这丑人温加玉之情感，原来温如玉有生以来，从未有过一个男人喜欢过她，她面上虽然毒辣怪僻，其实心中又何尝不在渴望着一个男人的温情。

而尹凡就利用了她这个弱点，使得她全心全意地爱上自己，等到他觉得她不再值得自己利用，便一脚将她踢开。

这当然使温如玉痛苦到了极处，只是情感一事，偏又那么微妙，她虽然将他恨到极处，却偏偏又忘不了他，希望他能回心转意。

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情感，才使得她方才的神色，生出那么多变化，只是岑粲虽是尹凡的弟子，对这段事却一点也不知道。

这两人对面而立，心中各有所思，哪知远远站在一边的卓长卿，此刻竟突然以拳击掌，像是心中所思已有了决定，抬目四望一眼，便自如飞掠禾，口中厉喝一声，道：“ 姓温的，不管你是为着什么，我爹爹总是死在你的手下，今日你武功若强胜于我，那么你就一掌将我击死，否则的话，我就要以你颈上人头，来祭爹爹在天之灵。 ”

温如玉倏然从甜蜜的梦幻中惊醒过来，听他说完了话，面上不觉又泛起一阵阴恻恻的笑容，扫目一望岑粲，冷冷道：“ 你别想走！ ”

才转过头向卓长卿道：“ 我若一掌将你击死，那么姓卓的岂非再无后代，你爹爹的大仇，岂非永将沉于海底——哼哼，我先还当你是个孝子，哪知你却也是个无用的懦夫。 ”

卓长卿呆了一呆，他方才见了这丑人温如玉的身法，知道自己并无把握能够取胜，今日若想复仇，实是难如登天，本想乘着她和黄衫少年答话之际，借机一定，回到王屋山去，将武功苦练一番，再来复仇。

但转念一想，此刻大仇在前，自己若畏缩一走，又怎能再称男子，须知他本是至阳至刚之人，正是宁折毋弯的性格，心想便是今日抛却性命，也要和这红衣娘娘拼上一拼，他心中唯一顾虑的，只是自己若死了，又有谁会为爹爹复仇。

此刻这丑人温加玉的话，竟讲入他的心里，他一呆之后，呐呐说道：“ 我若死了，我爹爹相知满天下，自然有人会为他复仇的，但今日我若将你杀死，只怕连个复仇的人都不会有哩。 ”

丑人温如玉双目一张，威光暴现，但却哈哈笑道：“ 好个相知满天下，我倒要问问你，我老人家将你爹爹击毙已有十年，怎么就没有人来找我老人家为他报仇的？ ”

卓长卿不禁又为之一愕，不知道她说此活到底是何用意，沉吟半晌，突然朗声道：“ 我们姓卓的代代相传，做事但求心安而已，今日我若放了你，便将食不知味，睡不安寝，你多说也无用，何况——哼，你武功虽高，我却不畏惧于你。 ”

丑人温如玉哈哈大笑，说道：“ 好极，好极，我老人家就冲着你这份志

气，倒是要给个便宜给你占占——”
　　她语声一顿，笑容尽敛，冷冷又道：“今日你若胜不了我老人家一招半招，你便尽管将我颈上人头削去，祭你爹爹之灵，我老人家决不会说出半个不字。”
　　卓长卿冷冷一笑，道：“阁下名满天下，自然不会失信于我一个后生晚辈，这个我倒放心得很，只是——”他目光向那些围在四侧的红裳少女一扫。
　　丑人温如玉已自冷叱道：“你把我老人家当做什么人，难道我还要这些小丫头帮忙不成，今日你我两人动手，谁也不准有人帮忙，如果你胜了，你大仇得报，也——”
　　她语声一顿，像是轻微地叹气了一声，接道：“也不会有人找你复仇。”
　　卓长卿一挺胸膛，朗声接道：“如果阁下胜了，也尽管将在下颈上人头取去就是——”
　　温如玉微一摆手，冷冷笑道：“如此说来，我老人家还算给你占什么便宜？”
　　卓长卿怔道：“那便怎的？”
　　心中不禁大为奇怪，难道这魔头心肠变了不成。
　　却听温如玉一笑接道：“你若败在我的手下，只要代我做成一事，日后你再练武功，仍可找老人家来复仇，我老人家也不会怨你。”
　　此话一出，不但卓长卿大出意外，那岑粲心中亦自大奇，转念忖道，“这红衣娘娘要他做的事，必定比死还要困难十倍，若是她要与我订此赌约，我再也不会答应她的。”
　　侧目而望，只见那玄衫少年——卓长卿双拳紧握，目光低垂，正在想着心事。
　　卓长卿何尝不知道这温如玉所提了之事，必定万分困难，但无论如何，自己今日若败于她手下，也只有此法才能有再次复仇的机会，微一咬牙，抬起头来，朗声道：“君子一言一”
　　温加玉冷然接道：“难道我老人家还会戏弄于你不成。”
　　岑粲暗中一笑，忖道：“这下姓卓的准要上当了。”
　　双手一负，静听下文。
　　卓长卿朗声道：“那么就请阁下快些说出来。”
　　温如玉冷冷笑道：“要是此事你无法办成又该如何？”
　　岑粲暗中又一笑，心想这红衣娘娘果然难缠，她要是说出一个卓长卿根本无法办戌之事，那岂非还是与叫卓长卿不胜便死一样。
　　卓长卿果然亦是一怔，朗声道：“阁下所说之事，要是根本就非在下能做之事，而是强人所难，那么阁下就毋须说出来，反正我卓长卿根本未将生死之事放在心上。”
　　温如玉拂然道：“此事自是你能力所及。”
　　卓长卿挺胸道：“此事若是在下能力所及，亦无亏于忠义，在下虽不才，但有生以来，却从未认为一事是人力无法办到的。”
　　温如玉森冷的面目上，泛起一丝笑意，颔首道：“如此好极——”
　　话声未落，突然身形一展，电也似的掠到卓长卿身前，左掌斜劈，右掌横切，只刹那之间两招齐出。
　　卓长卿复吃一惊，这两招之突来，虽然大出意料之外，但他面对仇家，早已戒备，是以此刻也并不慌乱，右掌微一伸缩，引开她斜击之力，脚下错

步滑开三尺，口中却喝道：“ 阁下之事尚未说出，怎么就突然动起手来， ”

温如王冷冷说道：“ 你若胜了我，此事根本无庸再说，你若败了，我也绝不取你性命，到那时再说不迟。 ”

口中虽在说着话，但身手却未因之稍顿，眨眼之间，掌影翻飞，已然拍出十余掌。

岑粲本在静听这温如玉究竟要说什么事来，见她突然出手，亦是大奇，但转念忖道：“ 这红衣娘娘果然狠辣，首先逼得这卓长卿动手，他若败了，那时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依这姓卓的个性，无论温加玉说出任何事来，他都万万不会反悔不做，但是这红衣娘娘费了如此周章，却到底是要那姓卓的做什么事呢？ ”

心念至此，好奇之心大起，但突又想到这红衣娘娘方才喝令自己留下，不知要对自己玩什么花样，此刻乘她正在动手之际，自己若不乘隙一定，更待何时，反正是无论要那姓卓的做什么事，都与自己无关，自己又何苦一定要知道。

他略一权衡利害，什么热闹也不想看了，身形一转，方待掠走，哪知目光动处，那些红裳少女已不知什么时候，在自己身侧围了圈子，不禁暗叹一声，索性负手而立，凝目于这红衣娘娘和卓长卿的比斗，再也不作逃走的念头。

温如玉倏然拍出十掌，她手掌虽然枯瘦，但其掌力却是凌厉无比的，带得卓长卿头上的头巾，猎猎飞舞，方才她和这少年稍一动手，便知道他年纪虽轻，武功却非比等闲，是以招招俱是杀手，十招一过，便已尽占先机，将卓长卿压在满天掌影之下，几乎寻不着空隙还手。

但他身受久负天下武林第一高手之举的司空老人十年亲炙，加上先天之资，后天之调，俱是好到极处，掌挥拳击，守了十数招，突然大喝一声，双掌俱出，当胸猛击。他这一招虽然空门大露，全身上下几无一处不在对方掌锋之下，但温如玉目光动处，只见他指尖斜并，掌心内陷，竟是内家登峰造极的掌力，心中不禁一凛，知道自己纵然能将他一掌击毙，但自己前胸若被他这双掌击下，亦是再无活路。

她目光动处，身形已随掌凤飘出，但等到卓长卿一击之势，已将势竭，遂又一掠而前，倏然三掌，拍向他的面门。

卓长卿闷哼一声，撤掌拧身，堪堪避开这三掌，突然双掌同击，但却是一上一下，右掌上攻左额，左掌下切右肋，不但掌风呼呼，不在方才那两掌之下，而且掌式变化无伦，温如玉享名武林数十年，是何等人物，但此刻却竟也看不出他这掌招的来路，当下身形一动，倒打金钟，竟又倏然掠出丙丈开外．红衫飘舞，风声猎猎，宛如行云流水。

卓长卿见她身形倏忽来往，瞬目之间，已进退数次，心下也不禁骇然，双腿钉立如柱，双掌一招连着一招的猛击出来，将地上的砂土都激得飞扬而起，那凝目而望的岑粲，见到他掌力竟如此惊人，心中惊怒交集，暗暗忖道：“ 以他这种身手，武林中除了有数几人之外，还有谁是他之敌手，想那天目山之会，也必定要被他独占鳌头—— ”

妒怒之下，更立心要将此人除去。

卓长卿这一轮急攻，看似虽将温加玉逼退，而抢得先机，但只要自己掌力捎有空隙，温如王立即快如闪电的欺身而进，若非他年轻力强，内力含蓄又深，便早已不敌。

但饶是如此，这种全凭内家真力的掌力，究竟容易亏损，越到后来，他就越感吃力，只见温如玉红衫飘飘，身形从容自若，而且越逼越近，不消数十招，卓长卿便又落在下风，而这一次，他内力将竭，却连平反之力都没有了。

红日既升，骄阳如火，卓长卿的额角鼻洼，也已沁出汗珠，他不禁暗中长叹，知道再过数十招，自己就将滓还手之力都没出，非但不是加害于你，反却是件别人求之不得之事，你若像他一样——”

她随手一指岑粲，冷哼一声，接道：“只怕你跪在地上求我，我还不答应哩。”

卓长卿心中一愕，面上却仍是木无表情，须知他此刻既败于自己仇人之手，又得听命于她，心中羞愧自责之情，正是无以复加，若不是忖念自己父仇未报，连死都不能，只怕他早已引颈自决了，至于温如玉叫他所做之事是好是坏，根本未放在他心上。

他冷然而望，只见红衣娘娘温如玉突然长叹一声，缓缓道：“数十年来，我费了无穷心力，搜尽天下的奇珍异宝。为着这些身外之物，我不知造下多少杀孽，唉——，直至此刻，年华已去，那些东西价值虽高，却又怎能挽回既去的青春——”

她话声突然一顿，双目凛然一张，眨也不眨地望在卓长卿面上，冷然接道：“只是那些东西，却仍是无价之宝，世上想求一件，亦不可得，我近年来虽被一人骗去不少，但所余之物，仍然非同小可，别的不说，就单以宝剑一样，就全部是武林中人梦寐以求之物，你知道吗？”

卓长卿茫然点了点头，她便又接道：“我之一生，孤僻寡合，常人只要稍拂我意，我便一掌击毙，是以武林之人，当着我面，都尊称我一声红衣娘娘、红衣仙子，但却没有一个不在背后将我骂得体无完肤，哼，只是，那些家伙俱是猪狗不如，无论他们怎么骂我都不放在心上。”

卓长卿见她越扯越远，心下正是不耐，却听她又叹道：“这些话我一生之中，从未对人说过，今日不知怎么竟对你说了出来，也许是我年轻的时候，脾气也跟你一样，是个宁折毋弯的也未见得能将天下英雄都引了来，来的若都是一些不成材的角色，那我还不如不看哩。’我想了许久，才想出这个办法，本来以为已经很好了，哪知却被她这一句话全盘推翻，但我仔细一想，却又不能不承认她这种话说的有些道理。”

卓长卿暗中颔首，忖道：“看来这温如玉还是个聪明绝顶之人。”

却听温如玉又道：“过了几天，她忽然自己画了三幅画，拿来约我看，又对我说要在天目山开个较技之会，她说：‘这么一来，一些贪财爱宝的人，固然是非来不可，另一些还未成婚的少年豪杰，也一定会来，就算还有些这两样都不打动的人，但他们只要是武林中人，就不会没有争名好胜之心，一听天目山有个如此的较技之会，必定会赶来的。’她又说：‘好利、好名、好色、好奇，本是人们的根性，这么一做，我就不相信世人还有既不好名利，也不好奇的人！’”

卓长卿心中暗道：“惭愧。”

他自己虽不好名利财色，但好奇之心，却还是不能克制，这温瑾如此做来，确已是将世人一网打尽了。

温如玉缓缓又道：“我当时听了，心里不免有些奇怪，就问她：‘假如在那较技之会上武功最强的人，是个秃子麻子，那么你是否也要嫁给他呢？’

她微微一笑，却不回答我的话，只问我肯不肯，我想来想去，还是答应了她，只是答应了之后，又有些后悔，心想普天之下，武功若能胜得了我瑾儿的，本不会太多，即使有上几个，年龄也必定很大了，品貌也未必会好，瑾儿嫁给了这种人，岂非是彩凤随鸦。”

她目光又自缓缓注向卓长卿身上，又道：“可是今日我见了你，才知道天下果然是奇人辈出，能够教得出你这一身武功的人，那他的武功，也一定深不可测了，我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你也一定不会告诉我，可是我却很钦佩他，因为他不但将你教成一身武功，还将你教成一个大丈夫。哼！世上有些人武功虽高，行为却卑鄙得很。”

她随手一指那被困在霓裳仙舞阵中，此刻身法也越来越缓，气力也渐不支的岑粲又道：“他和他的师父，都是这种人。”

语气之中，怨毒之意，又复大作，卓长卿心中一动，他听了这温如玉的一席话，心中思潮翻涌，几乎已将那赌命之事忘了。

此刻他见温如玉对那黄衫少年，似乎甚为恨毒，心下又觉得有些奇怪，心想这丑人温如玉与他们师徒本是一丘之貉，她却说出此话，岂非有些奇怪，他却不知这温如玉心中对那万妙真君儿的怨恨，只怕还在他自己之上呢。

转目望去，只见温如玉目光低垂，凝注在自己的手指上，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而且看来还不知要想多久的样子。

卓长卿干咳一声，见她仍然浑如未觉，心思数转，想问她要自己所做究竟是什么事，但目光动处，却见到她此刻面上竟是一片安宁祥和之色，她这张丑陋不堪的面容，暴戾之气已去，看来也就似乎没有那样丑陋了，卓长卿心中不禁暗叹一声，忖道，“此刻她心中所思，必定是十分善良之事，她一生行恶，一生之中，大约极为难得有这种安宁祥和之色。”

一念至此，遂将已到口边的话忍住了，转目望向那被困在漫天红影中的黄衫少年。

那些红裳少女仍然是衫袖飘飘，身形曼妙，一副曼舞清歌的样子，但她们身形的交替流转，却是极为迅快，卓长卿一眼望去，根本无法看清那黄衫少年的身形，只觉这一片红影中的黄色人形，展动越来越缓，显见已是难以支持了。

卓长卿与这黄衫少年曾经交手，知道此人虽然狂傲，武功却极为不弱，在武林中已可列为一流高手之称，而此刻却被这些武功并不甚高的少女困得一筹莫展，如此看来，显见这霓裳仙舞阵的确有着不同凡俗的威力。

一念至此，他便定睛而望，留意去观察这些少女们所施展的身法，只觉她们身法配合的确是妙到毫巅，一时之间，竟无法看出她们的身形，是如何展动的。

他这一定睛而望，目光便再也舍不得离开，须知任何一个天性好武之人，遇着这种深奥的武功，便有如一个稚龄幼童见着他最最喜爱的糖果一祥。

他全神凝注着这些红裳少大的身形变化，只觉这霓裳仙舞阵似乎和那武林第一宗汲，武当派的镇山九言八卦阵有些相似，但其繁复变化，却犹有过之，他虽是绝顶聪明之人，但看了许久，却仍未参透其中的奥妙，心下不禁大为急躁，暗中感叹一声，忖道：“看来这丑人温加玉的聪明才智，的确不是常人能及，唉——日后我若想报此深仇，只怕不是易事呢！”

他心中正自繁乱难安，哪知耳侧响起一阵冷笑，只听温如玉冷冷说道：“我这霓裳仙舞阵虽非益绝天下，却也不是你略微一看便能参详得透的。”

卓长卿心中一凛，却听温如玉又道：“ 我这阵法关键所在，全在脚步之间，你若单只注意她们的身形拳法，莫说就这一时半刻，只怕你再看上一年，也是枉然。 ”

卓长卿暗道一声：“ 惭愧。 ”

却见温如玉突然伸出双掌，轻轻一响，掌声清脆，有如击玉。

那些红裳少女一闻掌声，身形竟突然慢了下来，卓长卿心中一动，不禁大奇，忖道：“ 难道这温如玉有意将这阵法的奥妙，让我参透吗？ ”

这想法看来不但不合情理，而且简直荒谬得近于绝不可能，一个毒辣而狠心的魔头，怎肯将自己苦心研成的不传之秘，如此轻易地传授给一个明知要向自己复仇的仇人之子呢？

但卓长卿目光动处，却见这些红裳少女，不但已将身形放缓，而且举手投足间、身形、步法，都极清晰可见，卓长卿虽对方才自己的想法，惊奇难信，但此刻却又不得不信了。

这霓裳仙舞阵法一松，卓长卿固然惊异交集，那黄衫少年岑粲，更是大感奇怪，他此刻已是精竭力尽，就连发出的招式，都软弱得有如武功粗浅之人，此刻得到喘息的机会，精神突然一振，挤尽余力，呼呼攻出数掌，冀求能够冲出阵外。

哪知阵法方自转动三五次，温如玉突又一拍手掌，掌声方落，那些红裳少女的身形便又电似的转动起来。

温如玉斜眼一瞟，只见卓长卿兀自对着阵法出神，干咳一声，问道：“ 你可看清了。 ”

卓长卿回首一笑，道：“ 多承指教。 ”

他天资绝顶，就在方才那一刻内，便已将这霓裳仙舞阵的奥妙，窥出多半，此刻心中突又一动，忖道：“ 这温如玉将此阵法的奥妙传授于我，难道就是为了她要叫我做的那事，与此阵法有关。 ”

念头尚未转完，却听温如玉已冷冷说道：“ 此刻距离八月中秋尚有数日，在这数日之间，你切需寻得一法破去此阵，到了八月中秋那一天，你便赶到天目山。 ”

卓长卿微微一怔，脱口问道：“ 这难道是阁下要我所做之事吗？ ”

温如玉面上，虽然没有任何表情，好像没有听到他的问话一般，却又道：“ 这次天目山上的较技之会，大河两岸，长江南北的武林英豪，闻讯而来的，几乎已占了普天之下的武林俊颜大半，这其中自然不乏身手高强、武功精绝的人，你在八月十五日那一天，务须将他们全都击败…… ”

她微微一笑，又道：“ 以你之武功，只要没有意外，此事当可有八分把握。 ”

卓长卿越听越觉奇怪，不知道这温如玉此举，究竟何意。

温如玉目光微扫，面上竟又露出一丝笑容，缓缓又道：“ 然后你便得破去霓裳仙舞阵，最后你还得当着天下英雄之面，和我那徒儿温瑾较一较身手，只要你能将她击败，那么…… ”

她又自一笑，倏然中止了话，卓长卿心中猛然一阵剧跳，张开口来，却半晌说不出话，只见温如玉目光缓缓移向自己面上，又道：“ 瑾儿若是嫁给了你，那么我也就放心了，她脾气不好，凡事你都得让着她一点…… ”

她语声突然一凛，接道：“ 你若对她不好，我就算死了，做鬼也得找你算帐。 ”

卓长卿心中轰然一震，呆呆地愕了半晌，挣扎着说道，“ 难道这就是阁下要我所做之事吗？ ”

他纵然聪明绝顶，却再也想不到这温如玉要让自己所做的，竟是如此之事。温如玉微微一笑，道：“ 正是此事……若不是我看你聪明正直，你跪在地上求我三天三夜，我却也不会答应你的。 ”卓长卿定了定袜，一清喉咙，道：“ 在下方才既然已败在阁下之手，阁下便是让我赴汤蹈火，在下也不会皱一眉头，只是此事…… ”

温如玉冷笑了一声，接口说道：“ 此事便又怎的，难道有违于仁义道德，难道是人力无法做到的不成？ ”

卓长卿呆了一呆，俯下头去，半晌说不出话来，心中千思百转，却也想不出该如何回答人家的话，要知道温如玉让他所做之事，的确是既无亏于仁义道德，亦非人力无法做到之事，他本该遵守诺言，一口应允，但那温瑾却又是他杀父仇人徒弟…… ”

一时之间，他心中思潮反复，矛盾难安，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是好，只听得那丑人温如玉又自冷笑一声，道：“ 此事是你亲口答应于我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也是你亲口所说之话，我只当你真是个言出必行的大丈夫，哪知道——哼哼，如今你却做出这种模样来，让我老人家瞧见了，实在失望得很。 ”

卓长卿目光一抬，只见这温如玉目光之中，满是讥讽嘲笑之意，心中不由热血上涌，忖道：“ 古之尾生，与女子约于桥下，女子未至洪水却至，尾生宁死而不失信，竟抱柱而死，其人虽死，其名却留之千古，我卓长卿不能尽忠于国，又无法承欢于父母膝下，这信之一字，无论如何也得守他一守，我爹爹昔年是何等英雄，他老人家九泉之下若有知，想必也不愿意我做个失信于人的懦夫，让这温如玉来讪笑于我。 ”

一念至此，心胸之间，不觉豪气大作，朗声道：“ 此事既是我亲口所说，我自然绝对不会反悔，只是我纵然娶了你的徒弟，三年之内，我仍必定寻你复仇，你若以为我会忘了复仇之事，那你却是大大的错了。 ”

温如玉冷冷一笑，道：“ 莫说三年，就算三十年，我老人家一样等着你来复仇，只怕——哼哼。 ”

她冷哼两声，倏然中止了自己的话，言下之意，却是只怕你这一生一世，若想找我复仇，亦是无望的。

卓长卿心智绝顶，焉有听不出她言下之意的道理，剑眉微轩，方欲反唇相讥，却见这红衣娘娘突然一拂袍袖，长身而起，向卓长卿冷冷瞥了一眼，接着又道：“ 八月中秋之日，你无论有着何事，也得立刻放下，到天目山去…… ”

卓长卿一挺胸膛，朗声接口道：“ 纵然我卓长卿化骨扬灰，八月十五那一天，也定要赶到天目山去，阁下大可放心，姓卓的世代相传，从未有过一人是言而无信之徒。 ”

温如玉目光之下，竟似又隐泛笑意，沉声道：“ 如此便好。 ”

目光一转，转向那边见被困在红衫舞影中黄衫少年岑粲，眼中所隐泛的笑容，立时便又换作冷削肃杀之意，缓步走下车子，突又轻轻一拍手掌，卓长卿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掌声方落，那些红裳少女便一起顿住身形，动作浑如一体，全无快慢之分。

而那黄衫少年岑粲，却是须发凌乱，满头汗珠，气喘咻咻地站在中间，

先前那种潇洒狂傲之态，如今却已变得狼狈不堪，竟连那双炯然有光的眼睛，都已失去原有光采，望着温如玉颤声道：“ 家师纵然与你不睦，你又何必恁地羞辱于我…… ”
　　话犹未了，竟“ 扑 ”的一声，坐到地上，显见是将全身精力，全部耗尽，此刻纵然是个普通壮汉打他一拳，只怕他也是无法还手的了。
　　卓长卿与他虽然是敌非友，但此刻见了他这种模样，心下仍然大为不忍，缓缓转过身子，不再望他一眼。
　　温如王冷笑一声，轻轻做了个手势，亦自转身回到车上，那些红裳少女便将岑粲半拉半扯地扶了起来，一人纤手微拂，在他胸口璇玑穴上轻轻一点，瞬总之间，这行少女，便又扶车而去，只听那红衣娘娘冷然回首道：“ 此刻距离八月中秋已无多久，你还是寻个地方，好好再练练功夫吧. 就凭你此刻的身手……哼，只怕还未必成呢。 ”
　　卓长卿怔怔的望着她们红色身影渐渐消失在初秋翠绿的林野里，暗中长叹一声，只觉自己一生之中，遭遇之奇，莫过于方才这丑人温如玉所打赌之事了，他虽是聪明绝顶之人，却也万万料想不到自己这不共戴天的仇人，不惜以自家性命来赌之事，竟是要让自己来娶她的徒弟。
　　他不敢想象此事日后将要发展到何种地步，因为此事根本就令人无法思议，站在初秋仍然酷热的阳光里，他呆呆地愣了半晌，突又想道：“ 昨夜快刀会众的惨死，不知究竟是谁干的，难道温瑾听了黄山始信峰下铁船头里异兽星蜍的那一段故事，也想将天下武林豪士都诱到这天目山下来，然后也学那星蜍的样子，将他们一个个杀死吗？ ”
　　想到这里，他全身不禁为之泛起一阵寒意，眼前似乎又泛起十年之前，始信峰下，那些蛇虫猛兽，争先恐后的奔向铁船头去的情景，不禁长叹一声，忖道：“ 那些虫兽何尝不知道自己此去实是送死，但却仍然无法抗拒那星蜍散发出的香气，明知送死，还是照去不误，而此刻这些不远千里跋涉而来的武林豪士，又何尝能抗拒那温瑾天目山中设下的种种诱惑呢？只怕他们也和那些无知虫兽一样，明知如此，也要去试上一试了。 ”
　　他心念数转，越想越觉得这天目山中的武林盛会，实是一个极大的陷阶，当下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自己既然知道此事，就得将这场武林浩劫消于无形，只是自己该如何去做呢？却仍然茫然无头绪。
　　此刻在他身后的林木之中突然缓缓踱出一个玄服高冠的长髯老者来，脚下穿着虽是厚达三寸的厚底官靴，但行走之间，却仍是漫无声息，而且他出现得又是那么突然，生像是树木的精灵，突然由地底涌现，又似乎是许久以前，他便已在那树林之中，只是直到此刻，他方自现出身形来。
　　他缓缓走到那俯首沉思着的卓长卿身侧，突然朗笑一声，道：“ 兄台双眉深皱，面带忧色，难道心中有着什么忧愁之事？ ”
　　卓长卿蓦地一惊，抬目而望，只见自己身侧赫然多了一个长身玉立、丰神冲夷的长髯老者，正自含笑望着自己。
　　阳光耀目，将这老者颔下长髯，映得漆黑光亮，也映得他那隐含笑意双眼，神光宛如利剪，一眼望去，卓长卿但觉此人年纪虽似已近古稀，但神采之间，却仍潇洒无比，宛然带着几分仙气。
　　他方才虽是凝神而思，但自信耳目仍然异常灵敏，此刻见这老者已经来到自己身侧，而自己却仍未觉察，心下又不禁为之咳然，呆呆地愕了一愕，却见那老者又自朗声笑道：“ 千古以来，少年人多半未曾识得愁中滋味，兄

台虽然温文尔雅，但眉目之间，却是英气逼人，老夫自问双目不盲，一望而知，兄台必定是位身怀绝技的少年英雄，绝非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酸丁可比，此刻却为着何事，如此愁眉不展呢？”

这老者不但丰神冲夷，而且言语清朗，令人见了无法不生好感。

卓长卿此刻虽对这老者有如幽灵一般突然出现大感惊异，却又不禁为他这种潇洒神态清朗言词所醉，含笑一揖，亦自朗声说道：“多谢长者垂询，小可心中确是愁烦紊乱，不能自己。”

这长髯老者朗声一笑，捋须笑道：“兄台如果不嫌老夫冒昧，不知可否将心中烦愁之事说与老夫一听，老夫虽然碌碌无能，却终是痴长几岁，也许能为兄台分忧一二，亦未可知。”

卓长卿抬目而望，只觉这老者目光之中，生像是有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长叹一声，道：“既承长者关怀，小可敢不从命……”

心念一转，突然想到自己心中无法化解之事，不但有关自己一生命运，而且是武林之中一件绝大秘密，这老者言语之中，虽似对自己极为关怀，但自己却又怎能将这种有关武林劫运生死大事，随便说将出来，一念至此，便顿住了话声，望着这行踪诡异、武功却似绝高的老人，半晌说不出话来。

哪知这老人突叉朗声笑道：“兄台如不愿说，老夫实是……”

卓长卿轻咱一声，接口道：“并非小可不愿说与老丈知道，而是此事关系太大，如果是小可一人之事，既承老丈关切，小可万元不说之理。”

长髯老人微微一笑道：“兄台既如此说，老夫自然不便再问，只是兄台若将此等关系重大之事隐藏于心，不去寻人商量一下，亦非善策——”

他一捋长须，接着又道：“须知一人智慧有限，兄台纵然是聪明绝顶，恐也无法将这等关系重大之事，想出一个适善对策来，与其空在这里发愁，倒不如寻个知心之人商量商量，老夫与兄台交浅而言深，但望兄台莫怪。”

他又自哈哈一笑，目光炯然，凝神望在卓长卿面上。

卓长卿但觉此人言语之中句句都极为有理，但他生性谨慎，绝无一般少年飞扬跳脱之性，心中虽觉这老者之话极为有理，却仍然不肯将此事贸然说了出来，方自俯首沉吟，却听这高冠老者自笑道：“兄台毋庸多虑，老夫并无探询兄台隐秘之意，兄台如不愿说，也就罢了。”

卓长卿暗中一叹，心中大生歉疚之意，须知凡是至情至性之人，便受不得人家半分好处，若是受了人家的好处，他便要千方百计地去报答人家的好处，若教他得了人家的好处而不去报答人家，那却比教他做任何事都要令他难受些。

此刻卓长卿心中便是觉得这老者虽与自己素不相识，但无论如何，人家对自己总是一番好意，而自己却无法报答人家这番好意，是以心中便生歉疚之心来。

那长髯老者望着他的面色，嘴角不禁泛起一丝笑容，像是十分得意，只他这种笑容却被他的掩口长须一起掩住，卓长卿再也无法看出来而已。

他呆呆的愣了半晌，心中忍不住要将此事说了出来，但忽而又忍了下去，沉吟再三，终于叹道：“老丈如此关怀于我，小可却有负老丈盛情，实在难受得很——”

长髯老人捋须一笑，截断了他的话，含笑缓缓说道：“兄台如此说，却是见外了，老夫与兄台虽是萍水相逢，对兄台为人，却倾慕得很，兄台如不嫌弃，不知可否让老夫做个小小东道，寻个鸡酒野店放怀一醉，一来也让兄

台消遣愁怀，再者老夫也可多聆听些教益。”

卓长卿长揖谢道：“恭敬不如从命，只是叨扰老丈了。”

他心中对这高冠老者本有歉疚之意，此刻自然一口答允，两人并肩而行，那高冠长髯老者言谈凤雅，语声清朗，一路之上，娓娓而谈，却绝口不提方才所问之事。

顿饭光景，临安城廓，便已在望，在这段时间里，卓长卿不觉已对高冠老者大生好感，口中暗忖：“这老者不但丰神冲夷，谈吐高妙，而且武功仿佛绝高，轻功更仿佛还在我之上，像他这种人物，必定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角色。”

一念至此，不由转首含笑问道：“小可卓长卿，不知老丈高姓大名？可否见告。”

那长髯老者微微一笑：“老夫飘泊风尘，多年以前，便将姓名忘怀了，江湖中人有识得老夫的，多称老夫一声高冠羽士，羽士两字，老夫愧不敢当，这高冠二字，却确是名副其实，是以老人便也却之不恭，也自称为高冠羽士了。”

他朗声一笑，手指前方，含笑又道：“前面青帘高挑，想必有个小小酒铺，这种荒村野店，虽然粗陋些，但你我却可脱略形迹，放怀畅谈，倒比那些酒楼饭庄要好得多了。”

卓长卿口中自是连声称是，心中却不禁大为奇怪，这高冠羽士四字，虽亦极为高雅，但却不是声名显赫的姓氏，司空老人虽然足迹久已不履人世，但对天下各门各派的奇人异士，都知之甚详，也曾非常仔细地对卓长卿说了一遍。

但卓长卿此刻搜遍记忆，却也想不出这高冠羽士四字的由来，这高冠羽士四字，若是那黄衫少年的名字，卓长卿便不会生出奇怪的感觉来。

因为那黄衫少年岑粲终究甚为年轻，显见是初入江湖的人物，武功虽高，声名却不响，自是极为可能。

而此刻这高冠长髯老者，不但出现之时，有如幽灵一般地突然而来，已使卓长卿心中暗骇，后来与卓长卿并肩而行之时，肩不动，腿不曲，脚下点尘不扬，光天化日之下，走的虽不甚快，但卓长卿却一望而知此人轻功深不可测。

如此人物的姓名，却是武林中一个极为生疏的名字，卓长卿自然觉得奇怪，心念转动之中，却已见这高冠羽士已自含笑揖客入坐，遂也一屏心神，坐了下来，一面心中暗忖道：“无论此人姓名是真是假，人家对我，总是一番好意，也许他亦有不愿为外人得知的隐秘，是以不愿将真实姓名说出来，我又何苦去费心猜测人家的隐私呢？”

一念至此，心下顿觉坦然。

第九章　善恶难分

这一声狂吼卓长卿微微一怔，方待转首而望，却听那红衣娘娘温如玉冷冷说道："你听到我说的活没有？"

卓长卿暗叹一声，沉声道："小可正在听着。"

他心中虽对这温如玉冷冷而叱责的语气极为不满，但是他乃禀性刚直之人，想到自己已毁于此人之手，又有诺言在先，自己此刻便得听命于她，是以便将心中怒火强忍下去。

温如玉冷哼一声，忽又叹道："我那徒弟年纪极小的时候，爹爹妈妈就全部死了，她……"

语声突然一顿，卓长卿抬眼望去，只见这名满天下的魔头，目光之中，瞬息之间已换了数种变化，此刻目中竟满含着一种幽怨、自责的神色，卓长卿心中不禁大奇："这魔头昔日难道也有着什么伤心之事？"

却见她长叹一声，又道："她甚至连她的爹爹妈妈的姓名都不知道，我就替她取了个名字，叫做温理，你说，我取的这名字可还好听吗？"

卓长卿又是一愣，茫然点了点头，温如玉丑陋的严峻的脸上微笑一下，说道："这些年来，瑾儿一直跟着我，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脸上的笑容却一年比一年少了，她还不到忧郁的年纪，却还比别人要忧愁得多，我间她为什么，她嘴里不说，我心里却知道，她是在感怀身世，你想想，一个年纪轻轻的孩子，清了许多年，却连她亲生父母的姓名都不知道，这该是件多么惨的事。"

卓长卿暗叹一声，忖道："原来那天真刁蛮的女子，身世却如此凄凉可怜！"

心下不禁对她大起同情之心，转念一想，自己又何尝不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而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此刻却正在自己的面前……一时之间，他心中思潮数转，不觉又想得痴了。

温如玉目光转处，突又森冷如剑，在卓长卿面前一扫，冷冷道："你心里在想着什么？"卓长卿陡然一惊，温如玉又道："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哼哼，我老人家杀人无数，可从未有过一人敢来复仇，你既有如此孝心，又有如此豪气，我老人家总有成全你的一天。"

卓长卿心中又一愕，暗忖道："此话何意？"

却见她冷笑一声，又道："只是现在你却得好好听着我的话，不但眼睛不要望向他处，心里也不得乱想心思，如若不然——哼哼！"

卓长卿剑眉一轩，胸中怒气大作，但转念一想，不禁又自长叹道："那温瑾的身世性格，与小可并无关系，阁下还是先将对小可的吩咐说出——"温如玉突然泛一个奇怪的笑容，接口道："瑾儿的身世性格此刻虽然与你无关，可是日后却大有关系了。"

卓长卿大奇道："此话怎讲？"

哪知温如玉伸出枯瘦的手掌，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鬓发，却不回答他的话，只管接着说道："我久居苗疆，足迹很少到江南来，瑾儿便也跟着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步，我看她一年比一年忧郁，就想尽了各种办法来使她开心些，哪知她表面露出笑容，心里却还是不快活！"

卓长卿暗叹一声，忖道："这丑人温如玉狠毒一生，却料不到她竟会对一个女孩如此温柔，师父常说：世上无论任何凶残狠毒之人，心中却总有善良的一

面。我先还不信，此刻才知道这话是果然对的了。”

又想到：“温瑾虽然身世凄昔，却有个师父对她如此好，她也算是个幸福的人了。”

此刻他眼前似乎又泛出那红裳少女温瑾美如春花般的笑容，这温如玉的言语虽久久没有归入正题，他竟也未觉不耐。

温如玉目光一抬，又道：“有一天，瑾儿忽然跑来要求我，说她想要见一见天下英雄，我和她自幼相处，别人不敢在我面前说的话，她都敢说，可是提出这个要求来，我却愣住了，试想我温加玉一生之中，普天之下，都是恨我怕我的人，我又怎能为她找来天下所有的英雄。”“可是她从来没有对我提过要求，此刻她既然说了出来，我又怎能拒绝，当时我想了许久，也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来。”

她话声微微一顿，又道：“有一天，我静坐之中，回念旧事，忽然想到那次黄山始信峰下之事……那天的事，你总该很清楚的了！”

卓长卿暗哼一声，抗声道：“那天的事，在下即是粉身碎骨，也万万不会忘记的。”

温如玉目光一凛，在卓长卿面上凝注半晌，忽然微微颔首笑道：“我就喜欢你这种有骨气的正直孩子，唉——你爹爹虽然已死，但他若知道有你这种儿子，也该含笑九泉了。”语声之中，竟满含感慨羡慕之意，又似乎微带惆怅。

卓长卿目光一抬，只见她日光之中的肃杀冷削之意此刻竞已全然消失，却像是个慈祥的老妇，在温柔的望着自己，一时之间，他心中百感交集，亦不知是惊是怒，是恨是愁。

却听温如玉又道：“那天在黄山始信峰的铁船头里，出了件奇事，你该也看到黄山周围百里的蛇虫野兽，都疯了似的跑到铁船头去，它们虽然明知在那里有个它们的克星，它们去了，必定送死，但是它们却无法克制自己，明知送死也要跑去。”

“你武功不弱，当然是有名师指点，你可知道那是为着什么吗？”卓长卿沉吟半晌，心中虽不愿回答她的话，却仍然说道：“那潜伏在铁船头中的异兽，乃天下至毒之物，而且能够发出一种极为奇异的香味，使得任何一种蛇虫猛兽都无法抗拒。”

温如玉微微一笑，道：“对了，当时我就在想，我若招集天下英雄，别人一定不会赶来，但我若和那星蜍一样，让天下英雄都无法抗拒的诱惑，那么他们纵然恨我、怕我，却也不得不来了。”

她得意地笑了一下，又道：“我虽不能和那星蜍一样，体发异香，但我却有着普天之下，没有一人见了不动心的奇珍异宝，这些珍宝就是我发出的香气，凭着这香气，我就能将天下的武林豪士，都叫到我那瑾儿面前。”

卓长卿剑眉微皱，暗道一声：“原来如此。”他先前本在奇怪，天目山上，怎会有个如此盛会，此刻一听才知道真相。

温如玉笑容一敛，突又叹道：“哪知道瑾儿听了我这计划，却道：‘你老人家的奇珍异宝虽然都是世人梦寐以求之物，却也未见得能将天下英雄都引了来，来的若都是一些不成材的角色，那我还不如不看哩。’我想了许久，才想出这个办法，本来以为已经很好了，哪知却被她这一句话全盘推翻，但我仔细一想，却又不能不承认她这种话说的有些道理。“卓长卿暗中颔首，忖道：“看来这温如玉还是个聪明绝顶之人。”

却听温如玉又道：“过了几天，她忽然自己画了三幅画，拿来约我看，又对

我说要在天目山开个较技之会，她说：‘这么一来，一些贪财爱宝的人，固然是非来不可，另一些还未成婚的少年豪杰，也一定会来，就算还有些这两样都不打动的人，但他们只要是武林中人，就不会没有争名好胜之心，一听天目山有个如此的较技之会，必定会赶来的。’她又说：‘好利、好名、好色、好奇，本是人们的根性，这么一做，我就不相信世人还有既不好名利，也不好奇的人！’“卓长卿心中暗道：“惭愧。”他自己虽不好名利财色，但好奇之心，却还是不能克制，这温瑾如此做来，确已是将世人一网打尽了。

温如玉缓缓又道：“我当时听了，心里不免有些奇怪，就问她：‘假如在那较技之会上武功最强的人，是个秃子麻子，那么你是否也要嫁给他呢？’她微微一笑，却不回答我的话，只问我肯不肯，我想来想去，还是答应了她，只是答应了之后，又有些后悔，心想普天之下，武功若能胜得了我瑾儿的，本不会大多，即使有上几个，年龄也必定很大了，品貌也未必会好，瑾儿嫁给了这种人，岂非是彩凤随鸦。“她目光又自缓缓注向卓长卿身上，又道：“可是今日我见了你，才知道天下果然是奇人辈出，能够教得出你这一身武功的人，那他的武功，也一定深不可测了，我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你也一定不会告诉我，可是我却很钦佩他，因为他不但将你教成一身武功，还将你教成一个大丈夫。哼！世上有些人武功虽高，行为却卑鄙得很。”

她随手一指那被困在霓裳仙舞阵中，此刻身法也越来越缓，气力也渐不支的岑粲又道：“他和他的师父，都是这种人。”

语气之中，怨毒之意，又复大作，卓长卿心中一动，他听了这温加玉的一席话，心中思潮翻涌，几乎已将那赌命之事忘了。

此刻他见温如玉对那黄衫少年，似乎甚为恨毒，心下又觉得有些奇怪，心想这丑人温如玉与他们师徒本是一丘之貉，她却说出此话，岂非有些奇怪，他却不知这温如玉心中对那万妙真君儿的怨恨，只怕还在他自己之上呢。

转目望去，只见温如玉目光低垂，凝注在自己的手指上，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而且看来还不知要想多久的样子。

卓长卿干咳一声，见她仍然浑如未觉，心思数转，想问她要自己所做究竟是什么事，但目光动处，却见到她此刻面上竟是一片安宁祥和之色，她这张丑陋不堪的面容，暴戾之气已去，看来也就似乎没有那样丑陋了，卓长卿心中不禁暗叹一声，忖道：“此刻她心中所思，必定是十分善良之事，她一生行恶，一生之中，大约极为难得有这种安宁祥和之色。”一念至此，遂将已到口边的话忍住了，转目望向那被困在漫天红影中的黄衫少年。

那些红裳少女仍然是衫袖飘飘，身形曼妙，一副曼舞清歌的样子，但她们身形的交替流转，却是极为迅快，卓长卿一眼望去，根本无法看清那黄衫少年的身形，只觉这一片“红影中的黄色人形，展动越来越缓，显见已是难以支持了。卓长卿与这黄衫少年曾经交手，知道此人虽然狂傲，武功却极为不弱，在武林中已可列为一流高手之称，而此刻却被这些武功并不甚高的少女困得一筹莫展，如此看来，显见这霓裳仙舞阵的确有着不同凡俗的威力。一念至此，他便定睛而望，留意去观察这些少女们所施展的身法，只觉她们身法配合的确是妙到毫巅，一时之间，竞无法看出她们的身形，是如何展动的。他这一定睛而望，目光便再也舍不得离开，须知任何一个天性好武之人，遇着这种深奥的武功，便有如一个稚龄幼童见着他最最喜爱的糖果一样。他全神凝注着这些红裳少女的身形变化，只觉这霓裳仙舞阵似乎和那武林第一宗派，武当派的镇山九官八卦阵有些相似，但其繁复变化，却犹有过之，他虽是绝顶聪明之人，但看

了许久，却仍未参透其中的奥妙，心下不禁大为急躁，暗中感叹一声，忖道："看来这丑人温如玉的聪明才智，的确不是常人能及，唉——日后我若想报此深仇，只怕不是易事呢！"

他心中正自繁乱难安，哪知耳侧响起一阵冷笑，只听温如玉冷冷说道："我这霓裳仙舞阵虽非盖绝天下，却也不是你略微一看便能参详得透的。"

卓长卿心中一凛，却听温如玉又道："我这阵法关键所在，全在脚步之间，你若单只注意她们的身形掌法，莫说就这一时半刻，只怕你再看上一年，也是枉然。"

卓长卿暗道一声："惭愧。"却见温如玉突然伸出双掌，轻轻一响，掌声清脆，有如击玉。

那些红裳少女一闻掌声，身形竟突然慢了下来，卓长卿心中一动，不禁大奇，忖道："难道这温如玉有意将这阵法的奥妙，让我参透吗？"

这想法看来不但不合情理，而且简直荒谬得近于绝不可能，一个毒辣而狠心的魔头，怎肯将自己苦心研成的不传之秘，如此轻易地传授给一个明知要向自己复仇的仇人之子呢？

但卓长卿目光动处，却见这些红裳少女，不但已将身形放缓，而且举手投足间、身形、步法，都极清晰可见，卓长卿虽对方才自己的想法，惊奇难信，但此刻却又不得不信了。

这霓裳仙舞阵法一松，卓长卿固然惊异交集，那黄衫少年岑粲，更是大感奇怪，他此刻已是精竭力尽，就连发出的招式，都软弱得有如武功粗浅之人，此刻得到喘息的机会，精神突然一振，拼尽余力，呼呼攻出数掌，冀求能够冲出阵外。

哪知阵法方自转动三五次，温加玉突又一拍手掌，掌声方落，那些红裳少女的身形便又电似的转动起来。

温如玉斜眼一瞟，只见卓长卿兀自对着阵法出神，干咳一声，问道："你可看清了。"卓长卿回首一笑，道："多承指教。"

他天资绝顶，就在方才那一刻内，便已将这霓裳仙舞阵的奥妙，窥出多半，此刻心中突又一动，忖道："这温如玉将此阵法的奥妙传授于我，难道就是为了她要叫我做的那事，与此阵法有关。"

念头尚未转完，却听温如玉已冷冷说道："此刻距离八月中秋尚有数日，在这数日之间，你切需寻得一法破去此阵，到了八月中秋那一天，你便赶到天目山。"

卓长卿微微一怔，脱口问道："这难道是阁下要我所做之事吗？"温如玉面上，虽然没有任何表情，好像没有听到他的问话一般，却又道："这次天目山上的较技之会，大河两岸，长江南北的武林英豪，闻讯而来的，几乎已占了普天之下的武林俊颜大半，这其中自然不乏身手高强、武功精绝的人，你在八月十五日那一天，务须将他们全都击败……"她微微一笑，又道："以你之武功，只要没有意外，此事当可有八分把握。"卓长卿越听越觉奇怪，不知道这温如玉此举，究竟何意。

温加玉目光微扫；面上竟又露出一丝笑容，缓缓又道："然后你便得破去霓裳仙舞阵，最后你还得当着天下英雄之面，和我那徒儿温瑾较一较身手，只要你能将她击败，那么……"她又自一笑，倏然中止了话，卓长卿心中猛然一阵剧跳，张开口来，却半晌说不出话，只见温如玉目光缓缓移向自己面上，又道："瑾儿若是嫁给了你，那么我也就放心了，她脾气不好，凡事你都得让着她一

点……”

她语声突然一凛，接道：“你若对她不好，我就算死了，做鬼也得找你算帐。”

卓长卿心中轰然一震，呆呆地愕了半晌，挣扎着说道：“难道这就是阁下要我所做之事吗？”

他纵然聪明绝顶，却再也想不到这温如玉要让自己所做的，竟是如此之事。温如玉微微一笑，道：“正是此事……若不是我看你聪明正直，你跪在地上求我三天三夜，我却也不会答应你的。”卓长卿定了定神，一清喉咙，道：“在下方才既然已败在阁下之手，阁下便是让我赴汤蹈火，在下也不会皱一眉头，只是此事……”

温如玉冷笑了一声，接口说道：“此事便又怎的，难道有违于仁义道德，难道是人力无法做到的不成？”

卓长卿呆了一呆，俯了“头去，半晌说不出话来，心中千思百转，却也想不出该如何回答人家的话，要知道温如玉让他所做之事，的确是既无亏于仁义道德，亦非人力无法做到之事，他本该遵守诺言，一口应允，但那温瑾却又是他杀父仇人徒弟……”

一时之间，他心中思潮反复，矛盾难安，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是好，只听得那丑人温如玉又自冷笑一声，道：“此事是你亲口答应于我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也是你亲口所说之话，我只当你真是个言出必行的大丈夫，哪知道——哼哼，如今你却做出这种模样未，让我老人家瞧见了，实在失望得很。”卓长卿目光一拾，只见这温如玉目光之中，满是讥讽嘲笑之意，心中不由热血上涌，忖道：“古之尾生，与女于约于桥下，女子未至洪水却至，尾生宁死而不失信，竟抱柱而死，其人虽死，其名却留之千古，我卓长卿不能尽忠于国，又无法承欢于父母膝下，这信之一字，无论如何也得守他一守，我爹爹昔年是何等英雄，他老人家九泉之下若有知，想必也不愿意我做个失信于人的懦夫，让这温如玉来讪笑于我。”

一念至此，心胸之间，不觉豪气大作，朗声道：“此事既是我亲口所说，我自然绝对不会反悔，只是我纵然娶了你的徒弟，三年之内，我仍必定寻你复仇，你若以为我会忘了复仇之事，那你却是大大的错了。”

温如玉冷冷一笑，道：“莫说三年，就算三十年，我老人家一样等着你来复仇，只怕——哼哼。”

她冷哼两声，倏然中止了自己的话，言下之意，却是只怕你这一生一世，若想找我复仇，亦是无望的。

卓长卿心智绝顶，焉有听不出她言下之意的道理，剑眉微轩，方欲反唇相讥，却见这红衣娘娘突然一拂袍袖，长身而起，向卓长卿冷冷瞥了一眼，接着又道：“八月中秋之日，你无论有着何事，也得立刻放下，到天目山去……”

卓长卿一挺胸膛，朗声接口道：“纵然我卓长卿化骨扬灰，八月十五那一天，也定要赶到天目山去，阁下大可放心，姓卓的世代相传，从未有过一人是言而无信之徒。”

温如玉目光之下，竟似又隐泛笑意，沉声道：“如此便好。”目光一转，转向那边见被困在红杉舞影中黄衫少年岑粲，眼中所隐泛的笑容，立时便又换作冷削肃杀之意，缓步走下车子，突又轻轻一拍手掌，卓长卿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掌声方落，那些红裳少女便一起顿住身形，动作浑如一体，全无快慢之分。

而那黄衫少年岑粲，却是须发凌乱，满头汗珠，气喘咻咻地站在中间，先

前那种潇洒狂傲之态，如今却已变得狼狈不堪，竟连那双炯然有光的眼睛，都已失去原有光采，望着温如玉颤声道：“家师纵然与你不睦，你又何必恁地羞辱于我……”

话犹未了，竟“扑”的一，声，坐到地上，显见是将全身精力，全都耗尽，此刻纵然是个普通壮汉打他一、拳，只伯他也是无法还手的了。

卓长卿与他虽然是敌非友，但此刻见了他这种模样，心下仍然大为不忍，缓缓转过身子，不再望他一眼。

温如玉冷笑一声，轻轻做了个手势，亦自转身回到车上，那些红裳少女使将岑粲半拉半扯地扶了起来，一人纤手微拂，在他胸口璇巩穴上轻轻一点，瞬息之间，这行少女，便又扶车而去，只听那红衣娘娘冷然回首道：“此刻距离八月中秋已无多久，你还是寻个地方，好好再练练功夫吧，就凭你此刻的身手……哼，只怕还未必成呢。”卓长卿怔怔的望着她们红色身影渐渐消失在初秋翠绿的林野里，暗中长叹一声，只觉自己一生之中，遭遇之奇，莫过于方才这丑人温加玉所打赌之事了，他虽是聪明绝顶之人，却也万万料想不到自己这不共戴天的仇人，不惜以自家性命未赌之事，竟是要让自己来娶她的徒弟。他不敢想象此事日后将要发展到何种地步，因为此事根本就令人无法思议，站在初秋仍然酷热的阳光里，他呆呆地愣了半晌，突叉想道：“昨夜快刀会众的惨死，不知究竟是谁干的，难道温瑾听了黄山始信峰下铁船头里异兽星蜍的那一段故事，也想将天下武林豪士都诱到这天目山下来，然后也学那星蜍的样子，将他们一个个杀死吗？”想到这里，他全身不禁为之泛起一阵寒意，眼前似乎又泛起十年之前，始信峰下，那些蛇虫猛兽，争先恐后的奔向铁船头去的情景，不禁长叹一声，忖道：“那些虫兽何尝不知道自己此去实是送死，但却仍然无法抗拒那星蜍散发出的香气，明知送死，还是照去不误，而此刻这些不远千里跋涉而来的武林豪士，又何尝能抗拒那温瑾天目山中设下的种种诱惑呢？只怕他们也和那些无知虫兽一样，明知如此，也要去试上一试了。”

他心念数转，越想越觉得这天目山中的武林盛会，实是一个极大的陷阱，当下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自己既然知道此事，就得将这场武林浩劫消于无形，只是自己该如何去做呢？却仍然茫然无头绪。此刻在他身后的林木之中突然缓缓踱出一个玄服高冠的长髯老者来，脚下穿着虽是厚达三寸的厚底官靴，但行走之间，却仍是漫无声息，而且他出现得又是那么突然，生像是树木的精灵，突然由地底涌现，又似乎是许久以前，他便已在那树林之中，只是直到此刻，他方自现出身形来。他缓缓走到那俯首沉思着的卓长卿身侧，突然朗笑一声，道：“兄台双眉深皱，面带忧色，难道心中有着什么忧愁之事？”

卓长卿蓦地一惊，抬目而望，只见自己身侧赫然多了一个长身玉立、丰神冲夷的长髯老者，正自含笑望着自己。

阳光耀目，将这老者颔下长髯，映得漆黑光亮，也映得他那隐含笑意双眼，神光宛如利剪，一眼望去，卓长卿但觉此人年纪虽似已近古稀，但神采之间，却仍潇洒无比，宛然带着几分仙气。

他方才虽是凝神而思，但自信耳目仍然异常灵敏，此刻见这老者已经来到自己身侧，而自己却仍未觉察，心下又不禁为之骇然，呆呆地愣了一愣，却见那老者又自朗声笑道：“千古以来，少年人多半未曾识得愁中滋味，兄台虽然温文尔雅，但眉目之间，却是英气逼人，老夫自问双目不言，一望而知，兄台必定是位身怀绝技的少年英雄，绝非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酸丁可比，此刻却为着何事，如此愁眉不展呢？”

这老者不但丰神冲夷，而且言语清朗，令人见了无法不生好感。卓长卿此刻虽对这老者有如幽灵一般突然出现大感惊异，却又不禁为他这种潇洒神态清朗言词所醉，含笑一揖，亦自朗声说道：“多谢长者垂询，小可心中确是愁烦紊乱，不能自已。”

这长髯老者朗声一笑，捋须笑道：“兄台如果不嫌老夫冒昧，不知可否将心中烦愁之事说与老夫一听，老夫虽然碌碌无能，却终是痴长几岁，也许能为兄台分优一二，亦未可知。”

卓长卿抬目而望，只觉这老者目光之中，生像是有种令人无怯抗拒的力量，长叹一声，道：“既承长者关怀，小可敢不从命……”

心念一转，突然想到自己心中无法化解之事，不但有关自己一生命运，而且是武林之中一件绝大秘密，这老者言语之中，虽似对自己极为关怀，但自己却又怎能将这种有关武林劫运生死大事，随便说将出来，一念至此，便顿住了话声，望着这行踪诡异、武功却似绝高的老人，半晌说不出话来。哪知这老人突又朗声笑道：“兄台如不愿说，老夫实是……”

卓长卿轻咽一声，接口道：“并非小可不愿说与老丈知道，而是此事关系太大，如果是小可一人之事，既承老丈关切，小可万无不说之理。”

长髯老人微微一笑道：“兄台既如此说，老夫自然不便再问，只是兄台若将此等关系重大之事隐藏于心，不去寻人商量一下，亦非善策——”他一捋长须，接着又道：“须知一人智慧有限，兄台纵然是聪明绝顶，恐也无法将这等关系重大之事，想出一个适善对策来，与其空在这里发愁，倒不如寻个知心之人商量商量，老夫与兄台交浅而言深，但望兄台莫怪。”他又自哈哈一笑，目光炯然，凝神望在卓长卿面上。

卓长卿但觉此人言语之中句句都极为有理，但他生性谨慎，绝无一般少年飞扬跳脱之性，心中虽觉这老者之恬极为有理，却仍然不肯将此事贸然说了出来，方自俯首沉吟，却听这高冠老者自笑道：“兄台毋庸多虑，老夫并无探询兄台隐秘之意，兄台如不愿说，也就罢了。”卓长卿暗中一叹，心中大生歉疚之意，须知凡是至情至性之人，便受不得人家半分好处，若是受了人家的好处，他便要千方百计地去报答人家的好处，若教他得了人家的好处而不去报答人家，那却比教他做任何事都要令他难受些。

此刻卓长卿心中便是觉得这老者虽与自己素不相识，但无论如何，人家对自己总是一番好意，而自己却无法报答人家这番好意，是以心中便生歉疚之心来。

那长髯老者望着他的面色，嘴角不禁泛起一丝笑容，像是十分得意，只他这种笑容却被他的掩口长须一起掩住，卓长卿再也无法看出来而已。

他呆呆的愣了半晌，心中忍不住要将此事说了出来，但忽而又忍了下去，沉吟再三，终于叹道：“老丈如此关怀于我，小可却有负老丈盛情，实在难受得很——”长髯老人捋须一笑，截断了他的话，含笑缓缓说道：“兄台如此说，却是见外了，老夫与兄台虽是萍水相逢，对兄台为人，却倾慕得很，兄台如不嫌弃，不知可否让老夫做个小小东道，寻个鸡酒野店放怀一醉，一来也让兄台消遣愁怀，再者老夫也可多聆听些教益。”

卓长卿长揖谢道：“恭敬不如从命，只是叨扰老丈了。”他心中对这高冠老者本有歉疚之意，此刻自然一口答允，两人并肩而行，那高冠长髯老者言谈风雅，语声清朗，一路之上，娓娓而谈，却绝口不提方才所问之事。顿饭光景，临安城廓，便已在望，在这段时间里，卓长卿不觉已对高冠老者大生好感，口

中暗忖：“这老者不但丰神冲夷，谈吐高妙，而且武功仿佛绝高，轻功更仿佛还在我之上，像他这种人物，必定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角色。”

一念至此，不由转首含笑问道：“小可卓长卿，不知老丈高姓大名？可否见告。”

那长髯老者微微一笑：“老夫飘泊风尘，多年以前，便将姓名忘怀了，江湖中人有识得老夫的，多称老夫一声高冠羽士，羽士两字，老夫愧不敢当，这高冠二字，却确是名副其实，是以老夫便也却之不恭，也自称为高冠羽士了。”

他朗声一笑，手指前方，含笑又道：“前面青帘高挑，想必有个小小酒铺，这种荒村野店，虽然粗陋些，但你我却可脱略形迹，放怀畅谈，倒比那些酒楼饭庄要好得多了。”

卓长卿口中自是连声称是，心中却不禁大为奇怪，这高冠羽士四字，虽亦极为高雅，但却不是声名显赫的姓氏，司空老人虽然足迹久已不履人世，但对天下各门各派的奇人异士，都知之甚详，也曾非常仔细地对卓长卿说了一遍。

但卓长卿此刻搜遍记忆，却也想不出这高冠羽士四字的出来，这高冠羽士四字，若是那黄衫少年的名字，卓长卿便不会生出奇怪的感觉来。

因为那黄衫少年岑粲终究甚为年轻，显见是初入江湖的人物，武功虽高，声名却不响，自是极为可能。

而此刻这高冠长髯老者，不但出现之时，有如幽灵一般地突然而来，已使卓长卿心中暗骇，后来与卓长卿并肩而行之时，肩不动，腿不曲，脚下点尘不扬，光天化日之下，走的虽不甚快，但卓长卿却一望而知此人轻功深不可测。

如此人物的姓名，却是武林中一个极为生疏的名字，卓长卿自然觉得奇怪，心念转动之中，却已见这高冠羽士已自含笑揖客人坐，遂也一屏心神，坐了下来，一面心中暗忖道：“无论此人姓名是真是假，人家对我，总是一番好意，也许他亦有不愿为外人得知的隐秘，是以不愿将真实姓名说出来，我又何苦去费心猜测人家的隐私呢？”一念至此，心下顿觉坦然。

第一〇章　恩怨缠结

此刻已是未未申初之交，这间生意本是不佳的酒铺，在这种午饭已过、晚饭未至的时候，上座自然更坏。

这间里面只摆了七八张白杨木桌的小小酒铺，此刻座客除了卓长卿和那高冠羽士之外，便再无别人，酒菜更自然也做得精致些。

对酌三杯，菜略动着，高冠羽士举起手中木筷，含笑说：“此间酒既不精，菜亦不美，老夫这个东道，做的岂非太嫌不敬？”

卓长卿微微一笑，方待谦谢两句，却听这高冠羽士又笑道：“不过老大倒可说个故事与兄台听听，权充兄台之下酒之物。”

卓长卿停杯笑道：“如此说来，小可今日的口福虽然差些，耳福却是不错的了。”

高冠羽士朗笑一笑，道：“这故事虽然并不十分精奇，但兄台听了，却定必是极感兴趣的。”

卓长卿微微一愣，放下手中筷子，问道：“难道这故事与小可有关不成？”

高冠士目光之中，突地掠过一丝令人难测的神采，缓缓说道：“此事不但与兄台有关，而且关系颇大。”

卓长卿不禁又为之一愣，暗道自忖：“这高冠羽士与我本来素不相识，又怎知此事与我大有关系的，更是少而又少——”

一念至此，心下不觉大奇，对这“高冠羽士’的身份来历，先前虽已但然，此刻却又不禁开始疑惑起来。

高冠羽士目光一转，嘴角似又掠过一丝得意的笑容，缓缓说道：“三十年前，武林之中有着一对名闻天下的侠侣，那时兄台……哈哈，兄台年纪较轻，自然不会知道这两位的大名，可是三十年前武侠中提起梁孟双侠，却绝不会没有一人不知道。”

他语声微顿，店伙恰好又送上一样菜来，他伸出筷子，夹了一筷，咀嚼半响，停着笑道：“这馆子别的菜做的虽不甚佳，这鱼杂豆腐却是极为不错的，兄台不妨先尝两口。”

卓长卿无可奈地伸出筷子，夹了一筷，心中却是思潮百转，又是惊奇，又是奇怪，哪有心情去吃这渐江省内，临安城外一间小小鄂菜馆子的鱼杂豆腐。

他口中一面咀嚼着鱼杂豆腐，一面却不禁在心里暗地恩忖：“这梁孟双侠纵然名震江湖，却又与我有什么关系。”

却见这高冠羽士好整以暇地浅浅地吸了口酒，方自接着说遁：“这梁孟双侠在武林之中，声名显赫无比，武功却并不甚高强，他们在武林得享盛名的原因，只是因为这夫妇两人，俱都美绝天人，女的固然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男的更加玉树临风英姿飒爽，武林中人先还有些荡妇淫徒，想打这两人的主意，只是他们夫妇两人，不但情感极深，而且彼此之间，俱是相敬如宾，十数年来，他夫妇两人遍历江湖，武林中却从未有人见过那梁同鸿对孟如光偶出疾言，也从未有人见过那孟如光对梁同鸿稍有厉色的。”

卓长卿心中暗叹一声，忖道：“得妻如此，夫复何憾。”

转念却又不禁暗忖道：“只是这两人与我又有何于系？”

想来想去，还是无法猜出这高冠羽士说这故事的真意来，只见他语声微顿，略喘了口气，又道：“武林中，一些正派侠士，见到莽莽江湖之中，居

然还有这样一对夫妻，对这梁孟二人，自是大生好感，那些荡妇淫徒见到这两人在江湖中人缘如此之好，也就将满腔邪心欲火，强自忍了下去。”

卓长卿暗皱眉头，心中转念，直到此刻，这高冠羽士所说的故事，虽然动听，却仍然和自己毫无关系，心下方自奇怪。

抬目望去，却见这高冠羽士的一双电目，正自凝目望着自己，目光之中似笑非笑，接着又道：“他们夫妇两人将大河两岸、长江南北游历一遍之后，足迹便远至苗疆，这对夫妇一生之中，平稳安静，他们却再也想不到在畅游苗疆之际，会遇到一个令这对被武林艳羡不已的侠侣夫妇，从此魂归离恨的武林魔头。”

听到这里，卓长卿不由全身一震，推杯而起，脱口问道：“难道此人便是那丑人温如玉！”

高冠羽士哈哈一笑，将面前的一杯花雕，仰首一千而尽，道：“不错，此人正是那被天下武林同道称为红衣姑娘，却自称丑人的温如玉！”

一时之间，卓长卿但觉心胸之中，怒火沸腾，几乎忘了这高冠羽士怎会知道自己和那丑人温加玉有着深仇，脱口又道：“这丑人温如玉难道又将这神仙侠侣双双害死了吗？”

高冠羽士微微一笑，颓首道：“这温如玉自称丑人，其实丑的一字，还远不足以形容其人，哪知她却偏偏看了上那美如子建的梁同鸿，试想梁同鸿有妻如花，而且温柔贤慧，却又怎会对这貌赛无盐的丑人温加玉稍假词色呢？”

他长叹一声，目光仰视，接着又道：“于是这温如玉因爱生妒，因妒生仇，竟将一生之中，谦谦自守，在武林里从未与人结过梁子的梁同鸿，一掌击毙在他的爱妻面前。”

卓长卿耳畔轰然一声，全身亦不禁为之一震，心胸之间，像是被人重重地击了一拳，双目直视，茫然忖道：“爹爹他老人家一生之中，不但是个谦谦自守的君子，而且是个急人之难的侠士，但是……他老人家又何尝不是被这万恶的魔头一掌击毙在自己的爱妻面前。”

一念至此，两行泪珠，便不能自止地沿着面颊缓缓落了下来，落在他身上穿着的玄色长衫上，却又毫不停留地从衣上滑落了下去。

那高冠羽士凝注在卓长卿面上的目光，亦随着他的泪珠缓缓移下，一丝令人难测的光采，便又在他的目中闪过。

但等到他的目光转到那两滴由卓长卿的玄色衣衫上滑落的泪珠时，他双目中所显示的神采，却全然变为惊愕了。

这几乎是一件无法思议的事，因为那泪珠几乎是毫不留滞地自衣衫上滑下，那么，这该又是什么质料制成的衣料呢？

于是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在这件玄色的衣衫上停留了半晌，双眉微微一皱，似乎想起了什么，但瞬即接着叹道：“梁同鸿一死，孟如光自然痛不欲生，只是这可怜的女子那时已有了五个月的身孕，为了这点梁氏骨肉，孟如光纵然想死，但在这种情况下，却也容不得她就此一死了。”

他沉重地叹息一声，但你如果聪明，你可以发现他这声沉重的叹息声中，几乎全然没有惋惜和哀伤的意味。

但卓长卿此刻正是悲愤填膺，泪如泉涌，又怎能发觉他叹息声中的真意呢？

高冠羽士微一捋须，便又叹道：“生死之事，虽是千古之人难以勘破之

事，但欲死不能，却远比求生不得还要痛苦得多——”

他竟又自微微一叹，接道：“兄台年纪不轻，虽是绝世奇才，但对人世之间的一些凄惨之事，终究不如我这历尽沧桑的伤心人体会得多，试想那梁同鸿与孟如光本是江湖中人人艳羡的神仙眷属，但如今鸳鸯失偶，本已痛不欲生，如能同穴而死，则情天虽已常恨，比翼之鸟可期，也还能含笑于九泉之下，但如今欲死却亦不能，唉——人世间最凄惨之事，怕也莫过于此了。”

他双目微合，面目之上，露出了颇为哀痛的表情来，稍微一顿，又道：“那天似乎是冬天，苗山之内，天时虽较暖，但仍是凛风怒吼，叶落满山，只差没有下雪而已，孟如光伏在梁同鸿的尸身上，哀哀地痛哭着，哭声与风声相和，便混合成一种令人不忍卒听的声音。”

“但是那丑人温如玉，竟将这对已成死别的鸳鸯，还要生生拆开，将那梁同鸿的尸身，葬在贡黎山右的穴地之中，却将孟如光软囚在贡黎山左的一个所在，也不将她置之死地，因为这心如蛇蝎的魔头知道，与其将她杀死，还不如这样更要令她痛苦得多。”

他一拍桌子，又道：“不但如此，这丑人温如玉更想尽了千方百计，去折磨这个可怜的女子，但是孟如光却都忍受了下来。”

这高冠羽士说话之时，不但语声清朗，而且加以手势表情，将这个本已是惨绝人衰的武林故事，描述得更是凄惨绝伦。

卓长卿本是伤心人，听到这种伤心事，自然更是如醉如痴，一时之间，但觉醉从中来，不能自己，竞忘了再想这故事究竟与自己有何关系。

高冠羽士目光一转，接着又道：“直到那梁同鸿的亲生骨血生下来的那一天，孟如光便将那女孩子交给一个在这数月内，在苗疆中结识的一个知己，再三嘱咐叮咛之后，便挟着满腔悲愤，去寻那丑人温如玉，去报那不共戴天的杀夫深仇。”

“只是她的武功，却又怎比得上那生性异禀，武功绝世的温如玉呢？不出三招，这恨满心头的可怜女子，也就魂归离恨天了。”

卓长卿剑眉怒轩，再也忍不住心中怒火，“啪”的一声，重重一拍桌子，将桌上的杯盏碗筷，都震的直飞了起来。

高冠羽士微唱一声，道：“人世之中，悲惨之事原本远较欢乐之事为多，兄台也不必为此事太过悲债，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人生处世，得过且过，若是十分认真起来，那只怕谁也不愿在世上多活一日了。”

卓长卿双眉微蹙，朗声道：“若是人人俱做如此想法，那人世间，魅魑岂非更加横行，群魔乱舞，真正安份守己之人，还有处身之地吗？”

高冠羽士朗声一笑，道：“兄台既有如此仁侠之心，老夫自然钦佩得很。”

他笑容一敛，便又叹道：“只是老夫虽是如此说，对那温如玉的愤怒之心，却也未见就在兄台之下哩。”

“那温如玉将孟如光击死之后，竟将孟如光的尸骨，火化成灰，撒在贡黎山右，让她随风而去，永生永世也不能和梁同鸿聚在一处。”

卓长卿心念一转，忍不住问道：“难道女魔头斩草不除根，竟将那梁同鸿的亲生骨血，轻轻放过？”

高冠羽士微微一笑，道：“兄台这一问，却也未免将那温如玉看得太过简单了。”

卓长卿俯首沉吟半晌，心中突地一动，道：“难道那孟如光自认是自己知己的人，却是温如玉早已预先安排的吗？”

高冠羽士猛地一击手掌，颔首笑道：“老夫早说兄台聪明绝顶，心智之机巧，确是超于常人，那丑人温如玉果然早已将自己的心腹，安排在孟如光左右，故意对这可怜女子作出同情之态，那孟如光在那种濒临绝境的情况之下，有人对她有三分好处，她便当作十分，何况这人对她本是蓄意结纳，她自然也就难免将这些人当作自己的患难知己。”

卓长卿长叹一声，道：“那孩子落到那丑人温如玉于中，岂非亦是凶多吉少？”

高冠羽士摇首笑道：“兄台这一猜，却猜错了。”

卓长卿微微一愕，暗地寻思道：“难道这孩子也和我一样，被一武林异人，救出生天吗？”

却听高冠羽士又道：“那温如玉非但未将这孩子置之死地，却反而对她爱护有加——”

卓长卿不禁又自接口问道：“难道这孩子长的与那梁同鸿十分相像，那温如玉将自己对人家的单面相思，都移到这孩子身上。”

高冠羽士拊掌叹道：“兄台事事洞烛先机，确是高人一筹，老夫的确钦佩得很——”他话声一顿，又道：“温如玉一生之中，恨尽天下之人，对这孩子，却是爱护倍于常人，竟将自己的难解之事。

“他到底是谁呢？如此交结于我，又有什么用意？”

卓长卿暗问自己，只是他亦自知道这问题并非自己能解答的。

只见那高冠羽士伸手一捋颌下漆黑的长髯，笑容敛处，神色之间，突地变得十分庄穆，目光之中，更是正气溢然。

卓长卿虽对此人大起疑惑之心，但却再也无法从此人身上，看出一些好狡之态来，俯首沉吟半晌，方自答道：“老丈对此等隐秘之事，坦诚相告于我，小可感激还来不及，焉有怪罪老丈之理。”

高冠羽士微唱一声，正容说道：“此事不但极为隐秘，而且关系颇大，武林之中，知道此事的，可说是少而又少，就算那曾经参与此事的温如玉的亲信苗人，事后亦都被这女魔头杀却灭口，要知道那梁孟双侠生前交游颇众，温如玉虽然骄横跋扈，凶焰甚高，却也不敢将此事泄露出去，唯恐有人寻她复仇。”

他话声微微一顿，又道：“武林中人虽然奇怪这梁孟双侠怎会突地失踪，但时日一久，也都逐渐淡忘，然而那丑人温如玉却将此事隐藏得越发严密，为的是那孤女温瑾已经长大成人，温如玉自然不愿让她知道自己曾经害死她的父母，唉——梁孟双侠九泉之下，若还有知，知道自己的独生爱女，竟对温如玉千依百顺，奉之如母，真是死难瞑目了——”

他又自长叹一声，像是十分悲哀的样子，卓长卿剑眉一轩，突地问道：“此事既是恁地隐秘，却不知老丈又是怎么知道的？”

高冠羽士微微一笑，神色之间，丝毫未显惊慌之态，缓缓说道：“老夫壮年之时，曾经深入苗疆采药，在荒山之中，遇见一个垂死的苗人，这苗人便是曾经参与此事，又被温如玉杀之灭口的，他临死之际，将这件事告诉了我，还让我为他复仇，只是——”

他语声微顿，叹息一声，方自接口道：“我自问武功不是那温如玉的敌手，又不敢将此事随便告诉别人，是以便只有任凭这件惨绝人寰之事，在武林中隐藏如许多年，唉——其实老夫却是时时刻刻想将此事了却的。”

他目光一抬，笔直地望向卓长卿，沉声又道：“如今我将这件在武林中

已近湮没的秘事告诉兄台，兄台可知道是为什么吗？”

卓长卿道：“正想请教。”

高冠羽士目光微转，正色又道：“兄台少年英俊，不但聪慧绝人，而且正气凛然，老夫自问双眼不盲，行走江湖，亦有数十年，却从未见过有如兄台这样的少年侠士，想那温如玉明知与兄台仇不可解，却仍然将自己唯一爱护之人托付给兄台，因此可知，这女魔头虽然是骄横凶酷，对兄台却也是十分器重的。”

卓长卿微一摆手，正待谦谢儿句，却听这高冠羽士又道：“老夫与兄台萍水相逢，便将这等重大之事，告诉兄台，为的是想请兄台将此事了却，也免得梁孟双侠冤沉海底，老夫虽已老朽，但为着此事，只要兄台用得着老夫之处，老夫也愿拼尽全力，以供鞭策。”

卓长卿剑眉微轩，朗声道：“这等凄惨之事，莫说与小可尚有关系，只要小可知道，也万无袖手之理，只是——”

他长叹一声，缓缓垂下目光，接口又道：“那温如玉的武功的确是惊人无比，小可也不是她的敌手，是以——唉，小可连自家的杀父深仇都无法报得，又怎能替老丈效力呢？”

高冠羽士捋须一笑，道：“这个老夫也知道。兄台武动虽不如那丑人温如玉，却也未见相差多远，只要兄台稍加智计，便不难将此魔头除去。”

卓长卿微一皱眉，心念数转，突他说道：“老丈可是要小可将此事告诉温瑾，让她们两人之间，先起冲突，然后——”

高冠羽士拊掌笑道：“兄台确是惊世绝才，万事俱能洞悉先机，想那温瑾若是知道她自己奉之以母的恩师，却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焉有不为自己父母复仇之理，那温如玉一生孤僻凶残，对她却是千真万确的真心爱护，温瑾纵然对她动手，她却是必定不会伤害温瑾，甚至还会心甘情愿地让温瑾杀死亦未可知——”

卓长卿目光动处，只见这高冠羽士目光之中，得意已极，生像是与那丑人温加玉也有着什么深仇大恨一样，心中不禁一动，接口问道：“既是如此，老丈何不直接将此事告诉温瑾。”高冠羽士伸手取起面前酒杯，啜了一口，神色不变他说道：“老夫若直接将此事说出，那温如玉若是知道，岂肯放过我，唉——老夫老矣，昔年豪气，今已消去，也变得有些贪生畏死起来，唉——说来的确汗颜得很。”

他放下了酒杯，不等卓长卿说话，却又自顾接着往下说道：“方才我在林木之中，见到兄台独立长叹，便知道兄台心中一定是为着两事优烦，不能自解——”

他微微一笑，接道，“兄台所烦忧的第一件事，自是为了那温如玉要叫阁下娶温瑾为妻，那时兄台还不知道此中内情，心中极为不愿和自己不共戴天仇人的徒弟结为夫妇，但却又答应了那温如玉，因之心中烦恼，却又无法向人说出，更无法求人帮助，老夫若是猜的不错，那么兄台心中这一件烦恼，此刻想必不会再有了。”

卓长卿轩眉一叹，朗声接道：“若论凡事俱能洞悉先机，只怕老丈还要远在小可之上哩。”心中却在暗中寻思道：“方才我仅只在林边叹息一声！这高冠羽士便己猜中我的心事，但他明明已知我是为了何事叹息，却又为何要再三追问我？看来此人外貌虽是光明磊落，心中却不知对我暗藏着什么机心呢？”

目光抬处，只见那高冠羽士又自捋须一笑，缓缓他说道：“老夫遇事，虽也能事先猜着三分先机，遇人也能猜中别人三分心事，但这不过是全凭老夫飘泊人海数十年，积得的一点阅历经验而已，怎比得兄台年轻英俊，天纵奇才，唉！兄台若是到了老夫这等年纪，普天之下，无论心智、武功，只怕再也找不到一个能与兄台颉颃之人了。”

卓长卿微笑一下，口中谦谢不已，心中却又自寻思道：“这高冠羽士自从一见我面，每一句话中都少不了恭维我两句，他武功显然较我高些，年龄更比我大了许多，对我如此客气，竟却又是为的什么呢？”

他阅历虽浅，但方才已觉这高冠羽士有些可疑之处，此刻更觉得他如此结交自己，必定有着什么深意。

高冠羽士手中轻捻着长髯，见到他瞪着眼睛出神，一笑而道：“兄台心中所忧虑着的第二件事么？老夫此刻也猜上一猜，如若老夫猜的不错，那么——”

卓长卿微笑接口道：“莫非老丈对小可这第二件心事，也有什么化解的方法么？”

高冠羽士笑容一敛，正容说道：“老夫与兄台虽然是浮萍偶聚，相识甚浅，但也已看出兄台非但天资绝顶，聪慧超人，而且是个生具至情至性的热血男儿，兄台心中所忧虑着的第二件事，倒不是为着兄台自己，却是为着成千成百，不远千里赶来的武林豪士。”

他语声一顿，目光直注卓长卿的面目之上，缓缓又道：“老夫方才所说的话，绝非故意恭维，确实句句出自肺腑，而老夫自信双眼不盲，对兄台的为人，也不会看错，是以……”

他微微一笑：“老夫自信这第二件事么，也万万不会猜错。”

他目光一转，却看卓长卿正自含笑凝神倾听，却并不答话，便又接道：“红衣娘娘温如玉蛰居苗疆四十年，一向不大过问武林中事，这却并非因她生性恬淡，无意名利，而是她对武林中的一些前辈异人，心存畏惧，是以不敢出来为非作歹而已。”

“但近年来，这些前辈异人，不是已经物化仙去，便是封剑已久，再也不问世事，这红衣娘娘静极思动，早就想在江湖间掀些风浪，这‘天目之会’，名虽是为其择婿会友，其实却是这位魔头想借机将天下武林豪士一网打尽，这点兄台想必也从她说话之间看出来了，是以兄台便在忧郁，如何才能将武林中这场劫难消弭。”

他略为歇息一下，卓长卿心中却怦然一动，接口问道：“难道老丈有何妙策，能解开小可心中这件忧郁之事吗？”

高冠羽士微笑一下，目光之中，淡淡掠过一丝极为得意的神采，端起面前酒杯仰首一干而尽，含笑说道：“老夫这第二件事，猜的还不错吧？”

其实卓长卿方才那句话，已无殊告诉他自己心中所忧虑的正是此事，是以他便根本不必等待回答，又自斟了一杯酒，接着说道：“此事的确并非易与，难怪兄台心中忧郁，想那红衣娘娘在天目山中设下的香饵，俱是武林中人梦寐难求之物，这些人不惜远道而来，兄台若在此刻加以阻止，他们又怎会心甘情愿的放弃，又怎会相信兄台的话，只怕他们还当兄台想独吞这些珍宝呢！”

卓长卿一皱双眉道：“是了，想他们又怎会听从我的话，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些珍宝呢？唉——那丑人温如玉不知在天目山中，设下什么古怪花样、

恶毒陷阱，却可怜这些人一点也不知道。”

这个初涉江湖的少年，虽然对那高冠羽士已生疑惑之心，但此刻却又不禁为他的这番言语所动，竟又将心中的话说了出来。

高冠羽士故意俯首沉吟半晌，抬头一笑，缓缓说道：“老夫方才对兄台说的那个故事，不但能将兄台心事第一件忧虑之事化解，兄台这第二件心事，却也要依靠这个故事，才能化解得开。”

卓长卿不禁为之一怔，说道：“这是为了何故呢？”

高冠羽士一笑道：“兄台若在会期之前，赶到天目山去，将老夫方才所说的那个故事，一字不漏地对那温瑾说一遍，那么——哈哈！”

他仰首狂笑数声，接着又道：“想那温瑾若是稍有人性，怎会再有半刻迟疑，必定立即去寻那女魔头报仇，兄台若在旁边稍加援手，那红衣娘姻武功再高，却也不见能逃出两位的手下，哈哈——昔年梁孟双侠，夫唱妇随，天下艳羡，今日兄台与那位温姑娘，不但同仇敌忾，而且珠联壁合，此番若能联手诛此魅魑，报却深仇，又将为武林添一佳话。”

他笑容满面地举起面前酒杯，大笑又道：“这么一来，元囚既除，天目之会，就算能够如期举行，但那魔头设下的诸般陷阱，想必也将变成兄台与温姑娘的迎宾战宴，这场武林劫难，岂非消弭于无形，来，来，且容老夫先敬兄台一杯。”

仰首一干而尽，拾目望去，却见卓长卿双目望着面前的酒杯出神，双子放在桌上，动也未动，对那酒杯碰都没有碰一下。

高冠羽士面容微变，举着酒杯的手，半晌放不下去，在这一瞬间，他面上的表情，突地变得十分狞恶，先前那种浩然的正气，也自消去无影，只是卓长卿目光低垂，并未看到而已。

等到他那双微带迷惑的双目缓缓自酒杯移到高冠羽士面上的时候，这高冠羽上面上的狞恶之色，竟又从他嘴角所泛起的一丝微笑中化去。

于是,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他还是无法知道这高冠羽士究竟是何许人物？也未能知道此人的真正来意。

被潮水淹没的沙滩，等到潮水退去的时候，依然是原来的样子，沙滩上的沙粒和贝壳，虽然会因之潮湿，但是潮水也会很快地退去的，那么，被虚假掩饰着的秘密，恐怕也不会隐藏多久吧？

卓长卿抬起头来，两人目光相对，高冠羽士突又笑道：“只是老夫还忘了告诉兄台一事，此刻那天目山上，正如兄台所料，早已埋设下许多虽是考较群豪武功，其实却是暗害群豪的陷阱设施，这些设施之中，究竟包涵着什么恶毒花样，老夫虽然不甚清楚，但老夫却知道那魔头温如玉，不但在这些本应光明正大，用做考较武功的五茫珠、罗汉阵、线香渡一类设施之中，暗设下许多诡计，而且还唯恐这些诡计不够恶毒，害不到别人。”

卓长卿意动心惊，现于神色，转眉怒道：“她便又怎样？”

高冠羽士生像是不胜感慨地长叹一声，接着又道：“这魔头竟在一年中，将一些久已金盆洗手的绿林巨寇，或是一些蛰伏塞外、遁迹边荒、久已不容于武林的江湖妖魔，暗中请来，做这些设施的主持之人，一些武功特高的武林豪士，就算能侥幸逃出她们设下的恶毒陷阱，却也不能逃出这些巨寇妖魔的毒手，就算他们再能逃出毒手，甚至将这些妖魔击毙，可是等到他们最后到达那温如玉设下的主擂之时，却已早就精疲力竭，只怕连她的轻轻一击，都无法抵挡了。”

这高冠羽士一口气说到这里，只听得卓长卿心胸之间既是惊惧，又是愤慨，竟也没有再去想一想，这些极为稳秘之事，这与世无争的高冠羽士又怎会知道的呢？

却听高冠羽士叹息着又道：“ 她一计连着一计，这连环毒计，为的不单只要将天下的武林豪士一个个打尽，而且连那些被她或以利诱，或以名动，从各地请来的巨寇妖魔，竟也在她除去之列，到那时候武林之中，她一人唯我独尊，才算称了她的心意。 ”

一时之间，卓长卿面容阵惊，阵怒，突地长叹一声，复又低语道：“ 小可年龄极幼之时，曾在黄山始信峰下，遇着一件惊人之事，小可当时虽未目睹，但这件事在小可心中，却始终记得鲜明。 ”

他又自沉声一叹，接着说道：“ 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却一直在奇怪，那毒物星蜍，为什么在将一些凶暴恶毒的毒蛇猛兽除去之外，却又要去残害那些无害于人的绵羊驯鹿，这岂非是件难以理解之事，唉——此刻我才知道，原来人类之中竟也有着像星蜍一样的邪恶之物。 ”

他低低他说着，而且说的非常凌乱，但当他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那高冠羽士面上的神情，却像是非常激动。

店里的店伙，远远站在门口，厌恶地看着这两个久坐不走的客人，只见他们忽而大笑，忽而长叹，忽又滔滔不绝他说着话，心里大为奇怪，不知道这一老一少两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高冠羽士定了定神，方自说道：“ 老夫此刻只要告诉兄台，便是兄台此次若真的不惜危险，先就赶到天目山去，纵然那魔头温如玉已将兄台看成她爱徒的乘龙快婿，不会加害于你，但那些秉性凶恶的巨寇妖魔，却未见会放过兄台，兄台武功虽高，但双拳不敌四手，唉—— ”他故意长叹一声，方自接道：“ 老夫与兄台一见如故，为着兄台着想，这天目山么—— ”

语声又一顿：“ 不去也罢。 ”

暗中一瞟，眼角只见卓长卿果已剑眉怒轩，义愤填膺，竟自伸出手掌，在桌上猛地一拍，朗声道：“ 老丈怎地如此轻视于我，那天目山上纵然是刀山剑海，我此番也要去闯他一闯，卓长卿虽然不才，但路见不平，尚要拔刀相助，为着天下武林朋友的命运，我卓长卿又何借性命，就算是两肋插刀，粉身碎骨，我也不会皱一皱眉头。 ”

高冠羽士俯身整理着被卓长卿一掌震倒的杯盏，于是，他眼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得意而狞恶的目光，卓长卿便又无法看到。

且说临安城里——

多臂神剑云谦父子，以及那飞骑奔来，报凶讯、求援手的大汉，又怎会知道他们所焦急等待着的卓长卿，不但已经见着他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而且还遭遇到这些复杂而奇异的事。这一日之间所发生的事，不但使得卓长卿的生命为之改观，甚至天下武林中人的命运，也受到影响，这却也是临安城里的云氏父子无法预料得到的。

一阵风吹来，吹散了西天的晚霞，月亮却从东边升起来了，又是一个有月有星的晚上。

卓长卿从那小小的鄂菜酒铺，漫步走出，他的态度虽然仍是那么从容而安详，但是他的心绪，却远不及外表的安定。

方才，太阳刚刚隐没的时候，那高冠羽士就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还道：“ 老夫与君一席长谈，更觉得兄台是武林中百年难见、不可多得的少年

侠士，对此番武林浩劫，兄台想必能有一妥善安排，老夫方才亲亲所言，不过是给兄台一个参考而已，兄台如能将此浩劫消弭，则不但老夫幸甚，亦是武林中千百同道之幸了。”

卓长卿默默地听着他的话，长揖相送，自己却仍然坐在那间小小的酒铺里，沉思良久，这高冠羽士的一席话，虽然使他明白了许多他以前不知道的事，却也替他添了许多疑云。

天就晚，暮云四合，酒铺中的食客也多了起来，见到他一个人坐着发愣，都不禁投以诧异的眼色，他觉察到了，便也走了出来，风越来越凉，日间的溽暑之意，此刻已为之尽消，但是他的心，却仍然沉闷得很，还是不知道自己此刻究竟该如何做。

方才半日之间，那高冠羽士滔滔辩才，虽然使得卓长卿将自己对他的疑惑之心消去不少，但此刻卓长卿沉思之下，却又不禁开始觉得此人可疑，不住地暗自寻思道：“此人虽是可疑，但他所说的话，却是极为合理的呀！我若真能在会期之前，将那丑人温如玉除去，那么此场劫难，便在无形之中化暴戾为祥和，甚至那温瑾……”

想到温瑾，他不禁暗中叹息一声，中止了自己思潮，目光抬处，只见暮色之中，己然依稀显出城廓的影子，他知道临安到了。

远远望去，临安城里，万家灯火，依稀可见，这在当时尚未十分繁华的山城，此刻却是冠盖云集，笙歌彻夜不绝。甚至百里以外的流萤，都飞到这里来，乔迁手中所持的那三幅画卷，在江湖之中掀起的风浪，不可谓之不大了。

卓长卿徐然走入临安城，只见城市闹市之上，家家灯火通明，不时有三五劲装佩刀的彪形大汉，把臂高歌而来，从酒楼高处飘下的呼五喝六之声，更是时时可闻，昨夜的流血惨剧，虽然使得山城一度陷于恐惧之中，但城中的这些武林豪士，本是刀头舔血的朋友，仅只一夜，便生像是将那流血的景象忘却了。

卓长卿不禁暗中叹息一声，忖道：“这些人不远千里而来，只望名剑美人，俱已在望，至不济也可看一场热闹，弄几百两银子回去，又有谁知道自己已将大祸临头呢？”

心念一转，便又想到多臂神剑云氏父子，忖道：“云老爷子他老人家见多识广，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此事的端倪来。”

他虽是聪明绝顶之人，但此刻心中却有着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心里虽然很想找那老于世故的多臂神剑商量一下，但却又觉得此中牵涉，有许多事竟难以出口。

一时之间，他心中思潮又自翻涌，不能自决，暗叹一声，又忖道：“无论如何，我总该先找他老人家再说，反正此刻离会期还有几日光景，稍迟一日，我再上天目山去，亦不为迟——”

他突地惊讶地阻止住自己的思虑，因为他自家亦不知在什么时候，也自认为如要消去这场劫难，就非得听从那高冠羽士的话不可，但是他内心隐隐约约之间，却又觉得那高冠羽士不甚可靠，甚至姓名都可能是假冒的。

是以他此刻才觉得有些惊讶，惊讶之中，却又不禁忖道：“我怎地如此糊涂，方才竟忘了问他那丑人温如玉布下的陷阱究竟是在何处，想那天目山乃海内名山之一，绵亘何止百里，我若漫无目的地去乱找一气，只怕找个五天也无法找到。”

又忖道：“ 呀！我甚至连云老爷子此刻究竟落脚何处都不知道呢？这临安城如此大，要想找一个人的下落，怕不比那更要难些。 ”

皱眉沉吟，漫步良久，心中突又一动，不禁暗中失笑道：“ 我怎地如此笨法，想那云老爷子乃是武林中大大有名之人，他住在什么地方，我只要问问人，想必总会有人知道的吧！ ”

这少年此刻正是思潮百转，紊乱不堪，甚至连原有的聪慧都消去几分，此刻一念至此，脚步微顿，方想找个武林朋友，询问一下那多臂剑云氏父子的落脚之处。

哪知——

他目光方自一转，耳中却听得一股奇异的乐声，若有若无地从城外传来，此刻城中虽然喧哗，但这种乐声一经入耳，卓长卿毋庸仔细凝听，便知道又是出自今晨所见那些红衫少女手中所持的似萧非萧、似笛非笛的青竹之中。

他心中不禁为之一惊，忖道：“ 难道那丑人温如玉此刻竟也到这临安城里来了？ ”

却听这种奇异的乐声，由远而近，越来越为清晰，何消片刻，不止卓长卿听的清清楚楚，就连那些正在街头漫步，或是正在酒楼热饮的人，也俱都听到这种奇异的乐声了。

于是路上的行人，为之驻足，酒楼中的食客，也探出头来，虽然看来俱都消闲寻乐，其实心里又何尝不是人人暗中警戒着。这临安城此刻正是多事之秋，随时部可能有突来的灾祸，降临在大家头上。

第一一章　玉女金帖

一盏精致的铜灯，放在靠墙的长几上，柔和的灯光布满了这间厅房。

厅房的后面是一间卧室，厅房和卧房都不大，然而多臂神剑能够找到这样的落脚之处，却也并非是件易事。

因为，此刻这风云际会的临安城，的确是太拥挤了，你若不是像多臂神剑以及云中程这种德高望重而且名重武林的江湖前辈，只怕要找一席安身之地都极为困难，何况是这样有厅有室的套房。

此刻，多臂神剑云谦正坐在面对着窗子的巨大靠椅上，窗外是一个小小的院子，不时有欢笑的声音，从窗外传来，使得那沉重的夜色，看来有种令人兴奋的光采。

但是，这曾经叱咤一时的武林前辈的面色，却是忧郁而沉重的。

坐在他对面的云中程见到他爹爹的神色，不安地问道：爹爹，时候已经不早了，你老人家可要到外面吃些东西？”

云谦缓慢地摇了摇头，灯光照在他脸上，使得他脸上的皱纹，看来极为清晰，云中程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又道：“长卿弟年纪虽轻，但是武功却高得惊人，而且又极为聪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出什么差错的，你老人家又何必担心呢？”

多臂神剑浓眉微皱，突又叹道：“我担心的倒不是长卿，而是——”

话声突地一顿：“中程，你可知道乔迁这些日子跑到哪里去了，我想问问他——”

话犹未了，他话声竟又一顿，云中程不禁亦自一皱剑眉，奇怪他爹爹今天说话怎的会如此吞吐，哪知却听云谦沉声叱道：“中程，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晚凤，穿过小院，吹进窗户。

那种奇异的乐声，此刻竟也随着晚风，若断若续地飘了进来。

云氏父子面色都不禁为之大变，云中程凝神听了半晌，方待答话，云谦却又说道：“这声音我像是曾经听过——”

突地一拍前额，又道：“对了，是在苗疆，三十多年前，我就。听过这种声音，是苗人的吹竹之声，那时……我年纪和你差不多，现在……”

自悲日暮的老人，常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他的心境来的。

云中程愣了一愣，抢步走到门口，又突然驻足回身说道：“爹爹，我先出去看看，也许是——”

他含蓄地中止了自己的话，因为他不愿意说出丑人温如玉这个名字来。

但是久闯江湖的多臂神剑，又何尝没有从这奇异的乐声中联想到这位久居苗疆的女魔头红衣娘娘温如玉来。

于是他们一起走出了客栈。

街道上，灯光依旧，行人也仍然很多，但是，喧笑声、高歌声、轰饮声，却全都没有了，只剩下那种奇异的乐声，袅袅地飞扬着。

他们顺着这乐声由来的方向，大步走了过去，相识的武林豪士此刻心中虽然惊诧不定，但见了他们父于仍未忘了躬身为礼。

转过一条路，云中程目光动处，突然见到那站立在人群之中，有如鸡群之鹤，一身玄衫的卓长卿，不禁脱口道：“爹爹，长卿就在那里。”

目光锐利的卓长卿，却没有看到他们，因为他正在呆呆地想着心事。

但是云中程的这一喊，却将他从沉思中惊醒，但是不等他迎上去，多臂神剑已抢步走了过来，一把抓着他的臂膀，大声道：“长卿，你没事吧？”

虽然是短短几个字，然而在这几个字里，却又包含着多少关怀与情感。

卓长卿摇了摇头，呐呐他说道：“老伯，你老人家放心，我……我没事。”

他喉头哽咽着几乎不能将这句话很快他说出来，只觉得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温情，从这老人一双宽大的手掌中传到他身上，这种温情，没有任何言语能够形容，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

他感激地笑着，他伸出手握住云中程的手，一时之间，这三人彼此之间，各部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升起，友情，这又是多么奇妙而可贵的情操呀。

他们彼此握着手，呆呆地愣了半晌，谁也没有说话，四侧的人们，目光望在他们身上，不禁却有点奇怪，这两个名重武林的江湖侠士，此刻怎么会做出恁地模样。

但是——

那奇怪的乐声，却更响了。

于是大家的目光，又不禁从他们身上，转向这乐声的来路。

卓长卿定了定神，说道：“老伯，大哥，这声音就是那丑人温加玉门下的红衫少女们所吹奏出来的，看来那温如玉此刻已进了临安城。”

多臂神剑一轩浓眉，回顾云中程一眼，沉声说道：“果然是她！”

又转向卓长卿：“长卿，你是怎么知道的？”

卓长卿沉吟了一下，不知道此刻该不该将自己这一日所遇说出，他虽毋须隐瞒云氏父于，但却不愿被站在旁边的人听到。

哪知——

他心念转处，却听得四侧的人群突地发出一阵骚动，站在路旁的人，涌向街心，站在楼下的人，也似乎奔了下来，他目光一转，也不禁脱口道：“来了。”

多臂神剑云谦心中不禁为之蓦地一跳，数十年来，红衣娘娘温如玉之名，在江湖中传言不绝，但是她足迹从未离开苗疆一步，此刻这年已古稀的武林豪士一想到她即将在自己面前出现，心中竟不禁有种怔忡的感觉，忖道：“难道这女魔头此刻真的到江南来了，而且已入了临安城。”

转目望去，只见街道尽头，果然缓缓走来一行红衫女子，方才涌至街心的人群，见到达行女子，竟又齐退到路边。

街道两边的灯光，射到达行女子身上，只见她们一个个俱都貌美如花，肤如莹玉，满身的红衫被灯光一映，更是明艳照人，不可方物。

卓长卿目光动处，不禁在心中暗道一声：“果然又是她们！但那丑人温如玉的香车呢？”

凝目望去，这些少女云鬓高挽，手持青竹，也依然是白天的装束，但是却在每人的左时，多挂了一个满缀红花的极大花篮。两人一排，并肩行来，远远望去，仿佛有着八排，但是她们身后，却只是一些因好奇而跟在后面的人们，哪里有那红衣娘娘温如玉日间所乘的宝盖香车的影子。

多臂神剑云谦凝目望了半晌，突地心中一动，又自回顾云中程道：“中程，你看这些女子可觉眼熟？”

云中程颇首道：“这班少女无论装束打扮，以及体态神情，都和那天到我们家里去送寿礼的少女有些相似，但年龄好像稍微大些。”

云谦一捋长须，道：“是了，那天我就看出，那班女子一定是温如玉的

门下，此刻看来，你爹爹的估计，一点也不错。”

语声微顿一下，又道：“但怎么却不见那红衣娘娘呢？那么这班女子又是来做什么的？哼——一个个手里还提着花篮，难道是来散花的吗？”

这生具姜桂之性、老而弥辣的老人，先头几句话，是对他爱子云中程的；后来几句话，却是暗自得意自己的老眼不花，一顿之后所说的话，这是在问卓长卿，到最后几句，却是在自言自语，又是在暗中骂人了。

卓长卿为之微微一笑，心中却也正暗问自己：“丑人温如玉没有来，那这班少女却又是来做什么呢？”

耳畔乐声，突地一停，只见这些红衫少女，竟也随着乐声，一起停住脚步，将手中的青竹，插在腰间的红色丝绦上。

站在街边的人群，几乎已全都是武林中人，因为一些平常百姓看到这种阵仗，虽然也生出好奇之心，但想到昨夜之事，又都不禁心里发毛，早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溜了。

此刻群豪都不禁为之一愣，他们知道的事，还远不及云氏父子及卓长卿的多，自然更无法猜测这些红衣少女的用意。

却见当头而行的两个红衫少女，竟自弯下腰去，向两侧人群一敛礼，齐地娇笑一声，道：“婢子等奉家主之命，特未向诸位请安，并且奉上拜帖请诸位过目。”

这两人说起话来，竟然快慢一致，不差分厘，而且娇声婉转，娇柔清脆，再配着她们的玉貌花容，婀娜体态，群豪不禁都听得痴了，也看得痴了。

多臂神剑浓眉一皱，沉声道：“看来红衣娘娘的确有两手。不说别的，就看她训练徒弟，竟把两个人说话的快慢节调都训练得一模一样，虽是两个人说话，听起来却像是一个人说出来的。”

云中程亦自接口道：“那天去给爹爹送礼的，不是也有两个女孩子，说起话来，就像是一个人说的吗，起先我还以为她们是一母双生呢！”

语犹未了，却见这两个少女突地一抬双手，跟在后面的红衫少女立刻四散走开，卓长卿暗中一数，不多不少，正好十三个。

四侧群豪本已目迷心醉的时候，此刻见到这些少女竟四散分开，婀娜地走到自己面前，面上俱都带着娇美的笑容，更不禁都愣住了。

卓长卿放目一望，却见当头的两个红衫少女，竟并肩向自己这边走了过来，秋波转处，突然齐地露齿一笑，道：“原来你也在这里。”

纤腰轻扭，笔直地走到他身前。

多臂神剑浓眉一皱，道：“你认得她们？”

卓长卿愣了一愣，哪知右侧的少女却已娇笑道：“怎么不认得，今天早上，我们还见过面哩。”

娇笑声中，玉手轻伸，从那花篮之中取出了一张红色纸笺，递到卓长卿面前，秋波一转，纤腰一扭，竟自转身去了。

卓长卿呆呆地从她那双莹白如玉的纤掌中，将那张像是请帖样子红色纸笺接了过来，目光垂处，只见上面写着整整齐齐的字迹：

“×月×日×刻，临安城外，一凉亭畔，专使接驾。”

字迹非行非草，非隶非篆，仔细一看，竟完全是用金丝贴上的，下面也没有署名，却用金丝，缠了个小小的“坠乌髻”。

转眼望去，那些红衫少女体态若柳，越行越远，站在两侧的武林豪士，个个俱是目定口呆地垂首而视，手上也都拿着一份这种奢侈已极的请帖。

请帖缀以真金，这气派的确非同小可，这些武林豪士虽然俱都见过不知多少大场面，此刻心中却也不禁都有些吃惊。

多臂神剑目光亦自凝注在手上的请帖上，仔细看了半晌，突然回首问道："长卿，这一天来，你究竟遇着了什么事，难道你今天早上已经见过那红衣娘娘了吗？"

这老人虽然也对这张请帖有些吃惊，但心中却始终没有忘记方才那红衫少女所说的话，此刻一将帖上字迹看清，便忍不住问了出来。

卓长卿轻叹一声，道："今日小侄的确所遇颇多，等等一定详细禀告老怕——"

话声未了，却见那些红衫少女竟又排成五列，当头的两个少女又娇声说道："婢子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临安城里的英雄好汉这么多，婢子们实在不能每个都通知到，因此婢子倒希望诸位接到帖子的，转告没有接到帖子的英雄一下，就是×月×日×刻，婢子们在城外约五里处一凉亭那里，恭候各位的大驾。"

说罢，又自深深敛礼，秋波复转，再伸手掌，轻掩樱唇，娇声一笑。

娇笑声中，这十六个红衫少女竟然一起旋妞柳腰，转身而去。

四侧群豪，望着她们婀娜的背影，似乎都看得痴了。

多臂神剑干咳了一声叹道："这红衣娘娘如此的大费周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真是为徒择婿，宴会英豪吗？"

语声一顿，又道："只怕未必吧！"

群豪也开始私下窃窃议论着，根本没有听到他自语着的话，有几个站在旁边凑热闹的混混儿，骤然得着上面缀着几乎有一两多金子的请帖，乐得连嘴都合不拢了，大笑着跑了开去。

于是城南小巷中的土娼馆里，今夜便多了几个豪客，带着惨白面色的妓女们，虽然这些平日只会手心朝上的混混儿，今日怎地都变成了大爷，可是她们也不敢问，也不愿问，只是强颜欢笑着，一面又偷偷用手帕拭抹着面颊，生怕自己面上搽着的太厚的脂粉，都因这一笑而震落下来。

大秤分银、小秤分金的武林豪士，虽然没有将这两个金子看在眼里，但此刻亦不禁在心中暗喜："呵，好大的手面，到了天目山上，怕不有成堆的金子堆在山上。"

于是他们更坚定了上天目山的决心，世上大多数的决心，不都是建立在亮晶晶的金银上面的吗？！

婀娜的红色身影，逐渐去的远了，但群豪的目光却自然追随着她们，只有多臂神剑云氏父子的目光，却凝注在卓长卿身上。

而卓长卿呢？

他此刻正垂着头，落入沉思里，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着什么，多臂神剑虽然想问他，但看到他的样子，似乎在决定着一件重大的事，但也勉强忍着心里的话，希望他快些想完。

喧哗之声，又开始响了起来——

三个身穿长衫，脚下却蹬着快靴，装束虽颇为斯文，步履却极为慓悍矫健的汉子，从街的对面走了过来，走到云氏父子身前，不约而同地恭身一揖，齐声道："云老爷子，这一向您老人家可好？"

多臂神剑心中虽有心整顿，但一见这几人之面，亦不禁为之展颜笑道："我当是谁，原来是石老爷子的高足。"

回头向云中程笑道："中程，快过来见见，这几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北京城里首屈一指的燕武镖局石老爷子的门下，十年不见，想不到各位都如此英俊了，石老爷子久未出京，这一向可好？"

这三条汉子面上一起露出黯然之色，垂首沉声道："家师他老人家已于三年前去世了。"多臂神剑双眉一皱，变色道："真的，唉——想不到匆匆数年，我辈兄弟，竟又少去一个，唉——老成凋零，昔日英雄，今多故去，难怪江湖上风波日益增多了。"

骤见故人，乍闻噩耗，这亦使自悲两鬓已斑、年华不再的武林豪客，不禁为之而黯然神伤，唏嘘不已，云中程在旁边见着他爹爹的神态，心里何尝不知道他爹爹心中的感慨，亦自垂首不语。

良久良久。

多臂神剑方自缓缓抬起头来，沉声道："贤侄们此次离京南下，可也是为这天目之会？"

三条汉子一起颇首称是，云谦微微一笑，目光转处，突地面色一变，大喝道："长卿呢？"云中程心头一跳，转目望去，只见满街之上，人声暄杂，攘往熙来，而一直就站在自己身侧的卓长卿，就在这多臂神剑和故人门下寒暄数语的时候，已经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多臂神剑长眉皱处，一个箭步窜到街心，顿足叹道："长卿这孩子，这究竟是怎么了？"

撩起长衫，拔足而奔，颔下的长髯，不住抖动，但直到街的尽头，却仍看不到卓长卿的影子。

云中程心中也自奇怪："长卿弟怎地做事如此慌张，走了竟都不招呼一声。"

心念一转："他年纪虽轻，性情却极沉稳，如此做法，莫非是又发现了什么新的事故。"

随着他爹爹走了两步，脚步突又一顿，回头向那三条汉子歉然一笑，还未说话，这些汉子已自抱拳道："云少侠如若有事，只管请便，我弟兄既然知道云少侠落脚处，明日少不得还要拜候。"

这三条汉子亦是久走江湖的精干角色，见了云氏父子的神态，知道必是要事，长揖到地，也便自告辞，只是云氏父子在这临安城里的大小街道都找了一遍，却还是没有找到卓长卿的行踪。

那么，方自入城的卓长卿，此刻为何突又不辞而别，他跑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方才卓长卿望着那些红裳少女的背影，俯首沉吟半晌，忖道："那丑人温如玉设下的种种陷阱，我只知道在天目山中，却不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要等到那会期之日再去，岂非太迟。"

一念至此，他心中便断然做了个决定："这些少女此刻想必一定会回到温如玉藏身之处，我不如暗中跟在她们身后，寻着那个地方，将此事早些做个了断。"

抬目望去，只见红裳少女越行越远，婀娜的身形已将消失在街的尽头。

于是他毫不考虑地一掠衫脚，倏然自漫步街心的人群中穿过，就像是一口劈水的钢刀，笔直地劈开海浪似的。

等到被他坚如精钢的手臂分开的人群愕然相顾的时候。他已走开很远，走到城脚，人迹渐少，他便微一踮步，倏然穿出。

城外夜色深深，就只这一城之隔，却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城内灯

火通明，笙歌处处，天时仿佛仍然甚早，城外却像是夜已很深了。

他深长地吸了口气，转目四望，远处林木摇曳，近处乱草起伏，四下渺无人迹，那些红裳少女明明是由此处出城，但此刻却根本不知走到何处，只有微风中隐隐传未一阵阵辚辚车声，逐渐远去。

微一驻足，他便毫不考虑地朝这车声传来的方向如飞掠去。

夜色之中，他身形有如一条极淡的轻烟，一个迟归的丝贩，只觉眼前一花，微风拂面，但从他身侧掠过的究竟是什么，他却未看清楚。

盏茶之间，卓长卿已望见前面车马的影子，他身形几乎没有任何动作，飞掠之势，便又加快几许，眨目间前面的车马距离他只有十数丈远近，甚至连高高坐在马前座的御车马夫的身形轮廓，他都能极为清楚地看到。

那是两辆黑漆崭亮的马车，漆光如镜，几可映人，前面驾车的四匹骏马，挽套甚丰，一眼望去，不但马骏如龙，车厢也极为华丽。

车窗中灯光昏黄，人影隐约可见，而且不时有娇笑语声，夹在辚辚车声之中，随风传来，声音虽不甚显，但以卓长卿的耳力，听得却已极为清晰。

他剑眉微展，知道自己追逐的目标，并未弄错，双臂一长，颀长的身形，蓦然冲天而起，凌空微一转折，便飘然落在车后，竟无声无息地依附在马车上，就像是一片落叶似的，莫说车内坐着的仅是些少女，便是绝顶高手，只怕也不会有丝毫感觉。放眼天下，莽莽江湖之中，就恐这份轻功，已足以睥睨一时了。

车马依旧向前飞奔，车后扬起一串灰黄的尘土，他剑眉微皱，方待拂袖，却又忍住，为着这许多武林豪士的生死，为着自己不共戴天的深仇，吃些灰尘，又算得什么？！

道上砂石颇多，如此急行的车马，自然颠簸已极，但是他只轻轻用手掌贴在车厢上，就是再大的颠簸，便也不会跌下，这除了轻功造诣之外，若没有深厚的内力，也是无法做到的。蓦地，车厢中又起了一阵哄笑，一个娇柔的语声，仿佛在带着笑道：“ 你说好不好笑，就凭他那副嘴脸，居然就打起小姐的主意来了。 ”

卓长卿心中一动，他虽不想去听这些小女子的笑闹，但此时此刻此地，他即使不想听，却也无法做到，何况这笑语声中所说的“ 小姐 ”，他自然知道是谁，也不禁为之暗中心动。

只听另一个声音接着说道：“ 这次祖姑请来的那批人，虽然一个个没有一位长的像人，但却都有些气派，谁也没有这家伙这么讨厌，可是一嘿嘿，却偏偏是他要动歪念头，也难怪小姐要把他鼻子削掉了。 ”

卓长卿眉头一皱，暗道：“ 好辣的手段。 ”

但心中却又不免暗暗高兴，高兴的什么，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也许仅是不愿来解释而已。却又听另一个声音笑道：“ 你别说他难看讨厌，听说他二十年前，却也是声名赫赫的人物，我们年纪还轻，自然不会知道这花郎毕五的名字，可是在二十年前呀，那可不同了，不说别的，你就看他那天刚上山时露的那手凌波十八转的轻功，嘿，这次幸亏是小姐，若要是换了别人的话，只怕……只怕…… ”

她边说边笑，说到后来，已笑得说不下去了，另一个声音立刻吃吃笑道：“ 要是换了你的话，只怕你就要被他剥成像只羊似地丢到床上了。 ”

卓长卿面颊一红，只听得车厢内笑声吃吃不绝，夹杂着先前说话那女子的娇嗔笑骂声：“ 你再说，再说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

一阵轻动，另一人便又笑道：“你呀……你这个小浪蹄子。我就知道你春心动了——你们看，她先前见到那个穿黑衣服的高个子，就等不及地跑过去，把帖子交给人家，竟还厚着脸皮去跟人家说——哎哟，你再来，我偏要说，说你看中了人家，可是人家看不中你，所以就连花郎毕五也是好的了，可是呀，连毕五都看不上你。”

她边说边喘边说，卓长卿却又不禁面颊一红，知道这少女口中“穿黑衣服的高个子”，就是说的自己，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却又有一种淡淡的欣喜，年轻的男子在听到一个少女夸奖自己的时候，有谁心里会没有这种感觉？！

被讪笑的女孩子显然是有些恼差羞成怒了，大声叫着说道：“好，好，你以为我不知你的事，喂，你们知不知道她看上了谁？她看上的就是被那个祖姑捉回去，关在山洞里那个穿黄衣服的小伙子，那夜我们把这小伙子困在霓裳仙舞阵里的时候，她就看上了他，所以手下就特别留了点情——”

她情犹未竟，话声却倏然而顿，似乎在想该再用什么话来报复。

卓长卿却心中一动，忖道：“原来那黄衫少年已被温加玉囚禁起来。”

又忖道：“这黄衫少年的师父万妙真君与温如玉本是一鼻孔出气的人，温如玉却又怎会如此对待于他，这倒的确有些奇怪了。”

他心念犹未转完，却听另一个较为稳重些的语声说道：“你们两个真是的，走到哪里都要斗口，真是太恶劣了，我简直从来没有看见过比你们再恶劣的人，再吵，再吵我就要于是两个娇柔的声音便同时响起：“好大姊，不要告我们，我们下次再也不敢斗口了。”

卓长卿虽然生性刚直，刚正不阿，但听了这些少女的娇嗔笑闹，心里却也不禁为之暗笑，一面却又不禁暗中感慨：“这些少女本来都极为天真，只可惜却都被那女魔头搜罗了去，唉——她们若是知道，方才由她们自己手中送出去的请帖，却无异是别人的催命之符，心中又该如何想法呢？”

一阵急遽的转弯，几声健马的长嘶，一阵皮鞭的呼啸。

他的思路不禁为之中断一下，却听那声音较为稳重的少女又自说道：“你们知不知道，我心里也有件奇怪的事——”

她说到一半，语声竞突然中断，似乎是突然想起自己不该将这句话说出来似的，另几个少女立刻七嘴八舌的娇嗔道：“大姐真是——总是这样，话说到一半就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心里多难受呀。”

这“大姊”似乎被逼得没有办法了，连连道：“我的好姑娘，你们别吵好不好，我告诉你们，我心里奇怪的就是——”

她语声竟又一顿，卓长卿也不禁在心中暗自忖道：“这女子说话怎地如此吞吐！”

他心中也不禁有些好奇，想听听这少女心中奇怪的究竟是什么。

却听她语声微顿之后，像是也怕那些少女再吵，便立刻接着说道：“你们知不知道，那姓岑的黄衫少年是谁的徒弟？”

先前那少女便又吃吃笑道：“这个我们怎会知道，大姊要问问她呀，她可是一定知道的。”

卓长卿暗中一笑，忖道：“这少女看来真是顽皮，方才说不斗口，此刻却又斗起口来。”

那“大姊”果然沉声道：“我说你恶劣，你果然恶劣，现在人家说正经话，你即又说这种恶劣的后来，告诉你，你要是再恶劣，我就不说了。”

她一句话中竟一连说了四次“恶劣”，卓长卿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心道：“普天之下，只怕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她更喜欢用‘恶劣’两字的了。”

本已颠簸的马车，此刻更加颠簸起来，仔细一听，车内像是又生骚动，骚动中夹杂着那少女的吃吃笑声，求饶道：“好大姊，你快说吧，我再也不说恶劣的话了。”

她竟也受了传染，也说起“恶劣”两字来了。

只听这“大姊”似也忍不住“噗嗤”一笑，含笑说道：“你们记不记得，许多年以前，你们还很小的时候，有一个个子高高，年纪很大，但看来却不甚老的道人上山来找祖姑姑。”卓长卿心中一动：“她说的莫非是万妙真君尹凡？”

一念至此，他听的便更留神，车厢内低语声又起，有的说：“忘记了。”

有的却说：“是有这么一个人。”

但语声之中，大家都似在奇怪，这道人和“大姊”心中奇怪的事又有什么关系，却听“大姊”又道：“那时候我年纪比你们大两岁，所以记得非常清楚，这个道人上山之后，我就奇怪，他胆子好大，居然敢找祖姑姑，难道他不知道祖姑姑最讨厌男人，但看到他的样子又和气，说起话来又好听，就把他带到祖姑姑的房里。”

她语声稍歇，似乎在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方自缓缓接道：“祖姑姑一见了他，果然现出极为讨厌的样子，我不敢进去，却又舍不得走，就站在房门外面，想偷偷地听一下。”

那笑声吃吃的声音，一听这话，便又立刻抢着道：“好，原来大姊也不规矩。”

卓长卿正自凝神而听，突然听到这句话，不禁暗中笑骂：“这女子果然恶劣。”

哪知这次“大姊”竟像是没有听到她的话似的，兀自接着说道：“我只听得祖姑姑厉声喝问他：‘跑来干什么？’他回答的声音却很小，小得我根本听不见，祖姑姑说话的声音却像是很愤怒的样子，叫他赶快‘滚出去！’我站在外面，等了许久，却还没有看到他出来，心中不禁又为他担心，难道他已被祖姑姑杀了。”

车厢中的娇笑声，此刻已全部归于寂静，显见得这些顽皮的少女也被这“大姊”所说的话所深深吸引，卓长卿更是听得怦然心动，因为她说的话，无疑地又是一件极大的秘密，而这秘密却又是与自己两个不共戴天的仇人有关的。

只听“大姊”接着又道：“那时候小姐在后山，你们也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玩去了，祖姑姑的房间附近，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站在外面，只听得祖姑姑在房里本来不断地大声怒骂，到后来却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了，而那个道人也始终没有‘滚出来’！”

她说到这里，突地沉声道：“这件事在我肚子里隐藏了许多年，我现在既然说了出来，你们可万万不能说给别人听，否则……否则，我就没命了。”

卓长卿暗叹一声：“让女人保守秘密，的确是件极为困难的事。”

只听得车厢中的少女齐声发着誓：“绝对不说出来。”

卓长卿不禁暗笑：“这大姊像是颇为稳重，其实也傻得很，她自己都不能保守秘密，别人又怎会保守呢？”

哪知这“大姊”对她们的誓言却像是已极为满意，便又接道：“我当时

真想进去偷看一下，但是却始终没有这个胆子，过了许久，才听得祖姑姑在里面叫我，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害怕，只怕祖姑姑知道我在外面偷听，可是又不敢不进去。”

此刻她说话的声音已极为低沉，再加辚辚震耳的车声，卓长卿若非耳力特异，又在凝神而听，便几乎一句也听不见。

车厢中的少女惊叹着，有的忍不住插口问道，“祖姑姑叫你干什么？”

有的还同情他说道：“我要是你呀，可真不敢进去，祖姑姑罚起人来，可真教人吃不消。”

“大姊”幽幽长叹了一声，接道：“我当时又何尝不是跟你一样想法，硬着头皮走进去一看，哪知祖姑姑却在和那道人谈着话，一点愤怒的样子都没有，脸上甚至还有笑容，我七岁就被祖姑姑带回山，从来也没有看过她老人家笑，更想不到她老人家会和一个男人笑着说话，当时见了这情形，真是奇怪得说不出话来。”

她话说到一半，车厢中的少女已一起惊讶地低呼起来，等到她话说完，这些少女一个个都忍不住惊讶地问道：“真的？真的？……”

“大姊”却不回答，只是接着又道：“我心里虽然奇怪，但是在面上却不敢露出一点，祖姑姑见了我，就叫我去准备些酒菜，我心更奇怪，祖姑姑居然要和男人吃酒。”

“我满肚惊讶地把酒菜送了来，祖姑姑又吩咐我，叫我守在门外，任何人来了，都叫我挡驾，不准他们进来。那道人笑嬉嬉地望着我，像是很得意的样子，我心里本来对这道人很有好感，但那时却不知怎地，突然对他讨厌起来。”

她长长透了口气，又道：“那道人来的时候还是下午，就是小姐做午课的时候，我在门外一直等到天黑，等到肚子都饿得发慌了，那道人还没有出来，房间里不时传出他的笑声，和低低的话声，祖姑姑也在不断地笑着，但是笑声、话声越来越低，到后来房间里竟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我心里在想，他们在做什么呢？”

说到最后几字，她语声拖得极长，长长语声一顿，车厢中便也没有了声音，这些少女的心中，像是也都在想着：“他们在房里干什么？”

这问题的答案也许大家都知道，可是谁也没有说出来。

附在车后的卓长卿，听着她的话，心中不禁思潮翻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仔细在心中思忖了一遍，想到那丑人温如玉清晨说到万妙真君时的表情，心中不禁恍然大悟：“难道这个丑人温如玉之所以讨厌男人，只是因为自己太丑，明知没有男人喜欢自己，而这‘尹凡’却抓住了她的弱点，因之花言巧语地将她打动了。——看来这万妙真君的恶毒，真是令人发指，他如此做法，简直卑鄙得没有人性了——但是，他这又是为着什么呢？”

这念头在他心中一闪而过，只听车厢中默然良久，那“大姊”便又接道：“等到天已经完全黑了，小姐就从后院跑到前面来，我赶紧挡在小姐前面，叫小姐不要进去，可是小姐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我怎能挡得住，我眼看小姐要冲进祖姑姑的房里，心里真害怕，生怕……生怕……房子里面……”

她一连说了两句“生怕”，但是怕的究竟是什么，却还是没有说出来，只是她纵不说出，别人也都是很清楚地知道的。

车厢中还是没有人说话，似乎大家都在担心，“小姐”会看到一些她不该看到的事。

车行了许久，离城已经很远，已将走入天目山的山麓了。

须知这种四马大车，虽然走的极快，但这条不但骑岖不平而且多是僻静的小道，因之便影响了行车的速度，若是单人匹马而行，只怕此刻已经走入天目山了。

又静了许久，“大姊”方自长长一叹，缓缓接着说道：“我心里又急又怕，想拉住小姐，哪知不但没有拉住，反被小姐拖入房里，一进房门的时候，我直想闭起眼睛，不敢去看，只听得祖姑姑问道：‘拖拖拉拉地干什么？快放开手！’我更吓得发昏，睁开眼睛一看——”她说到这里，话声又一顿，卓长卿心中不禁一跳，几乎要忍不住脱口问道：“怎的？”

他自然不会问出来，只是车厢中的少女却已代他问了出来，一声连着一声：“怎的……怎的？”

大姊透了口长气，接道：“哪知房间里只有祖姑姑一个人斜斜地靠庄云床边，那道人却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车厢中便也随之发出一阵透气的声音，“大姊”缓缓又道：“自此以后，你们也许不觉得，我却觉得祖姑姑的脾气好像变得比以前更奇怪了，有时特别温柔，有时却又特别暴躁，我心里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又怎么敢说出来呢？”

说到这时，卓长卿纵是极笨之人，也已听出这丑人温如玉和那万妙真君尹凡之间，是有着如何不同寻常的关系。只是他若非亲耳听到，他便再也不会相信这冷酷的女魔头丑人温如玉一生之中，竟还有着这么一段事迹。

有许多他在清晨听了还不明了的话，此刻他便恍然大悟了。

只听这大姊又自叹道：“这几年以来，我暗中留心，那道人不过多久，便会上山一次，他上山的时候，你们也许有时也看到过，但是我知道，你们再也不会想到他和祖姑姑……唉，他下山的时候，我偷偷看到过几次，总是带着一个包袱，而祖姑姑宝库中的珍宝，却一天比一天少，有时祖姑姑也单独下山去，要过好久才回来，她老人家虽然不说，我可也知道她老人家下山是去找谁。”

静寂许久的吃吃笑声，此刻竟又响起，那顽皮的少女竟自笑道：“大姊，我猜出来了，这道人可就是叫做什么万妙真君的？”

第一二章　渐入虎穴

车马渐渐走入山区，山路更窄，也更为崎岖，驾车的车夫，显然也有不同凡俗的身手，在这狭窄、崎岖，而且渐渐陡斜的山道，竟仍能驾着这四马大车放络而行，虽然行驰得也较慢些，但却已是极不容易的事了。

卓长卿虽然早已猜出这大姊的口中的道人，必定就是万妙真君，但此刻这少女说了出来，他心中仍不禁为之一跳。

只听这大姊冷哼一声，道：“你真聪明，难道除了你之外，就没有别人知道了吗？哼——我真从来没有见过比你再恶的人，我告诉你，你要是把今天的话说出去呀——”

这顽皮的少女立刻抢着道：“大姊，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就是有人要杀死我，我也不说。”

大姊又哼了一声，却听另一个少女的声音幽幽叹道：“这真教人想不到，祖姑姑还会上男人的当，我早就知道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我呀，我这一辈子连碰都不要碰男人一下。”

这声音以前从未说过话，说话的声音又柔软，又缓慢，“大姊”听了像是颇有同感的样子，亦自叹道：“我何尝不知道这姓尹的是为了要骗祖姑姑的东西，但是我一想，祖姑姑的一生寂寞，有个男人安慰她老人家，也是好的。”

这时那顽皮的少女似乎又忍不住要说话了，居然也冷哼了一声，道：“我才不希罕哩，可是——大姊，这事你知道的这样清楚，又是什么好奇怪的地方呢？”

大姊缓缓说道：“你们可知道，那穿黄衣服的少年，是谁的徒弟呢？”

她第二次问出这一句话，车厢中的少女便一起“哦”了一声，恍然道：“莫非他就是这姓尹的徒弟。”

大姊的声音越发低了，道：“是了，他既然是那姓尹的徒弟，而那姓尹的，又和祖姑……你们想，这不是奇怪吗，祖姑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呢？”

车厢中响起窃窃低语声，似乎在猜测着这问题的答案，但附在车后来的卓长卿，此刻心中却已全部了然。

他知道这万妙真君目的达到之后，怎会再和这其丑无比的丑人温如玉厮缠下去，自然从此就避不见面。

而丑人温如玉一生寂寞，骤然落入这情感的陷阱，便不能自拔。

须知情感一物，就像山间的洪水似的，不爆发则已，一爆发便惊人，而且压制得越久，爆发出来也就越发不可收拾。

这丑人温如玉乍动真情，自然是全心全意地爱着尹凡，当她知道尹凡是在骗自己的时候，这强烈的爱，便自然变为强烈的恨了。

他心中感叹着，转目而望，山道旁树木苍郁，山坡也越来越陡，他知道距离自己的目的，已不会太远了。

一切猜测，一切等待，也即将有所结束，在这结束将要到来，却未到来的时候，他的心情是紧张而兴奋的。

车厢中久久都没有声音传出来，他暗忖道：“这些少女此刻是在为她们的祖姑难受呢？还是在想着别的事？”

马车颠簸更剧，车声也更响，两旁浸浴在夜包之中的林木，却是死一般的静寂，竟连一声虫鸣都没有。

哪知——

静寂的林木中，突地响起一声断喝：“ 停下！ ”

卓长卿但觉耳旁“ 嗡 ”然一声，四面空山，似乎都被这两字震的嗡嗡作响，只听得：“ 停下……停下…… ”

不断的回声，在四山中飘荡着。

赶车的马夫斗然一惊，呼哨一声，勒住马缰，八匹健马一起昂首长嘶，马车缓缓倒退数尺，方自一起停住。

车厢内连声娇叱，车门乍启，十数条红影，箭也似的窜了出来，口中喝道：“ 是谁？ ”

死静之中，传出一个冷冷的声音：“ 你们这些丫头，难道都死了不成，有人坐在你们车子后面，你们难道都不知道吗？ ”

声音尖细高亢，在空夜中听来，满含森冷之意。

卓长卿心中一凛，知道自己行藏已露，闪目望去，只是这些少女站在马车两侧，似乎都被这突来的语声惊的愕住了。

树林之中，冷笑之声骤起，另一个粗豪宏亮，有如鼓击钟鸣一般的声音，一字一字他说道：“ 躲在车后的朋友，还不下来作什么？ ”

卓长卿剑眉一轩，双掌微按车身，身形突地冲天而起，左掌一圈，右掌当胸，飘飘落在车顶上，目光四扫，朗声说道：“ 躲在树林里的朋友，阁下也该出来了吧？ ”

红裳少女们连声娇叱，转身一望卓长卿，似乎都要掠向丰顶。

哪知林木中又是一声冷叱：“ 住手！ ”

叱声方住，林木的阴影里，竟冷笑着缓缓走出两个行容诡异的人来

这两人一僧一道，一高一矮，一瘦一胖，高的瘦如枯木，一身嶙峋瘦骨，却穿着一件宽大的袈裟，腰畔斜挂一口狭长的戒刀，骤眼望去，有如草扎木雕，全身上下，竟找不出一丝活人的气息。

矮的却肥如弥陀，一身肥肉之上，穿的竟是一件又紧又短的道袍，头上道害蓬乱，生像是刚刚睡醒的样子，腰畔斜挂着的一口剑，也比常人所用，短上一倍，剑鞘乌光闪烁，非皮非革，非木非铁，竟看不出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这两人不但体态不同，神态各异，冷笑的声音也是一个尖细，一个洪亮，这两个人并肩站在一起的笑声，让人见了不由自主的会从心底泛起一阵难受的感觉，就像是一个胆小的女子突然见着一条细长的毒蛇，和一条肥胖的蜥蜴时的感觉一样。

卓长卿目光动处，心中也不禁为之泛起一阵难以描述的难受之意，只觉这两人行容之丑怪，真是普天之下再也难以找出。

那些红裳少女一睹这二人的身形，却齐娇唤一声，躬下腰去，神态之间，竟像是对这两个丑怪之人极为恭敬。

这一僧一道冷笑连连，眼角上翻，却似乎根本没有见到这些少女一样，笔直地走到车前，抬头向卓长卿望去，那肥胖道人“ 哧 ”地一笑，侧首向那瘦僧人笑着说道：“ 原来是这么一个漂亮的小伙子，老和尚，你大概又要生出怜香惜玉之心了吧，唉，只可惜我杀人的瘾又过不成了。 ”

笑声之中，满含淫邪猥亵之意，那“ 怜香惜玉 ”四字，更是用得不堪，卓长卿虽然并不甚了解他言中之意，但心中亦不禁勃然大怒，剑眉一轩，俯首厉叱一声，朗声喝道：“ 你们两人鬼鬼祟祟地躲在林中，究竟意欲何为，

看你两人的样子也像是武林中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他说出如此——”
说到这些，他语声一顿，下面的无耻两字竟来说出，只因他虽然聪明绝顶，但正直纯洁，又是初涉江湖，怎会了解这矮胖道人言语之中的不堪之意，是以他便也下知道矮胖道人方才所说的活，究竟是否无耻。
却听这矮胖道人又是“哧”地一笑，那瘦长僧人却伸出一双枯瘦如柴的手掌来，缓缓摇了两摇，像是在阻止着这矮胖道人想说的话，一面用一双此刻已自眯成一缝，那两道吊额短眉下的三角怪眼，望着卓长卿，一面慢条斯理、阴阳怪气他说道“你这小娃娃，说起话来怎地如此不讲理，明明是你鬼鬼祟祟的躲在人家车后，却又怎他说起人家鬼鬼祟祟了。”
他微一伸手，向卓长卿招了两招，尖声尖气地接着道：“下来！下来！老衲倒要问问你，你躲在人家车后，想对这班女孩子非礼呢？还是——”
卓长卿大喝一声：“住嘴。”
那些红裳少女一起伸手掩住樱唇，像是忍俊不住的样子。
卓长卿这一声大喝，虽然喝断了这瘦长僧人的话，却仍然毫不在意地接着说道：“无论如何，你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爬在人家车后，总没有安着好心，若换了以往，就凭你这点，老衲就该将你一刀杀却，但老衲自皈依我佛以来，心肠已比以前软得多了，怎忍心将你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小伙子在还没有享到人生乐趣之前，就冤冤枉在的送了命——”
胖矮道人突地一声怪笑，哈哈笑道：“我说你这老和尚动了怜香惜玉之心是不是？好，好，看在你的面上，我不杀他就是。”
这一僧一道说起话来，就像是已将卓长卿的生死之事捏在掌心一样，卓长卿不由心中大怒，方待厉声叱责，哪知那瘦长僧人突地怪眼一翻，目光凛然向道人瞪了一眼，冷冷说道：“你这老道怎地越老越不正经，哪还像个出家人的样子。”
红裳少女一个个忍不住“噗哧”一声，笑出声来，那矮胖道人眼睛上眨，又耸耸肩膀，做了个鬼脸。
他面上肥肉累累，说话的时候，表情极多，那瘦长僧人面上却连一丝肉都没有，而且木然没有任何表情。
这两人一阴一阳，处处都极端相反，却不知怎地竟会凑到一处，但卓长卿知道自己此刻身入虎穴，这两人形容虽怪异，但武功定必极高，也定必大有来历，显然就是丑人温如玉请来的久已归隐洗手的魔头之一，是以见了他二人这种不堪入目的样子，心里并无一丝轻蔑之意，反而十分戒备，甚至连怒气都不敢发作，要知道高手对敌，事先动怒，正是犯了武家中的大忌。
那瘦僧人目光一转，双目又自眯成一缝，盯在卓长卿身上，接道：“老衲虽然与你技缘，但是死罪可免，法罪却免不得，除非你能拜在老衲门下，那么老衲不但可以传给你一些你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功夫，而且还可以教你享受人生的乐趣。”
卓长卿强自按捺着心胸之间的怒火，剑眉轩处，仰天狂笑道：“好好，要叫我拜在你的门下，也并不难，只是你却先要说说你倒底是谁？也让我看看拜你为师是否值得。”
瘦长僧人阴恻恻一声长笑，笑声一无起伏，也不知他是喜是怒。
夜风凛凛，再加上这笑声，使得这寂静的山道，平添了不知几许森森寒意，只见这疫长道人一面长笑，一面冷冷说道：“你年纪还大轻，自然不知道老衲是谁？可是你的师长难道就从未提起过老衲和这胖道人的名字。”

笑声突然一敛，卓长卿只听“呛啷”一声，这瘦长道人反手之间，竟自将他腰间的戒刀抽了出来，迎风一抖，刀光如雪，这口又狭又长的戒刀，竟然长达五尺，比寻常戒刀几乎长了一半。

那矮胖道人“哧”地一笑，道：“你若是还不知道，我让你看看这个。”

语声未了，又是“呛啷”一声清吟，卓长卿只觉眼前寒光暴长，这矮胖道人手中便也多了一柄晶光莹然的短剑。

奇怪的是他手中的这口剑，不但剑身特短，而且又扁又平，连剑背都没有，却又比寻常利剑宽上一倍，乍一看去，竟像是混元牌一类的兵刃，哪里像是利剑。

这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的两个诡异无比的僧道所用的兵刃，竟也是一长一短，一宽一窄，就像是他们的身形一样。

卓长卿虽然对于武学一道的知识极为渊博，可也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兵刃，一时之间，不由呆呆地愣住了，目光瞬也不瞬地瞪在这一僧一道手中的一刀一剑上。

夜色之中，只见这一肥一瘦、一高一矮、一僧一道两人手中的一长一短、一阔一窄、一刀一剑两样兵刃，俱都是晶光莹然，灿烂如银，映得卓长卿的双眼都似乎泛起了阵阵青蓝的光华。

矮胖道人又是“哧”地一声冷笑，手臂微挥，青光一掠。

他矮胖而臃肿的身躯，却非常灵巧的在地面上移动了一个位置，于是他的身躯距离卓长卿更近了，冷笑着喝道：“你还未想出我们是谁吗？哼，哼，这样看来，你师父也是个大大的糊涂虫，连我们两人的名字都不在你面前提提。”

卓长卿幼遭惨变，双亲罹劫，若不是他恩师司空老人，焉有今日？

师恩既是厚重如山，他对司空老人的情感，自也极其深厚，而此刻听见这矮胖道人竟然说出这种话来，心胸之中，不禁为之勃然大怒。

但是十数年的艰苦磨练和天性的敦厚谨慎，致使得他在此时此刻，还能忍耐着不将内心的愤怒化为口头的恶骂。

他只是从鼻孔中重重地冷冷“哼”了一声，目光一翻，望向天上，生像是根本未将这似牌短剑，如鞭长刀，两件武林罕见的奇形兵刃，和这一僧一道两个诡异的武林高手放在心上。

轻蔑，对于别人无理的辱骂来说，该算是世间最好的答复了。

这种无言的轻蔑，果然使得这矮胖道人多肉而善于变化的面庞上为之大大变了颜色，原来这一僧一道看来虽然言不出众，貌不惊人，但却也是三十年前扬名武林、叱咤江湖的人物。

昔日这胖瘦二人，出没于河朔道上，以手中的两件奇形兵刃，在河朔道上的确曾做下了不少惊人之事，武林中人虽然下识这两人的面目，但提起牌剑鞭刀、瘦佛胖仙，却极少有人不知道的。这原因自然因为这两件兵刃，的确是武林罕见之物。

这两人出身派别既不相同，生性亦是迥然而异，胖纯阳掌中牌剑，艺出于山东的灵震剑派，顾名思义，走的自然是阳刚一路剑法。而那瘦弥陀却是五台的嫡传弟子，胖纯阳贪吃贪财，瘦弥陀却是好色好名，两人出身生性都大不相同，但多年以来，这两人却一直是生死过命的交情。

后来卓浩然崛起武林，行侠江湖，在张家口外，遇着这两人正在做案，而且做案的手段奇毒奇辣，一怒之下便伸手管了这趟事，这两人武功虽高，

却不是卓浩然的敌手，重创之下，便隐遁了。

十余年来，他两人一直未在江湖中现过行踪，直到此次红衣娘娘丑人温加玉才将这两个昔日称雄一时的巨盗找了出来，这两人知道卓浩然已死，甚为感激温如玉为他们复了仇，便替她卖起命来，只是他们却也未曾想到此刻站在他们面前的，便是中原大侠卓浩然的爱子卓长卿。

以他们这种身份和武功，再加上这十余年的昔练，他们自然不会将面前这弱冠少年放在心上，若不是瘦弥陀这些年隐于边荒，难寻绝色，正巧染上了“ 断里之癣，余挑之嗜 ”，竟对面前的煞星动了欲念，他们只怕也早已动了杀手了。

胖纯阳面容骤变，冷笑连连，突然回过头来，向那枯瘦如竹的僧人瘦弥陀冷笑说道：“ 老和尚，这小子虽然生的不错，但样子却太讨人厌，我可要对不住了，拿这小子来开十多年来的杀戒了。 ”

他话声方落，突然大喝一声，右手扬起，剑光如虹，刷地一剑，五丁开山剑势有如风云乍起，向卓长卿剁去。

一直隐忍着心中怒火的卓长卿，神色虽然像是未将这两人放在眼里，其实却已早有戒备，此刻目光微瞬之间，瘦长的身形，便几乎像他目光一样，雪涌地向左移开五尺，右掌一伸，突然并指如剑，电也似地向胖纯阳右肘间回池大穴点去。

瘦弥陀冷眼旁观，卓长卿虽然如此，瘦弥陀对他却并没有什么怒意，胖纯阳虽然出手，瘦弥陀心中还在暗怪他不该如此辣手。

但卓长卿此刻身形一展，瘦弥陀枯瘦的面容上却也不禁为之变了颜色。

“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虽然是一句通俗已极的俗语，但这句话之所能够如此通俗，却是因为此话其中的确含蕴着不变的真理，一个武功平常的俗手，纵然有心作内家高手状，但却难以瞒得过真正武林高手的眼目，而此刻卓长卿出手之间，虽然有心将自己武功隐藏三分，却已是够使得别人为之吃惊变色的了。

胖纯阳一招落空，心头亦不禁一震，但这时他已动了手，哪里还有时间容他来思索别的问题，口中又自大喝一声，竟将自己方才已经递出的一招五丁开山硬生生撤了回来，左脚前踏一步，右掌剑势横划，长虹贯日刷地又是一招灵震剑派中的绝妙招式。

此招一出，卓长卿心中却不禁微微有些失望，要知道长虹贯日这招剑式，虽然颇为精妙，但这胖纯阳手中所持的兵刃。长不及两尺，以这种兵刃来施展这种招式，在卓长卿眼中看来，不但毫无威力，而且破绽百出。

他先前原本将这两人估计得极高，此刻见了矮胖人竟施出这种招式来，便不禁有些儿失望，口中冷笑一声，手掌随意折出，五指伸张如爪，随着这一招长虹贯日的去势，向胖纯阳手腕抓去，胸膛微缩间，便已避开了剑锋。

哪知——

长虹贯日一招剑到中途，招式尚未递满，这只如牌短剑，突然变挥为拍，“ 砰 ”地一声，拍向卓长卿下腹。

这一招不但变招之快，快如闪电，而且大出卓长卿意料之外，也全然有异于武学招式的规范，瘦弥陀眼睑低垂，低念一声：“ 阿弥陀佛！ ”

站在一旁的红裳少女们，也自一声娇嗔，眼看这英俊少年，便要毁在这一柄昔日名震河朔、扬威武林的牌剑之下。

哪知他佛号尚未念完，只听“ 铮 ”的一声清鸣。

接着，那胖纯阳竟蹬蹬连退数步，掌中短剑斜扬，险些脱手飞去，他矮胖的身形，也险些立足不稳，跌到地上。

卓长卿眼看这只奇形牌剑已将拍在自己身上，心中亦为之一惊，但他多年苦练，虽惊不乱，手掌突然一圈，五指齐地弹出，“铮”的一声，竟将胖纯阳连人带剑震出数步，若不是胖纯阳亦是内外兼修的内家高手，此刻不但要被这一招绝技震飞手中长剑，只怕连虎口也要被震裂，卓长卿一招得手，却并不跟踪进击，以抢先机，只是冷笑一声，轻蔑的说道：“原来也不过如此！”

胖纯阳连退数步，方自拿桩站稳身形，只听四下的红裳少女惊叹之声不绝，再听了卓长卿如此轻蔑的话，他心中既羞且怒，方才他眼看自己一招已将得手，此刻他连自己是如何输的招都不知道，要知道卓长卿方手五指斜飞一弹，正是司空老人穷研奥秘，将达摩绝技弹指神通化成的一招，不但这身历其境的胖纯阳看不清这一招的来历变化，就是一旁观战的红裳少女和瘦弥陀，虽然目光一直瞬也不瞬地望着，却也未看清这一招的变化。

夜色之下，只见这胖纯阳多肉的面庞上横生的肥肉，竟似起了阵阵抽动，而这肥肉上泛起的油光，似乎变成了淡青的颜色，他双目如火，狠狠瞪着冷笑不绝的卓长卿，就像是一只刚从河里捞起来的比目肥鱼一样。

卓长卿却连眼角也不望他一眼，却对那枯瘦如竹的僧人冷笑道：“你如另有神通，不妨也来试试，哼哼，看今日此刻，究竟是谁要当谁的徒弟。”

语声未了，胖纯阳突然厉吼一声，卓长卿斜眼望去，只见这矮胖道人的一身肥肉上穿着的那件又紧又短的道袍，竟随着他这一声厉吼，“嘶”地裂成两半，胖纯阳左手一抓，竟将这件道袍撕了下来，重重一掷，掷在地上。

于是他身上就只剩下了一条青布长裤，紧紧裹着他那两条粗短的象腿，而他身上的一身肥肉，却不住地颤抖着，在夜色之中望去，活像是秦淮下游污秽得使人发呕的波浪。

红裳少女齐地一声娇嗔，伸了玉掌，掩住眼帘，卓长卿冷笑喝道：“你这是干什么？”

这其中只有瘦弥陀知道，他的伙伴此刻已动了真怒，若没有别人的鲜血染红他身上的肥肉，只怕他这怒气永远不会消失。

卓长卿口中虽在冷笑，其实他心中却又大起戒备之心，看到这胖纯阳这种可笑之态，心中并没有半分可笑之意。

只见胖纯阳身上的肥肉，越颤越急，双目的目光也越来越狠，而他口中的厉吼声却逐渐低微。

于是，他粗短的象腿，便开始移动起来。但却又移动得那么缓慢，那么沉重，卓长卿目光动处，心头不禁为之一凛。

原来他目力大异常人，在这深夜之中也能看出这胖道人的脚步每一移动，竟在这坚实的山路上，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

但是他瘦长而潇洒的身形，却仍卓立如山石，他明锐的目光，也瞬也不瞬地望在这张丑陋、多肉，而满含怒意的面庞。

只见这面庞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那重浊的呼吸声，听来也像猪栏里的低鸣，变为阴空中的闷雷。

那些红裳少女，忍不住移开掩在眼帘上的玉手，抬目望去。

眼前剑光忽然一亮——

卓长卿只觉一道重如山岳的风声，随着这矮胖道人缓缓挥动的牌剑，向

自己当头压下。

而就在这同一刹那里，瘦弥陀突然身形突起，却也掠向卓长卿身后，灵台飞瀑、天绅倒挂，“ 刷刷 ” 两刀，电也似的向卓长卿背后脊关节之处刺去。

卓长卿双掌一翻，倏然转身，脚下有如灵鹭啄鱼，连踩七步。

脚步是细碎而繁杂的，他瘦长的身形，便在这绝妙的步法间潇洒地避开了这前后三招。

哪知，胖纯阳生像是早就知道自己这一敛刺不中人家似的，目光只管注定在卓长卿身后，他一招落空，目光却瞬也不瞬，突然手腕一翻，扑地一剑，向卓长卿左胸刺去。

方才他那一剑似缓慢又沉重，此刻这一剑却快捷无比。

卓长卿心中一惊之下，只得向右一避，哪知那枯瘦和尚与这矮胖道人武功竟配合得丝丝入扣，虽分进却如合击，竟倏然一刀，自右向左，这一刀一剑竟将卓长卿拦在中间，卓长卿若要向左退，那牌剑就在那边，但他如想右进，却又有如长鞭的利刃挡在前面。

这两招，一招由左向右，一招自右向左，虽似两招，正是五台剑派中的绝技大闩门式加以变化而成的。

卓长卿虽然武功深不可测，但初遇这招，心中亦不禁一惊，突然右掌一挥，五指齐弹，只听又是“ 铮、铮 ” 两响，一刀一剑又自震开，只是他这一招发招前并不准备，是以出手并不重，否则使又得将这一僧一道的身形震退。

牌剑鞭刀，胖仙瘦佛见自己苦练多年的绝招，此刻竟又被人家轻轻易易的一指弹开，心中惊骇无比，但却绝不迟疑，胖纯阳哼地一声，短剑一偏，探海屠龙竟斜斜削向卓长卿下盘，瘦弥陀长刀横扫，却是一招无风扫叶，呼地一刀，疾然削向卓长卿左肩。

这两人方才两招一左一右，此刻两招却是一上一下，招招俱是狠猛无比，而且变招更是快如闪电，卓长卿以一敌二，眼看像是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那些红裳少女在夜色中也看不甚清楚，只看到两道光华，直上直下地劈向卓长卿，两个照面过去，卓长卿竟连一招也没有还出，心下又是高兴，又是可惜，高兴的是眼见自己人得胜，可惜的却是这少年人品既佳，年纪还轻，死了真有点冤枉。

哪知卓长卿成竹在胸，看了这僧道两人的这种狠辣的招式，心中却有些着恼：“ 我与你二人无冤无仇，你何以下此杀手？想来你们平日必定是毒辣成性。 ”

当下身躯微侧，左手突然闪电伸出，竟搭上了胖纯阳手中的剑柄，轻轻的向左一推，胖纯阳大惊之下，只觉一股大力涌出，掌中剑刃竟不由自主地顺着他手势扑划过去，“ 当 ” 的一声，竟与瘦弥陀长刀相交，被卓长卿架开了一招。

卓长卿这一手以敌攻敌之技，虽然仿佛是太极门中的牵缘手功夫，然其中却渗揉了“ 武当 ” 空手入白刃的功夫，莫说对手只有两人，纵有十人八人的刀剑一起攻来，他也能以敌人之刀攻敌人之剑，再以敌人之剑架敌人之刀。

他露了这手绝技，那些红裳少女却看得更是莫名其妙，要知道她们虽会武功，但功夫不深，怎会看得出这种混合了两种功夫的内家绝技，大家对望一眼，竟都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驾车的车夫看得手腕发麻，竟不觉将缰绳一松，拉车的马早已被这阵刀光剑影惊得不住长嘶，此刻便“ 嘶 ” 地向山上冲了过去，但此行道上，行上

不易，它冲了两步，又只得在道旁停下，那马车夫惊吓未定，此刻更是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这些红裳少女与驾车夫均心中惊骇，瘦弥陀与胖纯阳心里自更发毛，这两人动力相若，刀剑相交，均感手腕一麻，虎口也隐隐作痛，立刻斜跃转足，退后一步，这两人出道江湖以来，只有在中原大侠卓洽然手中栽过一次大筋斗，此次见这少年，年纪还在昔年的卓浩然之下，武功却似在他之上，两人对望一眼，心里都在暗问自己：“这少年是谁？怎地有如此武功？”胖纯阳脾气暴躁，性如烈火，此刻心里暗骇，身上的肥肉发抖得更加厉害，恨不得一剑将卓长卿剁个透明窟窿。

当下他大吼一声，挥剑又上，瘦弥陀呆了一呆，也自扬刀而上。

卓长卿方才初展绝技，只道这两人心里有数，会一起退去，此刻见了他们的模样，完全是一副拼命姿态，不禁大喝道：“我手下留情，你两人要是再不知进退，可不要怪我手辣了。”他虽然志切亲仇，不想多造杀孽，是以根本不想将这两人伤在掌下，但这瘦佛胖仙两人心里却另有想法。

他们想这少年武功虽高，但方才也许只是自己一时大意，是以才会失手，若说自己两人联手还敌不过这少年的赤手空拳，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之事，莫说他两人不信，此刻便是有别的武林中人在旁，只怕也万万不会相信此事。

又是数招已过，那些红裳少女见到这瘦佛胖仙两人一刀一剑配合得的确巧妙，看来仿佛有如水银泻地一般，一片光幕将卓长卿密不透风地围在中间，她们实在想不透卓长卿是怎么将这些招式避开的，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之事。

卓长卿虽然知道自己此刻已在虎穴之中，随时都有人赶来助阵，但他心存忠厚，却不想速战速决地将这两人解决，又见到这两人的刀剑招式不但配合佳妙，而且俱都是武林罕见的招式，他生性好武，便又起了将这些招式多看上一遍的好奇之心，是以这两人虽然对他招招俱下辣手，他却只是一味闪避，并不还手。

但这瘦佛胖仙两人却变得更焦躁起来，这天目山中，此刻高手云集，虽然都同是被那丑人温如玉邀来的，但其中却有些人素来与他不熟，此刻若是见了他两人久战一个少年不下，必定会对他两人加以讪笑。

这两人一念至此，忽地一起低啸一声，招式又自一紧，刷刷刷刷刷．一连数剑，呼呼呼呼，一连数刀，刀刀剑剑，都往卓长卿前胸后背刺去，卓长卿剑眉轩处，心中已动真怒，目光五分，只见矮胖道人一剑当胸刺来，左掌突然穿出。

胖纯阳只见他左掌五指俱都微微屈起，只当他又要施展那一手弹指的绝技，心中一吓，剑锋便斜斜向右一偏。

哪知卓长卿右掌又倏然穿出，左掌五指平伸，右掌亦五指平伸，两掌闪电般一招，竟将这柄短剑夹了起来，右手手腕再向内一转，右肘便乘势一个肘拳向对方鼻粱撞去。

他这一招式用的更是妙到毫巅，而且看来不是中原武林中任何一门一派的功夫，“武当”的七十二路擒拿手、“少林”的十八擒龙掌、“昆仑”的云龙小八式，以及四十九路短挡手、牵缘十三式，甚至像妙手空空夺旗掌、散花天女手这一些流传已久、名震武林的空手入自刃的功夫当中都没有这两掌合拍的一招。

胖纯阳亦是久走江湖好勇斗狠的人物，一生之中，与人交子何止千百次，

各门各派的高手，他都会过不少，各门各派的妙着，他也见过许多，却从未见过这一手的功夫，心中实是既惊又骇，使用力将剑一抽，哪知这柄长剑夹在卓长卿双掌之中，就像是生了根似的，饶是胖纯阳神力惊人，却连丝毫都未能抽动。

他更加惊骇，却见对方的手肘已撞向自己面门，知道只要给他撞入门面，就算个死也得重伤，刹那之间，他心念数转，但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解救之道，只得手掌一松，撤剑后退。瘦弥陀目光动处，见着这一招，心中亦是一凛，来不及去想别的，刷地一刀，立劈华岳，劈向卓长卿头顶。

此刻卓长卿双手夹着剑身，右肘又已按出，全身力道都全在双掌之上，他纵然武功再高，似乎再也难避这一刀之危，瘦弥陀眼看自己这一刀又将得手。

哪知卓长卿头也不曲，腰不弯，腿不曲，脚不动，身不侧，只是夹着短剑的手掌，拇指却突然向下一按，指尖一合，恰好将短剑的剑尖向下一按，短剑便立刻倒竖弹起，剑柄向上，疾然反弹出去。

只听又是“ 铮 ”的一声。

瘦弥陀力劈而下的刀锋，被卓长卿反弹而上的剑柄一弹，只觉右臂发热，全身一震，长刀竟脱手飞了出去，飞向那群红裳少女。

红裳少女齐地一声娇唤，四下避开，只见这柄长刀在夜光之中，仍然烂灿如银，有如一道银芒般飞来。

在这刹那之间，瘦佛胖仙两人掌中的兵刃竟都已脱手，他两人竟都迟到一边，瞪着眼睛发愕，心中既是惊骇，又觉羞愤，却又有些莫名其妙，不知卓长卿这一招究竟是如何发出的。“ 嗤 ”地一声，长刀插到地上，瘦弥陀目光虽仍向卓长卿怒目而视，心中却大生怯意，恨不得脚底揩油一走了之。

胖纯阳生性较烈，狠狠的瞪了卓长卿几眼，突然喝道：“ 你快来将我一刀杀死，要么便说出你的姓名，总有一天，我要来复仇。 ”

卓长卿淡淡冷笑一声，还未答话。

哪知——

山道侧被夜色笼罩着的山林中，突又传出一阵格格怪笑。

这怪笑之声不但来得极为突然，而且笑声之森冷怪异，当真是难听到了极处，就算是枭枭夜啼难听的程度也不及这笑声一半，只听着红裳少女们一个个紧握着手掌，浑身悸栗，瘦佛胖仙两人对望了一眼，也不禁机伶伶打了个寒噤。

卓长卿虽仍昂然卓立，心胸之间也像是突然泛起一难言的感觉。

只见这山林阴影之中，随着这“ 格格 ”的怪笑之声，突然缓缓走出三个又矮又胖的人来，卓长卿定睛望去，只见这三人不但高矮如一，肥瘦相同，身上的装束打扮，竟也完全一模一样。

这三人身上穿着的，竟都是一袭五色斑烂的彩衣，虽在深夜之中，这三人身上的彩衣看来却仍然闪闪生光，一阵风吹来，彩衣随风飘动，非丝非缎，也看不出是何物所做。

他们腰畔，俱都悬着一柄长剑，剑鞘之上，满缀珠宝，衬着这闪闪生光的彩衣，更觉绚丽夺目，灿烂光辉，不可方物。

方才卓长卿见了胖纯阳，只当他已可算是全世界最矮最胖的人了，哪知此刻一见这三人，竟似还要比胖纯阳胖上三分，矮上三分，一眼望去，竟像是三个发光滚来的圆球。

这三人一起举步，一起缓缓走到近前，最右的一人突然张口说道：“我是黎多大！”

中间的一人随即接口道：“我是黎多二！”

左侧的一人竟也立刻接道：“我是黎多三！”

这三人不但嗓音怪异，而且说话的语声更是怪异，卓长卿一愕，想了一会儿，才知道这三人原来是在自报姓名。

他想起方才那一僧一道不但不说自己的姓名，要叫人去猜，而直到此刻，还是没有说出他们的姓名来，但这三人却任话不说，先就道名，再加上名字的古怪，卓长卿心里好笑，但想到这天目山中竟有这么多怪人，而且一个怪胜一个，一个强胜一个，却都是与自己为敌的，不禁又笑不出来。

哪知这三个姓黎的怪人说完了话，突然又一起伸出了大拇指，向卓长卿一扬，齐声道：“好啊，好啊！”

卓长卿反一愕，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看来却像是在赞扬自己。

只听那黎多大伸着大指，说道：“你格人哪，武功真好啊，居然把扶桑三岛上顶顶好的大剑客的本事学会了，自从我上次见过柳生刀马守用过这一招之后，我就没有见到有人能将这一招用得这么好的。”

他说起话来，生像是卷着舌头，卓长卿听得满头大汗，才算听懂一些，心头却已大骇。

原来他方才施出的双掌合拍的那一招，正是司空老人昔年东游粤境时，从一个浪游至中国的扶桑浪人学得，再加以变化改良的，据那扶桑浪人说，这一招的来历，是日本天下武术总教练，也就是日本武术的第一门派柳生英雄派的绝技，这日本浪人本是柳生门中的高手，因为犯了门规，畏罪潜逃，才逃到中国来，在县境中也曾出过一阵风头，后来见着司空老人，才知道中原武功的深奥，实是深如沧海，自己的这点武功，不过是沧海中的一粟而已，再也不敢在中国称雄了。

司空老人在传卓长卿这一招的时候，也曾对这一招的来历说出，而且笑着说：“中原境内，豪杰虽多，但识得这一招的，只怕没有几个。”

卓长卿方才施出这一招，果然使得别人莫名其妙。

哪知这三个彩衣怪人一见面就喝破了这一招的来历，卓长卿自是大感意外，却听得黎多大格格一阵怪笑，竟向那瘦佛胖仙道：“我先前以为你两个武功好，哪知——嘻嘻，却一点儿用也没有，你两个还发什么威，快回家算了。”

瘦佛胖仙两人面上阵青阵白，胖纯阳身上的肥肉也动不起来了，像只死猪似的呆立了良久，卓长卿望了他一眼，见他嘴皮动了两动，似乎还想说话的样子，便朗声说道:“在下卓长卿，两位如果有意复仇，只管来寻我便是。”

胖纯阳面色一变，脱口道：“你姓卓，卓浩然是你什么人？”

卓长卿肃然道：“正是家父。”

瘦佛胖仙对望了一眼，齐暗地叹一声，想到自己两人虽然称雄一世，却败在人家父子两人的手上，心里又是难过，又是灰心，狠狠瞪了那着彩衣怪人一眼，掉头就走，连落在地上的刀剑都不要了。

黎多大、黎多二、黎多三，一起怪笑了起来。黎多三怪笑道：“这种衰败还出来现身，真是丢人！”

卓长卿原来以为这三人与那胖瘊僧道两人本是一路，此刻见他们对自己如此赞扬，对那僧道两人却如此谩骂，心了不禁大奇。

他却不知道这三人本是海南剑派中的高手，曾经远游扶桑，是以一跟便看出卓长卿那一招的来历。

这三人来到中原后，亦被丑人温加玉请来助阵，但他们三人久居海外，对中原武林中人多不熟悉，也看不起，这其中他们尤其看不起那胖仙瘦佛两人，在这数日之中已冷言热语相互骂了多次，这三人武功虽不错，但却不识中原言语，说起话来已是吱吱格格的让人听不清楚，与人相骂，自然更不是人家的放手，是以便受了那瘦佛胖仙不少气。

因之他三人便对瘦佛胖仙大有恶感，方才卓长卿与瘦佛胖仙动手之际，他三人只在林中看得清清楚楚，却不出来帮助，只等到瘦佛胖仙不敌，他三人才慢条斯理地走来，一面故意对卓长卿恭维，一面又向瘦佛胖仙二人笑骂。

卓长卿只见这三人望着瘦佛胖仙一肥一瘦、一高一矮两条身影几个起落消失在夜色中，笑得更是得意，心中不禁暗忖：“这三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说起话来却又不像人说的，起的名字，更不像是人的名字，但看来武功却像是甚为渊博，但三人此刻突然现身，究竟与我是友是敌呢？”

目光抬处，却见这三人笑声突然一起顿住，面容立刻变得森冷异常，六道冰冷的目光，一起望向卓长卿，哪里还有半分赞扬之意。

于是卓长卿便又一次戒备起来，对这三人他并无丝毫畏意，使他心里有些着慌的是这天目山中不知还有多少怪人，要是像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的现身，车轮大战，倒的确是件讨厌的事。卓长卿见这三人面色突变，心中亦有些怀恨，只见当中那黎多二突地摇摇晃晃地向自己走了过来，且又桀桀怪笑道：“你叫什么名字？跑到这里干乜野——”

说到一半，他忽然想想“乜野”两字乃是自己家乡的话，别人怎会听得懂，又想了想，方自接着又道：“跑到这里干什么，我看你最好也像刚刚那两个人一样，快些回家去吧！”

卓长卿剑眉一轩，朗声道：“在下若是要上此山，世上便无一人能叫在下下山的。”

那黎多二格格的又是一阵怪笑，伸出手掌，这次却将食、中、无名三指一起压在拇指之下，伸了只小指出来，在卓长卿面前摇了两摇，指了两指，方自怪笑着道：“你不要以为你真的好，在我们面前，你不过是这个！”

卓长卿呆了一呆，道：“哪个？”

转念一想，方自回过意来：“这个想必就是小指了！”

他幼遭孤零，成长时全在苦练武功，根本没有和顽童嬉戏过，这种说话的方式，他更是从来不曾听过，心下不禁受恼，暗道：“无聊！”

哪知道黎多二怪笑未绝，突然反手一抽，抽出腰畔长剑，左脚一溜，右脚斜进，踏奇门，走偏锋，刷地一剑刺向卓长卿。剑光缭绕，剑尖颤动，却停留在卓长卿面前三寸之处，他笑声方自一顿，又道：“你下不下山去？”

卓长卿心里有气，亦自伸出手掌，将食、中、无名三指，一起压在拇指之下，冷笑道：“我不下山去！”

右手小拇指，突地对准剑尖一弹，喝道：“你才是这个！”

黎多二方才抽剑出剑，再加上剑尖的这一阵颤动，俱都快如闪电，的确是要百数十年精纯的功夫，他只道这少年会对自己的武功惊骇，哪知人家却依然昂然卓立，无动于衷，他心里已有些奇怪、等到卓长卿像他一样伸出手掌来，他心里便更大奇，方待喝问，哪知只听“嗡”的一声清咳，自己手中长剑竟似突然被大力一震，再也把持不定，蹬蹬连退两步，剑身摇摇欲坠，

他拼命握紧手掌，才真没有脱手飞去，但觉得右臂发麻，虎口发热，卓长卿若是再来一下，长剑便要飞出去了。

他呆呆地愣了半晌，却还是不明白对方使的是何手段。

卓长卿冷笑一声，道：“这一招是什么来历，你可知道？”

黎多大、黎多二、黎多三久居海外，虽然方才喝破了卓长卿那一招的来历，但卓长卿此刻使出这种中原的精微武功，他三人如何知道，一时之间三人面面相觑，竟都呆住了。

卓长卿见他三人呆瞪，又自冷笑一声，缓步走过黎多二身侧，向山上走去，目光抬处，却见那些红裳少女在这一刻功夫都走得不知去向，连车上的车夫都没有了，只剩下一辆空车，停在道旁。

此刻他自知自己向山上每走一步，便距离虎穴更近一步，但事已至此，他再著下山，岂非要让别人耻笑。

要知道他生性本是宁折毋回之人，勇往直前不肯回步，当下缓缓向山上走去，心中一面在寻思该如何应付山上的敌人，一面却在暗中留意，身后的这三人会有何举动。

来自海南的黎氏三剑，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呆呆地愣了半晌，三人见了卓长卿这样深不可测的武功后，都在暗问自己：“该怎么办？”

他们侧眼见卓长卿向山上走去，自己若是不加拦阻，则海南三剑的颜面何存，但自己若是加以拦阻，却未必是这少年的敌手，若是败在这少年的手下，那岂非更加是求荣反辱？

三人四下看了一眼，只见夜色沉沉，空山寂寂，除了自己三人和这少年之外，便再无人踪，三人又对望一眼，心里各自想道：“这里没人看见，我走了也没有人知道。”

要知道这三人与丑人温如玉本非深交，他们自然不会为她卖命。

三人自幼生长一处，心意本就相通，各自打了个眼色，便齐地向山下惊去：卓长卿走得极慢，只道这三人会从背后向自己袭击，哪知走了十数步，等了许久，背后仍是寂无声响，他心里奇怪，顿足转身望去，只见一条小路，婉蜒返向山下，夹道两行林木，右面林木斜下，想是山边，左面林木斜上，想是山崖，这两行林木，此刻俱是寂无人声，那三个彩衣怪人早已不知潜到哪里去了。

想到方才这三人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他心里有些好笑，但转身望向山上，亦有一条山路，婉蜒着通了上去，亦有两行林木，夹道而立，这山上深沉的夜色，虽和山下完全一样，但在这深沉的夜色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却令他难以推测，他脚步一顿，仿佛打了个寒噤，暗自忖道：“此山如此之深，那丑人温加玉究竟在山中何处，我也不知道，那些红裳少女们又都走了，我也不如下山去吧。”

但心念转处，他不禁又暗笑自己：“卓长卿呀卓长卿，你若是不敢上山，只管也如那些人一般溜走好了，又何苦替自己找个借口，你此番上山，若然找不着人家，难道人家便不会来找你吗？”

一念至此，他一挺胸膛，向山上走去。

第一三章　天禅寺中

卓长卿戊未时分离开临安城，一路行来，又遇着这些变故，亦不知时间过了多久，只觉此刻夜色越来越深，天上星河耿耿，地上林木苍苍，一时之间，他仿佛又觉得天地虽大，却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不禁百感丛生，竟高声朗叹道：

“飓作海浑，天水溟荒，

云屯九河，雪立三江，

梦幻去来，谁少谁多？

弹指大息，浮生几何！

炭州道他此刻本想引出别人来，是以才将这有宋一代词豪之誉苏轼的四言古诗随意择了两段，高声念出，但念了几句，四下仍是空山寂寂，静无人声，他想到“弹指太息，浮生几何！”不觉将这两句又低诵两遍，意兴突然变得阑珊起来。

此刻他漫无目的之地，亦不知那丑人温加玉设下的大会会址，究竟是在何处，是以便未施出轻功，只是信步而行，突然瞥见前面夜色谷中，有幢幢屋影，他精神一振，急步走了过去，只见前面山道旁的一片土岗之上，竟建着一座寺观，他一掠而上，却见这座寺观已颇为残破，大门前的匾额之上，依稀可以辨出是“天禅寺”三个金漆剥落的大字。

他失望地叹息一声，知道这破庙与这丑人温如玉定无干系，但百无聊赖之中，他踌躇半晌，竟走进大殿，目光望处，却见这沉落的夜色之中的佛殿，神台佛像，竟还俱全，当中供着一尊丈余佛像，垂首低眉，似乎在为世人默祷，又似乎在怜借着世人的生老病死，无限愁苦。

方从十丈红尘、江湖仇杀中走来的卓长卿，斗然来到这样所在，见了这尊佛像，一时之间，心中亦不知什么滋味，目光四转，只见这佛殿四壁似乎还画着壁画，虽然亦是金漆剥落，但亦可依稀辨出是佛祖当年在菩提树下得道正果的故事。

他方寸不顾一切危险之下，决心要到这天目山来的时候，只道来到这天目山上，处处俱是害人的陷阱，哪知走了一段，他虽然大叫大嚷，却无人来睬他，他自己竟来到这种地方。

前行两步，他移动的人影，划破了满殿的星月之光，一阵夜风吹来，他望着这佛像，这图画，一时发恨嗔喜，百感俱生，交相纷替，但倏而升起，倏然落下，有时心中却又空空洞洞，似乎什么也想不起了，他长叹一声，寻了个神像前的残破蒲团。拍了拍，哪知上面却无尘上，他心一奇，矮身坐了下去，方自暗中寻思。

却听万籁俱寂之中的大殿，突然传来“笃’的一声木鱼之声。

卓长卿心中一震，凝神听去，只听这“笃笃”的木鱼声似乎来自殿后。

刹那之间，他心弦为之大惊，刷的站了起来，佛殿中有木鱼声传出本是天经地义之事，一点用不着惊慌，卓长卿眼中看来，在这天目山里一切便都似乎有些异样，何况这佛庙是如此颓败，时光是如此深夜，在这深夜的破寺中会有木鱼之声，也确非寻常之事。

听了半晌，那木鱼声仍然“笃笃”敲个不停，他暗中吸了口长气，衣袖微拂，刷的掠入后院，只见后院中的一个偏殿的窗纸上，果然有昏黄的灯光映出，而这笃笃的木鱼声便是从这偏殿传来，卓长卿身形不停，笔直的掠了

过去，只见窗框紧闭，只有最上面一格窗纸似乎有个豆大的破洞。

深夜荒寺之中有人念经，已是奇事，而在这种荒寺中竟有如此完整的窗户，似乎更是件奇事，卓长卿心中疑云大起，毫不考虑地纵身跃上，一手搭上屋檐，凑首从那破洞中往里一看，却见这偏殿中四下空空荡荡的，只有当中一张神桌，上面供着一面灵牌，灵牌旁一盏孤灯，灯光昏暗，灵牌上的字迹又小，上面写的什么，一时无法看清，但神台前跪着一人，虽其背向卓长卿，他却可分辨出是个女子。

这女子一身玄色素服，长发披肩，如云如雾，卓长卿心中一惊，这佛寺之中怎么会有个长发的女子？

只见这女子双肩耸动，不住地敲响木鱼，口中似乎也在念着佛经，深沉的夜色，昏黄的灯光，空洞的佛像，衬着这孤孤单单跪在这里的女子，凄凄凉凉的木鱼声，让人听了，心底不由自主的泛起来一阵寒意。

卓长卿手掌一松，飘身落在地上，心中暗忖：“这女子不知是谁，怎地深更半夜地跑到这荒寺来念经——”

心念一转：“噢，是了，这女子想是个带发修行的尼姑，因看这荒寺无人，便在此处住下——不知她知不知道，这天目山中转瞬便要变成江湖凶杀之地，再也容不得她在此清修了。”他心念数转，突地想到这女子既然在天目山上居住，不知是否知道那丑人温加玉在此的行动，他心中一面想着，一面便停步向这偏殿的门户定去，方且走到门口，只听里面木鱼之声未停，却已传出一个冰冷的声音缓缓说道：“进来！”

此刻他虽未施展轻功，但脚上却仍走得甚轻，这偏殿中诵经的女子，竟然听出他的脚步声，卓长卿心中不禁又为之一震，沉声道：“在下有一事相问，深夜打扰，还望女居士恕罪。”只听里面似乎冷冷哼了一声，木鱼之声突然顿住，卓长卿硬着头皮推开了门，却见里面素服披发的女子仍然背门而跪，动也未动，但神台上的灵位，却已无影无踪了。

卓长卿心中狐疑，轻轻干咳一声，那女子一掠秀发，缓缓回过头来，卓长卿一见这女子之面，心中不由更大吃一惊，呆呆地愣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女子一眼望见卓长卿，神色亦突然一变，但瞬即轻轻叹了口气：“原来是你！”

她言语之间毫无敌意，卓长卿不禁又为之大奇，原来这位女子竟是那丑人温如玉最钟爱的弟子温瑾。

在这刹那之间，他眼前似乎又泛起了数日之前，初见到这少女的景象。

那时她媚笑如花，言语如水，却又能在言笑之间，置人死命，而此刻她却是一身素服，眉峰敛愁，哪里还是数日前的样子，在这短短数日之间竟使这明媚刁蛮的少女一变而为如此悲怨，的确是卓长卿料想不透之事。

他呆呆地愣了半晌，方自干咳一声，缓缓道：“原来是温姑娘。”

连退三步，遇到门边，脚步突又停下，暗忖道：“卓长卿呀卓长卿，你到这天目山上，不就是为着要见此人吗？怎的一见到她，你就要走。”

跨前一步，沉声又道：“夜深如此，温姑娘一人在此，却是为着什么呢？”

温瑾回过头，望了望面前的木鱼，突地苦叹一声，缓缓道：“你与我数日前虽是敌人，但现在我已不想与你为敌，不过——我在这里干什么，也不关你事，你还是快些走吧！”

她说到后来，言语中又露出了昔日的锋芒，卓长卿听了又呆了一呆，他

实在不知该如何与这少女应对，呆立半晌，心念突然一动，脱口道：“ 姑娘在此诵经，不知是为谁呢？ ”

只见温瑾猛一回头，一双明媚的秋波中突然射出逼人的光芒，卓长卿想到那高冠羽士说的故事，又想到方才在神台上此刻突地失踪的灵牌了，心中已有所悟，便又长叹一声道：“ 在下曾经听得昔日江湖间，有两位大侠，那时江湖中人称这两位大侠叫梁孟双侠，不知姑娘可曾知道这两位大侠的大名吗？ ”

他一面缓缓说着，一面却在留意温瑾的面色，只见她听了这梁孟双侠四字，全身突然一震，目光中的锋锐，已变为一眼哀怨之色。

卓长卿语声一了，她立刻脱口接道：“ 你可就是卓长卿？ ”

这次却轮到卓长卿一震：“ 她怎地知道我的名字？ ”

方要答话。哪知——

门外突然响起一暴喝，一条长大的人影，夹着一股强烈的风声，和一阵哗然的金铁交鸣之声，旋风般的扑了进来。

神桌上灯光一花，卓长卿心中一惊，只觉此人来势猛急，方自转首望去，只觉身前风声激荡，已有一条长杖，劈面向自己打了下来。

卓长卿大喝一声：“ 是谁？ ”

身躯猛旋缩开三尺，但听“ 砰 ”的一声大震，地上火光四溅，原来方才这一杖击他不着，竟击在地上，将上的砖块击得粉碎，激出火花，这一杖的力道之猛，可想而知。

卓长卿莫名其妙避过来人击的这一杖，还未看清这人究竟是谁，哪知这人劲力惊人，一杖虽然击在地上，但手腕一挑，次招随上，哗啦啦一阵金铁交鸣，又是一杖，向卓长卿拦腰扫去。

若在平日，这人的杖势虽然惊人猛烈，但以卓长卿的功力，不难施出四两拨千斤的内家功夫，轻轻一带，便可使此人铁杖脱手，但他从这铁杖上发出的这阵金铁交鸣之声中，却听出此人是谁来，便不施展杀手，纵身一跃，跃起丈余，只觉一阵风声从脚底扫过。

他实不屈与此人交手，伸手一招，掌心竟吸着屋顶，他身形一弓，整个人竟都贴到屋顶上，目光下扫，朗声喝道：“ 大师请暂住手！ ”

那突然闪入的长大人影，连发两招，俱都是少林外家的绝顶功夫，只道对方在这间并不甚大的房间里一定难以逃过自己声威如此惊人的两招，哪知他两招一发，对方却连人影都不见了。

只听到卓长卿在屋顶上发声，他方自抬目望去，见到卓长卿这种绝顶功夫，心中亦不禁一惊：“ 哪里来的毛头小子，竟有如此功夫。 ”但他生性刚猛犷强，虽然心惊，却仍大喝道：“ 臭小子，有种的就下来，不然洒家跳上去一杖抱你打死。 ”

温瑾自从听了梁孟双侠的名字后，神情一直如痴如醉，此刻方自抬首，说道：“ 你下来，我有话要问你。 ”

又回首对那人道：“ 大师，你也不要动手了。 ”

这人呆了一呆，道：“ 方才我一直坐在外面的蒲团上，坐了一夜，刚刚出去方便一下，哪知就被这小强盗闯了进来—— ”

卓长卿心中一动：“ 原来他方才坐在外面的蒲团上，难怪那上面没有尘土。 ”

原来此人便是江湖上最最喜欢多管闲事的少林门人多事头陀无根，他听

了温瑾的话，和她一起来到天目山，但当他见了天目山上的一些邪门外道，却又相处不惯了，本来早就要下山走了，但温瑾却费了千言万语，将他拖住，他心里虽不愿，但一来心性喜欢多事，二来对温瑾也有些喜爱，便勉强留了下来。

此刻温瑾在内殿诵经，他却在外面望凤，不准别人进来，哪知就在他出去方便之际，卓长卿却恰巧闯了进来，他方便过后，听到里面有人语之声，跑来一看，竟是那个被温瑾指做强盗的少年，便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了进去。

哪知温瑾此时却又叫他住手，他生性莽撞，哪里知道其中曲折，怪愕地望着温瑾，希望她能给自己一个解释。

哪知温瑾却又幽然长叹一声，道：“这人不是强盗，我——我和他还有话说，大师还是出去吧，不要再让别人进来了。”

多事头陀心中更奇怪，想了半天，狠狠一跺脚，道：“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奇怪。”

一摇方便铲，大步走了出去。

卓长卿见了这高大威猛的和尚对这少女的话竟是言听计从，不禁暗中一笑，轻身落了下来，却听温瑾又再问道：“你想来就是卓长卿了？”

卓长卿颔首称是，只见温瑾长叹声中突然缓缓从身上拿出一物来，卓长卿转目望去，只见竟是方才放在桌上的自本灵位。

温瑾将这面灵位又放到桌上，灯光下，卓长卿只见上面写着竟是：“先父梁公，先母孟太夫人之位！”

他心中不禁一凛，忖道：“她怎地竟已知道了自己的出身来历，可是——她知不知道她的恩师就是杀死她父母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呢？”

只见她目光中满含悲伤，睫毛上满沾泪光，眼帘一夹，两粒晶莹的泪珠，便缓缓地自面颊流下，她也不伸手擦拭一下，只是幽幽叹道：“我真是命苦，一直到昨天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可是——我……我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爹爹妈妈是怎么死的——”

她抽泣着语声一顿，卓长卿只见她哭得有如梨花带雨，心中亦大感凄凉，却见她语声一顿，突然长身站了起来，向卓长卿缓缓走了过来，卓长卿见她两眼直视，行动僵硬，像是入了魔似的样子，心里又是怜惜，又是难过，沉声道：“姑娘，你还是……还是……”

他本想说两句安慰的话，但说了两声“还是”却还是没有说出来，只见温瑾缓缓走到他面前，突然双腿一曲，蹼地跪了下去。

卓长卿大吃一惊，连连道：“姑娘，姑娘，你这是干什么？”

侧身一让，让开三步，想伸手扶起她来，又不敢伸手，终于也蹼地跪了下去。

深夜之中，佛殿之内，灵台之前，这对少男少女竟面面相对地跪在一起，多事头陀方才虽然走了出去，但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此刻又跑了进来，见到这种情况，不禁大感吃惊，呆呆地愣了半晌，心中暗道：“年轻人真奇怪。”

但却终又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

卓长卿跪在温瑾对面，心里虽有许多话说，却不知该先说哪句才好。

只见温瑾一双秋波之中，泪珠簌簌而落，良久方才强忍哭声，抽泣着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卓长卿一愕，他真的不知道这六字是什么意思，不禁脱口道：“知道什么？”

温瑾伸出手来，用手袖擦了擦自己的眼泪，她听了卓长卿的问话，再想到自己方才说的那六个字，心里也觉得有些好笑，自己怎会说这样无头无脑的话来，但她此刻正是满心悲苦、哀痛欲绝，哪里笑得出来。

她又自抽泣半晌，方自说道：“我知道只有你知道我爹爹妈妈是怎么死的，也只有你知道我爹爹妈妈的仇人是谁，是不是？”

卓长卿大奇：“她是如何知道我知道？”

一时之间，心中猜疑大生，竟忘了回答她的话。

“难道她也遇着了那位高冠羽士？但他既然说出了她父母是谁，却又怎的不将她的仇人是谁告诉她呢？”

温瑾泪眼模糊，凝视着他，见到他的神情，又自抽泣着道：“我知道我以前不好，对不起你，但是我……我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你要是告诉了我，我……我会感激你一辈子。”

卓长卿长叹一声，这刁蛮骄傲的少女，此刻竟对他说出这样哀恳的话来，他非但不觉得意，反而有些难受，长叹着道：“姑娘双亲的惨死之事，在下的确是知道，但此事说来话长，唉——不知道此事是谁告诉姑娘的？是否一个叫高冠羽士的长者？他除了告诉姑娘这些之外，还说了些什么？”

温瑾双目一张，说道：“高冠羽士是谁？我连听都没有听过这人的名字？”

卓长卿一怔，却听她语声微顿，又道：“这些事，唉——我说给你听没有关系，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昨天晚上，我已经睡了，窗外突然有敲窗子的声音，我大吃一惊，要知道我睡的地方是在后面，前面的一排客房里不知住了多少武林高手，这人竟能跑到我窗外来敲窗子，我心里又吃惊又奇怪，不知道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听她说到这里，卓长卿也在暗问自己：“这人不是高冠羽士，却又是谁呢？他怎么会知道这个秘密？”

只听温瑾接着道：“那时我心想这人一定不是外来的人，因为江湖中能在这么多武林高手住的地方跑到后园来的人，简直太少了，我以为这又是那些讨厌的家伙，跑来……跑来讨厌了。”

卓长卿心中一动，想到车中那些少女说的话，又想到那个叫做什么花郎毕五的人，心里有些好笑，但他此刻心中亦是沉重万分，这点好笑之意，在心中一闪，便被那沉重的愁绪压了下去。

说到这里，温瑾语声亦自一顿，像是有些羞涩之意，但瞬即接道：“我心里又恨又气，悄悄披了件外衣，跳下了床，却从另一个窗口掠了出去，准备给这厮一个教训，哪知我掠到窗外，四顾一眼，窗外竟无人影，我方自有些奇怪，哪知背后却有人轻轻一笑，沉声说道：‘我在这里。’”

她透了口气，又道：“那时我真是吓了一跳，心想这人的轻功竟然这么高，赶紧回过头去一看，才知道这人竟就是那武林中轻功最高的人，所以才能在这么多高手住的地方，出入自若，唉——莫说是我，只怕师父也不见得能摸得着他的影子。”

卓长卿双眉一皱，低语道：“武林中轻功最高的人……是谁？”

他心想武功中轻功最高的是我师父，莫非是师父，但那温瑾接着说的却是：“这人你大概也是认得的，他就是那‘万妙真君’尹凡，他——”

卓长卿浑身一震，脱口呼道：“万妙真君尹凡！他是不是一个身材高高，五柳长须，穿着道袍，戴着道冠的人？”

温瑾点了点头，奇怪地问道：“你不认得他吗？他怎的知道你的？”

直到此刻，卓长卿心中方自恍然大悟，那高冠羽士实在就是万妙真君，也就是杀害他父母的仇人之一。

一时之间，他心中百感交集，但想来想去，却弄不清万妙真君为什么要在自己面前弄这手玄虚。要知道他虽然聪明绝顶，但到底年纪太轻，对世间一些鬼域人情，自然还不清楚。

那温瑾却不知道此中的曲折，见到卓长卿不再说话，便接着说道：“这万妙真君尹凡和师父本是素识，以前也常来往，直到近来才没有见过他的人，我从师父口里还时常听到师父要找他，这时我见他突然来了，不去找师父，却来找我，心里大为奇怪，他看了看了我，笑了笑，劈头第一句话竟然就是问我，‘你知不知道你的爹爹妈妈是谁？要不要我告诉你？’”

她幽幽地长叹一声，又道：“自从我懂事以来，这个问题我已不知对自己问过多少遍了，我坐着也好，站着也好，吃饭也好，无时无刻不在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解答，我对这万妙真君心里虽然有些怀疑，但他这第一句话，却问进了我的心里。”

卓长卿心中思潮反复，呆呆地听着她的话，这两人一个说得出神，一个听得出神，竟忘了两人俱都还跪在地上，谁也没有站起来的意思。

只见温瑾又道：“当时我心里一动，就求他告诉我，哪知他又对我笑了笑，要我先把师父捉回山里来的一个少年放出来，他才告诉我。”

“唉，我虽然知道这家伙一定做了对不起师父的事，是以师父才会把他的徒弟禁闭起来，我也知道他虽然武功很高，却不敢见师父的面，也不敢在这种地方到处搜索，是以才来要挟我，但这件事却的确打动了我的心，莫说他要我做这件事，他就是要叫我做比这再困难十倍的事，我也会答应的。”

卓长卿听到这里，不禁皱眉叹道：“那么你就把那姓岑的放了？”

温瑾颔首道：“我就把姓岑的放了。”

卓长卿道：“然后呢？”

温瑾眨了眨眼睛，像是强忍着眼中的泪珠，又自叹道：“然后他就告诉了我爹爹妈妈的名字，还说我爹爹妈妈是被人害死的，我听了这话，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受，恨不得马上就找着害死我爹爹妈妈的仇人，只是他那徒弟在旁边不怀好意地望着我，我忍住气，问他我仇人是谁。”

卓长卿剑眉一皱，问道，“他怎地不告诉你？”

温瑾幽幽一叹，说道：“他听了我的话，脸上就露出很为难的样子来，这时候旁边突然有人声走动，他似乎大吃一惊，连忙拉起了他徒弟的手，一面匆匆道：‘你去问卓长卿好了。’一面便如风掠走了，唉——他轻功实在高妙，手里拉着一个人我仍然追不到，我也怕师父发现我偷偷放走了人，只得跑回房里，但是卓长卿是谁呢？我又不知道，我心里又怨恨，又难受，听外面风吹树木的声音，像是海中的波浪一样，起伏不定，我心里也起伏不定，直到天亮，哪里能够入睡。”

说着说着，她眼泪终于不能自禁地流了下来，她又伸手一拭，接着道：“今天我见着师父，师父正在为着突然丢了个人而大发雷霆，我也不敢将这事说出来，只有自己偷偷为爹爹妈妈做了个灵位，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为他们念经，唉——我嘴里虽在念经，心里却在想着害死我爹爹妈妈的仇人是谁呢？卓长卿是谁呢？叫我怎么找他？”

她目光一瞟卓长卿，又道：“我看见你来了，心里难受得很，也不想和

你为敌，哪知……哪知你就是卓长卿。”

她顿住话声，缓缓的垂下了头，卓长卿望着她的头发，心中却在暗中思忖：“那万妙真君如此做法，想必是为了想借我两人之手，除去那丑人温如玉，因为那温如玉想必已恨他入骨，一定要杀了他才甘心，但是，他又怕我不是温如玉的敌手，温如玉将我杀了，他固也称心如愿，但温如玉知道了这些话是谁说的，他便更是不得了了，是以他不亲口告诉温瑾，却叫温瑾来问我，唉——此人用心之歹毒，实在有如蛇蝎！”

方才温瑾说话之际，他便一面在心中寻思，这些推测，却是他经过多次思考然后归纳所得，也正是那万妙真君的用心所在。

要知道万妙真君虽然知道卓长卿对自己亦有不共戴天的必报之仇，但他自恃武功高强，知道卓长卿此刻不是自己的敌手，是以他便不将卓长卿放在心上，使他真正心存恐惧的，自然便是那丑人温如玉。

他如此做法，不出卓长卿所料，的确是想假卓长卿与温瑾两人之手，除去自己的心腹大忌，纵然他两人不是温如玉的敌手，极可能被温如玉杀死，但温如玉杀了自己的爱徒，心里也不会好受，何况卓长卿也是他极思除去之人。

万妙真君尹凡一生喜用借刀杀人之计，这次他做得更是得意，不管此事如何发展，对他却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一时之间，卓长卿的心中愤怒填膺，对这万妙真君的怨恨之心，竟然比对丑人温如玉还要超过三分多。

只听那温瑾一叹又道：“我什么都告诉了你，你也该告诉我了吧？”

卓长卿望着她那一双满含恳求期待之色的眼睛，方待张口。

哪知——

前殿中突又传来一声暴喝，只听那多事头陀大声吼道：无论你是谁，若想到里面去，先吃洒家一杖。”

卓长卿、温瑾突地一惊，这才想起自己还是跪在地上，不约而同地长身而起，两人面面相对，方自对了一眼，只听院中已跃入几个人来，呼叱相击之声，也传入院中。

卓长卿来不及答案，立掌一扬，“呼”地煽灭了桌上灯火，却将灯旁的灵位，也震落到地上，温瑾此刻虽心神大乱，却仍低声问道：“是谁？是谁？”

此刻院中搏斗之声更急，多事头陀连连厉吼，好像遇着了强敌，厉吼声中，一个又尖又细的声音不住地冷笑道：“我早就知道你这和尚不是好人，想不到你还是卧底的奸细。”

另一个破锣般的声音亦自喝道：“你们两个小子快滚出来，哼哼——要想到这里来撒野，真是瞎了眼睛。”

卓长卿心中一惊，“难道他们已知道我们在这里？”

又微一迟疑，只听外面远远一个声音大声叫着道：“在这里，在这里，牛兄、萧兄，快出来，这两个小子跑下山了。”

卓长卿心中又自大奇：“是谁跑下山了，难道他们追的不是我们？那么他们又是谁呢？”

温瑾心中，此刻亦是惊疑不定，她知道外面的人都是自己师父请来的武林高手，也知道他们追捕的不是自己，但自己此刻这副模样，又和这少年卓长卿在一起，亦是万万不能让人见着的，她立在黑暗之中，进亦不是，退亦不是，一时之间，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原来方才多事头陀见了卓长卿与温瑾对面相跪，悄悄退到大殿，心中却越想越觉纳闷，不知这两个年轻人究竟在干什么。

他本是生性憨直鲁莽之人，又喜多事，让他心里存个秘密，实在是非常困难，他在这大殿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会儿站在门口出神，一会儿在大殿中兜着圈子，直恨卓长卿温瑾二人不能快些出来，告诉自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他两人还是没有出来，多事头陀正自不耐烦，殿外突然悄无声息的掠入两条人影来。

他目光一闪，黑暗中看不清这两人是谁，当下一闪身形，在神台前抄起那条沉重逾恒的方便铲，拦住那两人的去路，一声大喝，又喝道：“ 无论谁要进去，先吃洒家一杖。 ”

这一声便是远在后面的卓长卿与温瑾两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掠入殿的两人见到突然有人挡住自己的去路，又听了这一声大喝，亦不禁为之一惊，倏然顿住身形。

多事头陀大喝过后，定睛一看，只见这两人一个身躯瘦长，手里倒提着一柄丧门长剑，一个手里提着两条竹节钢鞭，却是个驼子。

三人六只眼睛目光一对，发现彼此竟都是熟人，原来这两人一是昔年独行河西的巨盗千里明驼牛一山，一是西湖武林的大豪无影罗刹萧铁风，这两人虽然一个在西，一个在南，但此刻却都是被丑人温如玉请来的贵宾。他们与多事头陀虽然气味不投，不相接近，但彼此却都是认得的。

多事头陀见了这两人突然跑来，心中固是一惊，这两人见了多事头陀突然在此拦住去路，心中亦是一惊。

无影丧门人较阴沉，听了多事头陀的这声大喝，只冷冷一笑，道：“ 有人到山上撒野，我两人追踪来此，大师为何要拦住去路？ ”

多事头陀其实也不知道温瑾为什么要自己拦住别人，但他既已答允于她，便是天王老子前来，他也断断不会放行的，当下一横手中方便铲，双目一张，大声喝道：“ 这里面没有人，你们要找人，还是赶快到别处去吧！ ”

千里明驼牛一山亦是性如烈火，哪里受得下这种腔调，“ 哇 ” 的一声大喝，双管齐下，两条钢鞭，没头没脑的打了下去，多事头陀哈哈一笑，忖道：“ 你这是要找倒毒。 ”

他天生神力，对敌最喜硬打硬接，一横方便铲，左手阳把拿着铲头，右手阴把拿着铲尾，急的迎了上去。

只听 “ 当 ” 的一声大震，多事头陀虎口一酸，心中 “ 怦 ” 地一跳，心中暗自嘀咕：“ 这小子怎地也有如此力气？ ”

左手一松，右手 “ 呼 ’ 地抡起，立劈华岳，抡了下去，亦是硬摘硬拿的刚猛招式。

那千里明驼亦本以神力称誉江湖，此刻心中亦吃了一惊，却见对方竟立刻还以颜色，心中亦自有气，双鞭一交，天王托塔，又是 “ 当 ” 的一声大震，这一下两人都倒退了三步，多事头陀脚步方自站稳，像是生怕被人占了先似的，右手一圈，方便铲 “ 哗啦啦 ” 打了个圈子，又是一铲抡下，哪知千里明驼竟又不避不闪，扬鞭接了上去。

“ 当、当、当 ” 三招一过，千里明驼虽然好些，但亦被震得虎口发疼，无影罗刹见这两人以硬碰硬，对了三招，完全不讲招式，又是好气，又觉好笑，心中暗骂这两人全是浑人，手腕一震，震得朵朵剑花，却从多事头陀身

旁侧身而过，想乘他力气不继时掠到后院去。

哪知多事头陀人虽有些浑池，但武功却极是精纯，一身横练，更是外家功夫中的绝顶之处，无影罗刹身形方自掠到后院，他又立刻跟了过来，一言不发，搂头就是一铲，无影罗刹可不敢跟他硬碰，身形一闪，反身一剑，剑光点点，直刺多事头陀的双臂肋下。

这一剑毒辣凶狠，速而且猛，多事头陀知道遇着了扎手货色，口中喝叱连声，施展开少林绝艺荡魔如意方便铲法，铲影如山，金铁交鸣，和这两湖大豪斗在一处。

无影罗刹见到这和尚如此纠缠，心中便认定自己追丢的人是在后院，这和尚亦是卧底的奸细，便尖声大笑着喝骂起来，那千里明驼歇息半晌，自觉双臂已可用上力了，便也掠了进来，亦自大声喝骂，两人以二敌三，剑光鞭影将多事头陀层层围住，但仍是未能取胜。

哪知这时寺外却响起一个追敌之人的呼喝之声，说是在下山的道路上发觉敌踪，这两人见这多事头陀越打越有劲，也不愿和他缠战，便进一步刷刷两鞭一剑，看来虽然狠辣，其实却是虚晃一招，招式还未使全，身形便已掠向寺外。

多事头陀呼呼空抡了几铲，哈哈大笑道：“兔崽子真没有用，溜了。”

偏殿中的卓长卿只听温瑾轻轻叹了口气，然后又轻轻说道：“走了。”

他心情亦自一松，要知道他并非畏惧于人，而是觉得自己在此时此地和温瑾在一处，被人见了，总是不安。

是以他此刻亦不觉松了口气，道：“走了！”

多事头陀望着萧、牛二人的身形消失之后，忍不住大叫一声：“他们走了！”

亦自掠入偏殿，夜色中方便铲雪亮的铲头闪闪发光，映着他的面容，亦是得意异常，温瑾轻轻的一叹，说道：“大师真好功夫。”

多事头陀哈哈大笑起来，一手提着方便铲，一手拍着胸脯，大笑说道：“姑娘，洒家功夫虽算不得高，但就凭这种家伙，再来两个也算不了什么。”

他又自一拍胸膛：“姑娘，你放心，有洒家在这里，什么人也来不了，你两个若是还有话说，只管放心——”

哪知他话犹未了，卓长卿突然冷冷道：“只怕未必吧。”

多事头陀大怒之下，一轩浓眉，正待喝问，但夜色中，只见卓长卿温瑾四只发亮的眼睛，却望着自己身后，心中一凛，忍不住回头望去，这偏殿的门槛上竟突然多了两条人影。

这两人一般高矮，一般胖瘦，并肩当门而立，望着殿内的三人，似乎亦是进退不得，多事头陀双目一张，卓长卿已自朗声道：“朋友是谁？何不进来一叙。”

原来这三人中阅历虽以卓长卿最浅，但目力之敏锐，却还在温瑾与多事头陀之上，方才说话之际，他已瞥见院中突然掠入两条人影，神色似乎颇为仓惶，落地后便掠了过来，多事头陀话声未了，这二人已掠至门口，看见房中有人，似乎亦吃了一惊。

卓长卿只见这两人年纪仿佛都在弱冠年间，神色又如此仓惶，显见得绝非丑人温如玉门下，心中一动，突然想起方才寺外那人遥呼的话，便断定这两人便是前来探山而被温如玉门下追捕之人，是以此刻寸会让他们进来一叙。

那两人对望一眼，似乎也听得出卓长卿话中并无恶意，便一起走了进来，但亦不知说话的人是谁，要知道卓长卿多年苦练，目力大超常人，他虽然看得清这而人的面容，这两人却看不清他，其中一人微一迟疑，突然伸手取出火折子，“ 嚓 ”的一声打亮，四道目光一转，便一起停留在温瑾面上。

卓长卿目光动处，只见这两人果然俱极年轻，容貌亦都十分俊秀，两人并肩而立，虽然神色间有些狼狈，但微弱的火光中却仍都显得英挺出群。

但卓长卿一见这两人之面，心中却不禁为之一跳——

原来这两人俱都是英俊挺逸，身上却俱都穿着一袭杏黄色长衫，骤眼望去，竟和那岑粲简直一模一样。

他们却不知道这两人也是那万妙真君的门下弟子，也就是十年以前和岑粲一起随着万妙真君同上黄山的童子，倏忽十年，这两人亦都长大成人，万妙真君行踪不定，这两人艺成后便也和岑粲一起下山闯荡江湖，岑粲到了江南，他们却一个在两河，一个在川陕。当日在芜湖城中多臂神剑大寿之时，那江南镖头苏世平口中所说，在雁荡山下遇着的少年，便也是这两人其中之——铁达人。

这师兄弟三人武功俱都得了万妙真君真传，自然身手俱都不弱，三人虽然行走的道路不同，但听了天目山这件轰传武林的大事，却一起到了天目山麓来，铁达人与另一少年石平来得较迟，却也在临安城中见着了他师父留下的暗记，当下便一起赶到万妙真君所约定的地方去，这时尹凡方自将岑粲救出，一见这而人之面，便瞩咐他们切切不可参与这天目山之会，却未说出是为了什么来。

岑粲吃过苦头，心中虽不愿，倒还好些，这铁达人、石平两人自恃年少艺高，早已跃跃欲试，一心想着在天目山独占魁首，听了尹凡的话，口中虽不敢说，但心里却是一百个不愿意。这两人虽然都是胆大妄为，但师父的话，却又不敢不听，两人暗中一商议，都道：“ 师父不准我们在会期中到天目山去，我们在会期前去难道都不行吗？ ”

两人虽然不敢违背师命，但却又抵不住名剑美人的诱惑，如此商议之下，便偷偷上了天目山，他们却不知道天目山上高手云集，他两人武功虽高，轻功虽好，但怎逃得过这些人的耳目。他们一上山便被发觉，两人以二敌众，丑人温如玉虽未现身，这两人却已不敌，这时正是卓长卿独斗胖仙瘦佛以后海南三剑的时候，是以他后来一路上山，都没有人阻挡，原来这时正是铁、石两人在山上苦斗的时候。

双拳本就难敌四手，何况这时天目山上，俱都武林一流高手，这两人一见不妙，便落荒逃了下来，但他们逃得虽快，人家追的却也不慢，再加上搜索的人多，两人逃了一阵，竟未能逃出人家的掌握。

于是这两人情急之下，使用了手声东击西、金蝉脱壳之计，自己躲在暗处，却向远处投石，那些江湖老手再也想不到自己会被两个初生的雏儿所愚，一起追了下去，他两人却又折回上山，准备在这破庙里暂避一阵，然后再思逃脱之计。

哪知破庙中亦有人在，这两人一惊之下，卓长卿已自发觉，这两人本就知道逃不脱，心想这里只有三人，倒可拼上一拼，却听卓长卿说出那毫无敌意的话来，这两人便一起走入，他们虽是惊魂初定，但一见了美如天仙的温瑾，目光不禁又被她吸引住了，再也移不开去。

温瑾目光抬处，自然便遇着这两人瞬也不瞬的眼睛，她在如此心情之下，

怎受得了这种呆视，突然冷哼一声，玉掌轻挥，火折上的火光本就微弱，被她掌风一扇，立即火灭了，偏殿中立刻又变得一片黝黑。

黑暗之中，各人彼此呼吸相闻，到了此刻，他们却又不能分清敌友，心中便各自有些紧张，要知道他们心中本都有着担心之事，此刻自然彼此畏惧，卓长卿、多事头陀、温瑾身畔俱无火种，这铁达人、石平两人手中火折被掌风所灭，他们虽然心想再多看温瑾两眼，但此时此刻，却也不愿再将手中火折打亮。

哪知就在这火焰灭去，光线骤暗的这刹那之间，一道强光，突然漫无声息地从卓长卿、温瑾身后照了过来。

众人心中俱都一震，谁也不知道这道强光是从哪里来的。

卓长卿眼前斗然一亮，大惊之下，横掠三步，闪电般回头望去。

只见那乌木神桌之上，此刻竟端坐着一个满身红衣、云鬟高挽，但却面容奇丑无比的老妇人。

她——

自然便是那红衣娘娘温如玉。

温瑾目光动处，惊唤一声：“ 师父！ ”

她柳腰一拧，刷地掠到神桌前，直到此刻为止，她还不知道她不共戴天的仇人便是爱她如女的温如玉。

多事头陀对此间的一切事，全然都不知道，他此刻心中虽亦一惊，但随即安心，怪眼一翻，退到墙畔，对这红衣娘娘温如玉，他虽无畏惧之心，却也不愿多看一眼。

只有铁达人与石平，此刻却真的惊得愕住了，他们再也想不出这红衣丑妇是怎么会突然现身在这房间里的。

两人定了定神，目光一转，嘴里虽未说出，但却已都知道，这红衣丑妇便是他们久已闻名的魔头温如玉，他们虽也不愿对这名闻天下的丑人多望一眼，但却禁不住又要狠狠向温如玉手中所持的一粒巨珠望上一眼，他们平生未曾见过如此巨大的珠子，更从未见过如此强烈的珠光。

然后，他们便想逃走，但是，温加玉两道比珠光还要强烈的目光，却正瞬也不瞬地望在他们面上，这强烈的目光生像是一座光山，压在他们身上，使得他们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

丑人温加玉端坐在神桌上，动也不动，强烈的珠光映在她阴森而丑恶的面容上，使得她突起的双颧看来竟像是恶蛟头上的两只犄角似的，再加上她那尖耸而无肉的鹰钩长鼻，于是她就宛然变成一尊石刻的罗刹神像。

短暂的沉默。

但此刻这短暂的沉默在铁达人与石平的眼中，却生像是有如永恒般长久，他们沉着地向后移动着脚步，缓慢地，仔细地，他们全心地希望自己脚下的移动不至引起别人的注意。

但是——

丑人温如玉突然冷叱一声：“ 停住！ ”

这简短而阴森的叱声，其中竟像是含蕴着一万种令人怯畏慑服的力量，铁达人、石平竟全身一震，脚再也不敢移动一下。

晚风从他们身后敞开着的门户中吹进来，吹在他们的背脊上，他们禁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寒噤，却听温如玉冷冷又道：“ 今天晚上跑到山上来乱闯的，就是你们两个人吗？ ”

铁达人、石乎，只觉身后的寒意越来越重，他们不安地转动着目光，生像是一双蜷伏在雄猫利爪前的老鼠。

丑人温如玉冷笑的声音更刺耳了，竟使得她身旁的温瑾心里却生出一阵悚栗的感觉，直到此刻，温如玉竟连望都没有望她一眼，这是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事，她不知道她师父是不是也对她生了气，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对她生了气。

“难道姑姑已经知道那姓岑的是我放走的？”

她不安地揣测着，却听温如玉冷笑着道：“我起先还以为你们既然敢上山来乱闯，就必定有几分胆色，哪知——嘿嘿，却也是两个胆小如鼠的鼠辈。”

铁达人、石平面颊一红，想挺起胸膛，表示一下自己的勇气，但不知怎地，他们平时在比他们弱的敌人面前惯有的勇气，此刻竟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一个勇者与一个懦夫之间最大的差异，那便是勇者的勇气除了在必要的时候永远不会在平时显露，而懦夫的勇气却在最需要勇气的时候，反而消失了，不是吗？

他们嗫嚅着，铁达人心中突然一动，壮着胆子，道：“晚辈铁达人与师弟石平，此来实在是奉了家师——”

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师父和这丑人温如玉本是朋友，因之他赶紧说出了师父的名号，只当这温如玉会卖几分面子。

只见温如玉目光一闪，截断了他的话道：“你们是上山来拜谒我的，而不是来捣乱的，是吗？”

铁达人、石平连忙一起点头。

温如玉冷冷又道：“那么你们的师父是谁呢？”

她目光闪动着，闪动着一阵阵尖刻的嘲弄，但是铁达人与石平却愚笨得看不出她此刻目光中的神色，他们心中反而大喜，以为有了生机。

两人竟抢着道：“家师便是老前辈的故友万妙真君尹凡！”

他们情急之下，竟连自己师父的名号都毫不避讳的直说了出来。

丑人温如玉长长“噢”了一声，目光在他们面上转动着，像是要看透他们的心似的。

她缓缓说道：“原来你们是尹凡的弟子，那难怪——”

枯瘦的身形，突然有如山猫般自神桌上弹起，右手手指一弹，手中径寸阴珠，突然闪电般的脱手飞去，带着一缕尖锐的风声，击向石平胸肋之间的将台大穴。

而她的身形竟几乎比这脱手而飞的珠光还要快速地掠到铁达人身前，右手疾伸，并指如剑，亦自点向铁达人胸肋间的将台大穴。

方才从温如玉较为和缓些的语气中听出一些转机来的铁达人与石平，从他们头发末梢一直到脚尖的每一根神经，都全然被这一个突生的变故惊得呆住了。

一瞬间，就像是一滴水接触到地面，然后再飞溅开的那一瞬间。

他们两人只觉胸肋之间微微一麻，便“噗”地一声，倒在地上。

卓长卿长长透了口气，暗问自己：“若换了是我，我能不能避开她这一招突来的袭击？”

但是他没有去寻求这问题的解答，击中石平后落下的明珠，落到地上，此刻滚到了卓长卿的脚边。

卓长卿下意识地俯身拾起了它，他看到温如玉飞扬的红裙自他身边飞

过，他甚至有点希望温如玉也给自己来一下突来的袭击，那么他就能知道自己方才那问题的答案了。

但是温如玉没有这样做。

等到卓长卿抬起头来的时候，她已端端正正地坐在神桌上。

卓长卿愣了一愣，望了望温瑾——温瑾呆呆地站在桌边，两眼空虚地凝注着青灰色的地面。然后他望了望多事头陀——多事头陀贴墙而立，一双豹目圆滚地睁着，望向温如玉，目光中满是惊奇之意。

他心中暗想：“这多事头陀一定是初次见到温如玉的武功。”

于是他又望向地上的那两具躯体——铁达人与石平都动也不动地蜷伏在地上，就像是两具完全冷透的死尸，卓长卿暗暗叹息一声，目光回到自己的眼睛。

珠光很亮，他似乎能在这粒明珠里看到他自己手上的明珠。

然后，他缓缓将这粒明珠放在温如玉坐着的那张神桌上，他极力的不想抬起自己的眼睛，但是他不能，他终于抬起了。

于是他发觉温加玉也在望着他。

面对他的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但奇怪的是，他此刻竟不知该怎么好，他想起了那天自己与温如玉所订下的誓约，他干咳了一声，回转头去，只听温如玉已自冷冷的说道：“你也来了，很好。”

她语气中就生像是直到此刻才发觉到卓长卿的存在似的，卓长卿头也不回，也生像是根本没有听到她的话。

多事头陀一愣，他虽不了解她话中的含意，但仍直率地答道：“不错，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少林一派自达摩祖师创立到现在——”

温如玉微微一笑，接口道：“少林一派，名扬天下，少林派的历史，我早已知道了。”

多事头陀一愣，在这名闻天下的女魔头的面前，他忽然有了一种缚手缚脚的感觉，他只得闭起嘴巴，不再说话。

但温如玉却又接道：“大师你身强骨壮，一眼望去，知道你的外家功夫已有非凡的成就，但是少林一向内外兼修，大师你外功既已如此，内家功夫想也不会差到哪去了，是吗？”

在此对此刻她竟突然问起这些话来了，不但多事头陀心里奇怪，卓长卿、温瑾心里奇怪，就连那已被温如玉点住重穴。周身不能动弹，但仍听得见话声的铁达人与石平心里也在奇怪。

只听多事头陀呆了一呆，道：“洒家……我自幼练武就——”

温如玉又自接口道：“大师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内家功夫一定不错，对点穴一道，你大约也不会不知道了，是吗？”

她虽然每句都在问话，但却永远不等别人说完就先已替别人答了，因之多事头陀此刻也只“嗯”了一声，微微颔首，也不再说话。

温如玉冷冷又道：“那么就请大师你将左面那少年的穴道立刻解开，这点想必大师一定能做得到了，是吗？”

多事头陀又愣了一愣，他实在不知道这女魔头在弄什么玄虚，但他终于将手中的方便铲倚在墙上，走到铁达人身侧，一把将这躯体已软得有如一团棉花似的少年从地上拉起，伸出蒲掌大的巨掌“啪”在他身上重重拍了一掌，又在他肋下腰畔揉了两下，要知道少林派武功能以名扬天下由来有日，少林弟子的确俱是内外兼修的高手，这多事头陀在伸手之间，果然已毫无困难地

解开了铁达人的穴道，他巨掌一推，将铁达人推去数步，退回墙边，对于这懦夫般的少年，他心中实在讨厌得很。

铁达人冲出两步，站稳身形，方自“咳”地一声，吐出一口浓痰，他茫然地望了温如玉一眼，又立刻垂下头去，心里却在奇怪：“这丑人温如玉方自点了我的穴道，此刻又叫人替我解开作什么？”

而丑人温如玉此刻的目光，就像是一个满足的猎人在欣赏着她的猎获物似的，一分一寸地望着这垂着头的铁达人。

她忽然冷笑一声，道：“你大约也会点穴和解穴了？”

铁达人仍然垂着头，没有答复，因为她根本不需要别人的答复，她只是冷笑着接口又道：“躺在地上的那只老鼠是你的师弟吧？”

铁达人愤怒地抬起头，但头只抬到一半，又立刻垂下。

温如玉冷冷又道：“你现在回转身去，把你的师弟从地上拉起来，替他解开穴道。”

铁达人猜疑着、犹豫着，但终于转身，像多事头陀为他解穴时一样地为他师弟解开了穴道，甚至比多事头陀还快些。

温加玉冷“哼”一声，回转头去，再也不望这师兄弟两人一眼。

铁达人、石平两人像呆子一样地愣在那里，进亦不是，退亦不是，他们可怜地交换着眼色，希望对方能告诉自己这女魔头此刻究竟是何用意，但他们彼此间的目光却都是一样——茫然而无助。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着温如玉开口，只有卓长卿在暗中可怜这两个少年，但是，温如玉终于开口了。

她像是在自言自语，“有些人撞在我身里，从来没有活命，立刻便是尸横溅血，有些运气却好些，他们至少还有七七四十九个时辰好料理后事，而且——哼哼，假如他们聪明些，还可以不死。”

众人又自一愣。

卓长卿剑眉一轩，沉声道：“你说的——”

温如玉目光一转，像利剑般扫了卓长卿一眼，冷冷道：“你听过在武林中绝传已有百余年的七绝重手这种功夫吗？”

卓长卿心头一震，目光转处，却见那多事头陀面色已变，铁达人、石平两人亦是面如死灰。温如玉冷冷又道：“中了七绝重手之人，当时虽可不死，而且看来毫无异状，但七七四十九个时辰之后，立时便得狂喷鲜血而死，而且——哼哼，死时的那种痛苦，便是神仙也难忍受。”

她缓缓转过目光道：“有些中了七绝重手的人，当时穴道虽然能被别人解开，他们也不会自觉自己是中了七绝重手，除非他们能在自己的颈后骨节，脊下第七节骨椎、两肋、两膝，以及——哼哼，鼠豁穴下都摸上一摸，那么……”

她语声生冷而缓慢，但见她一面说着，那铁达人与石平就都一面剧烈的颤抖着，当她说到“……除非他们能在自己的颈后……”铁达人与石平的手掌就立刻摸到颈后，当她说到“脊下第七节骨椎……”几乎像魔术一样，铁达人与石平的手掌，也立刻摸到自己的脊下的第七节骨椎……

等她话说完了，铁达人与石平的面容，已像是一块被屠刀切下的蹄膀似的扭曲了起来，他们知道自己已被人点了七绝重手，因为这一种武林中人闻之色变的武功，虽然绝传已久，但他们却也听人说过，知道凡是身中七绝重

手的人，表面一无征兆，但身上却有七处骨节手指一摸便隐隐发痛。

他们身上的这七处地方，正如传言中一样，当他们摸到那地方的时候，便有一阵疼痛，疼痛虽轻微，但却一直痛到他们心里。

因为他们深知中了七绝重手的人死状之惨，也深知这七绝重手当今天下还无一能够解救。

珠光是柔和的，但却有种难言的青灰色。

青灰色的珠光映在四周青灰色的墙壁上，映着那满布灰尘的窗纸，映着那黝黑而空洞的门户，映着那如意方便铲雪亮阴森的铲头，映着那丑人温如玉微带狞笑的面容……

“噗”的一声，石平忍不住跪了下去：“我……晚辈是……是……”

温如玉轻蔑地冷笑一下：“你是聪明的，是吗？”

石平垂下头，他还年轻，他不愿意死，他哀求，哀求虽然可耻，但在他眼中看来，却还比“死亡”要好得多。

卓长卿回转头去，他不愿看到这少年这种样子，因为他永远不会哀求，对这怯懦的少年，他有些轻蔑，也有些怜悯，若是换了一些人，若是换了一处所在，他或许会伸手相助，但是——

现在，他只得暗中长叹，他也无能为力，何况即使他有力量，他也未见会伸手。

又是“噗”的一声。

他不用回头，就知道另一个少年也跪了下去，只听温如玉冷冷说道：“原来你也不笨，知道死不是好事。”

多事头陀浓眉一轩，“咄”地吐了一口长气，提起方便铲，大步走了出去，头也不转，他不聪明，因为他宁愿死也不愿受到这种屈辱，对这种屈辱，他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一眼，可是，世上像他这种不聪明的人若是多一些，那么这世界便也许会光明得多，不聪明的人你说是吗？

温如玉轻蔑地冷笑着，缓缓伸手入怀，掏出一包淡红色的纸包来，随手抛在地上，冷冷道：“这包里的药无色无味，随便放在茶里、酒里、汤里都可以，而且——假如徒弟把这药给师父吃，那么做师父的更不会发觉。”她冷笑一声，接道：“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

铁达人与石平身上的颤抖更显明了，他们的眼睛望着这包淡红的纸包，心头在怦怦地跳动着。

生命，生命……

生命永远是美好的——他们心头的跳动更剧烈了。

选择！

自己的生命还是师父的生命？

弱者永远是弱者，懦夫永远是懦夫，万妙真君应该后悔，因为他传授给他徒弟的，是冷酷的教训，而冷血的教训永远只存一个选择：“别人的性命，总不会比自己的生命美好！”

铁达人、石平一起缓缓伸出手，铁达人抢先一步，触到纸包，然后他手指轻微地颤抖一下，将纸包拨到石平的手指下。

温如玉轻蔑地大笑起来：“我知道你们是聪明人。”

她大笑着：“有些人天生是聪明人，这纸包拿去，十二个时辰之内，把它送到你们师父的腹里，不管用什么方法，然后——你们的命就捡回来了。”

她笑声一顿，面容突然变得异样的生气：“可是，现在你们快滚！快滚！”

她快迅地挥出那太宽的衣袖和太瘦的手臂：“快滚！快滚！”

她重复地叱喝着，铁达人和石平便橡是两只受了惊的兔子，从地上跳起来，拧身掠了出去，眨眼便消失在门外的夜色中。

温如玉冷哼一声，喃喃自语：“聪明人，聪明人——哼！”

突然转身望着温瑾：“瑾儿，你去跟着那两个懦夫，看看他们到哪里去了，好吗？”

很奇怪，惯于发令的人，却永远喜欢故意征求别人的意见，而却又让人永远没有选择的余地。

温瑾略为迟疑了一下，而她明亮而忧郁的眼波，在地上的白木灵位和卓长卿面上一转，然后轻轻“嗯”了一声，道：“是，姑姑，我……”

温如玉阴森的面容扭曲着微笑一下：“快去，你轻功虽然比他们高，但是也要快去，别的事等会再说。”

温瑾又自轻轻“嗯”了一声，飞鹤般掠回门口，突然脚步一顿，像是下了极为重大的决定，她竟回首向卓长卿道：“你不要走，等我！”

等到她语声消失的时候，她婀娜的身形与飘扬的秀发，也都已消失在门口沉重的夜色里。

卓长卿呆望她背影的消失，不知为了什么，他不止一次想说出他仇人的名字温如玉，但他竟然没有说出来，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他的确连自己也不知道。

他缓缓转过目光，温如玉挺直的腰板，此刻竟弓曲了下来，他望着她的目光，突然发现她目光中竟有着一种难以拈估的爱意，只有妻子对丈夫、母亲对子女才会发出来的爱意。

他心头一震，只觉脑海中一片混沌，而温如玉却已缓缓回过头来：“你不是聪明人！”

她沉重而森冷的说着，但语气中却已有了一份无法掩饰的激动。

卓长卿剑眉一轩，沉声道：“你从哪里来的？”

温如玉冷冷一笑道：“有些人为了自己最亲近的人，常会受些屈辱，我一生从未偷听过别人的话，可是——”她又自冷笑一声，伸手向上一指，卓长卿目光随之望去，只见屋顶上竟多了一个洞窟。

他心念一转，沉声又道：“那些你全知道了？”

温如玉沉重地点了点头道：“我全听见了，全知道了。”

她手掌一伸一曲，突然又从袖中伸出手来，掌中竟多了一个金光灿然的圆形小筒。

“五云烘日透心针！”

她森冷的说道：“我一直用这对着你，只要你说出一个字，——哼，五云烘日透心针。”

卓长卿心头一凛：“五云烘日透心针！”

他先前不知道这女魔头怎地学到那失传已久的绝毒武功七绝重手，此刻更不知道她从哪里得来的这种绝毒的暗器，甚至比七绝重手还要毒上三分的五云烘日透心针。

但是他却仍然昂然道：“五云烘日透心针也未见能奈我何。”

温如玉目光一转，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你真的不是个聪明人，你难道不知道我要杀你？”她笑声一敛，重复了几句：“我要杀你，可是你却还不逃走。”

卓长卿胸膛一挺，冷笑道：“ 只怕也未必太容易。 ”

温如玉目光一荡，道：“ 无论如何，我也要杀你，你就是想要逃，也来不及了，我杀了你，杀了尹凡，世上就永远没有一个知道此事秘密的人了，那么，瑾儿就永远是我的，永远是我的…… ”

她缓缓垂下目光，苍老枯瘦的面容更苍老了。

“ 瑾儿永远是我的，直到我死，没有一个人能抢去瑾儿，没有任何一个人…… ”

她仔细地凝注着手中的金色圆筒，仔细地把弄着：“ 你不是聪明人，是聪明人，你早就走了！ ”

卓长卿突地昂首狂笑起来：“ 永远没有人知道此事的秘密——哈哈，你要知道，世上永远没有真正的秘密，除非—— ”

温如玉大喝一声：“ 除非我杀了你！ ”

袍袖一拂，身形突又离案而起。

刹那之间，卓长卿只觉一片红云，向自己当头压了下来，他身形一挫，双晕突然平胸推出，只听“ 呼 ”的一声，掌风激荡，桌上的明珠又落到地上，温如玉身形向后一翻，但瞬即掠上，厉声笑道：“ 我知道你的武功，你在我手下走不了五十招，那时瑾儿还未回来——哈哈，我毋庸用这暗器杀你，我要亲手杀你，永远没有人能泄露我的秘密，永远没有…… ”

她惨厉地狂笑着，说话之间，已发狂了似地向卓长卿攻击五招，招招毒辣，招招致命，卓长卿剑眉怒轩，卓立如山，倏忽之间，也还了五招，他自知自己此刻已临生死存亡之际，但他却丝毫没有逃走之心，明亮的珍珠，随着他们的掌风在地上滚动着，滚得满室的光华乱闪，映得温如玉的面容阵青阵白，但倏忽十招过去，她见自己未能占得半着失机。要知道卓长卿的武功虽因经验与火候之故而略逊她一筹，但差得并不甚远，何况卓长卿上次已有了和她对敌的经验，此番动起手来，便占了几分便宜。

但是温如玉挥出的掌风，却随着她招式的变换，而变得更沉重了，沉重得使得卓长卿每一个招式的运转，都要使出他全身的劲力，他突然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力量接下这女魔头的数百招。

“ 砰 ”的一声，坚实而厚重的乌木神桌，在温如玉脚尖的一踢之下，四散崩裂，碎木粉飞，卓长卿双足巧妙地旋动七次，突然身躯一拧，右掌自左而右，“ 砰 ”地挥出一掌，右脚轻轻一挑，挑起一段桌脚，左掌斜抄，竟将这段桌脚握在手里，此刻他右掌一团，五指箕张，突然一起弹向温如玉当头拍下的一掌，温如玉厉啸一声，身形一缩，退后一步，卓长卿右掌已自右向左一团，接过左拿上的桌脚，手腕一震，抖手一剑刺去。

他这掌挥、脚踢、手接、指弹，四种变化，竟于同一刹那中完成，快如电光火石，而抖手一刺，那段长不过三尺，笨拙的桌脚在他手中，被抖起朵朵剑花，竟无异于一柄青钢剑。

刹那之间，他身法大变，卓立如山的身形，突然变得飞扬跳脱，木剑随身，身随剑走，当真是静如泰山，动如脱兔，乍看宛如武当的九宫连环，再看却似巴山的回舞风柳，但仔细一看，却又和天山一脉相传的三分剑法有些相似，一时之间，竟让人无法分辨他剑法的来历。

温如玉凄厉的长声一笑，左掌指回如钩，抓、撕、捋、夺，空手入白刃，大小擒掌手，从卓长卿漫天的木剑光影中，着着抢攻，只要卓长卿剑法稍有漏泄，手中长剑便会立时被夺。

她右掌却是点、拍、剁、戳，竟将掌中那长不及一尺的五云烘日透心针的针筒，当做内家点穴的兵刃“点穴镢”使用，金光闪闪，耀目生花，招招却不离卓长卿身上大穴的方寸左右。

这两个本以内家真力相搏的武林高手，此刻竟各欲以精奥的招数取胜，这么一来，卓长卿数十招过后，便又缓过一口气来，要知道他功力火候虽不及这丑人温如玉，但武功招式却是传自天下第一奇人，温如玉连旋点手，眼看有几招就要得手，哪知他木剑挥处，却都能化险为夷。

在刹那之间，两人已拼过了百十招，卓长卿冷笑一声，大喝道：“五十招就要叫我丧生，哼哼，只怕——”

话声未了，突见温如玉五指如钩，竟抓向他掌中木剑，他心头一拧，知道她这一抓必有厉害出手，木剑一引，温如玉右手针筒已疾然点向胸腹之间。

这一招两式快如电火光石，他眼看避无可避，只得横剑一挡，剑筒相交，卓长卿只觉手腕一震，对方针筒之上，已有一股凌厉之极的内力源源不绝的自他掌中木剑逼了过来，他除了也以内力招架，别无选择余地，当下大喝一声，双腿牢牢钉在地上，暗调真力，与温如玉的内力相抗。

明珠滚动，此刻已滚到门边，卓长卿牙关紧咬，瞪目如环，只觉对方逼未的肉力，竟是一次大似一次，第一次进攻的力道未消，第二道内力又逼了过来，第二道攻力犹存，第三道内力又至，他纵想抽开长剑，再以招式相搏，却又万万不能，抬目望处，只见温如玉目中寒光越来越亮，突然“哇哇”怪笑之声又起，她竟怪笑着道：“我知道你不是聪明人——嘿嘿，你死了，就要死了，这秘密永远没有人再会知道，瑾儿永远是我的了。”

她此刻已稳操胜券，是以在这等情况之下，仍能开口说话，卓长卿心头一凛，只觉双颊冰凉，原来额上汗珠已流了下来，他暗中长叹一声，正待拼尽最后余力，使孤注一掷之斗。

哪知——

门外夜色中突然幽灵般现出一条人影，身披吉服，面容苍白，双目莹然。

她幽幽地长叹了一声，突然冷冷道，“你不用杀死他，这秘密我已听到了。”

第一四章　柔肠寸断

温如玉、卓长卿心头俱都一震，两人倏地一起分开，扭首望去，只见温瑾当门面立，地上的珠儿，映着她苍白的面容，温如玉浑身一阵颤抖，倒退五步，倚在墙上，有如突然见到鬼魅一样，伸出枯瘦的手指，指着温瑾，颤声道：“你……你怎……地回来了？”

温瑾面目之上木无表情，缓缓一抬足，踢开门边的明珠，缓缓走了进来，目光一转，从地上拾起那块白木灵牌，轻轻拥在怀里，目光再一转，笔直地望向温如玉，一字一字的冷冷说道：“我爹爹是不是你杀死的？”

这冰冷的语声，宛如一支利箭，无情地射入温如玉的心里。

她全身一震，枯瘦的身躯像是在逃避着什么，紧紧退到墙角。

温瑾目光一抬，冷冷道：“我知道爹爹是你杀死的，是不是……是不是？”

她缓慢地移动着脚步，一步一步地向温如玉走了过去，卓长卿一抹额上的汗珠，但掌心亦是湿湿的，已出了一掌冷汗。

他的心亦在慌乱地跳动着，他眼看着温瑾的身形，距离温如玉越来越近，哪知温如玉突然大喝了一声：“站着！”

温瑾脚步一停顿，温如玉却又长叹一声，缓缓垂下头，说道：“你爹爹是我杀死的……是我杀死的！”

温瑾伸手一探柔发，突然纵声狂笑起来。

“我爹爹是你杀死的，我爹爹是你杀死的……我妈妈也是你杀死的了？”

她纵声狂笑着，笑声凄厉，只听得卓长卿掌心发冷，他从未想到人们的笑声之中也会包涵着这许多悲哀凄凄的意味。

只见温瑾又自缓缓抬起脚步：“我妈妈也是你杀死的了，是不是？”

她狂笑着，冰凉而晶莹的泪珠，像是一串断了线的珍珠，不停的沿着她柔润的面颊流了下来，她重复的问着：“是不是？……是不是……”

她缓缓的移动着脚步，每一举步，都像是一记千钧铁锤，在温如玉心里头撞击着。温如玉枯瘦的身躯，紧紧地贴在墙上，她颤抖着伸出手指：“不要再走过来，知道吗？不要逼我杀死你，不要逼我杀死你……”

温瑾的笑声更凄厉了：“杀死我……哈哈，你最好杀死我，你杀死了我爹爹，杀死了我妈妈……”

哪知——

她话声尚未了，温如玉竟也突然纵声狂笑起来：“我杀了你妈妈，哈哈——我杀了你妈妈……”

突地——

卓长卿只听“轰”然一声，木石尘砂，漫天飞起。

他一惊之下，定睛望去，只听温如玉惨厉的笑声越去越远，这女魔头竟以至强至刚的内家真力，在墙上穿了一个大洞，脱身而去，远远传来她凄厉的笑声：“我杀了你妈妈……我杀了你妈妈……”

刹那之间，笑声划空而过，四下又已归于寂静，只有温瑾与卓长卿的呼吸之声，在这寂静如死的夜色中响起一些声音，但却又只是那么微弱。

温瑾还自呆呆的站在地上，瞪着失神的眼睛，茫然望着渐渐平息的砂尘，她僵立着的身躯，渐渐也起了一阵颤抖。

终于——

她再也忍不住激荡的心情，失声痛哭了起来，卓长卿只见她身躯摇了两摇，然后便像是一缕柳丝般虚弱的落到地上，他心头一跳，再也顾不得别的，纵身掠了过去，一把搂住她的纤腰，惶声问道：“ 姑娘，你怎样了…… ”

但是温瑾又怎会听得到他的声音，她只觉心中有泰山一样重的悲哀，北海一样深的仇恨，要宣泄出来。

但是她此刻除了痛哭之外，她什么也不能做，她再也想不到自她有生以来，就一直爱着她、照顾着她的姑姑，竟会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她不管在别人眼中，对她的姑姑如何想法。但是那么多年，姑姑在她看来，却永远是慈蔼而亲切的。

直到此刻——

直到此刻所有她一生中全心倚赖着的东西，全都像飞烟一样的消失了。

“ 我该怎么办……爹爹、妈妈，你们怎么不让女儿见你一面…… ”

她痛哭着低语着，爹爹、妈妈，在她脑海中只是一个模糊而虚幻的影子，她捕捉不到，而且也看不真确——

但是——温如玉的影子都是那么鲜明而深邃地留在她脑海里，她无法摆脱，难以自遣，十余年来的爱护与关切，此刻竟像是都变成了一条毒蛇，紧紧的咬着她的心，人类的情感，情感的人类，生命的痛苦，痛苦的生命 :“ 啊，为什么苍天对我这样残忍…… ”

她哀哀地哭着，眼泪沾湿了卓长卿的胸膛，他不敢移动一下，他知道此刻蜷伏在他胸膛上的女孩子的痛苦，他也领受得到她的悲哀，他看到门外已有了一线淡淡的曙光，但是晚风很冷，他不知道黎明前为什么总会有一段更深的黑暗和更重的寒意。

于是他让她蜷伏在自己的怀抱里，领尝着这混合着悲哀、仇恨、寒冷，但却又有一丝淡淡的温馨的滋味。

没有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一个安慰的动作，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多余的，他只是轻轻地拥偎着她，直到她哭声微弱下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珠光黯谈了，晓色却明亮了。

卓长卿感觉到他怀中的温瑾哭声已寂，鼻息却渐渐沉重起来，他不知道她是否睡了，但痛哭之后的女子，却常是容易入睡的。

于是他仍未移动一下身躯，只是稍为闭起眼睛，养了一会儿神。

清晨的大地是寂静的，潮湿而清冷的寒凤，虽然没有吹干例叶上的朝露，却吹干了温瑾的眼泪。

她睁起眼，觉得有些寒冷，但又有些温暖，她抬起头——

他看到了他。

他感觉到她身躯的动弹，知道她醒了，他垂下头——

于是他也看到了她。

这一瞥的感觉是千古以来所有的词人墨客都费尽心机想吟咏出来，却又无法吟咏出来的。

因为世间还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字能描叙出这一瞥的微妙。

那是生疏的感情的成熟，分离的感情的投合，迷乱的感情的依归——

既像是踏破铁鞋的搜寻着在一瞬间突然发现了自己所要寻找的东西，又像是浓雾中迷失的航船斗然找着了航行的方向——

她拾起头，垂下，垂下头，抬起，心房的跳动混合了悲梦的初醒，在这一刹那时，她的确已忘记了世间所有的悲哀，虽只是刹那之间，但等她忆起

悲哀的时候，她却已领受过人生的至境。

她羞涩的微笑一下，不安的坐直了腰身，然后幽幽长叹一声，张了张嘴唇，眨了眨眼睛，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但是有如海潮般的悲哀与愤仇，却又已回到她心里。

她的眼睛又湿润了，长长的睫毛像是不胜负担太多的忧郁，而又沉重地合了起来，她合着眼整了整衣衫，站了起来，目光一转，望向土墙的破洞，又自长叹一声，道：“天亮了，我该走了……”

她缓缓回过头，目光突然变得温柔许多：“我不说你大概也会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我要去找我的仇人……仇人，你也该走了，天亮了，天亮了……”

她梦呓般重复着自己的言语，转身走到门口，似乎要证实一下外面是不是天亮了一样。

晨雾也散了，但晨愁却未散，她再次回过头，凝注着卓长卿一眼，生像是她已自知以后永远也见不着他似的，因为她已抱定了决死的心，去复仇，或去送死！这其间竟没有选择的余地。

卓长卿缓缓站了起来，他领受得到她言语与目光中的含意，这是他平生从未领受到，甚至从未梦想到的感觉。

直到她已缓缓走出门口，他才如梦初醒，脱口呼道：“姑娘！”

温瑾脚步一顿，回过头，默默地凝注着他，他定了定神，道：“你可知道那温如玉到哪里去了？”

温瑾缓缓摇了摇头，幽幽叹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会找得到她的，一定找得着她的。”

卓长卿抢步走到她身边，鼓起勇气：“那么我们就齐去找吧！”

温瑾微微一愣：“我们……”

卓长卿长叹一声，目光投向苍穹：“家父家母也是死在那温如玉手里的！”

温瑾全身一震，却听卓长卿又道：“十余年前，在黄山始信峰下——”

温瑾“呀”地一声，脱口轻呼出来“我记得了……我记得了……黄山，那是在黄山……是你，想不到是你……”

她缓缓垂下头，似乎在叹息着造物的微妙，若换了两日以前，这两人原本是仇敌，但此刻……

卓长卿又叹道：“所以，我该陪你一起去。”

他垂下头，她抬起头，两人目光相对，卓长卿忍不住轻轻握住她的手，两人心意相流，但觉自己心胸之间突然生出无比的勇气，卓长卿接着叹道，“为你复仇，也为我复仇，唉——只怕那温如玉此刻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卓长卿奇道：‘这我倒真的猜不出了，只是奇怪的是，江湖中不知谁有那么霸道的暗器，除了这些人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了。”

温瑾轻轻一笑：“那些暗器叫做无影神针，倒的确是我发出来的。”

卓长卿心头一震，倏然顿住身形，面容亦自大变，颤声道：“是你……你……”

温瑾又自轻笑一下：“不过我发出这些暗器非但不是伤人，而且还是救人的。”

卓长卿竟不禁为之一愣，大奇道：“救人的？此话怎讲？”

温瑾道：“这话说来很长，我慢慢再告诉你，总之你要相信，现在我……我再也不会骗你的。”面颊微微一红，伸出玉掌，遥指前方，道：“你看到

没有，前面那绿叶牌坊，那就是本来准备做天目之会的地方了。”

卓长卿愣了半晌，心中反复想道：“……现在再也不会骗你了……”

这句话，不觉疑念顿消，抬头望去，只见前面山荫道上，林木渐疏，山势顿阴，一条石梁小道，笔直通向山去，石梁山道上却赫然矗立着一个高约五丈，宽约三丈，虽是树枝搭成的，但气势却极巍然的绿叶牌楼。

牌楼两边，挂着两条血红的长联，上面写着斗大的十六个擘巢大字：“仰望苍穹无穷，俯视武林群豪！”

对联并不工整，但口气之大，却是少见，卓长卿冷笑一声。道：“这想必是那温如玉写的。”

温瑾摇了摇头，突笑道：“写巨幅对联是谁，只怕你也万万猜不到。”

卓长卿不觉又自大奇，“是谁？”

温瑾道：“写这副对联的，就是在武林中人缘极好的那个神偷乔迁。”

卓长卿心头一震：“难道就是拿着三幅书卷，到处扬言的巨富神偷乔迁，这倒真是令人无法意料，他怎么会与温如玉有着干系？”

温瑾淡淡一笑：“知人知面不知心，世人的善恶，真叫人猜不透，武林中谁都说乔迁是个好人，其实——哼，这人我知道得最清楚。”

原来当时丑人温如玉立下决心，要将武林群豪都诱到天目山来，她想来想去，什么都不缺少，就只少了一个传讯之人。

要知道此种情事，若要在江湖传扬出来，温如玉必是不能亲自出面，因为那么一来，别人一定会生出疑惧之心，而这传讯之人，不但要口才便捷，而且要在武林中本有极好人缘，使得武林中人不会疑心她别有用心。

她想了许久，便着人下山，到武林中寻了一个符合此种条件之人，其一便是乔迁，另两人其中之一生性刚强，本极不满温如玉的为人，上得山来，不到一日，就被温如玉给制死，临死之际，他还骂不绝口。

另一人也不愿做此等害人之事，口里虽然答应，但夜间却想乘隙溜走，自然也被温如玉杀了灭口，而那乔迁不但一口答应，且还替温如玉出了许多主意，于是他临走之际，不但带了那三幅书卷，而且还带走温如玉的一袋珠宝。

温瑾将这些事对卓长卿说了，只听得卓长卿剑眉怒轩，切齿大骂，他生性忠直，自然想不到世上还有此等卑鄙无耻之徒。

但温瑾却淡淡笑道：“这种人我看得多了，有些人在武林中颇有侠名，其实——哼哼，等会你到了里面，你就会发现许多你根本不会想到的事。”

卓长卿长叹一声，随着她掠入那绿叶牌楼，前行十数丈，山路忽然分成两条岔道，一条道口立着一块白杨木牌，上面写道：“易道易行，请君行此。”

另一条道口，也立着一面白杨木牌，上面写着的却是：“若行此道，难如登天。”

卓长卿心中一动，方自忖道：“这想必是那温如玉用来考较别人轻功的花样。”

却见温瑾脚下不停，身形如燕，已自当先向那难道中掠了过来。

他心中不禁暗笑：“她真是生性倔强得很，此时此刻，她在我面前竟还不肯示弱，偏要走这条难走的路，唉——其实她留些力气，用来对付仇人岂非要好得多。”

但此刻温瑾已掠出数丈，正自回头向他招手，他心念轩处，却也已随后掠了过去。

其实他自己生性亦是倔强无比，若换了他自己选择，也必会选择这条道路无疑，倏然几个起落，他身形也已掠出十数丈，只见这条道上山石嵯峨，道路狭窄，果真是难行无比，但是他轻功却极佳妙，此路虽然难行，他却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他心中方自暗哂：“ 这种道路若也算难如登天的话，那么世上难如登天的道路也未免太多了。 ”

哪知他心念尚未转完，前面的道路竟然更加平坦起来，便是轻功毫无根基的普通壮汉，只怕也能走过。

他心中不禁又为之疑惑起来，忍不住问道：“ 这条道路也算做难行的话，那么那边‘ 易道 ’之上，岂非路上铺的都是棉花？ ”

温瑾一笑道：“ 你又猜错了。 ”

卓长卿一愕，心念动处，突然恍然道：“ 原来这又是那温如玉故弄玄虚，是不是？易道难行，难道易行，这么一来，武林中人十中有九都难免要上她的恶当。 ”

要知道他本乃聪明绝顶之人，虽因涉世不深，再加以天性正直，是以对于人心险恶之处，他往往看不甚清，但只要别人详加指透，他立刻便能毫无困难地猜到事实真相。

温瑾果然颔首道：“ 这次你倒猜对了，那条易道，表面看来虽然平平无奇，极为好行，其实其中却是步步危机，满是陷阱，莫说轻功平常的人，就算是轻功较高的武林高手，若不留意，也难免中伏，其中尤以那百步留沙、十丈毒河两个地方，你只要真气稍有不继，立时便是灭顶亡魂之祸。 ”

她语声一顿，又道：“ 到此间来的武林豪士，多半为了要夺宝藏，若非真正艺高胆大的人，谁也不愿多费力气，自然都要走那条易道，于是他们不但上当，而且还得送命，至于那些敢走难道的人，武功定必甚高，一些普通陷阱未必能难得倒他们，所以这条难道上反而什么陷阱也没有。 ”

卓长卿暗叹一声，忖道：“ 这温如玉用心当真是恶毒无比，若非我先来一趟，探出此间真相，那真不知有多少武林豪士会葬身此地。 ”

心念一转，又忖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温瑾自幼及长，都受着这种魔头的熏陶，行事自然也难免会有些古怪，甚至会有些冷酷，唉——但愿她以后和我一起会—— ”

一念至此，他心中不禁微微一热，不禁又自暗笑自己，未免将事情想得太远了些。

抬头望处，只见前面又到了道路尽头，尽头处又有一座绿叶牌楼，没有对联，却有一方横匾，上面亦写着三个孽巢大字：“ 第一关。 ”

温瑾却已悄然立在牌楼之下，带着一丝微含忧郁的笑容望着他。

他面颊一红，掠了过去，口中道：“ 你倒先到了。 ”

温瑾含笑道：“ 我见你心里好像突然想起什么心思似的，却不知你在想着什么？ ”

她秋波一转，突然见到卓长卿眼中的眼色，两颊亦不禁一红，含笑默默的垂下头去。

这一双少年男女心中本来虽都是忧闷哀痛，但这半日之间，彼此却又都给了对方无比的慰藉，是以这两人此刻面上才都有一些淡淡笑容，但纵然如此，他们的笑容却也仍非开朗的。

只听温瑾徐缓道：“ 这里面一共分成三关，第一关里面有三座擂台，第

二关里面是罗汉香、梅花桩一类的功夫，第三关却正是金刀换掌、五茫神珠、隔山打牛之类内家功夫的考较之地了，过了这三关，才是我——”

她语声顿处又自面颊一红，轻声道：“只是这些东西，现在我都不管了。”

卓长卿叹道：“光只这些东西，想必就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这温如玉当真是生性奇异已极，她设下这些东西，竟只是为了害人而已，唉——我听那尹凡曾说起这里每一处都内伏恶毒陷阱，主擂的人也都是些恶毒的魔头，此刻那些人却又在哪里？”

温瑾道：“请来主擂的人，有的还未来，有的此刻只怕还在里面睡觉——”

她语声未了，绿叶牌楼突然传来声娇呼：“小姐在这里！”

卓长卿、温瑾蓦地一惊，回首望去，只见这牌楼边，一座依山搭建的凌空竹阁之内，倏然掠下三条人影，正是那些穿着一身轻纱罗衫的垂髫少女，惊鸿般掠向温瑾，六道秋波转处，突然望见卓长卿，面容一变，身形骤顿，像是突然被钉牢在地上似的，惊得说不出话来。

她们再也想不到自己的小姐会和这玄衫少年如此亲昵地站在一处，卓长卿目光望处，只见这三个少女正是昨夜往临安城中送帖之人，当下剑眉一轩，方待发话，温瑾却已冷冷问道：“什么事？”

这三个红衫少女目光相对，嗫嚅半晌，其中有一个年龄较长的方自期艾着道：“那位少林派的大和尚，不知为什么事得罪了千里明陀和无影罗刹那股人，他们今天早上天方黎明，就逼着那大和尚和他们动手——”

温瑾柳眉轻皱：“现在怎样？”

这少女接道：“婢子们出来看的时候，大和尚正和那无影罗刹在那第二阵罗汉香上动手，那大和尚身材虽然又胖又大，但轻功却不错，两人打了一会儿，眼看着大和尚就要得胜，哪知那千里明驼却突然喝住了他们，说是不分胜负，不要再打了，却换了另一个叫铁剑纯阳的，就是那穿着一身八卦衣的道士，在梅花桩上和他交起手来。”

温瑾冷“哼”一声，道：“车轮战！”

卓长卿冷笑道：“真是无耻。”

却听那少女又道：“我们本来还以为他们是在闹着玩的，哪知后来见他们竟越打越凶，真像是要拼命的样子，心里又怕，又做不得主，就跑里去禀报，哪知祖姑姑不在，小姐也不在，我们这下才真的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卓长卿、温瑾对望了一眼，心中各自忖道：“温如玉不在，到哪里去了？”

温瑾面容大变，冷冷道：“说下去！”

那少女见到温瑾面上的神色，像是十分害怕，她们从来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小姐有如此神色，目光一垂，方自接道：“我们从里面跑出来的时候，他们已换到第三关里动手了，一个叫做什么五丁神将的大个子，正和那大和尚在金刀换掌阵里动着手，那大和尚已经累得气喘咻咻，满头大汗，但拳脚打出来，仍然气势虎虎，威风八面，只是那五丁神将武功也不弱，一时之间，也没有胜负。”

卓长卿暗叹一声，忖道：“看来少林一派所称雄武林，确非偶然，这多事头陀不过是个第二代弟子，武功却已如此，就只论这气力之长，就绝非常人能及了。”

他却不知道多事头陀一身童子功十三太保横练，数十年未曾间断一日，

气力之长，正是他的看家本领。
这念头在他心中一闪而过，却听那红裳少女接道：“我们都知道这第三阵里面的武功，都是凶险无比，一个不好，就算武功再好的人，也得血溅当地，那些人不是祖姑姑请来，就是小姐请来的，谁受了伤都不好，但又没有办法阻止他们。想来想去，婢子们只得分头出来找，想不到却在这里遇着小姐。”
目光微抬，偷偷瞟了卓长卿一眼，目光中仍满含惊诧之意。
温瑾心念一转，沉声道：“姑姑的确不在绿竹轩里吗？”
那少女连忙颔首道：“没有，婢子们……”
温瑾冷冷道：“你们可看清楚了？”
那少女道：“婢子们不但看清楚了，而且还在别的地方找了一圈，却也没有找到。”
温瑾“嗯”了一声，又道：“那无很大师此刻还在动手吗？”
那少女连忙道：“婢子们离开才不过一会儿，婢子们离开的时候，他们打得正厉害哩。”
目光轻抬，又忍不住偷偷瞟了卓长卿一眼。
卓长卿但觉面颊微微一红，却听温瑾轻轻一叹，说道：“无根大师既然在里面动手，我们自然要去看看他的，是吗？”
卓长卿连忙颔首道：“正是。”
心中却又不禁暗自感叹：“这十数年来，温瑾和温如玉朝夕相处，不说别的，就连说话都和温如玉有些相似，最后总喜欢加个‘是吗’，唉——她在如此环境之中生长，性情纵然有些古怪，又怎地怪得了她。”
这第一道绿叶牌楼之后，除了那依山凌空而建的竹阁之外，道边还有几处竹棚，棚内桌椅井然，看来想必是为了任人歇脚之用。
然后一道碎石山道，蜿蜒而上，他们身形数展，只见前面是一处山拗，方圆硕大，山坳中搭着三处白杨擂台，亦都是依山而建，擂台宽约五丈，深约三四丈，悬红结彩，宛如乡间酬神唱戏时所搭的戏台一样。
卓长卿目光转处，忍不住微微一笑道：“这些擂台两边，也挂副对联才是。”
温瑾斜斜瞟他一眼，道：“什么对联？”
卓长卿笑道：“我幼时看那些坊间说部，擂台旁边总挂着一副对联：‘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还有什么‘江湖好汉第一，武林豪杰无双’。这三座擂台没有对联，岂非有些不像。”
温瑾轻轻一笑，那三个红裳少女也忍不住“噗哧”一笑，笑出声来。
却见卓长卿笑容一敛，突然长叹了一声，缓缓说道：“由此可见，现实生活与书中故事，是有着一段距离的，故事虽多美丽，但现实生活中却尽多悲哀之事，你说是吗？”
温瑾缓缓颔首，一时之间，这少年男女两人竟像是又突然变得萧索起来。

第一五章　乱石浮沙

转过这处山坳，又是一处逦迤山道，前行十数丈，前面突然一片茂林阻路，茂林上又是一道绿叶牌楼，上写：第二关。

温瑾身如惊鸿，当先入林，卓长卿目光转处，忽然看到树林中竟有数处依树而搭的木棚，制作得极见精巧，一入林中，宛如又回到巢氏巢居之日，卓长卿心中方自暗叹，却又见这些木棚的门户上，各各有着一方横匾，上面竟写的是：“疗伤处”，三个绿字。

卓长卿不禁冷笑一声，道：“她倒想得周到得很。”

那三个少女跟在他身后，又自对望一眼，不知道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茂林深处，突有一片平地，显见是由人工开辟而成，砍倒的树干，已被刨去树皮，横放在四周，像是一条供人歇脚的长椅。

四面长椅围绕中的一面平地上，却又用巨木格成四格。

第一格内，乱石成堆，乍看像是零乱得很，其中却又井然有序，巨木上插着一方木牌，写的是：乱石阵。

第二格内，却是一堆堆浮沙，亦是看来零乱，暗合奇门，卓长卿毋庸看那木牌，便知道这便是五台绝技——浮沙阵。

第三格内，却极为整齐地排列着九九八十一株短木桩，这自然便是少林南宗的绝顶武功之一梅花桩了。

第四格内，却排列着一束束的罗汉香，只是其中却折断了几束，卓长卿冷笑一声，忖道：“无根大师方才想必就是在这罗汉香阵上与人动手的了。”

刹那之间，他目光在这四格方地上一转时，心中亦不禁暗惊：“难怪那温如玉要在林外建下疗伤之地，这却又并非全是为了示威而已，武林中人要到四阵上动手，能不受伤的，只怕真的不多。”

他心念动处，脚下不停，脚尖在第二格第三堆浮沙上轻轻一点，身形突然掠起三丈，有如巨鹤冲天而起，突又飘飘而下。轻灵的转折一下，身形便已落在那罗汉香阵的最后一束香上。腿不曲，肩不动，身形突又掠起，寂无声息的掠入林中。

跟在他身后的三个红袋少女，忍不住暗中惊叹一声，痴痴地望着他的背影，呆了半晌，方自偷笑一下，随后掠去。

穿林而过，前行又十丈，前面突见危坡耸立，其势陡斜。

卓长卿与温瑾并肩掠了过去，只见一路怪石嶙峋，心中方自暗惊山势之险，哪知目光动处，却不禁“呀”地一声，惊唤出声来。

温瑾轻叹一声，侧顾道：“这也是那神偷乔迁的主意。”

原来这一路长坡之上，两旁竟排列着一排白杨棺木。

一眼望去，只见这些棺材一只只连着的排了上去，竟看不清究竟有多少个，山行渐高，山风渐寒，稀淡的阳光，映在这一排棺材上，让人见了，心中忍不住要生出一股寒意。

卓长卿剑眉轩处，“哼”了一声，无言地掠了上去，心中却满怀愤仇，此刻那乔迁若是突然出现，便立时得伤在他的掌下。

坡长竟有几里，一路上山风凛凛景色更是惊心触目。

直到这长坡尽头，便又见一处绿叶牌楼，上面写着的自是：“第三关”三字。

牌楼内却是一片宛如五丁神斧一片削成的山地，山地上搭着四道看台，

看台后面是什么样子，卓长卿虽无法看到，但却有一阵阵叱喝之声，从那边隐隐传来，当下他脚步加紧，身形更快，倏然一个起落，跃上了那高约三丈的竹木看台。

只见——

这四道看台之中的一片细砂地上，竟遍着数百柄刀口向上的解腕尖刀，刀锋闪闪，映日生花。

这一片尖刀之上，左右两边，还搭着两架钢架。

钢架上钢支排列，下悬铁练，一面铁练上悬挂的是数十口奇形短刀，山风虽大，这些尖刀却纹丝不动，显见得份量极重。

另一处钢架上，却悬挂着数十粒直径只有一尺，上面满布芒刺的五芒钢珠。

此刻这五芒神珠阵，铁练叮当响，钢珠飞动，其中还夹杂着两条兔起鹤落的淡灰人影。

山顶阳光虽然较稀，但照映在这一片刀山上，再加上那飞动着的钢珠铁练，让人见了，只觉光华闪动，不可方物。

再加上那慑人心魂的铁练钢珠的叮当之声，两条人影的喝叱之声。

卓长卿一眼望去，心中亦不禁为之一凛。

他目光再一转，却见对面一座看台上，竟还杂乱地坐着十数个武林豪士，这其中有的是白发皓然，有的是满面虬须，有的是长袍高髻的道人，有的是一身劲装的豪雄，形状虽各异，但却都是神态奕奕，气势威猛，显见得都是武林高手。

卓长卿目光动处，只见这些人数十道目光，虽都是明如利箭般望向他，但却仍端坐如故，没有一个人显出惊慌之态来。

此刻温瑾已掠上看台，这些人见了这突然现身的少年，心中虽然奇怪，但见他既与温瑾一路，想来亦算自己人，是以都未出声，而昨天与他曾经见面交手的“ 牌剑鞭刀 ”与“ 海南三剑 ”，此刻早已自觉无颜，暗中走了。

温瑾目光一转，柳眉轻颦，身形动处，刷的掠了下去。

她身形飘飘落下，竟落在一处刀尖上，单足轻点，一足微曲，身形却纹丝不动，阳光闪闪，映着她一身素眼，满头长发，山风凛凛，吹动着她宽大的衣衫。

卓长卿忍不住暗中喝采，只见对面的那些武林豪杰英雄，此刻已都长身而起，一齐拱手道：“ 姑娘倒早得很。 ”

要知道温瑾年纪虽然甚轻，但却是丑人温如玉的唯一弟子，在武林中地位却不低，是以这些成名已久的武林人物，对她亦极为恭敬。

她微笑一下，轻轻道：“ 早。 ”

目光一转，却转向那五芒神珠阵，只见阵中的人影纵横交错，却正是那多事头陀无根大师与千里明驼。

她又自冷冷一笑，道：“ 无根大师怎么与别人动起手来了她话声未了，看台上却已掠出一条瘦长人影，轻轻落到刀山之上，轻功亦自不弱，温瑾秋波一转，冷冷道：“ 萧大侠，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 ”

“ 无影罗刹 ”哈哈干笑数声，道：“ 这只是我们久仰少林绝技，是以才向无根大师讨教一下而已，别的没有什么。 ”影罗刹萧铁风突然长身而起，目射凶光，厉声道：“ 我不管你是真意假意、恶意好意，这牛一山总是被你给杀死的，此后牛一山的后代、子女、亲戚、朋友，会一个接着一个的找你

复仇，直到眼看着你也像牛一山一样的死去为止。”

卓长卿心中但觉悚然而颤，满头大汗，涔涔而落，忖道：“复仇，复仇……呀，这牛一山的子女要找寻我复仇，还不是正如我要寻人复仇一样，冤冤相报，代代寻仇，何时才了……”

只听温瑾突然冷笑一声，道：“你既山是牛一山的朋友，想来你也代牛一山复仇了？”

萧铁风目光一转，缓缓道：“为友报仇，自是天经地义之事……”

温瑾冷笑截口道：“那么你若有此力量，你一定会代友报仇，将杀死你朋友的人杀死的了？”

萧铁风不禁为之一怔，道：“这个自然！”

温瑾接口道：“此人虽然杀死了你的朋友，但却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将人家杀死？这岂非是无理之极。”

萧铁风道：“这岂是无理，我代友复仇，这有理极了。”

温瑾冷笑接口道：“对了，你要代友复仇，所以能将一个与你素无冤仇的人杀死，而且自称极有道理，那么牛一山若是杀死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再将他杀死，岂非是极有道理之事？”萧铁风又为之一愣，温瑾道：“如此说来，牛一山立心要杀死我们的朋友，我们是以先将他杀死，而救出我们的朋友，难道就不是极有道理的事么？”

她翻来覆去，只说得萧铁风两眼发直，哑口无言，温瑾冷冷一笑，挥手道：“好好的将你朋友的尸身带走吧，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萧铁风呆了半晌，俯身横抱起牛一山的尸身纵身一掠，接连三两个起落，便自消失无影。

卓长卿望着他的背影，剑眉却仍皱在一处，似乎若有所思。

却听看台之上，突然响起一阵清宛的掌声，一个尖细的声音说道：“姑娘好厉害的口才，竟将一个罗刹说得抱头鼠窜而走，哈哈——当真是舌剑唇枪，锐如刊刃，教我实在佩服得很。”

话声方落，卓长卿但觉眼前一花，面前已多了一条人影。

他暗中一惊，此人轻功可算高手，定睛望去，只觉此人虽然满头自发，颔下的须子却刮得于干净净，身上穿的，更是五颜六色，十色缤彩，竟比妇人之辈穿的还要花妙。

卓长卿一眼望去，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温瑾见了此人，神色却似乎愣了一愣，只见此人袍袖一拂，含笑又说道：“老夫来的真凑巧，虽未见着姑娘的身手，却已见到姑娘的口舌，当真是眼福不浅得很。”

这老者不但装束怪异，说起话来，竟亦尖细有如女子，温瑾心中既惊且恨，她从未见过此人，竟不知此人是哪里未的，几时来的，不禁转眼一望，望了那三个方自跟来的红裳少女一眼，只见她们亦是满面茫然之色，忍不住问道：“恕我眼拙，老前辈……”

她话犹未了，这老人已放声笑道：“姑娘心里大约在奇怪，老夫是哪里来的，哈哈——老夫今晨偷偷摸摸的上山，一直到了这里，为的就是要大家吃上一惊。”

温瑾冷笑暗忖道：“若非昨夜发生了那些事，你想上山，岂有如此容易。”

看台之上，十人之中，倒有五人认得此人，此刻这些江湖泉雄，都仍端坐未动，他们当然不知道温莲与丑人之间的纠纷，是以方才眼看千里明驼被杀之事，此刻仍自安然端坐，像是又等着看热闹一样的。

只见这彩服老人哈哈一笑，又道：“姑娘虽不认得老夫，老夫却认得姑娘的，老夫已久仰姑娘的美艳，更久仰姑娘的辣手，是以忍不住要到天目山来走上一道——”

温瑾突然瞪目道：“你是花郎毕五的什么人？”

这彩服老人笑将起来，眼睛咪成一线，眼角的皱纹更有如蛛网密布，但一口牙齿，却仍是雪白干净，有如珠玉。

他露出牙齿，眯眼一笑，道：“姑娘果然眼光雪亮，不错——老夫毕四，便是比那不成材的花郎毕五更不成材的哥哥。”

温瑾心头一震，沉声道：“难道阁下便是有称玉郎的毕四先生么？”

彩服老人又自眯眼一笑，连连颔首，卓长卿昨夜在车厢之外听得那些红裳少女所说花郎毕五被温瑾削去鼻子之事，此时听见这老人自报姓名，心中亦不禁为之一动，暗自讨道：“此人想必是来为他弟弟复仇的。”

立即目光的的，全神戒备起来，那三个红裳少女见了这老人的奇装异服，再听见这老得已快成精的老人居然还叫做玉郎，心中却不觉好笑，只是不敢笑出声来。

只见这玉郎毕四眯起眼睛，上上下下瞟了温瑾几眼，道：“姑娘年纪轻轻，不但口才犀利，而且目中神光满盈，显见内功已有根基，难怪我那不成材弟弟，要被姑娘削去鼻子。”

温瑾冷笑一声，道,“那么阁下此来，莫非是要为令弟复仇的，那么……”

哪知她话声未了，这玉郎毕四却已大摇其头，截口道：“不对，不对，不但不对，而且大错特错了。”

卓长卿、温瑾齐地一楞。

只听这玉郎又道：“那毕五又老又糊涂，自己不照照镜子，却想来吃天鹅肉，姑娘莫说削去他的鼻子，就算再削去他两只耳朵，老夫我不但不会反对，更不会为他复仇，只怕还要鼓掌赞成的。“

卓长卿、温瑾两人心中不约而同地暗忖：“人道龙生九子，子子不同，看来当真绝非虚语，那‘花郎’毕五虽然无耻，想不到他却有个深明大义的兄长。唉——当真是人不可貌相，这毕四看来虽不得人心，想不到却是胸襟磊落的汉子。”

一念至此，两人不禁对这位玉郎毕四大起好感，温瑾微笑说道：“请恕我无礼，方才多有冒犯之处。”

她语声一顿，又道：“老前辈此来，可是为了家师……”

此时此刻，她亦不愿别人知道她与丑人之间的情事，是以此刻口口声声仍称“家师”。

哪知她语到中途，那玉郎毕四又不住摇起手来，她楞了一楞，倏然顿住话声，只听毕四道：“不是不是，非但不是，而且大错特错。”

卓长卿心中大奇，忖道：“他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么他此来却又为了什么呢？”

只见这玉郎眯眼一笑道：“老夫不似毕五与令师还有三分交情，此来又怎会为了令师呢？若是……哈哈！”

他大笑两声，倏然顿住话声，又自眯起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温瑾，温瑾被他瞧得好生不耐，但却不便恶言相加，秀眉微蹙，微微一笑，道：“那么老前辈此来，难道是游山玩水的么？”

她本就丽质天生，笑将起来，更有如百合初放，柳眉舒展，星眸微晕，

王齿微现，梨窝浅露，当真是国色天香，无与伦比，卓长卿目光动处，一时之间，不觉看得呆了。

温瑾目光虽未望向卓长卿，但却也知道他正在看她。

她只觉心里甜甜的，虽不想笑，却忍不住要笑了出来，目光抬处，却见那玉郎毕四也正在呆呆地望着她。

她笑容一敛，只见这玉郎毕四摇头晃脑，啧啧连声，道：“美、美、真美！”

语声微顿，突然双手一分、一扬，单膝点地，跪了下来。

卓长卿一愣，温瑾更是大奇，纤腰微扭，退后三步诧声道：“老前辈，你这是干什么？”

王郎毕四道：“你真的不知道么？”

温瑾摇首道：“我真的不知道。”

玉郎毕四双手一合，捧在自己的胸前，低声道：“你真的不知道……你真不知道我的心么？……我正在向你求婚呀？我要你答应，答应嫁给我，我虽然是毕五的哥哥，却长得比他年轻，更比他英俊，你虽然拒绝了他，他活该，我想你一定不会拒绝我的，是吗？”

卓长卿、温瑾、多事头陀、红裳少女，一起睁圆眼睛，望在这玉郎毕四身上，几乎以为此人疯了。

他们有生以来，做梦也没有想到，世上竟会有如此无耻之人，竟会做出这种无耻之事。

他们竞连笑都笑不出来了，气亦无法气出来，只听看台之上，反倒笑声如雷，那玉郎毕四却仍直挺挺的跪在地上，扬臂道：“我当着别人跪在你面前，这表示我对你是多么痴情，你了姑娘的芳心，是以——”

温瑾摇了摇头，接口道：“不对！”

玉郎毕四笑容一敛，但瞬即又含笑道：“那么可是姑娘听我说的十分好听，是以——”

他话未说完，温瑾又自摇首接口道：“也不对！”

她轻轻一拂衣角，嘴角似笑非笑，接道：“我小的时候，一个冬天的早上，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忽然有一条疯狗跪来对我乱吠，我气不过，就把它打跑了，哪知我……我姑姑走来看见，却将我骂了一顿，说一个女孩子应该文静些，怎么可以和疯狗一般见识！”

她语声本就娇柔动听，面上更永远带着三分笑容，此刻阳光温柔地映在她面容上，更显得她娇颊如花。

玉郎毕四直看得心痒难抓，忍不住道：“是极，是极，姑娘今日这般文静，想必定是幼时教养极佳之故。”

温瑾微微一笑，又道：“我文静虽不见得，但却真的再也不和疯狗一般见识了，以后再有疯狗在我旁边狂吠，我只要走开一点，让让它……”

她语声一顿，目光忽然温柔地落在卓长卿身上，接口道：“可是现在如果有疯狗在我旁边狂吠，我就再也不必让它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了……”

垂首一笑，方自接道：“有了一个保护我的人。”

纤手微抬，缓缓指向毕四：“长卿，称替我把这条疯狗赶走，好不好？”

卓长卿见她竟还在与毕四含笑而言，心中正是怒愤填膺，恨不得立时掉首不顾而去，此刻闻言愣了一愣，才恍然了解她的含意，心中不觉又笑又恼，这少女当真调皮得很，此时此刻，居然还有心情来说笑，转目望去，只见那

玉郎毕四直挺挺跪在地上，面上又红又紫有如猪肝，突然大喝一声，跳将起来，戳指温瑾，破口大骂道：“你这小妮子，当真是不识抬举，毕四太爷好意抬举你——”

话声未了，忽觉一股劲凤当胸袭来，威猛强劲，竟是自己生平未遇。

他大惊之下，身形一旋，倏然滑开五尺，定睛望去，只见卓长卿面带寒霜，挥掌冷笑说道：“我手掌三挥之后，你若还在此地，就莫怪我手下无情了！”

玉郎毕四似乎被他掌风之强劲所惊，面色一变，倒退三步，卓长卿手掌两挥，见他已有去意，心中不禁一宽，要知道他生具性情，方才伤了那千里明驼牛一山的性命，心中已是大为不忍，此刻对这玉郎毕四虽然极为恼怒但却仍不愿出手相伤。

玉郎毕四倒退三步，身形方自向后一转，突又溜溜的一个转身，快似旋风，手掌微扬，劲风三道，分向卓长卿前胸将台、玄关、乳泉三处大穴袭来，这三道暗器不但体积奇小，难以觉察，而且又是在毕四转身之间发出，卓长卿但觉眼前微花，暗器距离自己前胸，已不及三尺。

温瑾情急关心，花容惨变，嘤咛一声扑上前去，只见卓长卿虽然胸腹一缩，脚下不动，前胸竟然缩后一尺，但这一点暗器，却仍都着着实实击在他身上，温瑾目光动处，只觉眼前一黑，脑中一阵晕眩，蹬蹬蹬连退数步，险些一跤跌在地上。玉郎毕四一声怪笑，道：“这小子张狂，也要你见见毕四太爷的——”

话声未了，忽见卓长卿伸手一接，接在掌中。

玉郎毕四一阵大惊，看台之上，多是武林高手，眼光明锐，是以那暗器虽纤小，这些人也俱都青得清清楚楚，此刻心中亦不禁大感谅愕，有的竟忍不住脱口惊呼出声来。

温瑾定了定神，张开眼帘，方待挨到卓长卿身上，查看他的伤势，此刻见他居然无恙，心中惊喜交集，张口半晌，竟说不出话来。

卓长卿剑眉轩处，冷冷一笑，突然手掌一扬，掌中那三支比普通形状小了一倍的五棱钢针，便已原封不动地袭向毕四，风声尖锐，竟比毕四方才击出之时，力道还要强劲数倍。

这三支五棱钢针，本是玉郎毕四扬名江湖的暗器，威力虽不及丑人温如玉的无影神针霸道，但却也是见血封喉，极为歹毒，而且锋利无比，再加上玉郎毕四手劲非同小可，纵是身怀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练一类功夫之人，若是遇着此等暗器，一样也是无法抵挡。是以玉郎毕四再也想不到自己发出的暗器，竟伤不了这玄衫少年，此刻惊恐之下，却见这三支钢针竟然原物退回，他深知自己这种暗器的威力，当下吓得心胆皆丧，再也顾不得颜面，身形一缩，就地一滚，只觉风声三缕，自头顶飞过，划空飞出数丈，方自落到地上，他翻身站起，额上冷汗涔涔落下，方才面上的狂傲之意，此刻早已经消失无影，心中却兀自大惑不解，暗忖道：“以我的手劲发出的这些五棱毒针，纵是铁板，也未见能以抵挡，这少年是凭着什么，难道他的内功真已练到金钢不坏之身吗？”

他自然不会知道，卓长卿身上所穿的这条玄色长衫，看起来虽然毫不起眼，但其实却非凡物，正是司空老人以昔年得自黄山的那怪蛇之皮所裁制，丑人温如玉那时不远千里赶至黄山，一半也是为着此物了。

世事之奇，有些的确不是常理所能忖度，这怪蛇之皮，不但坚韧无比，

刀枪难入，而且水火不侵，是以云中程初见到卓长卿时，卓长卿自火宅之中安步而出，身上并无半点火星，“万妙真君”尹凡与他野店相叙之时，他身上泼了一满杯酒，却也滴水不沾，此刻玉郎毕四的三道钢针，虽然霸道，但已被他以内力化去一半力道，再加上这件异衫之能，自然不能伤他分毫。

卓长卿傲然而立，又自喝道：“还不快滚！”

他这一声喝声，虽然和片刻之前的一声喝声的声音毫无二致，但听在玉郎毕四以及在场群魔耳里，所主的反应却大不相同。

只见玉郎毕四呆立半晌，面上阵青阵白，终于暗叹一声，身形微扭，转身欲去，哪知温瑾突然冷冷一笑，喝道：“站住！”

毕四身形微顿，温瑾冷冷道：“你乱吠了半天，就这样想走了吗？”

纤足微点，曼妙的身形，突然惊鸿般掠到身侧。“你那宝贝弟弟，留下一只鼻子，你好歹也该留下一些来呀！”

玉郎毕四心中又急又怒，只见温瑾微一招手，立在远处的一个红裳少女立刻如飞掠来，双手递上一柄形似匕首的短剑，剑长仅有一尺长，剑柄制作的极为精致，剑身却晶莹雪亮，在日光下闪闪生光，正是当时江湖女子常用的防身之物。

温瑾口角含笑，接过短剑，伸出春葱般的纤纤玉指，在剑身上轻轻一抹、一弹，只听“呛”的一声轻吟，温瑾又道：“是鼻子有用些还是耳朵有用些？呀——想来两样都没有什么用，你还是两样都留下来吧！”

玉郎毕四暗道一声：“罢了。”

他虽然厚颜无耻，却又怎能当青这些人之面，受到如此欺辱，心中虽知自己万万不是那玄衫少年的放手，但此时此刻，却少不得要拼上一拼，转念之间，正待翻身一掌去出。

哪知就在他心念转处，身后突然微风拂过，那玄衫少年，竟已掠到他身前，他面色一变，却听那玄衫少年竟缓缓道：“放他去吧！”

温瑾微微一愕，秋波数转，突然“卟哧”一笑，放下手掌，娇笑道：“我才不会和他一般见识哩，刚才不过是故意吓吓他的。”

卓长卿含笑道：“那就好了。”

手掌一挥：“还不快走。”

他见温瑾如此的柔顺，心中不觉大感安慰，那些红衫少女见到温瑾平日那样刁蛮，今日对这玄衫少年却又如此温驯，彼此对望一眼，心中各自不解。

王郎毕四目光怨毒的瞪了卓长卿一眼，突然长叹一声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语声未了，他身形已如飞掠去，只见远远仍有语声传来：“此恩此德，来日必报。”

温瑾秋波流转，望着他的背影，轻轻说道：“你对他虽然这么仁慈，可是他却未必会感激你，说不定以后还要找你报仇也说不定，唉——那么你这又是何苦？”

卓长卿面色一沉，正色道，“做人但求自己无愧于心，至于别人怎样对我无所谓，哼哼，我岂是施恩忘报之人——”

说到这里，忽然瞥见温瑾目光在闪动，隐着泪珠，知道自幼受着丑人温如玉的放纵，能够如此，已是大为不易，有时纵然行为略为偏激，却也难怪。

一念至此，他不禁柔声道：“有些事你自然不会明了，唉——要是你从小就跟着我那恩师在一起就不会——”

语声未了，忽听一声惨呼，自远处传来，声音凄惨绝伦，听来令人毛骨悚然，卓长卿面色一变，脱口道：“这是玉郎毕四！”

转面望向温瑾：“这又是怎么回事？”

温瑾摇了摇头，心中突然一动，面色不禁又为之大变。

那看台之上的武林群豪，有些虽与玉郎毕四有故交，但见卓长卿武功那般惊人，温瑾又是丑人温如玉的徒弟，这些人虽然俱都不是等闲角色，但却谁都不敢招惹温如王，是以毕四受辱，他们却一直袖手旁观，端坐不动。

但此刻的这一声惨啸，却使得他们不禁都长身而起，翘首望去，只见两条淡红人影，自那边如飞掠来，身法轻盈美妙，不弱于武林中一流高手，瞬息之间，便已掠到近前。

卓长卿抬目望去，只见这两个红衫少女，竟是在那红巾会帮众惨死之时从地上拾起那粒粉红色的珠子的小玲、小琼，此刻她俩人身形如风，掠到近前，倏然顿住身形，小玲玉掌平伸，掌中托着一方素绢，绢上鲜血淋漓，竟赫然放着三团血肉。

卓长卿心头一颤，仔细望来，才看出这三团血肉，竟是一双人耳，一只人鼻，不禁脱口惊呼一声，又自变色道：“这是怎么回事？”

小玲、小琼四道秋波，齐地一转，面上却木然没有丝毫表情，缓缓的走到温瑾身前，温瑾柳眉微颦，忍不住问道：“这可是那玉郎毕四的？”

小玲微微颔首，道：“这是祖姑姑叫我们交给姑娘的——”

她语音微顿，又道：“她老人家说，无论姑娘对她怎样，要是有人对姑娘无礼，她老人家还是不能坐视，所以——她老人家就代姑娘把这姓毕的鼻子和耳朵割下来交给姑娘。”

双手一伸，笔直地交到温瑾面前。

卓长卿心中暗惊，“这五人温如王当真是神出鬼没，我半点没有看到他的影子，但此间发生之事，他却都了如指掌。”

温瑾呆呆地望着这一方血绢，心中但觉百觉交集，思潮翻涌……

小玲等了半晌，见她仍不伸手来接，秋波一转，缓缓垂下腰来，将这一方素绢，放到地上，轻叹一声，接着又道：“姑娘不接，我只得将它放在这里，反正只要姑娘知道，祖姑她老人家对姑娘还是那么关心就好了。”

小琼目光一垂，接道：“祖姑还叫我们告诉姑娘，姑娘若是想找她老人家报仇，她老人家一定会让姑娘称心如意的，今天晚上，她老人家就在昨天晚上的厅堂里等候姑娘——”

她眼眶似乎微微一红，方自接道：“她老人家还说，请这位卓相公也和姑娘一起去。”

小玲轻叹一声，接道：“到时候我们两人也会在那里等着姑娘的，我两人和姑娘从小在一起，承蒙姑娘看得起，没有把我们看成下人，我两人也一直感激得很，常常想以后一定要报答姑娘，可是——”

她语声微顿，目光一垂：“可是今天晚上，我两人再见姑娘之面的时候，却已是姑娘的仇人，姑娘若要对祖姑老人家怎样，那么就请姑娘也一样地对我们。”

她幽幽长叹一声，又说道：“我们不像姑娘一样的博学多才，我们都笨得很，可是我们却也听说过一句话，那就是：‘人若以国土待我，我便以国土对人。’这句话我不知说得对不对，但意思我却是懂的。”

小琼目光一直垂向地面，此刻她眼眶仿佛更红了，幽幽地叹道：“我们

不管祖姑姑为人怎样，但她老人家一直对我们很好，就像她老人家一直对姑娘很好一样。”

这两人一句连着一句，只听得温瑾心中更觉辛酸苦辣、五味俱全。

她垂首无言，愣了半晌，明眸之中又已隐泛泪珠。

卓长卿目光动处，双眉微皱，像是想说什么，却又终于忍住。

只见温瑾垂首良久，截断了她的话，冷冷道：“我们知道姑娘的心意，当然我们不能勉强，可是我也听说，古人有割袍断义、划地绝交的故事——”

她话声倏然中止，手腕一伸一缩，从怀中取出一柄短剑，左手紧捏衣角，右手一划，只听“嘶”的一声，那件红裳衣袂，便被利剑一分为二。

她暗中一咬银牙，接着道：“从此姑娘不要再认得我，我也不再认得姑娘了。”

玉掌一挥，短剑脱手飞出，斜斜地插在地上，卟地一声，剑身齐没入地，她表面虽强，心中却不禁心酸，两滴泪珠，夺眶而出，抬头望处，温瑾亦已忍不住流下泪来。

两人泪眼相对，卓长卿暗叹一声，转过面去，他无法谅解，造化为何如此弄人，让世人有如此多悲惨之事。

看台之上的武林豪士，见了这等场面，个个心中不禁惊疑交集，们其中真相，却无一人知道，众人面面相觑，谁也无法伸手来管此事，有的人只得转身走了，有的人虽还留在当地，但却无一人插口多事的。

一直垂首而立的小琼，此刻又自长叹一声，缓缓说道：“事已至此，我也再无话说，我想姑娘总比我们聪明得多，会选择一条该走的路，可是——”

她话声一顿，突然走向卓长卿，说道：“卓相公，你是聪明人，我想问问你一句话，不知你可愿意听？”

卓长卿微微一愣，沉吟道，“且请说出。”

小琼缓缓道：“生育之苦，固是为人子女者必报之恩，但养育之恩，难道就不是大恩么，难道就可以不报么？”

卓长卿又自一怔，不知该如何回答，却见这两个少女已一起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走了，本来站在一旁的红裳少女，个个对望几眼，亦自默然跟在她们身后，垂首走去。

第一六章　恩重仇深

温瑾垂首而立，一时之间，心中是恨是怨，是恩是仇，她自己也分辨不清，良久良久，她方自抬起头来，四侧却已别无人影，看台上的武林群豪，此时也都走得干干净净，只有卓长卿仍然无言的站在她身旁，就连那素来多事的多事头陀无根大师，此刻都已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阳光仍然灿烂，仍然将地上的尖刀，映得闪闪生光，她缓缓地俯下身，缓缓地拔起那柄插在地上的短剑，和自己手中的一柄短剑，放在一起，一阵凤吹来，她竟似乎觉得有些凉意，于是她转身面向卓长卿，怔了许久，终于“哇”的一声，扑在他怀里，放声痛哭起来。

她只觉得此时所能依靠的，只有这宽阔而坚实的胸膛，她感觉到他的一双臂膀，紧紧地环抱住了自己的肩膀。

一丝温暖的感觉悄悄从她心中升起，她勉强止住哭声，抽泣着道：“我该怎么办呢？长卿，我该怎么办呢？”

卓长卿垂下目光，她如云的秀发正在他宽阔的胸膛上起伏着，就像是平静的湖泊中温柔的波浪似的。

他抬起头，轻轻的抚摸着这温柔的波浪，天地间的一切，此刻都像是已静止了下来，他感觉得出她心跳的声音，但却也似乎那么遥远。

强忍着的抽泣，又化成放声的痛哭。

郁积着的悲哀，也随着这放声的痛哭，而得到了宣泄。

但是卓长卿的心情，却更加沉重了起来，他暗问自己：“我该怎么做呢？生育之苦，养育之难……唉，我既该让她报父母之仇，却也该让她报养育之恩呀！”

他无法回答自己，他更无法回答温瑾。

终于，他做下了个决定，于是他轻拍着她的肩膀，出声道：“我们走吧。”

温瑾服从地抬起头，默默地随着他，往外面走去，他们谁也不愿意施展轻功，缓慢地绕过那一片刀海，走出看台，走过那一条两旁放满棺木的小道，白杨的棺木，在阳光下呈现着丑恶的颜色，卓长卿心中积郁难消，突然大喝一声，扬手一掌，向道旁一口棺木劈去，激烈的掌凤，震得棺木四散飞扬。

突地——

棺木之中，竟有一声惨呼发出，呼声尖锐，有如鬼啸！

卓长卿蓦地一惊，只觉一阵寒意，自脚底直升背脊——

他呆若木鸡地定睛望去，只见随着四散的棺木，竟有一条人影，随着飞出，“叭”的一声，落在地上，辗转两下，寂然不动。

卓长卿呆呆地愣了半晌，一个箭步，窜了过去，地上躺着的尸身，黑衫黑服，仰天而躺，面上满是惊恐之色，像是在惊奇着死亡竟会来得这么突然似的，他竟连一丝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温瑾亦自大吃一惊，秋波流转，四下而望，阳光之下大地像是又回复了寂静，但是——

道旁的棺木，却似乎有数口缓缓移动了起来，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此刻纵然是白天，纵然有阳光如此光亮，但是她却不由自主的泛起一阵难以描述的悚栗之意，就像是一个孤独的人在经过鬼火磷磷、鬼语啾啾的荒坟时一样。

温瑾呆立半晌，心念数转，突然柳眉一轩，双手齐扬。

只见银光两道，厉如闪电，随着她纤手一抬之势，袭向两具并置的棺木。

“ 卟 ”的两声，两柄短剑，一起深没入棺。

接着竟然又是两声凄厉的惨呼，鲜红的血水，沿着兀自留在棺外的剑柄，一滴一滴的流了出来，流在灰暗的山道上。

卓长卿一掠回身，掠到温瑾身旁，两人方自匆匆交换了一下目光。

突然——

山道尽头，传来三声清脆的铜锣之声。

啸！啸！啸……

余音袅袅未歇，山道两旁的百十口棺木的白杨棺盖，突然一起向上抬起——

卓长卿在大惊之下，目光一扫，只见随着这棺盖一扬之势，数百道不经留意，便极难分辨的乌黑光华，带着尖锐风声，电射而至，他心头一凉，顺手拉起温瑾的手腕，双足一顿，身形冲天而起，应变之迅，当真是惊世骇俗。

只见数百道乌黑光华，自脚底交叉而过，却又有数百道乌黑光华，自棺中电射而出，他身在空中，藉力无处，这一下似乎是避无可避，只听温瑾脱口惊呼道：“ 无影神针！ ”

他心头更是一寒，想到这暗器之歹毒，可算天下少有，自己在空中虽能身形变化，但这些暗器密如飞蝗，自己身穿蛇衣，如再转折掠开，纵然身上中上几处，亦自无妨，但温瑾岂非凶多吉少。

此刻他情况之险，当真是生死俱在一念之间。

卓长卿情急之下，心中突然闪电般泛起一个念头。

他甚至来不及思索这念头是否可行，便已大喝一声，扬手一掌，向温瑾当胸击出。

这一掌掌风激烈，威势惊人，但掌势却并不甚急，温瑾身在空中，眼见他这一掌击来，心中既惊且怪，愣了一愣，亦自扬手拍出一掌。

“ 卟 ”的一声，两掌相接，温瑾忽觉一股内力自掌心传来，她本极灵慧，心中突然一动，掌心往外一翻，婀娜的身躯，便已借着这一掌之力，横飞三丈，有如一支巧燕般飞出山道之外。

卓长卿自己也借着这一掌之力，横飞开去，眼看那些乌黑的暗器无影神针，已自交相奔向自己，才凌空着地，不禁暗道一声：“ 侥幸 ”，伸手一捏，掌心却已淌满一掌冷汗。

可是他身形却丝毫没有半分停顿，脚尖一点，身形使已闪电般向方才锣声响处扑去，目光闪处，远望去只见山道尽头处的一具棺木之中，伫立着一个黑衣汉子，手中一面金锣，在日光下闪闪生光，这汉子一手扬锤，正待再次击下，望见卓长卿如飞掠来，吓得手中一软，“ 啸 ”的一声，金锣落地，身形一拧，一跃两丈，亡命地向山下掠去。

卓长卿大喝一声：“ 哪里逃！ ”

倏然一个起落，身形斜飞数丈，随后就追了过去，此刻温瑾亦已如飞掠来，只见那黑衣汉子脚下矫健，轻功不弱，施展的身法，竟是上乘轻功绝技八步赶蝉。

卓长卿脚下不停，口中大喝道：“ 莫放这厮逃走！ ”

他两人轻功之妙，当真是绝世惊人，那汉子身法虽快，却再也不是他两人的敌手，一眨眼之间，只觉身后衣袂带风之声，越来越近，他知道自己万万无法逃出这两人的掌握，突然回首大喝一声道：“ 看镖！ ”

卓长卿、温瑾齐地一惊，身形微顿，温瑾目光动处，瞥见这人的面目，不禁变色脱口而出，呼道：“乔迁！”

呼声未了，已有一道寒光击来，卓长卿剑眉微扬，随手一掌，将这一道镖光远远劈落，落入草丛之中，大喝问道：“这厮便是乔迁？”

温瑾道：“不错——追！”

随着呼喊之声，他两人身形又已掠出十丈，前面已是树林，卓长卿眼看此人已自掠入树林，突然长啸一声，身在空中，双臂微分，有如展翅神鹰，一掠三丈，头下脚下，扬手一掌，向这汉子当头劈下。

这一掌威势之猛，当真是无与伦比！那汉子心胆皆丧，俯身一窜，身形落地，连滚数滚，滚入树林里，心中方自一定，只道自己一入密林，性命便已可捡回一半，哪知身前突然一人冷喝道：“还往哪里逃？”

他心头一颤，举目望过去，方寸那玄衣少年已冷然立在他身前，他再也顾不得羞辱，双时向后一挺，身形又自向后滚出，这江湖下五门中的绝顶功夫就地十八滚，似乎被他运用得出神入化，但见他枯瘦的身躯，在地上滚动如球，连滚数滚，突然又有一个冰冷的声音自他身后发出：“哪里去！”

他心头可自一凛，偷偷一望，更是面如土色，他知道这少女便是红衣娘娘温如玉的弟子温瑾。

前无退路，后有追兵，他自知武功万万不是这两人的敌手，却还妄想行险侥幸，突然厉叱一声，双肘、双膝一起用力，身形自地上弹起，双手连扬，十数道乌黑光华，俱都闪电般向温瑾发出——

温瑾冷笑一声：“你这叫班门弄斧！”

纤躯一扭，罗袖飞扬，这十数道暗器在眨眼之间便有如泥牛入海，立时无影无踪。

这汉子身形一转，又待向侧面密林中扑去，哪知身后突然一声冷笑，他但觉胁下腰间一麻，周身再已无力，扑地坐在地上。

卓长卿一招得手，喝道：“你且看住这厮，我到那边看看。”

说到“看看”两字，他身形已远在十丈之外，接连三两个起落，只见那片山道之上的两旁棺木中，已接连跃出数十个黑衣汉来，他清啸一声，潜龙升天，一冲三丈，大喝道：“全部站住！”

那些汉子一惊之下，抬目望去，只见一个玄农少年在空中身形如龙，夭矫盘旋，他们虽然都是久走江湖的角色，但几曾见过这等声威，只吓得脚下发软，果然没有一个敢再走一步。卓长卿奋起神威，双掌一扬，凌空劈下，掌凤激荡，竟将山道两旁一左一右两口棺木劈得木片四下纷飞。

他大喝一声：“谁再乱走一下，这棺木使是榜样。”

喝声过后，他身形使自飘飘落下，有如一片落叶曼妙无声。

那些黑衣汉子面面相觑，呆了半晌，果然一个个走了回来，垂头丧气的立在道旁，有如待宰的牛豕，全身颤抖，面如死灰。

卓长卿冷笑一声后，温瑾已自一手提着那汉子，掠了过来，叶的一声，将他掷到地上，微微一笑，道：“这厮果然就是乔迁！我早已知道他不是好人，却想不到他竟坏到这种地步，他这一手想来是想将到会的武林豪士，一网打尽，唉——要是在黑夜之中，蓦然遇着这么一手，还真的是叫人防不胜防。”

她缓缓走到棺木之前，秋波一转，突然从棺中取出一包干粮，一壶食水来，向卓长卿一扬，卓长卿剑眉轩处，冷哼一声。

温瑾又道：“奇怪的是，这些汉子发放暗器手法，俱都不弱，真不知道这姓乔的是从哪里找得来的？”

她语声微顿，又自从地上拾起一物，把玩半晌，送到卓长卿手上，卓长卿俯首望处，只见此物体积极小，四周芒刺突出，果然便是自己在临安城中所见之物，不禁皱眉道：“这难道又是——又是那温如玉暗中设下的埋伏么？”

温瑾螓首轻垂，柳眉深颦，轻声道：“这无影神针，的确是她不传之秘，除了我和小琼、小玲之外就似乎没有传给过别人，而且此物制造不易——”

语声突顿，垂首沉思半晌，突然掠到乔迁身侧，纤足微抬，闪电般在乔迁背脊之后连踢三脚。

只见乔迁瘦小的身躯，随着她这一踢之势，向外滚开三步，张口吐出一口浓痰，翻身坐了起来，机警尖锐的眼珠，滴溜溜四下一转，干咳一声，垂下头去，他知道自己此刻已在人家掌握之中，有如瓮中之鳖，是以根本再也不想逃走之计，居然盘膝坐在地上，一言不发瞑目沉思起来。

温瑾冷笑一声，沉声道：“我问你一句话，你可要好生答复我！”

乔迁以手支额，不言不动，生像是根本没有听到她的话似的。

卓长卿见此人面容干枯，凹睛凸颧，面上生像寸肉不生，一眼望去，便知是尖刻之像，嘴唇更是刻薄如纸，想必又是能言善辩之徒，心下不觉大起恶感，剑眉微皱，叱道：“此人看来尖狡绝伦，你要问他什么，他纵然答复，也未见可信——”

说到这里，暗叹一声，忽觉自己对这些奸狡之徒，实在是束手无策，却见温瑾微微冷笑，接口沉声说道：“比他再奸狡十倍的凶徒，我也看得多的，我若不能叫他说出实话来——哼哼。”

她冷哼两声，又道：“长卿，你可知道对付这种人，该用什么办法？”

卓长卿楞了一愣，缓缓摇了摇头，却见温瑾秋波一转，似乎向自己使了个眼色，冷笑又道：“我再问他一句，他若不好生回答于我，我就削下他一支手指，然后再问他一句，他若还不回答，我就再削下他两只手指，他就算真的是铁打的汉子，等到我要削他的耳朵，切他的鼻子，拔他的舌头，挖他的眼珠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他还不说出来。”

她缓缓说来，语声和缓，但却听得卓长卿心头一震，转目望去，只见那乔迁却仍瞑目而坐，面额上已忍不住流下冷汗。

温瑾冷笑一声，又道：“长卿，你要是不信，我就试给你看看。”

柳腰一拧，缓步走到乔迁面前，还未说话，却见乔迁已自长叹道：“你要问什么？”

温瑾轻轻一笑，秋波轻瞟卓长卿一眼，道：“你看，他不是也聪明得很么？”

卓长卿暗叹一声，忖道：“恶人自有恶人磨，看来此话真的一点也不错。”

他却不知道温瑾虽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却已足够叫乔迁听了胆寒，这是因为乔迁深知这位女魔头的弟子当真是说得出，做得到的角色。

只听温瑾一笑道：“我先问你，你这些无影神针，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乔迁双目一张，目光一转，道：“我若将一切事都据实告诉你，你还要对我怎样？”

温瑾柳眉一轩，冷冷道：“你若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话，我就废去你一身武功，让你滚回家去，再也不能害人。”

乔迁面色一变，额上汗下如雨，呆呆地愣了半晌，颓然垂下头去，卓长卿双眉一皱，忖道：“废去武功，生不如死，这一下我看他大约宁可死去，也不愿说出了。”

哪知他心念尚未转完，乔迁却已惨声道：“我说出之后，姑娘纵然烧我一命，但只怕——”他目光一转，向那些黑衣汉子斜瞟一眼：“我还没有回家，就已被人乱刀分尸了。”

温瑾柳眉扬处，沉声道：“你要怎地？”

乔迁目光一转，垂首道：“我只望姑娘能将我轻功留下几分，让我能有活命之路。”

卓长卿长叹一声，忖道：“想不到世上竟有人将生命看得如此珍贵，甚至比自己的名誉、信用、自由的总和还要看得重些，唉——自古艰难唯一死，难怪那些抛头颅、洒热血，将自己生死生命置之度外的英雄豪杰，能够留传史册，名垂千古。”

一念至此，回转头去，不忍再见此人的丑态。

只听那温瑾轻叱一声，道：“以你所做所为，让你一死，早已是便宜了你，你如此讨价还价，当真是——”

她话声未了，那边黑衣大汉群中已大步走出一个人来；温瑾秋波一皱，轻叱道：“你是谁？难道你有什么话说么？”

那黑衣汉子抢前三步，躬身一揖，沉声道：“小的唐义，乃是蜀中唐门当今庄主的三传弟子——”

温瑾口中“哼”了一声，心中却恍然而悟，“难怪这些人发放暗器的手法，都非庸手，原来他们竟都是名重武林已久，天下暗器名门的唐氏门人。”

却听这黑衣汉子唐义躬身又道：“姑娘要问什么话，小的都可以据实说出，但望姑娘将这无信无义的乔迁，带回蜀中——”

卓长卿突然接口道：“你先说出便是。”

他对乔迁心中恶感极深，是以此刻无殊已答应了这汉子的条件。

只听唐义躬身道：“这姓乔的与敝门本无深交，数月之前，他忽然来到蜀中，并且带来一份秘图，说是得自红衣娘娘之处，这份秘图便是无影神针的制造方法，当时敝掌门人不在蜀中，是由小人的三师祖接待于他——”

温瑾接口道：“可就是那人称三手追魂的唐多？”

唐义颔首道：“敝门三师祖叔在江湖中本少走动，是以便被这厮花言巧语所惑，将这份秘图，交给敝门属下的暗器制造之七灵厂，限于五十天，制出三千枚无影神针来，敝门自三代弟子以下，无不日夜加工，四十五天之中，便已交卷……”

卓长卿忍不住道：“难道你们所用的暗器都是自己门徒所制么？”

唐义愕了一愕，忖道：“此人武功之高，看来尤在师爷之上，怎地江湖阅历却如此之浅，蜀中唐门的毒药暗器名扬天下，世世代代，俱是唐门七灵厂所创，武林中大半知道，怎地他却不知呢？”

心中虽如此想，口中却仍恭身道：“正是，数百年来，据弟子所知，敝门七灵厂制作别门别派的暗器，此次尚属首创。”

他语声一顿，又道：“无影神针如期交卷之后，敝派掌门人也自天山赶了回来，这姓乔的少不得又在敝派掌门人面前花言巧语一番，是以——”

卓长卿忍不住又自插口道：“贵派的掌门人又是谁呢？”

唐义又自一愣，面上似乎微微现出不悦之色，要知道，蜀中唐门，名扬

天下，唐门三杰，更是天下皆闻，唐义见卓长卿竞不知道，抬目望了两望，面上仍然不敢现出不满，躬身道：“ 敝派掌门人江湖人称—— ”

温瑾接口道：“ 三环套月压天下，满天花寸震乾坤，摘星射月无故神唐飞！ ”

唐义微微一笑，向温瑾躬身一礼，接道：“ 敝派掌门人听了这姓乔的话，在密室之中坐关三无，然后传令敝派三代弟子七十人，与弟子们和师伯师叔们七人，跟这姓乔的一起到这天目山来，为的只是那三幅画卷中的名剑灵药而已。 ”

温瑾微微一笑，道：“ 蜀中唐门，富可敌国，自然不会把金银珠宝看在眼里。 ”

卓长卿见温羞言语之中，对这蜀中庸门似是颇为推崇，心中不觉有些奇怪。

他却不知道蜀中唐门数百年来，在武林中的地位已是根深蒂固，比之少林、武当等名门大派，并不多让。

而且蜀中唐门门中虽也有些不贞弟子，为害江湖，但大体说来，却还不愧为武林正宗，是以武林中人对唐门中人，多有一些敬意。

却听温瑾语声一顿，突又冷笑道：“ 只是摘星射月无故手唐大侠，在江湖中享有侠名，而且素称铁面，此次怎么听起姓乔的话来，这倒有些奇怪了。”

唐义面颊微红，垂首说道：“ 敝派掌门中事，小人们本不太十分清楚，但家师祖此次据说是另有深意——家师祖此次天山之行，大约是树下强敌，是以便希望能得到这些名剑灵药—— ”

他语声突顿道：“ 小人们此次妄漏本门秘密，本已抱必死之心，只望姑娘知道了，不要再传言出去，小人便已感恩不尽了。 ”

温瑾微微一笑，道：“ 你如此做法，不过就是想将这罪魁祸首乔迁，带回蜀中，这其中却又有什么原因呢？ ”

唐义钢牙一咬，恨声道：“ 这姓乔的一到此间，居然又以花言巧语将弟子们这七位师叔诱惑，在临安城中，先请敝门两位女师叔，分头向红中快刀两派发下柬帖，使得他们心中惶然，猜疑不安，又乘黑夜之中，命弟子们将红巾会众一网打尽，然后又命弟子们潜伏于路边店铺之中，施用无影神针，偷袭快刀会众—— ”

卓长卿“ 呀 ”的一声，脱口道：“ 原来是他干的事！ ”

目光斜瞟温瑾一眼，温瑾只微微一笑，忽又叹道：“ 原来此事其中竟有这么多的曲折，先前我还以为…… ”

突然大喝一声：“ 哪里去！ ”

只见乔迁身形在地上连滚数滚，一跃而起，亡命奔去。

温瑾大喝一声，身形已掠出三丈，纤足微点，倏然一个起落，纤掌扬处，三点乌团脱手而出，只听乔迁惨叫一声，砰然落在地上，身形又绕了几处，便已翕然不动。

卓长卿随后掠来，沉声道：“ 这厮是不是死了？ ”

温瑾冷笑一声，道：“ 让他这样死掉了，岂非太便宜了他。 ”

将乔迁又自提了回来，往唐义面上一抛，唐义俯身望处，只见这奸狡凶猾的汉子此刻动也不动地伏在地上，虽似已死去，但仔细一看，他背后项上大椎下数第十四节两旁各开三寸处的左右志堂大穴外，尚露半枚无影神针并未深入，显见只是穴道被点，并未致命。

这种手法认穴之准尚在其次，劲力拿捏得恰到好处，却当真是骇人听闻，唐义目光望处，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他本是暗器名门之徒，但此刻见了这种手法，心中仍为之骇然，呆呆地愣了半晌，呐呐道：“小人们在暗中偷袭快刀会众之际，所发暗器，大半被人击落，是以快刀会众，才能逃脱大半生命，其时小人们就在暗中骇异，不知是谁的暗器手法竟是那般惊人，此刻想来，想必就是姑娘。”

温瑾微微一笑，道：“那时我也在奇怪，伏在暗中施放的暗器，怎地那般霸道，我先还以为只是铁蒺藜、梅花针一类的暗器，又以为是那万妙真君尹凡，或是花郎毕五等人，躲在暗中捣乱，本想查个清楚——”

她微笑一下，向卓长卿轻瞟一眼：“但后来披你一追，再查也查不出了，却万万想不到暗中偷袭之人，竟是唐门弟子，更想不到那些暗器，居然是无影神针……”

卓长卿此刻心中已尽恍然，忖道：“难怪她说暗器她虽发过，却仅是救人而已，唉——我真的险些错怪了她，看来江湖诡谲，的确是令人难以猜测。”

向温瑾微微一笑，这一笑之中，惭愧、抱歉之意兼而有之。

温瑾忍不住娇笑一下，垂下头去，心中大是安慰。

卓长卿突又恨声道：“想不到这姓乔的如此歹毒，那快刀、红巾两会的门人，与他素无冤仇，他何苦下此毒手！”

唐义沉声说道：“这厮如此做法，一来，是想以此扰乱武林中人的耳目，使得天下大乱，他却乘乱取利；再来他又想嫁祸于红衣娘娘，让武林中人以为这些事都是红衣娘娘所做；三来他与快刀丁七，以及红巾三杰都结有梁子，他此举自是乘机复仇；四来他如此一做，却又使得敝门无形中结下许多仇家，如果他一说出来，势必要引起轩然大波，他便可以此来挟胁敝门，说不定他以后还要再挑拨与快刀、红巾两会有交情的武林豪士到蜀中来向敝门寻仇；五来他自然是以此消除异已，增植自己势力；六来闻道他在江湖中要另外再起门户，江湖中几个新起的门派被他完全消灭之后，他如有什么举动，自然事半功倍——”

他滔滔不绝，一口气说到这里，缓声稍顿一下，道：“总之此人之奸狡，实在是罪无可恕，小人虽早已对这厮痛恨入骨，但怎奈小人的师叔却对他十分信任，是以小人，人轻言微，自也无可奈何，此刻他被两位擒住，又想出卖敝门，不但小人听到，那边还有数十个证人！是以小人才不顾自身安危，将这厮计谋揭穿，擒回蜀中，交到掌门人面前，正以家法，让这厮也知道反复无义、奸狡凶猾之人，该有什么下场。”

说到这里，他突然仰天长叹一声，道：“只是小人此刻却也泄出本门秘密，虽然此举是为了本门着想，但只怕——唉。”

又自叹一声，倏然顿住语声。

卓长卿皱眉道：“你那六位师叔呢，怎么未见同来？”

唐义恨声道：“这自然又是这厮所弄的花样！他将小人们乘黑夜之中由一条秘道，悄悄带到这里来，装在木棺之中，却让小人们的七位师叔，翌日和武林豪士一起赴约，等到翌日晚间，那时这‘天目大会’必然已告结束，胜负已可分出，再经这条山道出去的，必定是经过一番苦关之厉得胜的高手，这厮便叫个人们即时突然自棺中施放暗器，又让小人们的七位师叔在外相应。里应外合，一举奏功。”

卓长卿心头一凉，暗忖：“黑晚之中，骤遇此变，纵然身手绝顶，只怕

也难逃出毒手，唉——此人怎地如此狠毒，竟想将天下英豪一网打尽，只是他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却想不到我会误打误撞的将此奸谋揭破，看来天网虽疏，却当真是疏而不潜心哩。”

目光一转，转向温瑾，两人心意相仿，彼此心中俱都不禁为之感慨不已。

只见唐义肃立半晌，恭声又道：“人们所知不言，所言不尽，两位如肯恕过小人们方才之过，小人立时便请告退，不但从此足迹绝不入天目方圆百里一步，便是小人们的师长，也必定永远感激两位的大德。”

他语声微顿，突然一挺胸膛，又道：“若是两位不愿恕却小人们之罪，小人们自知学艺不精，绝不是两位的敌手，但凭两位处置，小人们绝不皱一皱眉头。”

这唐义武功虽不高，却精明干练，言语灵捷，而且江湖历练甚丰，此刻说起话来，当真是不卑不亢。

卓长卿、温瑾目光一转，对望一眼，口中不言，心中却各自暗地寻思：“是放呢？还是不放？”

卓长卿暗叹一声，忖道：“这些汉子虽然俱是满手血迹，但他们却是奉命而行，只不过是别人的工具而已——”

他生性宽大，一念至此，不禁沉声道：“我与你们素无仇怨，你们方才虽然暗算于我，但……”

温瑾微微一笑：“日后若再有恶行——哼哼，我不说你们也该知道，我会不会再放过你们。”

卓长卿微微一笑，意颇称许，只见唐义口中诺诺连声，恭身行了一礼，俯身扛起乔迁，道：“不杀之恩，永铭心中。”

左手一挥，那数十个黑衣汉子一起奔了过来，齐地躬身一礼，这数十条汉子在这等情况之中，行走进退，仍然一丝不乱，而且绝无喧杂之声，卓长卿暗暗忖道：“如此看来，蜀中唐门，的确非是泛泛之辈。”

只见这数十个黑衣汉子，一个连着一个，鱼贯而行，行下山道，唐义突又转身奔回，掠至卓长卿身前，又自躬身一礼，道：“阁下侠心侠术，武功高绝武林，不知可否将侠名见告。”

卓长卿微微一笑，他素性淡泊，并无在武林中扬名立万之心，因而便顾左右而言他地笑道：“太阳——”

他本想说：“太阳好烈。”哪知他方自说了“太阳”两字，温瑾便已接口道：“他叫卓长卿。”

柳眉带笑，星眸流盼，神色之中，满是得意之情，显见是颇以有友如此而自傲。

唐义敬诺一声，恭声道：“原来阁下侠名太阳君子，唉——阁下如此为人，虽然是太阳命名，也不足以形容阁下仁义于万卓长卿愣了一愣，却见他又是转身而去，不禁苦笑道：“太阳君子——看来此人竟敢给我按上一个如此古怪的名字。”

温瑾娇笑道：“这个名字不好么？”

卓长卿苦笑道：“我原先本在奇怪，武林豪士，大半有个名号，却不知这些名号是哪里来的，如今想来，大都是这样误打误撞得到的吧！”

温瑾笑道，“这也未必见得，有些人的名号，的确是江湖中人公送的，武林中这贺号大典，本是十分隆重之事，譬如说那芜湖城中的仁义剑客云中程贺号之时，据说江南的武林豪士，在芜湖城中，曾摆酒七日，以表敬贺，

有的人的名号，却是被人骂出来的——”

卓长卿微微一笑，本想说道：“想来丑人两字，就是被人骂出来的了。”

但话到口边，又复忍住，只听温瑾道：“还有些人的名号，却是自己往自己面上贴金，自己给自己取的什么大王，什么仙子，什么皇帝，大概其中十之八九，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卓长卿笑道：“妄窥帝号，聊以自娱，这些人倒也都天真得很。”

温瑾笑道：“武林之中，为了名号所生的纠纷，自古以来，就不知有多少，昔年武当、少林两派，本来严禁门下弟子在武林中妄得名号，哪知当时武当、少林两派的掌门人，却都被江湖人起了个名号，于是他们这才知道，在江湖中能立下个‘万儿’，虽然不易，但一经立下，却根本不由自己做主，你不想叫这个名字，那可真比什么都难。”

卓长卿微一皱眉，笑道：“如果我不愿被人叫做太阳君子都不行么？！”

温瑾笑道：“那个自然，数十年前，点苍有位剑客，被人称做金鸡剑客，这大概他本是昆明人，江湖中人替他取的这个名字，也不过是用的金乌碧剑之意，哪知这位剑客却为了这个名字，险些一命呜呼，到后来虽未死去，却也弄得一身麻烦，狼狈不堪了。”

卓长卿心中大奇，忍不住问道：“这却又是何故？”

温瑾道：“原来那时武林中叫做蜈蚣的人特别多，有飞天蜈蚣，有千足蜈蚣，有铁蜈蚣，有蜈蚣神剑，这还不用说他，还有一个势力极大的帮会，却也叫做蜈蚣帮。”

她娇笑一声，又道：“这些蜈蚣们，都认为金鸡剑客的名字触犯了他们的大忌，因之都赶到云南去，要将那金鸡剑客置之死地。”

“那金鸡剑客武功虽高，但双拳不敌四手，被这些人逼得几乎没有藏身之地，那时点苍派的七手神剑已死去多年，点苍派正是最衰微不振的时候，是以他的同门也俱都束手无策。”卓长卿幼随严师，司空老人虽也曾对他说过些武林名人的事迹，但却都是一些光明堂皇的故事，是以卓长卿一生之中，几曾听到过这些趣味盎然的武林掌故，忍不住含笑接口道：“后来那金鸡难道会被那些蜈蚣咬死么？”

温瑾笑道：“那金鸡剑客东藏西躲，到后来实在无法，便扬言武林，说自己不要再叫金鸡这个名号了，哪知那些蜈蚣却还是不肯放过他，直到后来武当、少林两派的掌门真人，一起出来为他化解，才算无事，你看，为了一个名字，在江湖中竟然弄出轩然大波，这岂非奇事么？”

卓长卿大感兴趣，道：“还有呢？”

温瑾娇笑一声，秋波一转，又道：“说到金鸡，我想起昔年还有一个跛子，也被人叫做金鸡，只是这却是别人在暗中讪嘲他，取的是金鸡独立之意，只可笑这人还不知道，竟自以为得意，还创金鸡帮，要他的门人子弟，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裳，美其名为鸡尾。”

她叹了口气，又道：“武林中有关名字的笑话虽多，但因此生出悲惨之事来的，也有不少，据说昔年武林中有两位盖世奇人，一个叫南龙，一个叫北龙，两人就是为了这名字，各不相让，竟比斗了数十年，到后来竟同归于尽，一起死在北京城郊的一个树林里，他们死后又各传了一个弟子，那两个少年，本是好友，但为了他们上代的怨仇，却也只得化友为敌，直到数十年之后，才将这段怨仇解开，但却已不知生出多少事故了。”

卓长卿长叹一声：“这又何苦！”

垂首半晌，忽又展颜笑问：“还有没有？”

温瑾“卟哧”一笑，娇笑道：“你这人真是的，也没有看见……”

话声未了，只听远处突然呼声迭起，他俩齐地一惊，纵身掠去。

只见那些唐门黑衣汉子，俱将行入密林，此刻他们本自排列得十分整齐的行列，竟突然大乱起来，呼叱之声交应不绝。

就在这些杂乱的人影之中，又有两条人影，左奔右突，所经之处，黑衣汉子应声而倒，卓长卿厉叱一声，飞奔而去，只见那两条人影亦自一声大喝，一掠数丈，如飞掠了过来。

第一七章　声震四野

日光之下，只看见这两条人影，发髻蓬乱，衣衫不整，似是颇为焦急潦倒，只有身上的一袭杏黄衣衫，犹在日光中闪烁着夺目的鲜艳之色，却正是那万妙真君的弟子铁达人与石平。

卓长卿身形方动，便瞥见这两人的衣冠面容，脚步立刻为之一顿，只见他两人如飞地在自己身侧掠过，望也不望自己一眼，笔直掠到温瑾身前，温瑾秋波转处，冷冷一笑，缓缓道：“ 做完了么？ ”

铁达人、石平胸膛急剧地起伏了半晌，方自齐声答道：“ 做完了。 ”

温瑾一手轻抚云鬓，突地目光一凛，冷冷道：“ 什么事做完了？ ”

铁达人、石平齐地一愣，悄悄对望一眼，两人目光相对，各个张口结舌，呆呆地愣了半晌，铁达人干咳一声，期艾着道：“ 我……我…… ”

石平抽进一口长气，呐呐地接口道：“ 我们已……已…… ”

这两人虽然手黑心辣，无仁无义，但毕竟还是无法将杀师的恶行说出口来。

温瑾冷笑一声，微拧纤腰，转过身去，再也不望他两人一眼，轻蔑不屑之意，现于辞色，缓缓道：“ 长卿，我们走吧！ ”

铁达人、石平面色齐地一变，大喝一声：“ 温姑娘！ ”

一左一右，掠到温瑾身前，齐地喝道，“ 温姑娘慢走！ ”

温瑾面容一整，冷冷说道：“ 我与你两人素不相识，你两人这般的纠缠于我，难道是活得不耐烦了？ ”

她自幼与那名满天下的女魔头红衣娘娘生长，言语之中，便自也染上了许多温如玉那般冷削森寒的意味，此刻一个字一个字说将出来，当真是字字有如利箭，箭箭射入铁、石两人心中。

卓长卿一步掠回，目光动处，见到这两人面额之上，冷汗涔涔落下，心中突觉不忍，而长叹一声，道：“ 你两人可是要寻那温如玉为你等解去七绝重手么？ ”

铁达人、石平目光一亮，连忙答道：“ 正是，如蒙阁下指教，此恩此德，永不敢忘。 ”

卓长卿缓缓转过目光，他实在不愿见到这两人此刻这种卑贱之态，长叹一声，缓缓道：“ 温加玉此刻到哪里去了，我实在不知道！…… ”

语声未了，铁、石两人面容又自变得一片惨白，目光中满露哀求乞怜之意，伸出颤抖的手掌，一抹面上的汗珠，颤声道：“ 阁下虽不知道，难道温姑娘也不知道么？ ”

温瑾柳眉一扬，沉声道：“ 我纵然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像你们这种人，世上多一个不如少一个的好。 ”

纤腰一妞，再次转过身去，缓缓道，“ 长卿，我们还不走么？ ”

卓长卿暗叹一声，转目望去，只见铁、石两人，垂手而立，面上突然现出一阵愤激之色，双手一阵紧握，但瞬又平复，一左一右，再次掠到温瑾面前，铁达人一扯石平的衣襟，颤声道：“ 温姑娘，我两人虽有不端之行，但却是奉了令师之命……温姑娘，我两人与你无冤无仇，难道你就忍心令我两人就这样…… ”

他语声颤抖，神态卑贱，纵是乞丐求食，婴儿索乳，也比不上他此刻神情之万一，哪里还有半分他平日那般倨骄高傲之态，说到后来，更是声泪齐

下，几乎跪了下去。
卓长卿见到这般情况，心中既觉轻蔑，又觉不忍，长叹一声，缓缓接口道：“生命当真是这般可贵么？”
铁达人语声一顿，呆了一呆，卓长卿接口又道：“生命固是可贵，但你们两人可知道，世上也并非全无更比生命可贵之物，你两人昂藏七尺，此刻却做出这种神态，心里是否觉得难受？”
铁达人呆了半晌，垂首道：“好死不如歹活，此话由来已久，我们年纪还轻，实在不愿……实在不愿……”
石平截口道：“阁下年纪与我等相若，正是大好年华，若是阁下也一样遇着我等此刻所遇之事，只怕……”
垂下头去，不住咳嗽。
卓长卿剑眉一轩，朗声道：“生固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耳！”
语声一顿，突然想到这两人自孩提之时，便被尹凡收养，平日耳濡目染，尽是不仁不义之事，着想这两人了解这种圣贤之言，岂是一时能以做到之事，正是“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
这两人有今日卑贱之态，实在也不能完全怪得了他们。
要知道卓长卿面冷心慈，生性宽厚，一生行事，为己着想的少，为人着想的多，此刻一念至此，不禁叹道：“温如玉此刻是在何处，我与温姑娘不知道，但今夜她却定要到昨夜那厅堂之中，与我两人相会，你等不妨先去等她！”
温瑾冷笑一声，目光望向天上，缓缓道：“其实以这两人的为人，还不如让他们死了更好。”
卓长卿干咳一声，似是想说什么，却又忍住，挥手道：“你两人还不去么？”
目光一抬，却见铁、石两人竟是狠狠地望着温瑾，目光中满含怨毒之意，良久良久，才自转过身来，面向卓长卿抱拳一揖，沉声说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再见有期。”
两人刷地拧腰掠去，温瑾望着他两人的身影，恨声说道：
若依着我的性子，真不如叫这两人死了的好。”
卓长卿一整面容，缓缓说道：“人之初性本善，世上恶人多因环境使然，再无一人生来便想为匪为盗的，能使一恶人改过向善，更胜过诛一恶人多多，瑾儿，为人立身处世，总该处处以仁厚为怀，这样的话，你以后不要说了。”
温瑾面颊一红，她一生娇纵，几会受人责备，但此刻听了卓长卿的话，却连半句辨驳之言也说不出口。
一阵山风吹起了她鬓边的乱发，她突然觉得一支宽大温暖的手掌，在轻轻整理着她被风吹乱了的发丝，也似乎在轻轻整理着她心中紊乱的思绪，于是她终于又倒向他宽阔的胸膛，去享受今夜暴风雨前片刻的宁静。
然而暴风雨前的临安，却并没有片刻的宁静，随着时日之既去，临安城中的武林群豪，人人心中都在焦急地暗中自念：
“距离天目之会，只有两三天了，两三天了……”
这两三天的时间，在人们心中却都似有不可比拟的漫长。
久已喧胜人口的天目之会，在人们心中，就仿佛是魔术师手中黑中下的秘密，他们都在期待着这黑巾的揭开，这心境的确是令人难以描述，只有思

春的怨妇等候夫婿归来的心情，寸可比拟万一。

从四面潮水般涌来的武林豪士，也越宋越多，慷慨多金的豪士们，造成了临安城畸形的繁华，城开不夜，笙歌处处，甚至连邻县的掘金娘子，也穿上她们珍藏的衣衫，赶集似的赶到临安城来。

凌晨，旨石板的大路，三五成群地，把臂走过的是酒意尚未全消的迟归人，花街柳巷中的妇人，头上也多了些金饰，迎着初升的阳光，伸着娇情的懒腰，心中却早已将昨夜的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全部忘去。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一声沉声的咳嗽，多臂神剑云谦父子，精神抖擞地从彻夜未关的店门中大步走了出来，目光四下一扫，浓眉微微一皱，踏着青石路上的斜阳，走到他们惯去的茶屋，长日漫漫，如何消磨，确是难事。

迟归的人虽多，早起的人却也有不少，江湖中人们的优劣上下，在其间一目便可了然，多臂神剑一生行走江湖，俱是循规蹈矩，从未做过越轨之事，此刻漫步而行，对那股夜行迟归人的点首寒喧，俱都只做未闻，只当未见。

一个云鬓蓬乱、脂粉已残的妇人，右手挽着发髻，左手扣着右襟，拖着金漆木屐，从一条斜巷中踏着碎步行出，匆忙地走入一家布店，又匆忙地行去，肋下却已多了一方五色鲜艳的花绢，眉开眼笑地跑回小巷，于是小巷中的阴影便又将她的欢笑与身影一起吞没，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们，似乎都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欢乐，因为这些堕落的人们，灵魂都已被煎熬得全然麻木，直到一天，年华既去，就不再米，他们麻木的灵魂，才会醒觉，可是——

那不是已经太迟了么？

云谦手抨长髯，沉重地叹息一声，缓缓道：“日后回到芜湖，你不妨去和那三班大捕郭开泰商量一下，叫他将芜湖城中的花户，尽力约束一下。”

仁义剑客云中程眼观鼻、鼻观心地跟在他爹爹身后，恭身道：一回芜湖，我便去办此事，爹爹只管放心好了。”

云谦微喝一声，又道：“自古以来，淫之一字，便为万恶之首，不知消磨了多少青年人的雄心、大丈夫的豪气，当真可怕得很，可怕得很。”

话声顿处，转身走入茶屋，店小二的殷勤，朋友们的寒喧，使得这刚直的老人严峻的面容上，露出了朝阳般的笑容。

茶屋中一片笑声人语，笑语人声中，突然有阵阵叮咚声响，自屋后传来，云谦浓眉一皱，挥子叫来堂倌，沉声问道：“你这茶中屋后房在做什么，怎么这般喧乱。”

睡眼惺松的堂倌，陪上一脸职业性的笑容，躬身说道：“回禀你老，后面不是我们一家老板，请你老原谅这个！”

云谦“哦”了一声，却又奇道：“后面这家店铺，却又作何营生，怎地清晨这般忙碌？”

堂倌伸手指着嘴唇，压下了一个将要发出的呵欠，四顾一眼，缓缓道：“回禀你老，隔壁这家店做的可是丧气生意，专做棺材。”

多臂神剑浓眉一轩，却听这堂倌接着又道：“他们这家店本来生意清淡得很，可是近些日子来可真算发了财啦，不但存货全部卖光，新货更是日日夜夜地赶着做，前面三家那间本是做木器生意的，看着眼红，前天也改行做起棺材来了，我只怕他们做的太多了卖不出去，他们却说再过三四天，生意只会越来越好，你说这些人可恨不可恨，只巴望远处到这里来的人，都……都……都……”

他唠唠叨叨他说到这里，突听云谦冷哼一声，目光闪电般向他一扫。

他吓得口中一连说了三个“都”字，伸手一掩嘴唇，只见这老人利剑般的目光，仍在望着自己，直到另有客人进来，他才如逢大赦般大喝一声：“客来！”

一时之间，云谦只觉那叮咚之声震耳而来，越来越响，似乎将四下的人声笑语，俱都一起淹没。

直到云中程见他爹爹的神态，猜到了爹爹的心事，干咳一事，乱以他语，多臂神剑云谦方从沉思中醒来。

茶居兼售早膳，本是江南一带通常风气，但云谦今日心事重重，哪有心情来用早点，方自略为动了几箸，突地一阵奇异的语声，自店外传入，接着走入三个奇装异眼、又矮又胖的人来。

只见这三人高矮如一，肥瘦相同，身上的装束打扮，竟也是完全一模一样，俱都穿着一袭奇色斑烂的彩衣，日影之下，闪闪生光，腰畔斜佩一口长剑，剑鞘满缀珠宝，衬着他们的奇装异服，更觉绚奇诡异、无与伦比。

这三人昂首阔步的行入店中，立刻吸引了店中所有人们的目光。

店伙既惊且怪又怕，却又不得不上前招呼，哪知这三人不但装束奇怪，所操言语，更是令人难懂，几许周折，店伙方送上食物，这三人大吃大喝，箕踞而坐，竟将旁人俱都没有放在眼中。

多臂神剑壮岁时走南闯北，遍游天下，南北方言，虽不甚精，却都能通，此刻与他爱子对望一眼，心中已有几分猜到这三人的来路。

只见面街而坐的一人，一筷夹上一盆干丝，齐地卷到口中，咀嚼几下，突然一拍桌子，大声道：“时衰鬼弄人，我做好撞不撞，点会撞做条辰野靓仔，武功卿么使得，唔系我见机得快呀，我把剑早就唔知飞去边度啦！”

他说话的语声虽大，四座之人面面相觑，除了多臂神剑之外，却再无一人能够听懂。

云谦浓眉微皱，低语道：“此人似是来自海南一带，说是遇见一个少年，武功绝高，若非他能随机应变，掌中长剑都要被那少年震飞！”

语声微顿，目光一转，又自奇道：“这三人看来武功不弱，却不知那少年是谁？难道……”话犹未了，却听另一人已自接道：“细佬，咪吵得格么巴闭好吗？人格么多，吵生细作乜野？”

云中程目光中满含询问之意，向他爹爹望了一眼，云谦含笑低语道：“人多耳杂，此人叫他兄弟不要乱吵。”

只听第三人道：“大佬，我听巨自报姓名，唔知系唔系做卓长卿，瞎，促条野年纪轻轻，又有声名，点解武功嚼么犀利呀？”

云谦浓眉一扬，沉声道：“此三人所遇少年，果然便是长卿贤侄，不知他此刻在哪里。”

只听最先发话之人突地冷笑一声，道：“武功犀利又有乜用，一阵间巨如果撞着山上的各班友仔，唔系一样要倒霉，只怕连尸骨都未有人收呢！”

云中程见到这三人奇异的形状，听到这三人奇异的言语，心中不由自主地大生好奇之心，方待再问他爹爹这三人此刻所说之语是何意思，哪知云谦突地低叱一声，道：“走！”匆匆抛下一锭碎银，长身离桌而去。

云中程既惊又奇，愕了一愕，跟在云谦身后，奔出店外。

只见云谦银须飘动，大步而行，三脚两步，走到街口，一脚跨上一辆停在街边的马车，连叱快走。

马车夫亦是惊奇交集，云谦又自掏出一锭银子，塞在他掌上，沉声道：

“天目山去！”

璨耀的白银，封住了马车夫的嘴，也压下了他的惊奇之心，等到云中程赶到车上，车马已自启行，片刻便驶出域外。

云中程侧目望去，只见他爹爹面色凝重，浓眉深皱，心中纳闷了半晌，终于忍不住问道：“方才那人说的究竟是什么？怎会令爹爹如此惊慌？”

云谦长叹一声道：“你长卿弟孤身闯入虎穴，只怕有险，唉，卓大哥对我恩深如海，我若不能为他保全后代，焉有颜面见故人于地下。”

云中程剑眉皱处，不再言语，只听车声辘辘，蹄声得得，车马攒行甚急，云中程虽已成家立业，且已名动江湖，但在严父之前，却仍不敢多言，探首自车窗外望，突然惊唤一声，脱口道：“光天化日之下，怎地有如此多夜行人在道路之上行走？”

云谦目光动处，只见数十个黑衣劲装满身夜行衣服的大汉，沿着官道之旁，一个接着一个，默然而行，面上既不快乐，也不忧郁，不禁微皱浓眉，诧声说道：“这些汉子定是某一帮派门下……”

车行甚急，说话之间，已将地一行长达十数丈的行列走过，突地瞥见行列之尾，一架松木袈成的搭床之上，僵卧着一个干拓瘦小的黑衣人，面日依稀望来，竟似乔迁，不禁失声道：“乔迁！”

伸手一推车门，刷地掠下车去，云中程低叱一声：“停车！”

随之掠下。

云谦微一起落，便已追及抬床而行的大汉，口中厉叱一声，一把扯着他的后襟，那大汉大惊之下，转首喝道：“朋友，你这是干什么？”

云谦从来血性过人，一生行事，俱都稍嫌莽撞，临到老来，却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此刻一眼瞥见乔迁而全身僵木，面如金纸，似是受了极重的内伤，心中但觉一股怒气上涌，厉叱道：“谁是你的朋友！”

手腕一抖，那大汉虽然身强力壮，却怎禁得起这般武林高手恨怒之下的腕力，手腕一松，惊呼了一声，仰天倒下。

这一声惊呼，立刻由行列之尾，传到行列之头，那大汉虽已仰天跌倒，但却未受伤，双时一挺，挺腰立起，怒目圆睁，呼然一掌，向云谦面门击去，但拳到中途，耳畔只听一声厉叱：“鼠辈你敢！”

肋下突地一麻，全身力气，俱都消失无影，竟又扑地跌倒。

本自有如长蛇般的一条行列，列首已向后围了回来，刹那之间，便已将云氏父子围在核心，云谦沉声道：“中程，你且先看看乔大哥的伤势。”

突然转过身来，厉叱：“你等是何人门下？”

这一声厉叱，直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围在四周的数十个黑衣大汉，竟都被他的气度所慑，再无一人敢踏前一步。

多臂神剑双臂斜分，双拳紧握，目光如电，须发皆张，睥睨四顾一眼，心中豪情顿生，似乎又回复到多年前叱咤江湖的情况，要知云谦近年虽已闭门家居，但武功却未尝一日抛下，正是老骥伏枥，其志仍在千里，此刻见到这般汉子的畏缩之态，忆及自己当年的英风豪迹，不禁纵声狂笑起来。

突见黑衣汉子丛中挺胸走出一条大汉，云谦笑声倏顿，目光一凛，向前连踏三步，厉声道：“你等是何人门下，难道连老夫都不认识么？”

目光一转，不等那汉子接口，又道：“乔迁身中何伤，被何许人所伤，快些据实说来，否则……哼哼！”

否则两字出口之后，他只觉下面之言语，若是说得太过狠辣，便失了身

份，若是说得太过平常，又不足以令人慑怕，心念数转，只得以两声冷哼结束了自己的话。

哪知那汉子身躯挺得笔直，微微抱拳一礼，朗声说道：“在下唐义，老前辈高姓大名，在了不敢动问，但想请问一句老前辈与这乔迁究竟有何关系？”

多臂神剑浓眉一轩，沉声喝道：“乔迁乃以父执辈尊我，老夫亦以子侄般照顾他，乔迁此番身受重伤……”

唐义突然惊呼一声，接口说道：“老前辈可是人称多臂神剑的云大侠？”

云谦反而一呆，沉吟半晌，方道：“你怎会认得老夫？”

唐义肃然道：“芜湖云门，父子双侠，名满天下，在下虽然愚昧，但见了老前辈的神态，听了老前辈的言语，亦可猜出几分。”

云谦鼻中“嗯”了一声，突又问道：“你是何人门下，你叫什么？”

唐义心中暗道：“多臂神剑当真老了，我方才自报姓名，他此刻却已忘记。”

但口中却肃然道：“在下唐义，乃蜀中唐氏门人！”

云谦浓眉一阵耸动，诧然道：“蜀中唐门？你便是唐三环门下？”

语声微顿，皱眉又道：“据老夫所知，乔迁与蜀中唐门毫无瓜葛，怎会重伤在你等手下？”唐义俯首沉吟半晌，突然仰首道：”老前辈侠义为怀，每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是以对乔迁之为人或尚不甚了然。”

云谦冷哼一声道：“说下去！”

唐义又自沉吟半晌，方道：“若是别人相问在下，在下也许不会说出卖情，但老前辈侠义之名，名满天下，在下因已仰慕已久，是以晚辈才肯说出此中真相。”

云谦轩眉道：“难道此事之中，还有什么隐秘不成？”

唐义恭声道：“乔迁实非我弟兄所伤，老前辈当可看出以我兄弟的武功，实不能伤得了他。”

云谦厉声道：“伤他之人是谁？”

唐义深深吸进一口气，举目望向天上，此刻日已中天，万道金光，映得大地灿烂辉煌，他双眉一扬，朗声道：“此人名叫太阳君子。”

多臂神剑诧声问道：“太阳君子？”

他一生闯荡武林，却从未听过如此奇异的名号，当下既奇且怪，接口道：“武林中何来如此一号人物？”

唐义朗声道：“此人虽然年轻，但不仅武功高绝，行事为人更是大仁大义，据小可所知，武林中除却此人之外，再难有人能当得起这‘太阳君子’四字！”

云谦道：“此人是何姓名？”

唐义朗声道：“此人姓卓，名……”

云谦接口道：“卓长卿？”

唐义扬眉奇道：“正是，老前辈难道也认得他么？”

多臂神剑云谦仰首一阵大笑，笑声中充满得意之情，更充满骄傲之意，朗朗的笑声，立时随着“太阳君子卓长卿”七字，在原野中散布开去。

笑声之中，云中程突然长身而起，惊喝一声道：“无影神针！”

原来仁义剑客云中程一生行事极是谨慎仔细，方才他俯身检视乔迁的伤势，见到留在乔迁穴道外的半截乌针，心中已自猜到几分，但他未将事实完

全澄明以前，既不愿随口说出，亦不愿随手找下，当下仔细检视良久，先闭住乔迁阴厥肝经，左阳少脉附近的七虎穴道，然后再以一方软绢敷在手上，拔下乌针，确定实乃无影神针，再无半分疑义之余，方自脱口惊呼出来。

多臂神剑云谦心头一震，倏然转过身去，沉声道：“莫非乔迁乃是被无影神计所伤？”

云中程面寒如水，肃然道：“正是！”

多臂神剑大喝一声，拧腰错步，刷地掠到唐义的身前，厉叱道：“无知稚子，居然敢欺骗起老夫来了！”

唐义双眉一扬，挺胸道：“在下所说，字字句句俱都是实言，若有半分欺骗老前辈之处，任凭发落就是！”

云谦冷笑一声，道：“卓长卿乃是昔年大侠卓浩然之子，与老夫两代相交。”

说到卓浩然三字，他胸膛一挺，目光一亮，说到两代相交四字，他话声更是得意骄傲，意气飞扬，稍顿方自接道：“卓长卿的为人行事，老夫固是清清楚楚，他的武功家教，老夫更是了如指掌，你若想明言瞒骗老夫，岂非痴人说梦？”

唐义朗声道：“乔迁实为太阳君子所擒，但身中的暗器却是卓大侠身旁的一位姑娘所发，在下绝无相欺之心，老前辈休得错怪！”

云谦浓眉一轩，奇道：“他身侧还有一位姑娘？姓甚名谁？长得是什么模样？”

唐义躬身道，“那位姑娘像是姓温，只因她是卓大侠之友，在下未敢平视，只觉她艳光照人，美如天仙，武功亦是高明已极。”

云谦心中不禁更为之大奇，俯首沉思半晌，又自奇道：“你且将此事经过详细说出！”

唐义干咳一声，便将乔迁如何携制造无影神剑之图样，说动唐氏门人，如何潜至天目山中，如何隐于木棺以内，如何被卓长卿发觉……等等情事，一一说将出来。

只听得云谦时而扬眉瞪目，时而拍掌怒骂，他再也想不到乔迁竟是如此卑鄙狠辣的鼠辈。

唐义语声一了，云谦直气得双目火赤，须发皆张，大怒叱道：“好个乔迁，真正气煞老夫。’

云中程却皱眉奇道：“长卿弟怎会与那姓温的姑娘走到一处？”

语声稍顿，又道：“他此刻是留在天目山中，不知何时会遇到危险，爹爹，我们还是……”

云谦接口道：“正是，正是，还是快去接应他。”

目光冷然向乔迁一扫：“这等卑鄙之徒，若非老夫此刻有事，真要先打他几拳出出恶气！”

日方西落，车马已到天目山口，云氏父子为关心卓长卿安危，却忘了天目山中的险境，各自展动身形，直闯上山，为人之危，忘己之险，这正是侠义道的心性，也正是大丈夫的本色。

山径曲折，林木夹道，却无一人迹，江湖中人俱知此山中此时已是四伏危机，但看来却又仍和平日一样，丝毫没有奇异之处，云氏父子虽知卓长卿定在此山，但山深路殊，却不知该如何寻去？

日色渐渐西沉，暮云渐生渐浓，绚烂的夕阳映入林梢，映在浓林间的一

片空地上，柔草如茵，夕阳下望去有如金色的梦。

林梢间寂静无声，草地上寂静无人，密林后突然传出一声幽幽的叹息，一个娇柔甜美的声音轻轻说道：“天已经晚了，天为什么晚得这么快！”

幽怨的语声，低沉而缓慢，使得这平凡的语句，都化做了悦耳的歌曲。

回声袅袅，又归静寂良久，又是一声叹息，一个低沉的声音道：“天真的晚了，天真的晚得很快。”

语声落处，又是一阵静寂。

然后，那娇柔甜美的声音又自幽幽一叹，道：“你饿了么？你看，我真是糊涂，东西拿来了，却没有弄给你吃。”

随着语声，浓林中漫步走出嫣然笑着的温瑾，她一手轻抚云鬓，一手提着一只镂花竹篮，她面上虽有笑容，但秋波中却充满幽怨之意。

她轻轻俯下身，将手中的竹篮，轻轻放在梦一般柔软的草地上，轻轻启开竹篮，轻轻取出一方浅绿色的柔绢，轻轻铺下。

然后，她发觉身后缓缓走来一条颀长的人影，夕阳，将他的人影长长拖在草地上，也长长地印在她身上。

她不用回顾，也毋庸询问。

她只是轻轻合上限帘，柔声道：“饭还没有做好，你就跑来，真讨厌死了。”

忽见身后的人影举起一只手掌，向自己当头拍了下来。

风声虎虎，掌式中似蕴内功，温瑾心中一惊，忖道：“难道他不是长卿？”

大喝一声：“是谁？”

挺身站起，拧腰一掌劈去，只见身后来那人手掌一拍，向自己掌上迎来，两掌相击，“啪”地一声，温瑾只见对方小小一只手掌，却似汪洋大海，将自己掌上内力全部化解开去。

刹那之间，她心头一颤，抬目望去，却见卓长卿板着面孔站在面前，冷冷道：“你在说谁讨厌？”

话声未了，已自失声笑了起来。

笑声越来越响，温瑾嘤咛一声，娇声道：“你……你不但讨厌，而且坏死了。”

却见卓长卿已笑得弯下腰去。

温瑾小嘴一呶，将他转了个身，远远推了开去，娇嗔着道：“你要是不站远一些，我就不弄东西给你吃。”

卓长卿连连应道：“是，是，我一定站得远远的。”

温瑾道：“这才是乖孩子。”

嫣然一笑，转身走了两步，却又忍不住嫣然回眸，“卟嗤”笑出声来。

卓长卿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只见她柳腰纤细，粉颈如云，夕阳下的美人仿佛比平日更要美上好几分，只见她手忙脚乱地从篮中取出许多东西，一一放在那方柔绢上，又拿了些小瓶小罐，东洒一点盐巴，西洒一点酱油。

卓长卿只觉一阵暖意，自心底升起，忍不住问道：“做好了么？”

温瑾回眸笑道：“做是做好了，我偏要你再等一等。”

卓长卿苦着脸道：“我等不及了。”

温瑾咯咯笑道：“看你这副馋样子，好好，今天就饶你一次，快来吃吧！”

卓长卿大步奔了过去，重重坐在温瑾身旁，温瑾夹了一块白鸡，放在他口边，他张开大口，一口吃了，温瑾仰面道：“你说，你说好吃不好吃？”

秋波如水，吐气如兰，卓长卿缓缓伸手出掌，轻轻一抚她鬓边乱发，此时此刻，他只觉心中俱是柔情蜜意，要知他自幼孤独，便是普通幼童的黄金童年，他也未曾享受，而此情此景，他更是在梦中也未曾想起。

温瑾望着他出神的面容，又道：“你说，好不好吃嘛？”

卓长卿笑道：“你再夹一块给我吃吃，这么小的一块，我连味道都没有吃出哩。”

温瑾笑骂道：“馋鬼。”

又夹了三块鸡肉，一起放在他嘴里。

卓长卿咀嚼半晌，笑道：“好吃，好吃，……只是，只是……”

温瑾道：“只是什么？”

卓长卿哈哈笑道：“我还以为你和盐巴店结了亲家，不然怎会咸得这般吓人。”

温瑾“嘤咛”一声，夹起一条鸡腿，一起塞到他的口中，娇嗔道：“咸死你，咸死你，我就要咸死你。”

话未说完，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这两人俱是遭遇凄苦，身世孤独，但此刻彼此相对大笑，一生中的寂寞孤苦，似乎都已在笑声中消去。

笑了半晌后，一声虫鸣，两人笑声突地一起顿住，你呆呆地望着我，我呆呆地望着你，良久良久，温瑾突地幽幽叹道，“天越来越黑了。”

卓长卿茫然仰视一眼，一弦明月，已自林梢升起，他不禁也叹道：“月亮升起来了。”

温瑾缓缓垂下头去，道：“不知道……不知道温如玉她……她可是已经去了。”

卓长卿缓缓道：“只怕还没有去吧，现在……现在还不到晚上嘛！”

温瑾道：“但是她毕竟是快去了，晚上……晚上已经到了。”

突地一合眼睑，两行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顺腮流下。

一时之间，两人默然相对，方才的欢笑，已被忧郁代替。

他们虽想以欢笑来麻木自己，但欢笑却终于掩不住残酷的现实，因为今宵便可决定他们这一生的命运，甚至还可以决定他们的生命。

面对着那武功高绝的深仇大敌，他们谁也没有把握可以制胜，而不能制胜的后果是什么，他们心里已清楚得很。

卓长卿轻轻抚住她的肩头，只见她缓缓抬起头来，仰面道：“长卿，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人们的相会，总比别离短暂。”

林梢漏下的朦胧月色，映着她泪水晶莹的秋波，卓长卿暗问自己：“为什么相会总比别离短暂……为什么相会总比别离短暂……”

他细细咀嚼着这两句话的滋味，只觉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温瑾伸手一拭眼睑，强颜一笑，轻轻道：“明日此刻，我们若是还能到这里来，我一定在白鸡上少放一些酱油、盐，免得你说我和他们结了亲家。”

卓长卿垂首不语。

温瑾又道：“方才你在我身后劈我一掌，我真的以为是玉郎毕四，哪知你看来老老实实，其实却未见得有多老实哩！”

卓长卿仍是垂首不语。

温瑾道：“最可笑的是玉郎毕四那副自我陶醉的样子，我心里只要一想起来，就忍不住要笑。”

掩口笑了两声，笑声中却全无笑意。

卓长卿依然垂首不语。

温瑾出神地向他望了半晌，突地幽幽一叹，缓缓说道：“你难道不能高高兴兴地和我说话么，你难道不能将心里的烦恼全部抛开？你难道……”

语声一阵哽咽，忍不住又流下泪来。

云氏父子满山而行，只觉月亮越升越高，山风越来越寒，多臂神剑云谦心中越焦躁，皱眉道：“中程，天目山中此刻怎地全无动静，这倒怪了！”

语声微顿，又道：“你我最好分做两路，倘若找不到长卿，等月亮升到山巅，我们便到这里来，若是遇着了他，也将他带到这里。”

云中程沉吟道：“人孤势单，若是遇着敌人……”

多臂神剑环眉轩处，接口道：“你当你爹爹真的老得不中用了么？”

云中程肃然一垂首，再也不敢言语。

云谦道：“你认清了这里的地形，就快些往西鸿等，知道了么？”

一捋银须，当先向东面掠去。

云中程暗中叹息一声，四顾一眼，缓步西行，走了几步，又不放心，回首而望，但爹爹却已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空山寂寞，风吹林木，突地一阵人声，随风自山弯后传出。

云中程心头微微一凛，倏然四顾一眼，只见一株千年古树，凌空横曳，枝干苍虬，木叶沉郁，拙壮的树干间，却有几处空洞。

他一眼瞥过，便不再迟疑，嗖地一个箭步，掠上树干，伏身向一个树窟中钻了进去，又轻快地拉下枝叶，作为掩饰，仁义剑客名满江湖，武功自不弱，但行事的谨慎仔细，遇事的决断机智，却是他之能以成名的主要因素。

刹那之间，他已隐身停当，而此刻山弯后亦已走出了两个容貌颓败、神气沮丧的黄衫少年来，其中一人，神情尤见落寞，目光低垂，不住长叹，另一人搭住他的肩头，缓缓道：“你难受什么，事情既已做出，难受也没有用了，好在我相信以温如玉的为人，既然说出事成后便定为我们解开穴道，想必不会食言背信，再等半晌，我们到那古庙中去……”

另一人突地长叹一声，抬起头来，接口道：“她纵为我们解开穴道，只怕我们也活不长了。”

又自垂首接道：“弑师之罪，是为天下难容，日后只怕不知道要有多少人会来……唉，达人，你说是么？”

铁达人“嗤”的一声冷笑，道：“错了！”

石平叹道：“万万不会错的，弑师之罪……唉，万万不会错的。”

铁达人冷冷道：“西施与夫差，是否杀夫，杀夫是否亦是大罪？但天下人不说西施淫恶，反道其人之贞善，这是为的什么，你可知道？”

石平呆了一呆，道：“但……”

铁达人随身在那古树下的一块平石上坐了下来，接口道：“我奇怪你的脑筋怎的有时这般呆板，万妙真君尹凡的恶名在外，你我只要稍加花言巧语，武林中人只道你我大义灭亲，夸奖称赞还来不及，怎会对我二人不利？”

石平俯首沉吟半晌，道：“但……”

目光一转，望向铁达人，突地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不错，不错……”

两人相对大笑，直听得云中程双眉剑轩，怒愤填膺，几乎忍不住要下去将这两个不仁不义的恶徒痛殴一顿，以消胸中恶气。

突地对面山道上，冉冉涌起一条人影，云中程目光动处，心中立时为之

一凛：“温如玉这魔头竟也来了。”

只听树下的两个黄衫少年笑声犹未绝，温如玉枯瘦颀长的身影却有如幽灵般越来越近……

云中程只觉心头狂跳，手掌冰冷，却不知是为了自己，抑或是为了这两个不仁不义的黄衫少年担心呢？

笑声蓦地一顿，风穿枝叶，枝叶微颤，只听温如玉阴恻恻一笑，道：“我让你们办的事，可曾办好了么？”

铁达人、石平齐地应声：“是……”

温如玉冷冷笑道：“很好！”脚下不停，身形依然冉冉随凤飘动，向山弯那边飘去。

铁达人、石平对望一眼，忍不住齐喝一声：“温老前辈！”

温如玉回身厉叱：“什么事？”

铁达人垂首道：“晚辈身中的七绝重手，已经过了将近十二个时辰了！”

温如玉冷冷道：“还有三十多个时辰好活……”

铁达人面容蓦然一变，颤声道：“晚辈们已遵老前辈之命，将毒……将毒……下在家师的茶杯里，而且亲眼看见他喝了下去，但望老前辈……”

温如玉冷笑一声，道：“遵命？哼，哪个叫你下毒的？”

石平变色道：“老前辈……”

温如玉冷冷道：“你且将我昨夜说的话仔细再想一遍，我可曾命你做过什么？又可曾答应过你们什么？”

石平颤声道：“但……但是……”

缓缓垂下头去。

温如玉冷笑道：“我昨夜只是将那迷药抛在地上，是么？”

铁达人颤声道：“但老前辈又说……

温如玉目光一凛，接口道：“我说了什么？”

铁达人道：“老前辈说：这包药无色无味，随便放在茶里、酒里、汤里都可以，而且……”语声一顿，无法继续。

温如玉冷笑道：“你资质的确在普通人上，记忆力已可称得上是上上之选，我还说了些什么，你自也记得清清楚楚，那么……我可曾叫你下毒在尹凡茶里？”

铁达人、石平对望一眼，两人突然一起跪了下去，铁达人道：“晚辈们年幼无知，但望老前辈高抬贵手，救晚辈一命！”

温如玉冷冷一笑，停缓道：“我并未叫你下毒是么？”

铁达人、石平道：“老前辈并未叫晚辈下毒。”

温如玉缓缓道：“我既未命你等下毒，又何曾答应过为你等解开穴道？”

铁达人颤声道：“老前辈虽未答应，但……”

温如玉突然仰天长笑起来，笑声尖锐刺耳，笑声中充满轻蔑之意，隐在树窟中的云中程不禁为之暗叹一声，却听温如玉笑声突又一顿，缓缓道：“七绝重手，失传百年，当今天下，只有一人会使，此人自然便是我了！也只有一人能解，此人你等可知道是谁？”

铁达人、石平齐地愕了一愕，道：“自然是老前辈了。”

温如玉仰天大笑道：“错了，错了，普天之下，唯一能解七绝重手之人，并非是我。”铁达人脱口惊道：“是谁？”

温如玉笑声再次一顿，冷冷道：“此人乃是被你们毒死的尹凡！”

此话一出，就连云中程都不禁为之一惊，铁达人、石平，更是面如死灰，呆了半晌，心中仍存一丝希望，哀声道：“ 老前辈……晚辈们…… ”

温如玉冷冷道：“ 你们难道以为我在骗人么？ ”

铁达人垂首道：“ 晚辈不敢，但…… ”

温如玉缓缓道：“ 昔年我得到这七绝重手的不传秘笈时，共有两卷，上卷是练功心法，下卷除了解法之外，还有一篇练丹秘录，那时我…… ”

她抬头望向天上，目光中似乎又闪过一丝轻红的光采，虽是一闪而没，但却已足够令人看出她往事中的隐秘。

等到这光采消失的时候，她面容便又立刻回复到方才的冷漠，接口道：“ 那时我一心以为你们的师父是个好人，丝毫未曾防范于他，哪知…… ’

她语声再次一顿，本已冷漠之面容上，似又加上一层寒霜：“ 哪知他虽有人面，却无人心，竟乘我闭关八十一日，练到这七绝重手之际，将我所藏的一些珍宝和那秘定的下卷一起盗去。 ”

云中程直到此刻，才知道丑人温如玉与万妙真君之间竟有如此一段往事，他虽然屏息静气，不敢发出任何声息，却禁不住心头的跳动，也禁不住冷汗的流落，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行藏若被人发现，立时便是不了之局。

夜色渐浓，他渐渐看不清温如玉的面容，但却可听得出她语声中含蕴的情感——竟是混着悲愤、幽怨与哀痛的情感，这种情感竟会发自丑人温如玉的口中，实在令云中程无限惊异。铁达人、石平双双伏在地上，听温如玉将话说完，两人面面相觑，只听温如玉又自一声枭枭夜啼般的冷笑，仰天笑道：“ 尹凡呀尹凡，我总算对得起你，让你在黄昏路上也不会寂寞，你这两个心爱的徒弟，马上就要去陪着你了。 ”

袍袖一拂，再次冉冉向山后飘去，石乎双拳紧握，刷地长身而起，似要笔直向她扑去，却被铁达人一把拉住衣襟。

只听铁达人沉声道：“ 你要干什么？你我岂是这魔头的敌手？ ”

石平双目圆睁，低叱道 :“ 纵非她之敌手，也要我她拼上一拼，反正…… ”

铁达人突地微笑——，接口道：“ 你以为我们再无生路了么？ ”

石平愕，呐呐道：“ 难道……难道…… ”

铁达人伸手一拂膝上尘土，面目上满露得意之色，缓缓道：“ 你再仔细想上一想，你我不但大有生路，而且还可多得许多好处。 ”

石平又自一愕，便连云中程亦自大惑不解，只见铁达人缓缓伸出拇、中二指，两指相捻，啪地发出一声清响，含笑道：“ 那卷秘笈的下卷，既然载有解法，你我只要快些赶回去，将那卷秘笈寻出，岂非对你我…… ”

语声未了，石平已自大喜接口道：“ 你心智之灵巧，的确非我能及，但是那卷秘笈是在何处，难道你已胸有成竹么？ ”

铁达人仰天一阵狂笑，突地笑声一顿，上下瞧了石平两眼，缓缓道 :“ 三弟，你我自幼相处，交情可算不错，但我还觉得你稍嫌狂傲，有些事，一意孤行，根本就未将我这个师哥看在眼里。 ”

石平目光一转，陪笑道：“ 小弟年纪轻些，有许多事是要师兄多多包涵一二。 ”

铁达人嘿地笑了一声，道：“ 这个自然，但……但再过两年，你的年纪就不轻了。 ”

石平连忙接口道：“ 日后我对师兄，必定加倍的恭敬，再也不敢有不恭之事了。 ”

云中程隐身暗处，闻之不禁暗叹，这师兄弟两人，不但对人奸诈，就连对自己兄弟，竟也是这般勾心斗角，互不相让，看来天下人的善恶之分，当真是判如云壤的了。

只听铁达人嘻嘻一笑，道：“你我两人，情如兄弟，也谈不到什么恭敬不恭敬的，只要你日后还有几分记得我的好处就是了。”

石平垂首道：“自然自然，师兄的大恩大德，小弟再也不会忘记。”

方才他还在你我相称，此刻却声声自称小弟，铁达人笑道：“其实师父那本秘笈的藏处，你也该知道，只是你平日不甚留意罢了。”

突地一声冷笑，自上传下，一个森冷入骨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他说道：“我藏在哪里？”

铁达人浑身一震，如中雷轰电击。

石平惶然四顾，如临安危，终于一伏腰身，刷地横掠两丈，如飞逃去。

铁达人却扑地一声，跪下去。

只见一条黑影，随着一声冷笑，自古树对面山壁间划空掠下，石平方一起落，这人影便已掠到他面前，冷冷道：“你还想逃么？”

石平惨呼一声，连退七步，栽倒在地上。

云中程闪目望去，只见一个高冠羽士，丰神冲夷，神态潇洒的颀长老人，跨过石平尸体，一步一步地走到铁达人面前。

铁达人伏在地上，连连叩首，道：“弟子该死，弟子该死！”

尹凡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知过了多久，冰冷的目光中突然有了一丝暖意，叹道：“你虽有十分行恶之心，却无一分行恶之能，你将那包迷药倒在我茶里，我暗中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只是我不知你两人究竟为何如此，是以故作不知，又乘你两人不见，将茶换了一壶，再当你两人之面喝下。”

铁达人垂下头去，再也不敢抬起，尹凡又道：“今晨我见你两人在我窗外看了半晌，却又不敢入室查看，就匆匆走了，我就一直跟在你们身后，方才你两人和那温如玉的谈话，我也在山壁上听得清清楚楚。”

云中程暗叹一声，忖道：“这尹凡之能，足以济其为恶，此人之可怕，当真是尤在虫蛇猛兽之上，怎能让他留在世上？”

一念至此，他心中不禁大生侠义之心，方自暗中寻思，该如何为世人除却此害，哪知目光动处，突地又见一条人影，冉冉自山后飘出，冷冷道：“尹凡，你这样做事，不是太不公平了么？”

扬手一注光影，笔直击向铁达人身上。

铁达人却已一声惨呼，在地上连滚数滚，滚到早已气绝了的石平身侧，这兄弟两人终于死在一处。

尹凡大惊之下，霍然转身，只见温如玉枯瘦的身形，冉冉飘来，冷冷接道：“这两人恶行如一，怎能让他们一死一生，我生平最不惯见不平之事，索性连他也代你一并除去了的好。”

尹凡目光一转，面色连变数次，突地微笑一声，道：“好极，好极，我也正有此意，这等叛徒留在世上也是无用！”

温如玉冷哼一声，目光瞬也不瞬，凝注在他身上。

只见他面上笑容越发开朗，柔声道：“如玉，多年不见，想不到你和以前还是一样……”俯首长叹一声：“这些年来……唉！我却老得多了。”

温如玉又自冷哼一声，目光依旧瞬也不瞬地望在他身上。

尹凡缓缓伸出手掌，一捻颈下长须，仰天一叹，又道：“岁月催人，年

华不再，我每一忆及你我昔年相处的光景，就会觉得愁怀不能自遣……如玉，你可记得我们在山巅树下，举杯对月，共祝长生的光景……唉！我不止一次想，总觉人生如此短暂，绝无百年不散之会，倒不如彼此都在心中留下一段回忆如生。唉！这正是相见不如不见……唉！如玉，你说可是么？”

目光转处，只见那温如玉仍在冷冷望着自己，突又长叹了一声，低吟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温如玉突地冷笑一声，道：“你这些话若换了多年以前让我听了，只怕我又……”

嘴唇一闭，冷哼数声。

尹凡道：“年华虽已逝去，此情却永不变，难道今日又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么……”

温如玉冷笑道：“你这些花言巧语，对别人说别人也许还会上当，我却已听得腻了。”

尹凡呆了一呆，目光连转数转，终又强笑一声，柔声道：“如玉，我知道你心里必定对我有许多的误会，但是我……”

温如玉突地厉叱一声：“不要说了……”

缓缓垂下头，似乎暗中叹息了一声，仰首又道：“正如你所说，年华逝去，我已老了，老了……”

目光凝注，竟突然仰天狂笑起来，笑声尖厉，满含悲愤之情。

尹凡柔声道：“你没有老，只是……”

温加玉狂笑声接口道：“年老成精，我再也不会上你的当，受你的骗了，直到此刻，你还以为你聪明，比任何人都聪明，却不知我已比你聪明许多。”

尹凡干咳一声道：“你的聪明才智一直在我之上……”

他这番恭维之言，温如玉却一如未闻，自管接口道：“我早就算定这两个蠢才一定毒不倒你，也早已算定你一定会跟着他们上天目山来，果然却不出我所料。”

她狂笑数声，接道：“以前我事事逃不出你的计算之中，现在却轮到你了。”

尹凡故意长叹一声，垂首无语，目光闪动间，心里却又在打算脱身之计。

温如玉冷笑一声，道：“你心里不必再打脱身之计，这些年来我一直苦练轻功，你如不信，尽管试试好了。”

尹凡心头一惊，但心念转动间，又自忖道：“她一直苦练轻功，别的功夫一定搁下很多，我如全力与她一拼，也未必不能胜她。”

温如玉冷笑道：“你也不必想与我一较身手，若是论武功，你是万万不及我的，且不论别的，就只那七经秘笈上卷所载手法，就绝非你能抵挡，不然——哼哼，你若不信，也尽可试上一试。”

尹凡抬头一愕，终于长叹道：“数年来我一直想再见你一面，此刻怎会有脱身之意，更不会想和你一较身手，如玉，你想得未免太多了吧！”

温如玉大笑道：“我想得太多了么！……嘿嘿，你心里在想什么，你自己自然知道！”

尹凡道：“我心里在想武林中风波如此险恶，你我年纪又都这么大了，不如早些寻个风景幽美之处一起度过余年！”

他不但言语温柔，而且语声更极是动听，温如玉缓缓垂下眼帘，似乎已有几分被他打动。

尹凡目光一阵闪动，嘴角不禁又泛起一丝笑意，柔声又道：“如玉，你且想想，你我一生中叱咤江湖，到头来又能留下些什么……唉，除了你心里还有我，我心里还有你……”

这两句话说得更是缠绵悱恻，荡气回肠，说到后来，他似乎情感激荡，不能自己，伸手轻轻一拭眼角，缓缓垂下头去。

哪知温如玉突然又仰天狂笑了起来，说道：“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哈哈，哈哈，余生，余生……”

笑声一顿：“老实告诉你，我早已没有再活下去的念头了，你肯陪我死吗？”

尹凡强笑道：“如玉，好死不如歹活，你说这些话干什么，你我身体都还健朗，至少还可再活上十年二十年的。”

温如玉道：“你不肯陪我去死，我不怪你，你虽对我不好，但是我也不会杀你……我……我只要你再替我做一件事……”

说到后来，她语声中突然又有凄凉幽怨之情，一阵浓云，掩过月色，夜色很深了。

一阵浓云，掩过月色，温瑾仰面道：“夜已很深了。”

卓长卿目光一转，道：“那古庙已在前，不知温如玉是否已去。”

温瑾道：“她说要去，想必一定会去的。”

伸手挽住卓长卿的臂膀，两人举步之间，便已掠入古庙，夜色深沉中的佛殿，神台佛像，一无改变，垂目低眉的大佛，也依然像是在怜惜着世上的无限愁苦，但卓长卿与温瑾的心境，今夜与昨夜却已不知改变了多少。

人影移动，月光如梦，他俩在那神像前的蒲团上并肩坐了下来，心中正是爱恨嗔喜，百感交错，谁也不知该说什么。

殿后幽然转出一片灯光的两条人影，一般窈窕，一般高矮，卓长卿、温瑾一起回首望去，一起脱口道：“你们已来了么？”

小玲微微一笑，将堂中两盏铜灯放到神台上，小琼接口道：“我两人早就来了，祖姑她老人家也就要来了。”

与小玲垂手立在神台边，不再望温瑾一眼，于是大殿中只有四人心气的跳动声，划破了无限的沉默。

一阵风吹入殿中，微带寒意的晚风，吹入一片落叶，也吹入一条人影，随落叶一起冉冉飘落。卓长卿、温瑾、小玲、小琼，一起转目望去，一起惊呼出声：“是你！”

这人影微微一笑，却是尹凡，笑道：“想不到么？”

负手踱了两步，突地面对卓长卿缓缓道：“恭喜世兄，令尊与令堂的大仇今日就可报却了。”

又负手踱了两步，走到壁间上，望着壁上已然剥落了大半的壁画。

一时之间，卓长卿心中反觉疑云大起，作声不得，只听又是一阵风声，殿中又自飘下一条人影，小玲、小琼一起呼道：“祖姑来了。”

卓长卿、温瑾但觉心头一凛，热血上涌，只听温如玉冷冷道：“你们来得倒早！”

卓长卿、温瑾对望一眼，温如玉凄然一笑道：“我知道你们心切，复仇连一时一刻都等不及的，是么？”

卓长卿昂然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晚辈一日不能报此深仇，实是寝食难安。”

温如玉冷笑一声，接口道：“ 杀你父母的仇人，此刻俱都在你限前，但你可曾想到过，就凭你的武功，今日要想报仇，是否可能？ ”

卓长卿剑眉一轩，朗然道：“ 在下今日此来，早已未将生死之事放在心里！ ”

温如玉冷笑道：“ 有志气，有志气，但我一生从未占过别人便宜。 ”

突然自怀中取出两枚金光灿烂的圆筒，冷冷接口又道：这两筒五云烘日透心针，一实一空，我且让你先选一筒，你若选的是实，我便成全你的心愿，否则……哈哈，尹凡，你且将这两筒透心针取出，让他先选一筒！ ”

尹凡微一迟疑，目光中突地又有一丝光芒闪动，缓缓走到温如玉的身后，缓缓接过她掌中的两枚圆筒，缓缓转身……

突地，他拧腰反身，双掌齐扬，只听“ 格格 ”一串轻响……

轻响声中，又夹杂着尹凡的几声狞笑，哪知……

两筒五云烘日透心针中，却无一针发出，尹凡狞笑之声突顿，温如玉狂笑之声立起，尹凡连退了三步，温如玉狂笑道：“ 错了，错了，你又走错一步，你又落入了我的算计中。 ” 卓长卿、温瑾愕然而望，尹凡面如死灰，温加玉狂笑又道：“ 在你一生之中，从未做过一件正直之事，也从未做过一件未欺骗别人的事，我虽早有杀你之心，但今日本已替你留下一条生路，只要你方才不要再骗我，我就决定放你回去…… ”

她边说尹凡边退，尹凡边退，她步步紧逼，直逼得尹凡退到墙角，她突又自怀中取出两枚金色的圆筒，口中说道：“ 昔年黄山始信峰下，若非有你，我也不会将人家夫妇一起置于死路，瑾儿若非你从中挑拨，也不会…… ”

语声一顿，突然低喝道：“ 卓长卿，你过来！ ”

卓长卿愣了一愣，一掠而前，温如玉头也不回地将掌中的两枚五云烘日透心针，一起递到他身前，缓缓道：“ 此人亦是你杀父仇人，你只管将此针取出一筒…… ”

卓长卿缓缓接过一筒，突又抛回温如玉掌中，朗声道：“ 父母之仇，虽不共戴天，但在下却不愿因人成事，更不愿仰仗…… ”

语声未了，尹凡突地有如一道轻烟般贴墙而起，足跟一点壁面，身形倏然横飞三丈。

温如玉冷笑一声，叱道：“ 你还想走？ ”

转身，扬掌，五点金光，暴射而出，五点金光俱都击向尹凡身上。

只听“ 卟 ”地一声巨响，轻功已臻绝顶的万妙真君尹凡，终于也像任何一个凡人一样，沉重地落了下来。

尘土飞扬，他身形却在飞扬着的尘土中寂然不动，温如玉冷削的笑声，突然也变得寂然无声。

在这刹那之间，她全身似也全都麻木，目光痴呆地望着尹凡的身躯，脚步也痴呆地向他缓缓移动了两步，晚风吹动着她显然已有两日未曾梳洗的坠马云髻，吹得她花白的头发丝丝飘动，灯光昏黄，人影朦胧，寒意更重。

良久良久，她方自缓缓转过身来，无比仔细地端详了温瑾和卓长卿两眼，突地冷冷道：“ 你们要报仇，还不动手么？ ”

将掌中两筒透心针，一起抛到地上：“ 假如你们愿意，不妨先选一筒。 ”

寒意更重了。

仁义剑客云中程，回到了他与他爹爹约定相会的地方，四下无声，他爹爹仍未到来，他心中却有如乱麻一般紊乱。

方才他亲眼见到许多从来未见之事，也亲耳听到许多他从来未闻之事，最令他大惑不解的，却是温如玉最后所说的几句话：“我只要你再为我做一事，等我死后，你要设法告诉瑾儿，梁同鸿虽是她父亲，孟如光却不是她妈妈。”

他亲眼见到尹凡点头答应，又亲耳听到温如玉凄凉的说道：“瑾儿真可怜，她再也不会想到杀死她爹爹的仇人，竟是她亲生的妈妈……我怎能忍心告诉她，我怎能忍心告诉她……”

云中程清楚的记得，当他听到这里的时候，他心中起了一阵悲凄的感觉，这其中的恩怨纠缠，他虽不尽了解，却已猜中几分。

他还曾听到温如玉对尹凡说：“梁同鸿对不起我，就正如你对不起我一样，他骗我，说他爱我，哪知却为的是要骗我的武功与财富，等到我后来知道他还有妻子，我自然饶不过他，自然要将他夫妻一起杀死，可是那时我身上却已有了身孕，唉，苍天呀苍天，你为什么总是这般捉弄我呢？”

直到此刻，云中程耳畔似乎还在飘荡着温如玉这最后一句话。

他突然对这世上人人唾骂的女魔头起了一阵难言的同情之心。

他喃喃暗问自己：“这些是她的错吗？……她不过只是个可怜而又丑陋的女人罢了……但是她为什么要那么残酷……残酷与可怜之间，难道又有着什么关系吗？”

仁义剑客云中程心中焦急，来回蹀躞，他知道卓长卿与温瑾此刻却在一座名叫天禅寺的庙里，他只望他爹爹早些到来。

于是，他又不禁为他爹爹想——只等他爹爹到来的时候。

他匆匆说了两句，便和他爹爹一起去寻那天禅废寺，深夜荒山，要找一座古寺虽非易事，但却毕竟被他们找到。

他们看到了昏黄的灯光，自古寺的大殿中映出，于是他们全力展动身形，加速掠去。

突然，他们听到一声急喘，两声娇呼，接着一阵哀哀的痛哭……

好不容易地盼到多臂神剑在夜色中出现。

多臂神剑一见面就急急问道：“有没有发现什么？”

多臂神剑浓眉一皱，八步赶蝉，高大的身形接连几个起落，倏然掠上殿，闪目内望。

只见昏黄的灯光下，卓长卿、温瑾呆呆地相对而立，两个着红衣衫的少女伏在地上哀哀痛哭，在他们之间，却见那红衣娘娘温如玉之尸身，仍和她生前一样，冰冷枯瘦。

他们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云氏父子突然现身，云氏父子两人也都没有去惊动他们。

静寂这中，突听“啸”地一声，温如玉枯瘦的手掌缓缓伸开、僵硬——手中却落下一枚金色圆筒，缓缓滚到云中程脚畔。

他俯身拾了起来，面色不禁一变，因为他认得这便是江湖中人闻名丧胆的五云烘日透心针，他仔细地看了半晌，旋开后面的筒盖，倒出五枚金色的尖针，于是他不禁又为之暗叹一声，他深知这一筒金针温如玉若是发出，此刻躺在地上的必是别人，他也深知温如玉为什么没发的缘故。

卓长卿呆呆地望着地上这具尸体，这具尸体是他和温瑾所欲杀的仇人，奇怪的是，他此刻竟丝毫没有胜利的愉快，更没有杀敌后的自傲，他的心情，甚至比方才还要沉重！

这为的是什么，他无法解释，也不愿解释。

温瑾呢，温瑾的心情……

突然，腿股之间连中五针的万妙真君尹凡，竟是苏醒过来，他轻微的呻吟一下，转侧一下，挣扎着抬起头来，呻吟着道：“你们……终于……报了仇了……好极……好极。”

卓长卿、温瑾一起转回目光。

一丝苦笑，又自泛起在嘴角，他紧咬一阵牙关，又自呻吟着道：“奇怪么，我竟然还没有死……因为……因为我还有一件秘密未曾说出，你们……你们……可要听么？……”

云中程心头一跳，只听他又道：“这秘密关系着……关系着你一生的命运，但……但却只有我一人知道……你们若想听，就……就快些设法替我治好伤……”

卓长卿、温瑾对望一眼，微一迟疑，哪知云中程突然大喝一声：“难道你临死还要骗人么？”

倏然飞起一脚，直踢得尹凡惨呼一声，吐血而亡，他心中纵然还有许多奸计，却再也无法使出了。

云中程暗中一叹，自语着道：“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永远不会再有人伤害他们的幸福了。”

多臂神剑浓眉一皱，道：“中程，你在说什么？”

云中程长长吐了口气，道：“我在说卓伯伯英灵有知，九泉之下，也自瞑目了。”

云谦呆了一呆，双目圆睁，闪闪的目光中，突地流下两滴泪来，卓长卿只觉心情一阵激动，眼睑一合一张，忍不住两滴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温瑾望了望犹自伏在地上哀哭的小玲、小琼，心中一阵热血上涌，突地伏到地上，放声痛哭起来。云中程道：“真奇怪，你们怎么哭起来了？”

一伸手一拭眼睑，眼中却也已满含泪珠。

然而，他们的泪珠却都是晶莹而可贵，就正如明亮的珍珠一样，木立流泪的卓长卿，突然觉得肩头一阵温暖，一只纤纤玉手，送来一条粉红的手帕，他伸手接过，回首望去，却正好望着温瑾那一双含情脉脉的秋波。

秋波如水，灯光如梦，谁也不知曙色是在何时爬上地平线，于是东方一道金黄的阳光，冲破沉重的夜幕，昨夜碧空上的星与月，也俱在这绚烂的阳光下消失无踪。

附　录

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书名	年份	出版者（均为台湾）
苍穹神剑[1]	1960	第一
月异星邪	1960	第一
剑气书香[2]	1960	真善美
湘妃剑	1960	真善美

[1] 处女作

[2] 后半部由墨余生代笔

剑毒梅香[3]	1960	清华
孤星传	1960	真善美
失魂引	1961	明祥
游侠录	1961	海光
护花铃	1962	春秋
彩环曲	1962	春秋
残金缺玉	1962	华源
飘香剑雨	1963	华源
剑玄录	1963	清华
剑客行	1963	明祥
浣花洗剑录[4]	1964	真善美
情人箭[5]	1964	真善美
大旗英雄传[6]	1965	真善美
武林外史	1965	春秋
名剑风流[1]	1966	春秋
绝代双骄	1967	春秋
血海飘香（《铁血传奇》之一）[2]	1968	真善美
大沙漠（《铁血传奇》之二）	1969	真善美
画眉鸟（《铁血传奇》之三）	1970	真善美
风云第一刀[3]	1970	春秋
鬼恋侠情[4]	1970	春秋
蝙蝠传奇[5]	1971	春秋
欢乐英雄	1971	春秋
大人物	1971	春秋
桃花传奇[5]	1972	春秋
萧十一郎	1973	汉麟
流星·蝴蝶·剑	1973	桂冠
九月鹰飞[6]	1974	春秋
长生剑（《七种武器》之一）[7]	1974	汉麟
碧玉刀（《七种武器》之二）	1974	汉麟
孔雀翎（《七种武器》之三）	1974	汉麟

[3] 大部分由上官鼎代笔

[4] 1976 年修订，出汉麟版，改名《浣花洗剑》

[5] 1976 年修订，山汉麟版，改名《怒剑》

[6] 1976 年修订，出汉麟版，改名《铁血大旗》

[1] 结尾部分由乔奇代笔

[2] 《铁血传奇》又名《楚留香传奇》

[3] 又名《多情剑客无情剑》

[4] 《楚留香传奇》续集，又名《借尸还魂》

[5] 《楚留香》续集

[5] 《楚留香》续集

[6] 《风云第一刀》后传

[7] 《七种武器》仅完成六种，“ 拳头 ”并非一种武器

多情环（《七种武器》之四）	1974	汉麟
霸王枪（《七种武器》之五）	1975	汉麟
天涯·明月·刀	1975	汉麟
七杀手	1975	汉麟
剑·花·烟雨·江南	1975	汉麟
绝不低头[⑧]	1975	汉麟
三少爷的剑[⑨]	1975	桂冠
陆小凤传奇	1976	春秋
绣花大盗（《陆小凤传奇》之二）	1976	春秋
决战前后（《陆小凤传奇》之三）	1976	春秋
火并萧十一郎[⑩]	1976	汉麟
拳头[①]	1976	南琪
边城浪子[②]	1976	汉麟
血鹦鹉[③]	1976	汉麟
白玉老虎	1976	桂冠
大地飞鹰	1976	南琪
银钩赌坊（《陆小凤传奇》之四）	1977	春秋
幽灵山庄（《陆小凤传奇》之五）	1977	春秋
圆月弯刀[④]	1977	汉麟
飞刀·又见飞刀	1977	汉麟
碧血洗银枪	1977	桂冠
离别钩（《钱种武器》之六）	1978	春秋
凤舞九天（陆小凤传奇》之六）	1978	春秋
新月传奇[⑤]	1978	春秋
英雄无泪	1978	汉麟
七星龙王	1978	春秋
午夜兰花[⑤]	1979	汉麟
风铃中的刀声[⑥]	1980	万盛
剑神一（《陆小凤传奇》之七）	1981	万盛
白玉雕龙[⑦]	1981	万盛
怒剑狂花[⑧]	1982	万盛

[⑧] 古龙所作带有武侠色彩的现代枪战小说

[⑨] 《江湖人》系列之一

[⑩] 《萧十一郎》后传

[①] 又名《愤怒的小马》，曾被收入《七种武器》，误

[②] 《无涯·明月·刀》后传

[③] 《惊魂六记》之一

[④] 大部分由司马紫烟代笔

[⑤] 《楚留香》续集

[⑤] 《楚留香》续集

[⑥] 给尾由于东楼代笔

[⑦] 《白玉老虎》后传，大部分由中碎梅代笔

[⑧]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那一剑的风情[8]	1982	万盛
边城刀声[8]	1983	万盛
猎鹰赌局[9]	1983	万盛

[8]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8]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9] 最后遗作，短篇